老滿文原檔論輯

李學智 撰輯

評「故宮博物院」出版之所謂「舊滿洲檔」

㈠答陳捷先先生對我們「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一文的批評

息事寧人，乃是筆者從事於學術研究所持的座右銘。假設有學者或專家對我發表過不太成熟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的批評，那是筆者十二萬分歡迎的。因爲站在研究學術的立場言，能有一個或更多的同好，對某些學術問題提出更多的意見或成果，那麼對解決某一些問題時，或會有更好而比較圓滿的解答，這樣對一個從事研究學術者言，是只有益處而沒有損害的。因此筆者在許多朋友之間，每每建議應該建立良好的「書評制度」。以便有更多學者集思廣益的來研究某一些問題。可是筆者僅是從事於研究「東北亞洲的部份民族、歷史、語文」工作者之一。或由於偏好，或由於興趣，無法使許多學者專家們都從事此一研究，因此在筆者發表的部份小文裡，常常感嘆自己的研究偏狹，想在國內外找尋幾位或更多請教的師友都不可得，因而也只有作「閉門造車」式的埋頭從事於自己興趣的工作。很幸運！在清朝被推翻了半個世季以來，已被清代滿洲人放棄的「滿洲語文及歷史」，重又在自由中國被重視，眞是一個好的開端。從我個人自民國五十年間發表了「東洋文庫日譯本『滿文老檔』未收的幾件老滿文」（註）一文後，雖然在國內並未引起太多學人的注意，但是筆者始終就沒有一日間斷過整理清代滿文史料的工作。就是這次國立故宮博物院因爲某些特定 原因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清代開國 期間唯一的原始史料，也是筆者於民國五十一年發見於原在臺中霧峯北溝故宮博物院倉庫裡。自那時起；雖然筆者曾獲得李濟之先生及沈剛伯先生之支持，拍攝了全部老滿文史料的微粒底片，一直在從事於整理譯註這十冊（四十冊）老滿文史料，但是總覺得勢單而力孤，在研究譯註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圖書 收藏

W4/80/06

的過程中，除了自己的老師廣季高先生給了我許多滿文、滿語的學識以外，在國內很難找到同好來共同研究此一珍貴的史料。而現在很幸運的得到故宮博物院的重視，而將這一史料公開出版，更承陳捷先先生又在所謂「舊滿洲檔」一書的前面，寫了一篇很長的「述略」。雖然我們歡迎國內外的學人們一同參加研究這一老滿文的清代開國史料，但是在陳先生的「述略」大文裡，却不止一次的對我們已於五年前發表的「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一文（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年報第四期，下簡稱「東亞年報」原文參見本書附錄一），誤解的批評與指責。我們雖不敢說陳先生的「述略」一文無一是處，但是陳先生大文裡，却大半抄襲我們研究的成果而沒有註明出處，並且在批評我們的文中，也有許多誤解的地方。加上國立故宮博物院在熱心有餘，學識不足的情勢下，出版自身無法認識的另外一種文字史料的大書，所發生的許多錯誤，也應當直言無隱的說出來，也許站在一個忠於學術的立場，一定會被國立故宮博物院以及負校閱這一老滿文史料的陳捷先先生諒解的。下面我們首先解答陳捷先先生在所謂「舊滿洲檔述略」一文中對我們的指責，並附帶的評論一下陳先生對滿文和老滿文的誤解。

我們對現存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四十册清太祖、太宗兩朝的老滿文史料，已整理譯註了整個清太祖朝的二十册，並已發表過「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及「中日兩國對於兩種滿文老檔的研究」（文見正中書局出版之「二十世李之科學」第九輯「人文科學之部——史學」）兩篇短文。所譯註的部份，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爲專刊，已出版了第一册，第二册也在校對中，不日即可出版。但是我們將這一批四十册老滿文史料命名爲「老滿文原檔」的意思是說：「這一批老滿文史料大部份是清太祖、太宗兩朝的原始紀錄檔案」。至於這一命名是否正確，實在很難說。我們沒有强迫別

人接受的權利和必要，所以此次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了與我們命名「老滿文原檔」相同的史料，而又被命名爲「舊滿洲檔」。這原屬他人的自由，當然不要說是一種書籍史料了，就是一個國家的名字，也常常自己叫的和別人叫的不一樣，比如我們稱我們自己的國家叫「中國」，但是日本人硬管我們叫「支那」。反過來我們也常常叫日本爲「倭奴」。不管怎麼樣都應該允許別人不同的稱謂；可是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時，在陳捷先先生「述略」一文裡，不但說出了命名「舊滿洲檔」的理由，也批評了我們命名「老滿文原檔」的不當。我們前面已經說過，我們並沒有認爲我們命名這四十册老滿文史料爲「老滿文原檔」是絕對的完美而正確，不容許別人改動。可是陳捷先先生新命名的所謂「舊滿洲檔」一名的史源，也大有張冠李戴的錯誤，所以我們在這裡首先討論陳先生命名的史源及其錯誤。據陳先生在所謂「舊滿洲檔述略」(下簡稱述略參見本書附錄二)第二頁說：

> 按原檔一詞，乾隆時已經使用，後來日本學者也有引述的。然而「老滿文原檔」所指的檔册，應該是滿洲人在關外用老滿文所寫的那些檔子。至於同時期用新滿文所作的舊檔似乎就不能包括在內了。我們現在用「舊滿洲檔」來命名這批舊檔，實際上是從清高宗上諭裏得來的靈感，主要的相信這個名稱既可以分別舊檔與乾隆重鈔本在時間上有先後，同時也可以包含早期滿洲人在關外用老滿文和新滿文兩種文體所記的檔案。

根據陳先生以上一段把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四十册清代開國期間用老滿文紀錄的檔册，命名爲「舊滿洲檔」的理由，以及批評我們使用「老滿文原檔」一名不當的原因來看，似乎陳先生先就存有偏見，那就是欲「標新而立異」。既然陳先生也承認所謂「原檔」一名，乾隆時已經使用過，而且日本學者也引述過。何以陳先生不採用古今以來中日兩國均已熟習之名稱，而偏要另採同爲乾隆的清高宗另一上諭呢

？又何況清高宗上諭裏所說的「舊滿洲檔」一語，是不是指的這四十冊「老滿文原檔」，恐怕也尚有商榷的餘地吧？所以一書的命名而不用中日兩國已習見的稱謂，故意另起他人不太習聞之異名，豈非「標新立異」者，爲何呢？

進而必須澄清的是所謂「老滿文」和「新滿文」界限的觀念。根據陳先生自己的結論說：

> 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清太祖努爾哈齊因爲部族中沒有文字，所以就命令大臣噶蓋和額爾德尼二人把蒙古字改編滿洲文，頒行族中，這是滿文創製的開始。當時草創的這種文字，就是今天我們所謂的「老滿文」（fe manju hergen）……到清太宗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一六三二年）三月，皇太極又命儒臣達海酌量把老滿文加上圈點，使字形和發音都變得清楚易辨，不致混淆。這種經過改造增飾過的老滿文，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新滿文」（ice manju hergen）。由於新舊滿文最顯著的區別在於圈點的有無，所以「老滿文」又稱爲「沒有放上圈點的滿文」（Tongki fuka sindaha akū manju i hergen），「新滿文」則稱爲「放了圈點的滿文」（Tongki fuka sindaha manju i hergen）。

這是陳先生鈔襲成說而又標新不從舊有名稱的怪論。因爲陳先生在觀念上既不願從衆，所以在筆墨間常出現些奇怪的詞句，比方說一般均稱「老滿文」，但陳先生偏稱「舊滿文」，一般稱「新滿文」爲「加圈點滿文」或「施圈點滿文」，但陳先生偏稱「放了圈點的滿文」。。是的滿文的Sindaha一字，可以譯爲「放」，但是也可以譯爲「施」或「設」或「置」，那就要看在甚麼地方應用了。至於陳先生所分新、老滿文的嚴格界限與標準，是以清太宗天聰六年三月與滿文之有圈點與否，爲新、老滿文的時限，和新滿文與老滿文字形區別的標準

。請陳先生檢視一下你自己負責校閱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中太宗朝的檔册，在現存的二十册中，甚麼時候的檔册是完全加了圈點的。你認爲清太宗實錄所記「天聰六年三月戊戌朔命達海巴克什將滿文酌加圈點」，就是新、老滿文的時限嗎？假設你的這段鈔襲成說就是你的新、老滿文的標準，那麼你在「述略」第五頁所說：「舊滿洲檔裏所用的文字不一，有無圈點的老滿文，有加了圈點的過渡期新滿文，也有加圈點的標準體新滿文。」是不是又否定了你自己的新、老滿文二分法呢？而陳先生也不否認滿文有「過渡期」存在。既然有「過渡期」的滿文，怎麼可以將新、老滿文以「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新滿文』」和「就是今天我們所謂的『老滿文』」呢？那麼陳先生又把「過渡期」的滿文稱作「加了圈點的過渡期新滿文」適合嗎？從天聰六年（一六三二）到崇德元年(一六三六)都是過渡期的滿文嗎（請參閱附圖一、二、三、四）？因爲崇德元年的檔册裡尚未完全如我們今天所稱「新滿文」一樣的標準加圈點呢？而崇德元年的檔册，是現存國立故宮博物院四十册老滿文檔册中，有時間可稽最晚的一册。如果我們上面的論證不太錯誤的話，陳先生所說你們命名這批檔册爲「舊滿洲檔」的理由；「同時也可以包含早期滿洲人在關外用老滿文和新滿文兩種文體所記的檔案」一語，就應改「新滿文」爲「過渡期新滿文」了。又何況所謂「過渡期」原是包含「半新半舊」的沒有「我們今日所稱新滿文」一樣的施加圈點的滿文呀！假設再根據陳先生另一區別新、老滿文的標準爲例，來看新、老滿文之界限，那就更否定陳先生之論說了！如陳先生說：「字體簡古，聲韻不全的」爲「老滿文」，「使字形和發音都變得清楚易辨，不致混淆的」爲「新滿文」。如果眞的按照陳先生這個標準看，我可以就我所看到的滿文材料大膽的說；在清高宗欽定「清文鑑」（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以前，都應該稱作「老滿文」。因爲陳先生應該知道，在「述略」小註（九十）

所引陳先生五十七年「國家科學會」的研究報告「滿文傳習史」一篇大著中，在該文的第八節「國外滿文收藏概況」裏所談美國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社收藏滿文書檔的一段裏（該文頁57—58）曾經說過：

> 他們（按係指哈佛燕京社）所有的滿文書檔僅次於國會圖書館，是美國第二大寶庫。一百七十多種都經過整理，安放在該館的特藏室中。滿文辭書中有一本「清文補彙」是較早的刻本，收錄語數不多，在第八卷末頁印有「此書在琉璃廠西門內」「問雕藻齋刻字舖便知」兩行字。這種版本目前除日本天理大學有一本以外，世界上還沒有發現過另外的。

像陳先生這樣無頭無腦的介紹圖書的辦法，即使毫無目錄學常識的人士看了也會啼笑皆非，更無論略通門徑的人了。既不說「清文補彙」的著者何人，又不說出版的時間，更不說明全書一共幾卷，僅說「一本」，已經越出了記載圖書的常軌，但是又說第八卷末頁，更是自亂其例，究竟哈佛燕京社所藏的是「完整本」嗎？或是「殘存八卷本」呢？眞使人看了這種報導摸不着頭腦。不過知道最低限度有八卷，假設以我們有限的知見常識判斷，陳先生少見多怪的一部「清文補彙」，就是乾隆五十一年「宗室宜興」所編輯，於嘉慶壬戌（七年一八〇二）由其堉法克精額校刊之八卷本「清文補彙」。假設我們的判斷不誤的話，這一圖書實地上並沒有像陳先生說的那麼罕見與希有，在歐洲英、法、德三國各大圖書館裡，幾乎是無館無之。就是在我國，原北平圖書館有之，原北平故宮博物院有之，原瀋陽故宮博物院有之，就是我個人的藏書中也有完整的一部。不要再說其他的學術機構了。何至於到了像陳先生所說「世界上還沒有發見過另外的」呢？而且我相信陳先生恐怕連翻檢一下清文補彙都沒有。假設陳先生翻檢一下清文補彙的內容，或許陳先生在觀念中的所謂「新滿文」就不會以今日所稱未入關以前未施圈點的滿文爲老滿文，以今日所稱入關以後完全施圈點

的滿文爲新滿文了。從聲韻與文字的構造看，再證以清文補彙一書，事實上滿文若分新、老的話，似應以乾隆時代爲界限的。因爲許多滿文的聲韻與字形以及釋義，在清文補彙一書中，已明白告訴我們；「某字作某解，乾隆某年某月內閣奉上諭抄出」。「某字舊作某今改作某」。由這些事實證之，假設以陳先生劃分新滿文和老滿文的方法，以界限滿文演進的歷史，我們可以說；凡是乾隆以前無硬性規定自然使用的滿文，似均可稱之爲「老滿文」或「舊滿文」，經過乾隆有次序所欽定以後之滿文，也就是陳先生以今日時限所稱之「新滿文」，才算是眞正的新滿文。例如：老滿文中的「北京」一名，原讀作 Bejing（參見附圖五字字原檔第八十三號），這是崇德元年十一月的檔子，再看附圖六順治四年的檔册，第一頁第八行倒數第三字的「北京」，也是作 Bejing。可是乾隆四十三年重鈔的滿文老檔中，凡是「北京」均作 Beging。又崇德元年的字字原檔第五十五號第七行第四字（附圖七），大凌河書作 Dalinghoo，再看附圖六，順治四年檔册中的大凌河，也書作 Dalinghoo，但是乾隆重鈔的滿文老檔，却都作 Dalingho。又在崇德元年的字字原檔第五十五號下頁中（附圖八）第一行第三字的一個滿文是 henehunjembi「惑疑」，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作 Kenehunjembi，反而是「老滿文加了圈作 he」而乾隆的新滿文又把所加的圈去掉了而作 ke，相這種情形不知是加了圈的滿文爲新滿文呢？不加圈的滿文爲新滿文呢？再請看原故宮博物院民國二十五年出版之「故宮俄文史料」一書所收康熙時的滿文檔案（見附圖九），此件滿文檔案的第一行第一字 nibcoo，卽是有名的「尼布楚」地名。但是根據乾隆時的「對音字式」一書，與「清文補彙」都將「尼布楚」書爲 nibcu，（見清文補彙 nib 字頭）。像這類的情形，陳先生不知要把康熙時的滿文算是新滿文呢？或是算入「過渡時期的新滿文」呢？抑或算入老滿文？他如崇德元年的字字原檔中都把

漢文的「將軍」書作 Jiyangjiyun，而乾隆時均書作giyanggiyun，從滿文的發音看究竟是把漢文的「將軍」Chiang Chün (Tsiang Chüin)，應書作Jiyangjiyun或 Giyanggiyun呢，這兩個譯音的滿文那一個近似漢文「將軍」的讀音呢？又崇德元年的宇宇原檔中，凡是「貪」字，均書作Dosi，而乾隆時的重鈔滿文老檔均作 Doosi。宇宇檔中的 Abide，乾隆均作 Aibide。漢文的「金鑾殿」宇宇檔作 Jin lan diyan，乾隆時均作 Gin luwan diyan，在這一册現存最晚清太宗崇德元年十一月的原檔中，像這一類的字不知道有多少，幾乎是無葉無之。假若是根據陳先生「述略」第二頁第三頁所說，新、老滿文的二分法爲標準，那麼現今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又怎麼不可以稱之爲「老滿文」的原檔呢？因此我們對陳先生所謂「新、老滿文」界限的含混不清，而將清人未入關前部份施加圈點的滿文稱之謂「新滿文」。不知道用相反的法則，將未入關前或入關初年未完全加圈點的，存在於今日滿文檔案裡的滿文，稱之謂「老滿文」或「舊滿文」又有何不可呢？又何況我們在東亞年報第四期「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一文中早已舉證否定了清太宗天聰六年（一六三二）滿文施加圈點的不實說法呢？

以上是對陳先生根據所謂「滿文」之分新、老批評我們命名這一批滿文檔册爲「老滿文原檔」一名不當之答覆。下面再來檢討一下陳先生憑藉「靈感」所命名的「舊滿洲檔」是否正確。從滿文fe字證之，卽可譯爲「舊」也可譯爲「老」。但「滿洲」一名，有人稱之爲「地名」，也可稱之爲「民族名」。至於「檔」字，當然就是指「檔子」或「檔案」了。綜合「舊滿洲檔」，他的含義應該是指「舊滿洲部族的檔案」了。根據陳先生的所謂舊，大概是指清人未入關前的一段時間，但是清人未入關前尚有許多漢文的檔案，尤其是在太宗的時代裡。那些漢文的檔案也是滿洲部族的，應不應該也包括在「舊滿洲檔

」裡呢？但是在整個此次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裡，僅有一件「天命辛酉年」（明熹宗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原明代奴兒干經歷司奉集堡經歷寨投降滿洲的一個向化女眞人所上呈清太祖建議立國八議的一件漢文奏議，且已被當時缺乏紙張應用的滿洲人加以割裂，另又寫上了天命八年（癸亥天啓三年）九月的老滿文記事。因此無論如何立意，在這批老滿文檔册之命名時，僅書「舊滿洲檔」而無法從名稱上看出這些檔册之內容是純以老滿文書寫的，當是所謂「舊滿洲檔」一名的缺點吧！

至於陳先生命名這批老滿文檔册爲「舊滿洲檔」所憑藉的靈感來源，在整個述略第一節「舊滿洲檔之名命，由來及其相關之諸問題」的整段中，或因只顧批評他人命名之不當，而忽略了其命名之根據，所以我們沒有找到陳先生靈感史料的來源，僅看到陳先生說「我們現在用『舊滿洲檔』來命名這批舊檔，實際上是從清高宗上諭裏得來的靈感……」可是在整段中並沒看見其靈感的來源所謂「清高宗的上諭」。經我們詳檢陳先生的大文後，却在次節「舊滿洲檔與滿文老檔」（述略頁十）裡，載有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九日清高宗的上諭一段，不知道陳先生命名所謂「舊滿洲檔」的靈感史源是否就是這一段。現在我們假設此段清高宗的上諭，就是陳先生命名「舊滿洲檔」的根據，把他引證出來，以作討論的基礎；如陳先生所引的上諭說：

> 朕恭閱舊滿洲檔册，太祖太宗初創鴻基，闢取輿圖甚廣。卽如葉赫、烏拉、哈達、輝發、那木都魯、綏芬、尼瑪察、錫伯、爪（按應爲瓜）勒察等處皆在舊滿洲檔册之內，雖在東三省所屬地方，因向無繪圖，竟難按地指名，應爲考驗（按原文爲歷爲考驗）。邇來平定準噶爾回疆等處時，朕特派大臣官員，將所有地方俱已繪圖，昭垂永久。列祖初開鴻業，式廓疆圉，豈可轉無繪圖。著恭查滿洲檔册，詳對盛京誌、實錄，繕寫清單，札寄盛京、吉

林、黑龍江將軍等各將省城爲主，某地距省城幾許，現今仍係舊名，或有更改，並有無名山大川，古人遺蹟，逐一詳查，三者（按應爲省）會同，共繪一圖呈覽。（文中斷句標點係據陳先生之原式，括號中的按語係筆者所加，原文參見本書附錄二）

假設陳先生命名這四十册老滿文史料爲「舊滿洲檔」的靈感果眞是來自上面這一段清高宗上諭的話，則陳先生似乎又認錯方向，即是陳先生本人也在此段史料之後承認清高宗上諭裡所說的舊滿洲檔，是看的「重鈔」後陸續進呈的本子(見述略頁十一)。因爲從時間與史實上證之，清高宗上諭中的「舊滿洲檔」一名，並不是指的這四十册中三十七册的老滿文原檔。考此上諭原係敕命補繪「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蹟輿圖」之上諭。假如究其降諭的時間，以及其敕命補繪戰蹟輿圖的整個過程史實，或可窺知清高宗上諭裏所說「舊滿洲檔册」指的是那種檔册了。按從現存的史料中得知乾隆六年（一七四一）七月二十一日清高宗上諭大學士鄂爾泰、徐元夢根據當時滿洲人士（包括清高宗在內）已不認識的三十七册老滿文檔册，編撰所謂「無圈點字書」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bithe，直到清高宗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才又看見大學士舒赫德趕辦老檔的奏摺，據其摺中說：

本年（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二日，奏明將內閣大庫恭藏無圈點老檔三十七本，交國史館纂修等官，加增圈點，照緊趕辦，陸續進呈……。（原件藏史語所）

是可知自從乾隆六年編撰「無圈點字書」起，直到乾隆四十年二月止，整理這三十七册老滿文檔册的工作根本上或就沒有停止。何以會用去三十四年之時間？原因無他，當時的滿洲人士，包括清高宗在內，都不認識這些無圈點的老滿文了。所以乾隆帝才敕命臣工編輯所謂「無圈點字書」，待編好了這部「無圈點字書」後，才能命臣工根據「

無圈點字書」去整理這三十七册老滿文原檔，整理有了頭緒，或檔內的老滿文大致上都已認識後，才又逐頁的加圈點而改鈔。由現存「滿文老檔」的種類考之，必是首先鈔成草檔，經負責趕辦的大臣們逐頁詳閱無誤後，把草檔再繕寫正本逐頁進呈與清高宗欽定。所以大學士舒赫德的奏摺說：「加增圈點，照緊趕辦，陸續進呈」。當可知從乾隆四十年二月以來，就已將趕辦「加增圈點」的「滿文老檔」陸續進呈給乾隆帝恭閱了。設想恭閱了九個多月加增圈點趕辦的「滿文老檔」到了十一月初九日又敕命臣工們：著恭查的「舊滿洲檔册」詳對盛京志、實錄補繪的「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戰蹟輿圖」。又有誰能够相信乾隆所恭閱的所謂「舊滿洲檔」，就是乾隆帝也不認識的「無圈點檔册」呢？假設乾隆帝所恭閱的是「無圈點原檔」，而且乾隆確實聰明都能够辨認原檔中的老滿文，那麼又何必命令臣工費盡心機去編「無圈點字書」呢？又何必再先繕加圈點的草檔，再逐頁陸續進呈呢？以清高宗好大喜功，萬事逞强的性格看，假設是「無圈點原檔」乾隆帝在滿洲大學士都不能辨認的情況下，獨能辨認，設想那一批草包滿洲大學士要被訓罵成甚麼樣子，相這類皇帝獨超衆人的聰明，早已在實錄、聖訓中大書特書了。還能叫大學士鄂爾泰、徐元夢建功於前，大學士舒赫德留名於後嗎？假設我們以上的論證，不太離譜的話，這一段史事的經過；分明是乾隆帝最初也不認識這些「無圈點字」，才命臣工們辨認，待稍可辨認即命臣工們輯爲「無圈點字書」。待乾隆帝看到「無圈點字書」後，或即認爲檔內的文字都可辨認了，才叫臣工們加增圈點重鈔老檔，可是看見了重鈔的「滿文老檔」，才發見祖先開拓疆域的廣大，但是又不知道檔內許多地名在甚麼地方，因此始又敕名臣工們將「滿文老檔」內的地名擇出，去問盛京、吉林、黑龍江的將軍們，命他們根據實地的情形去繪製一幅，「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戰蹟輿圖」，以備乾隆帝恭閱大學士舒赫德加增圈點趕

辦的「滿文老檔」參看之用。所以僅看到清高宗上諭中有「舊滿洲檔冊」字樣，怎麼即武斷就是「老滿文原檔」呢？由此或可知研究歷史是憑藉史實，絕對不是單靠「靈感」就可決定的。這也僅是根據陳先生所引清高宗的上諭所論證的一點結論。假設再根據清高宗敕命繪製「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戰蹟輿圖」的其他史料論證，或進一步的知道清高宗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九日上諭裡所說的「舊滿洲檔冊」究竟指的是些甚麼檔冊了。根據「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蹟輿圖」頁首所附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的上諭說：

> 盛京、吉林等處，乃我祖宗肇迹興王之所，前因皇輿全圖刊載地名不能賅備，命於實錄內恭查詳列清單將原圖並交將軍弘晌等查明添補。嗣據弘晌等按其道里、形勢，將所開地名添繪成圖呈覽；已交輿圖處將舊圖增改刊刻。但舊圖方幅有限，詳載地名字體已小，不能復列事蹟於幽岐之締造，尚不足以示昭垂。緬惟列祖天作基祥鴻業，經營規模大備，如我太祖、太宗大破明師於薩爾滸山，及凡戰勝攻取之地，開創艱難，皆有山川疆域可考，自宜節舉大要分注圖中，俾我世世子孫按圖瞻仰並得曉然於景命…。

又此圖頁首更附有繪成後乾隆恭題六韻之序文說：

> 盛京、吉林等處，乃我祖宗肇迹興王之所，而皇輿全圖所繪向未賅備，因敬稽實錄事迹，命將軍弘晌等詳考道里、形勢，按圖增補……。

由以上兩件史料，再參以陳先生靈感所據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九日，敕命稽查「舊滿洲檔冊」開列清單札寄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等，補繪戰蹟圖的上諭，或可知臣工們就是「滿文老檔」中的地名史蹟，也無法一一鈎考，從戰蹟輿圖所附的另一上諭及乾隆帝親題的六韻序文中所載，或知道戰蹟輿圖所據的史料，僅是從清太祖、太宗實錄內所有的地名開列的清單。並不是據所謂「舊滿洲檔冊」。或可知所謂

「舊滿洲檔册」之難識了。不要說老滿文原檔了，就是當時重鈔的「滿文老檔」滿洲大學士尚且難據以開列清單，而乾隆帝也只有求其以「實錄」中的事蹟開列了。假若以上所論爲不誤，那麼陳先生僅憑靈感而將乾隆所指重鈔的「滿文老檔」一時的異名「舊滿洲檔册」，驟而張冠李戴的命名這四十册的「老滿文原檔」，恐怕不太名實相符吧？這是我們對陳先生在「述略」第一節對我們命名「老滿文原檔」一名的批評，以及陳先生命名所提的理由及史料的辯證。

下面我們按照陳先生「述略」一文所排的章節，逐段的答覆陳先生對我們的批評，以及我們對陳先生的再批評。陳先生在第一節裏除了批評我們命名不當外，尚對我們在「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一文中所作的一些研究成果，鈔襲了一部份陳先生認爲對的，又批評了一部份陳先生認爲錯的。但是都沒有加以註明，或非一個研究學術者所應有的態度。比如陳先生在第一節所舉五個所謂「舊滿洲檔」的特點說：（見本書附錄二述略頁五、六）

> 舊滿洲檔雖然都經裝裱成册，聽起來好像都是整齊無缺的了，但是這批檔案外形與內容都雜亂無序，而且存在的問題很多。現在且舉出幾點重要的如下：
>
> ㈠舊滿洲檔裏所用的文字不一，有無圈點的老滿文，有加了圈點的過渡期新滿文，也有加圈點的標準體新滿文。
>
> ㈡舊滿洲檔所用的紙張也不一樣，有明代遼東各衙門的舊公文紙，也有來自高麗的箋紙。
>
> ㈢舊滿洲檔雖然都製成於明末，但也有原本與重鈔的不同，四十本中有單一份的，也有重複的本子。
>
> ㈣舊滿洲檔裏的記載有記事本末體的，也有編年體的。
>
> ㈤舊滿洲檔裏用紙的尺寸不一，書寫的書法、行款和風格都不盡相同。有塗刪增飾的地方，也有糟舊殘缺的地方。

這些都是舊滿洲檔的特別處，也是這批檔案產生問題的原因所在。雖然這些特別處有助於研究舊滿洲檔的若干問題，但是僅僅根據這些特別處而臆測很多有關問題是絕對危險的。比方有人根據舊滿洲檔裏天命六年以前的記事不多，而且敍述是紀事本末體的，天命六年以後記事突增，體例又係編年，因而就論定天命六年以前的記載都是後世追述的，成書的時間一定較晚。可是常識告訴我們：史料是逾晚逾多的，文字是愈晚愈華麗的。況且舊滿洲檔裏自天命元年以來，記事就逐漸增多，而且漸成編年之體。這些事實又將作如何解釋呢？譬如又有人認爲凡是寫在或重鈔在高麗箋紙上的舊滿洲檔都至少是清太宗天聰六年以後的作品，因爲那一年朝鮮政府才和滿洲部族訂立歲貢「大紙千帙、次紙千帙」的條約，以前滿洲人的衣食都有問題，對這些與日常生活關係不大的紙張必然不會多所貯存，那裏還能够供來做日常紀錄史事之用？乍聽起來，不無道理。可是天聰六年以前滿洲部族中是不是存貯高麗箋紙或其他紙張呢？這事在滿文檔案中就可以找到答案；天命六年十二月初八日記着：

han i ku de sindara iletu alban gaijara jaka be, ekiyemburakū
汗的庫於放的公課物收取東西把不減少
madaburakū fe kemuni gaimfi terei tulgiyen nikan i
不增加舊仍要收那他漢人的
hafasai beye ini cisui enculeme gaijara handu, maise, turi,
官員們的自己他的私下有異心收取粳米小麥豆
malanggū, jeku, sogi, giyen, bii, hoošan, ai ai buyarame
胡麻穀菜靛藍筆紙各種零星的
gaijara alban be nakabuha
取得公課把全停止」

意思是：「收取放置在汗庫裏的公課，不予增加，也不予減少，還照舊例徵納。禁止其他漢人官員們私自零星擅取粳米、小麥、豆、胡麻、穀、菜、靛藍、筆紙作公課的行爲。……」

天命八年二月初六日記載裏說：

「solho i ilan jergi elcin jihe hafan i han de gaijiha menggun,
朝鮮的 三 度 使者 來到 官員的汗 於 拿來的 銀子
ceceri, miyanceo, hoošan, ai jaka be, gemu juwe gurun i
絹 棉紬 紙 一切 東西 把 都 二 國 的
ueile wajire dube be tuwame, warkasi dain de jafabi ujihe
事 終結 到頭 把 看吧 瓦爾喀的 戰爭 於捕捉的收養的
hafasai boode asarabuha bihe, joribi gaji sere moo uwenlung
官員們的家裏 貯藏 在 指示 給送來說的毛 文龍
be burakū, baibi jaldame medege gaime yabure jakade, tere
把 不給 只是 誆騙 消息 取得 走來 因爲 那
asaraha jaka be gemu gaibi siden i ku de sindaha, ceceri
收藏的 東西 把 都 拿了 公 的 庫 裏 放了 絹
uyunju sunja, miyanceo emu tanggū orin …… hoošan uyunju
九十 五 棉紬 一 百 二十 紙 九十
sunja kiyan, efulehe hoošan nadanju sunja, iolehe hoošan
五 帙 破了的 紙 七十 五 油 紙
i boro dobton tofohon,……
的涼帽 蓋上 十五」

意思是：「朝鮮第三次來的使者官員給汗所帶來的銀子、絹、棉紬、紙等物件，爲了等兩國間的事情完結以後再說，先都存藏在瓦爾喀戰役中捕獲而被收養的那些官員家中。由於（朝鮮人）不遵照指示把毛文龍抓來，只是誆騙而來收取消息，所以把那些存

藏的東西都沒入公庫了。計有絹九十五匹，棉紬一百二十匹，紙九十五帙，破紙七十五帙，蓋上油紙的凉帽十五頂……。」

又天命十年四月裡記着：

ice juwe de, han, warka de genehe coohai niyalma be
初 二 日 汗 瓦爾喀 於 前去的 軍 人 把
okdome, abalame simiyan hecen ci gūlmahūn erinde amargi
迎接 狩獵 瀋陽 城 從 卯 刻 北
duka be tucibi,…… ice ilan i cimari, warka de cooha
門 從 出了 初 三 的 早上 瓦爾喀 於 軍
genehe ambasai takūraha niyalma han de alanjime,……jakūn
前去的 大臣們的 遣派的 人 汗 於 來告 八
ihan wame tu wecehe, cooha genehe wangšan ecike, dajuhū
牛 殺了 纛 祭祀 軍 去 王善 叔叔 達朱戶
cergei, geren coohai niyalma be gaibi han de hengkileme
車爾格 衆 軍 人 把 來了 汗 於 叩頭
acaha …… tanggū gurgu i yali, juwe tanggū malu arki be,
相會 一百個 野獸 的 肉 二 百 瓶 燒酒 把
coohai niyalma, boigon i niyalma be sarilaha, ice nadan de
軍 人 編戶的 人 把 宴了 初 七 於
amasi bederehe, ice jakūn de, coohai niyalma, boigon i
後 回來 初 八 於 軍 人 編戶 的
niyalma de sunja minggan hoošan siordefi werihe
人 於 五 千 紙 卷 留下了

意思是：「初二日，汗去迎接前往征伐瓦爾喀的軍人，卯刻出瀋陽城的北門狩獵。……初三日早上，前往瓦爾喀的大臣們派人來向汗報告了。……殺了八隻牛祭纛，領兵的王善叔叔、達朱戶、

車爾格等率衆軍向汗叩頭相見。……用一百隻野獸的肉和兩百瓶燒酒宴了軍士和編戶的人。初七日回兵。初八日給軍士們及編戶的人留下了五千卷紙。」

根據滿洲源流考、戰蹟輿圖及聖武記等書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東海瓦爾喀的位置大約是在烏蘇里江上遊，到綏芬河以西的濱海一帶，正是中韓兩國交界的地區。這裡所得到的紙張，相信都是高麗的產品了。留給軍士們就有「五千卷」，數量之多不能爲少。就單以天命八年存庫的「九十五帙」好紙及「七十五帙」破紙來說，已足够製成現在存留的「舊滿洲檔」了！總而言之，清太祖時代滿洲部族中就已經存有大量的高麗箋紙，用紙張的有無說明這些檔案的製作年代顯然有了問題。

以上這一段陳先生的高論，就是批評我們前在東亞年報第四期發表的「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一文中許多結論之某些部份。不過從陳先生在文中的用語看，好像對我們文中的含義，或多或少的誤解了我們的結論。現在爲了研究的方便。我們也將我們文中與陳先生批評的幾點稍有關係的幾段擇抄在下面，以便討論，如我們的文中原是說（見本書附錄一東亞年報四期頁18）。

按現存的四十册老滿文檔册，其內容並不如中外學者所想像的那麼簡單與整齊。它的內容，正和它的外貌（册形）長短、寬窄、厚薄不一的情形，完全一樣；可謂表裡一致。就數年來整理所見，似乎清太宗一朝的檔册，雖然其中亦多有殘闕與重複，但是若與太祖朝的檔册比較起來，那就單純整齊的多了。現存清太祖朝的檔册，雖僅有二十本；可是這二十本檔册中，據我們的初步檢證，事實上並不完全是原檔，其中包括大部份書寫的眞正老滿文原檔，以及一本可稱滿文最早木刻印刷的敕書檔。其他有一小部份是曾經後人重抄過的滿文老檔。而所謂原檔，大致皆是利用明

代遼東各衙門的舊公文紙所寫或印成的。至於曾經後日重抄的老檔，類皆用所謂高麗箋紙書寫。太祖朝的二十本檔册，用明代舊公文紙所寫及印刷的原檔佔十一册。用高麗箋紙所寫的老檔有九册。但是這兩種檔册的記事，常相互重複。而且不但是原檔與老檔的記事重複，就是原檔與原檔也有重複的，老檔與老檔的記事也有重複的。然而何以知道用明代舊公文紙所寫的是原檔，而用高麗箋紙所寫的大半是後日重抄的老檔呢？我們首先可從兩種檔册所用的紙張上加以研究；當然；在努爾哈赤尚未公開反抗明朝以前，清人或許會從明人與朝鮮得到紙張；可是從清人早期生活的情形看，半漁獵半農耕近似於原始的生活，衣食恐怕尚難豐厚，對其日常生活無關的紙張，當不致多所存貯，以備記事之用。證以朝鮮的申忠一圖錄一書裡說：「臣（卽申忠一）以貢去盤纏，銅爐二口，匙二十枚，紙束、魚物等，言於馬臣（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部屬）曰：『俺慮途中或有缺乏之事，將此等物貢來。今別無所用，欲奉于都督（努爾哈赤），此意如何？』馬臣曰：『不妨事』。臣卽令馬臣送于奴酋兄弟（指努爾哈赤及其弟舒爾哈赤）。奴酋兄弟皆受之而多謝云。」此爲明萬曆二十三年（西元一五九五）朝鮮派往清太祖努爾哈赤居住的地方，作偵探情報工作的申忠一所記。文中曾言已有紙張送與努爾哈赤，然而所言紙束，原爲申忠一準備於途中應用而剩餘的紙張，當不會甚多，或不足以供其日常記錄史事之用。至於史籍中明白記載清人得到大量高麗紙的時間，始見於清太宗實錄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西元一六三二）十一月，訂定朝鮮歲貢額內有：「大紙千帙，次紙千帙」之要求。但是清人所求朝鮮的歲貢，直到崇德二年（明崇禎十年、西元一六三七）征服朝鮮以後，始達到目的。由於清人早期不易得到大量朝鮮紙張，所以我們推測：凡是用高麗箋紙

書寫的檔册，在時間上或應晚於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檔册。其次；考之兩種不同的檔册，在書寫的滿文字蹟與行款上，亦均有顯著的差異。用明代舊公文紙所寫的原檔，可以說沒有固定的行款規則，而且字蹟潦草不甚整齊。這或許是因爲滿文寫在明代的舊公文紙上，受了原紙上已寫漢文的限制，所以老滿文必須寫在原紙上漢文行與行間的空隙處。但是明代舊公文紙的大小既不一律，而且每張上面所寫的漢文亦多少有別，因而老滿文書寫的大小與多少，亦必須視舊公文紙上的空隙大小而定。所以書寫滿文時，對於行款便無法加以固定與劃一。再加上滿文草創之初，一般書寫滿文的巴克什 baksi ，對書寫滿文的技術尚未熟練，所寫滿文之大小，亦無法加以控制。許多原檔，常因明代舊公文紙上寫的漢文已經很多，無法再寫滿文，且又珍惜一張破紙，不忍將之丟棄，而將滿文寫在舊公文紙的背面。因此現存太祖朝的十一册老滿文原檔，也就長短、寬窄不一。不但是册與册間的大小寬窄互異。就是在同一册內，葉與葉的大小寬窄也不一致。以上所舉；都是老滿文原檔外形的特點。此類原檔現存最早而又有系統的，是自天命六年（明熹宗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二月開始，但是現存天命六年以前，而又有系統的檔册，雖僅只有兩册（即荒字號戛字號），而且紀錄史事部份重複，可是又都是用高麗箋紙所寫的。不過此類用高麗箋紙所寫的檔册，所寫滿文的形式，又與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原檔不同。不但是書寫的滿文已頗爲整齊，就是每頁上的行款，大致上也有規律。由於以上兩種不同檔册的書寫情形，或無人相信何以時間較早的檔册，反而書寫的整齊？而時間較晚的檔册，却書寫的潦草？因此，我們推測，用高麗箋紙書寫的老檔，雖然所載的史事要較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原檔爲早，但是它的寫成時間，應較晚於用明代舊公文紙書

寫的原檔。甚而兩種檔册紀錄史事的體材，亦各有不同。按眞正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原檔，原爲一種日記體材，按日逐事爲段的紀錄。可是比較早期的兩册用高麗箋紙書寫的老檔，却爲近乎記事本末的體材，在每一事件中，常用追述往事的口氣所寫。如荒字老檔第十一號至第十四號，所記「淑勒貝勒都爺汗（清太祖）義責其弟舒爾哈赤」的一段史事，開首所紀，爲萬曆三十七年（西元一六〇九）己酉三月之事；至文末已述至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八月十九日，其弟死亡的史實。又荒字老檔第二十九號下頁至第三十七號。所記「淑勒貝勒都爺汗囚長子阿爾哈圖圖們於高墻，並忍痛處死其長子事」，開首所記時日，是萬曆四十一年（西元一六一三）癸丑三月；但文中所述處死其長子事，已至萬曆四十三年了。由於此種情形，所以我們推斷：現存記事時間較早，而書寫整齊，用高麗箋紙紀錄的兩册老檔，必爲後人所鈔。……若我們所推測現存天命六年二月以前的兩册用高麗箋紙書寫的老檔，或爲後日追述與補鈔的檔册爲不誤。那麼，清人最早而又有系統的紀錄檔册，或應在清人公然叛明前後了。

從以上我們不避繁冗擇鈔陳先生批評我們錯誤的理由，以及我們五年前發表的原文，或可看出陳先生對我們所作的「推測」，認爲是「危險的猜測，武斷的結語」，恐怕是誤解的「斷語」吧！因爲我們並沒有武斷清太祖一朝的九册用高麗箋紙書寫的老滿文檔册均爲天聰六年以後所寫成。如陳先生所說：「譬如又有人認爲凡是寫在或重鈔在高麗箋紙上的舊滿洲檔都至少是清太宗天聰六年以後的產品，因爲那一年朝鮮政府才和滿洲部族訂立歲貢『大紙千帙、次紙千帙』的條約。」從我們以上擇錄一段拙著中，請陳先生再仔細的研讀一下，看在甚麼地方我們作了像陳先生這樣的「武斷」。而實地上我們是從各方面的比較後所得的結論而已，至於我們對清太祖朝九册用高麗箋紙

書寫的老滿文檔册所下之總結，是在東亞年報第四期頁四十一所說：「當可判斷現存總共九册的太祖朝重鈔老檔，它的重鈔時間，或應在天聰三年到天聰七年之間了。」至於陳先生替我們所下之「武斷」結語，或當係指其自身的寫照吧！因爲陳先生在批評我們的文中，所採用的史料不實，所下的結論過於自信，所以才產生武斷的結語。比仿說：陳先生是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研究員，而且是負責校閱所謂「舊滿洲檔」（即我們所指之原檔）的負責人。可是在以上陳先生述略的一段大文中，所引用的三段滿文羅馬音注，都不是採自原檔，而係轉鈔他人的成果。好像是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滿文的人員，都有不願直接參考原始材料的同一毛病，而寧願鈔襲別人的成說。我們前在東亞年報第四期以及正中書局出版的「二十世季之科學」一書中，發表的「中日兩國對於兩種滿文老檔的研究」一文中，就曾批評過原北平故宮博物院的兩位滿文研究人員李德啓、張玉全二氏，他們在許多談論老滿文原檔時，以及批評金梁的「滿文老檔秘錄」時，常喜用乾隆重鈔本的「滿文老檔」；而偷賴不用故宮博物院獨有的老滿文原檔。因而許多評論的結果，僅不過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而此一故宮博物院的抄襲流風，似乎較前更烈，負責校閱所謂「舊滿洲檔」的陳先生，竟在校閱之餘舉手之間，即可參用的老滿文原檔棄而不用，反去鈔襲日本東洋文庫出版的日文譯本「乾隆重鈔本的滿文老檔」。例如前引陳先生述略第一節第一段的滿文吧！(本書附錄二述略頁六)陳先生自註十六說：「乾隆重鈔本滿文老檔太祖卷三十頁十八。」請問這一段滿文記載在你們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裡沒有嗎？或是陳先生沒有找到呢？而陳先生的漢文譯文，是根據滿文譯的呢？是鈔襲日文的譯文？使人無法看懂陳先生的漢文譯文。因爲陳先生既沒有看懂滿文，也沒有看懂日文。因此陳先生的譯文既不是滿文，又不是日文。比仿滿文的alban，原是「田賦」或「正賦」，也可譯爲「賦役」。可是日本譯

作「公課」こうか也就是我國的「賦稅」或「稅捐」。而陳先生不查究竟生吞活剝的比着葫蘆畫瓢的將滿文的 alban ，單譯作「課物」，義譯作「公課」。不但如此；竟將滿文的 malanggū ，一字譯爲「胡麻」，假設滿文的malanggū 沒有漢文的譯文，當然情有可原，但是無論那一種滿漢文的字書，都分明寫着漢文曰「芝麻」。而且在滿文裏另有「胡麻」曰 ayan malanggū. 陳先生不但不懂滿文，更不查日文的「胡麻」，就是我國的「芝麻」。陳先生不明究竟，竟以五柳先生不求甚解的方法，把這一段滿文記載，譯的個不倫不類。更好笑的是把滿文的 terei tulgiyen 單譯作「那」「他」。連這一個極簡單滿文都這麼胡謅，眞不知陳先生的滿文學到那兒去了。且將 gaimbi 錯爲 gaimfi 我們奉勸陳先生千萬不要把學術研究當兒戲，因爲這樣譯註滿文、鈔襲日文，若被日本學者看破，其不是「面白」（おもしろい）嗎？現在我們根據滿文再給陳先生譯一次，他的意思是：

> 徵收存貯汗公庫裡的各種正賦物品，不要減徵，也不要多徵，仍按舊例徵收。除此以外，着停止漢人官員們他們私自另外徵收稻米、麥子、豆子、芝麻、穀物、菜蔬、藍靛、筆紙等各樣官賦。

這一段我們的譯文，請陳先生再詳細的讀一讀。假若仍有疑問，我們願隨時替陳先生解答。至於陳先生在這一段中其它的錯誤，如把重鈔老檔的新滿文的「筆」fi ，故意的寫成 bii ，都有些賣弄之意思，其實學術是眞實的，絶不可作僞或投機。至於陳先生在這一節的第二段滿文（述略頁六見前引）那就更笑話百出了。因爲根據陳先生的小註說：「註十七；舊滿洲檔第三册第一三三六至一三三七頁」。但是你的滿文羅馬注音以及你的譯文，却又是鈔襲日譯本的「滿文老檔」。而且我們對陳先生的譯文已感到「夫復何言」的地步。既然陳先生負責校閱「舊滿洲檔」，而且又註明是根據「舊滿洲檔」，那麼我們

請問你確實是根據「舊滿洲檔」嗎？不懂滿文的外行「故宮博物院」的負責人被你欺騙過去了。難道自由中國沒有懂得滿文的人了嗎？現在我們把你根據的「原檔」附圖於此，請你看看附圖一〇、一一列字號原檔第四十四號第四行最末的一個字「絹」，滿文是 ceceri 嗎？分明老滿文作 cecuri 你知道嗎？又同號第五行第一字「棉紬」的滿文是你譯的 Miyanceo 嗎？老滿文分明是 Miyancu，並不是 Miyanceo，而你譯寫的是新滿文。又「紙」不是 Hoošan 而是 Hoosan，老滿文的「事」字是 Uile 而不是 Ueile，就是新滿文也不是 Ueile 而是 Weile。因爲陳先生鈔的日譯本「滿文老檔」，所以把許多老滿文都標準新滿文化了。這尚是投機作僞的錯失，猶不足怕，而最可怕的是把滿文的 Warkasi，竟被譯作「瓦爾喀」，瓦爾喀什是一地名，而瓦爾喀是部族名。且把老滿文的 Babi「平白、無故」書爲新滿文的 Baibi，而且註釋爲「只是」。其它尚有妙事呢，在陳先生述略頁三十一鈔襲我們的舉例：老滿文「庫」作 kuu，新滿文作 ku，何其首尾都顧不到，此處的日譯本「庫」作 ku，你在這裡也作 ku，你看看附圖列字第四十四號第八行第六字是否作 kuu 抑或作 ku。最使人啼笑皆非的是文中的「破紙」，假設你看了原檔（即舊滿洲檔），你能如此譯註嗎？請問何謂「破紙」？究竟「破」到甚麼程度？假設「破」的像紙條，或能用嗎？告訴你吧！這個字乾隆重鈔時就鈔錯了，日本東洋文庫的學者們，因爲看不到原檔，只有跟着錯了。但是你分明註着是根據「原檔」（舊滿洲檔）呀！爲甚麼也跟着鬧笑話呢？請陳先生仔細的看看附圖一一列字第四十五號第一行第五字，原來是滿文的 iolehe hoosan「油紙」而不是 efulehe hoosan「破紙」。而且你只顧鈔日譯本的新滿文，也顧不到原來是甚麼了。告訴你老滿文的「破」字也不是 efulehe，而是 efelehe，你根本就沒有看過老滿文，這些都是陳先生的笑話，但都是因爲鈔日譯本鬧出來的。其次是你不懂

滿文的文法，因爲滿文的 Dobton 一字，是「名詞或形容詞」，但絶不是動詞，所以你把 Dobton 一字註譯爲「動詞」的「蓋上」，又把它的「詞性」弄錯了。我們現在再把整段的意義譯在下面，以供你下次再投機時應用。

朝鮮三次派來的使者官員，因爲受指示將給汗拿來的銀子、絹、棉綢、紙張以及一切物件，都放在瓦爾喀什戰役中被俘收養的朝鮮官員家中，以便看看是否可以結束兩國的事情，而不將毛文龍交出來。平白無故的帶來些欺騙人的情報。因而把那些放存的東西都取來充公收入庫中。計有絹九十五、棉綢一百二十……。紙張九十五刀、油紙七十五、油紙凉帽蓋十五個……。

請陳先生比較一下，你把這段滿文譯成甚麼了。至於其中所說的「紙張」，留待下面來討論。現在再將這一節中的第三段滿文來檢討一下（滿文見前引，原載述略頁八）。

陳先生這段滿文的羅馬注音，又是轉鈔自日譯本的「滿文老檔」。只不過讀了我們東亞年報的研究成果後，以老滿文和新滿文用字之規例，以「靈感」式「想當然」的方法，略略變動一下幾個新滿文的字尾，表示是根據「舊滿洲檔」而已。其實陳先生想錯了。假若研究學術是如此的容易、簡單，那麼就不必要許多世界才智之識者，去辛辛苦苦的深入研究了。根據陳先生所引這一段滿文後面的小註說：「註十八：舊滿洲檔第四册第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七頁。」我們現在把這幾頁原檔也附圖十二至十六於此(原爲收字檔第十八號至二十號)，請陳先生仔細的看一看，收字檔第十八號下頁第一行第九字，陳先生羅馬注音作Tucibi，因爲你認爲這是一本太祖朝的原檔，又是用高麗箋紙所寫的，必定是老滿文了。其實這是一本重鈔頗晚的老檔。所以這個「出」字，不是老滿文的 Tucibi，反而是 Tucifi 了。陳先生沒有想到吧！陳先生當然沒有看原來的收字檔，認爲必是老滿文，以後或應

該多加注意才是？而且你曾在述略頁三十一，轉鈔了我們所舉老滿文不同的釋例，而舉老滿文的「蠢」字書作 tuu，新滿文作 tu（我們示例見本書附錄一東亞年報四期頁五十），可是陳先生又把收字檔第十九號下頁第一行末一字的 tuu，書爲新滿文的 tu。又把同頁第二行第一字的老滿文「祭祀」Uwecehe，書作新滿文的 Wecehe。你不是也在述略頁三十一，曾經說過老滿文「就是在 we 字前頭加了一個 u 音」嗎？怎麼又忘記了「祭祀」的Uwecehe，反而寫成Wecehe 呢？他如陳先生把滿文的 Gaibi 註釋「來了」。把滿文的 Siurdefi 書爲 Siordefi 且將之釋爲「卷」的名詞等等，都再再的表現了陳先生根本就不通滿文。但是陳先生却要處處表現的像是深通滿文似的姿態。要知道學術之道，貴在誠正樸實，欺騙不識滿文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諸公則可，欺騙國內外不識滿文諸先進則可，豈不怕日本學者們嗤笑，豈不懼有辱我國學術在國際間之良好聲譽嗎？因爲根據所附收字檔的原照片，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這一段記事中，已經一改再改，塗抹的已經上下文義不太連貫，難道看不出來嗎？當然陳先生所據的史料是日譯本的「滿文老檔」，而不是根據所謂「舊滿洲檔」。可是日本學者們也知道這一段記載有問題，而在附註中註釋的很明白，請陳先生看一看日譯本太祖第三册所加的小註說：「Sunja minggan hoošan Šurdefi werihe 這一句未詳」，日譯本的「滿文老檔」中，許多地方翻譯的很勉強，但在這裡尚不敢强釋其義，而陳先生或許急於要批評我們研究的錯誤，因而饑不擇食，慌不擇路凡是檔中有「紙」hoošan 字記載的史事，就擇出以作史料的根據。其實在原檔裡記載 hoošan一字的地方，何止數十處呢？而陳先生不加攀引，僅只隨意的翻檢一下日譯本的「滿文老檔」，只要看到有 hoošan 紙字的地方，就認爲「如獲珍寶」似的加以轉引，以作批評我們研究的史據。其實你這樣做，恰好給別人一個深刻的認識，那就是陳先生不懂滿文。比

如最後一句陳先生譯作「初八日給軍士們及編戶的人留下了五千卷紙。」請問這句話通順嗎？合理嗎？陳先生既然認爲所謂「五千卷紙」，是往征瓦爾喀的滿洲軍士們所獲得的。那麼爲甚麼都留給軍士及編戶呢？難道當時的軍士和編戶需要這麼多紙嗎？名詞的 hoošan 後面所加的 Siurdefi動詞，在文法上可以解作「五千卷紙」嗎？陳先生前面說「庫存的九十帙紙，已足夠書寫現存所謂『舊滿洲檔』而有餘」。這裡有「五千卷」之多，不覺的有點太多嗎？這些都是欠考慮的地方。因此以清太祖晚年之有紙無紙，來批評我們研究之推論，恐怕僅是陳先生抄襲日譯本「滿文老檔」的幾段，或覺立論並不充足吧！

至於陳先生在結論中所談「東海瓦爾喀」的位置，恐怕也有點大膽，一個國立大學歷史系專任「清史」教授。似乎不應該如此「不負責任」亂說。要考證東海瓦爾喀的位置，可供參考的書可以說不下十餘種，而陳先生都不根據，僅根據所謂「滿洲源流考，戰蹟輿圖、聖武記」，又何況「戰蹟輿圖」中是將瓦爾喀放在圖們江岸，並根本沒有記載此次戰役呢？根據我們所知，恐怕陳先生就沒有參考到「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蹟輿圖」，僅不過以「想當然」的想法人云亦云而已。要知道一個身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研究員，不負責任白紙黑字的寫「烏蘇里江上游，到綏芬河以西（或爲以東之誤）的濱海一帶，正是中、韓兩國交界的地區」，要引起他日我國外交上多少糾紛嗎？常見我國的近代史學家，每講到清末對外交涉時，大罵清朝君臣的顢頇無知，對我國邊疆之地理一無所知，僅聽帝國主義們任意擺佈，隨便的就把大好的河山領土劃割給列強了。沒想到時到今日一個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研究員，且是國立大學專授清史的教授，竟將「中、韓兩國的交界地區，劃到烏蘇里江上游、綏芬河以西的濱海一帶。」這眞是駭人聽聞的研究報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軍閥豢養的一批所謂「滿蒙學者」所提出「在王氏高麗時代，高麗名將尹

瓘驅胡至先春嶺」的先春嶺應在我國寧安縣的牡丹江流域。可是當時部份公正的日、韓學者，尚不敢承認尹瓘立碑之先春嶺在今日圖們江以北，而現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研究員反而指定「中、韓兩國交界地區在今日綏芬河以西、烏蘇里江上游一帶」。豈不是昏庸無知，有意製造國際間的糾紛則爲何？按烏蘇里江發源於錫赫特山，其上源名「刀畢河」（原名dobi bira），至下游與由「興凱湖」流出之「松阿察河」合流後，才名「烏蘇里江」。而綏芬河發源於吉林之「老爺嶺」東麓，東流經「雙城子」（俄人名尼古里斯克）而入海。難道這些地區爲「中、韓交界地帶」嗎？這些都是陳先生不察而致錯誤的地方。

現在來討論陳先生根據這三段不實的滿文對我們的批評。首先要討論的是陳先生與我們看法相反的問題。我們認爲現存清太祖朝紀事有時間可稽最早的用高麗箋紙所書寫的荒字檔、戾字檔，在老滿文的鈔寫行款上，要比天命六年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原檔要整齊而工整。而且是用近似紀事本末體所紀錄。在記事的時間上常常一事中有兩年、或三年之時間。而且在荒字檔、戾字檔中尚有許多記事，均無確實的時間紀錄。且又記事過於簡略，每年僅只有一條或數條而已。較之天命六年十一個月的記事突增至四百三十七條，似有不太調協之感，因此我們推測這兩册用高麗箋紙書寫的荒字檔、戾字檔，雖然所記史事的時間較早於用明代舊公文紙所書寫的天命六年的張字原檔，但是他的寫成時間必晚於用明代舊公文書寫的原檔。可是陳先生反對我們的這種推測，並且說：

> 關於舊滿洲檔製作過程中的一些問題，與其作危險的猜測，武斷的結語，不如做些合理的敍述，等到證據確實了，再來推證。如果單從舊滿洲檔本身來看，我認爲最多只能對這批檔案的製作和重抄等問題作如下的看法：
>
> ㈠檔册中行款不一的，字跡潦草的，用紀事本末體記載的部份，

在製作的時間上可能要比行款及字跡整潔，用編年體記載的早一些，這是史料學上的通則。

㈡檔册所用紙張，有明代公文紙和高麗箋紙兩種，其中明代公文紙的使用應該和滿洲部族勢力在明代遼東的擴張有關。他們在天命三年（一六一八年）陷撫順、清河；四年克開原、鐵嶺；六年攻佔遼陽、瀋陽。在這以前當然他們不可能大量的用遼東衙門的公文紙。不過高麗箋紙的用來寫製檔案，則不能一定說是要晚到天聰時代。

㈢檔册裡的記事，從天命六年二月起不僅有了清楚的系統，而且有了豐多的內容，這是事實。然而自天命元年以來，檔案的記載雖然不多，但是編年的形式已經確立了，這是值得注意的事。

㈣至於舊滿洲檔在明代末年重鈔的時間，由於我們史料不足，我認爲還是不確定說那一年重鈔或是從那一年到那一年重鈔的好，更不能一概的論定重鈔都是天聰以後的事。實際上張字檔裡我們已經看到天命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有關改記檔子的事了。重複的本子不都是改記的結果嗎？

陳先生所得以上的四條批評我們推測的結論，倒是無何奇特之處，惟所得結論的理由與史料根據，確是實在的薄弱而不足以得到以上結論。比如以各種檔册的用紙來說：原檔裡究竟有幾種紙張，陳先生既然沒有親手的檢視過，所以也只有人云「有明代舊公文紙；高麗箋紙」兩種，那麼陳先生也就盲從的說「只有兩種」。請陳先生仔細的檢視一下，再去請教一下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飽學之士以後，重新的再寫述略一文吧！我可以提醒你，請檢視一下清太祖朝的「黃字檔」是用甚麼紙張書寫的？「露字檔」是用甚麼紙張書寫的？這兩種檔册的紙張是不是高麗箋紙？不要認爲凡清太祖朝檔册中只要記載紙字，就認爲那必然是「高麗箋紙」，也必然是可以書寫檔册的紙張。假設要是

以爲「凡是庫中存的紙，無論甚麼紙，只要是紙就可否定我們推測清太祖時期無法得到高麗箋紙的事實」，那就是陳先生誤解了。就我們所知，朝鮮國當時出產的紙而又必爲滿洲人應用的，就有「高麗箋紙、霜花紙、白紙」等多種。但他們的用途各種不同，而紙張的大小也各異。幸而陳先生沒有詳細翻檢清代的開國史料，假設是陳先生對清初史料頗爲熟習，而看到清太宗地字檔四十五號至四十六號，其中曾記載着：「規定官員們的葬禮：凡是管理五備禦官的總兵官，給紙二千。羊兩隻，燒酒五瓶。……總兵官給紙一千六百，……參將遊擊給紙八百。……有固山敕書的貝勒們，或無敕書而管事的貝勒們死了時，汗的仁慈各給紙一萬……。」那麼陳先生不大叫；請看清太宗給他的六臣、貝勒們動不動就是「紙一萬、紙二千、紙一千六、紙八百。」這能說清人早期無紙嗎？而且這還是天聰六年的事，何至於要等到崇德二年征服朝鮮後才得到紙張呢？要知道這些所謂「紙」，都是朝鮮所謂的「白紙」，每張之大小，如同現在十六開字的三分之二大，是用來作冥紙用的，而且清人燒冥紙的習慣，是學自漢人的風俗。在列字原檔裡，天命八年清太祖尚曾嚴加禁止過。可是到了清太宗天聰六年已經被列爲必然的葬儀之一了。若是拿這些記載着滿文「hoosan」紙張的原檔，也都不分清紅皂白的說是「誰說清太祖時期無紙」，而斷定這些紙都是高麗紙、或高麗箋紙，也都是記載滿文檔案的紙，那將不知道要鬧出多大的笑話呢！因此陳先生所引用的三段滿文記着「紙張」的「滿文老檔」中，陳先生能斷定那些紙張都是高麗箋紙嗎？第一段陳先生所引的滿文老檔，是清太祖禁止漢人官員們私自徵收遼東人民的「紙和筆」。當無法肯定當時遼東的漢人都用的是高麗箋紙。第二段陳先生所引用的滿文老檔，僅記載着朝鮮使者帶來的「紙九十五刀」，甚麼紙不知道。而且紙張之所爲「刀」（滿文的 kiyan）也有大，也有小，據我們所知最大的就如我們現在的原開白報紙那麼

大小，每一百張爲一刀，其次是如同現在的八開紙的大小一樣，也是每一百張爲一刀。最小的如同現在的十六開紙的大小，也是每一百張爲一刀，這是當時大概的情形。因此清太宗天聰六年訂定朝鮮歲貢中曾明言「大紙千帙、次紙千帙」。但是陳先生所引的「滿文老檔」所記天命八年存庫的朝鮮紙張九十五刀，既沒有明白的記載是「甚麼紙」或是「大紙、次紙、小紙」，陳先生怎麼可以武斷「就只要這九十五帙紙，已足够製成現在存留的『舊滿洲檔』了！」呢？又何況原檔的「油紙」而又被陳先生的失檢與瞎猜而說是「破紙七十五帙」呢？假設老檔中所記的「九十五刀紙」是「冥紙」或「其他次紙」而不是「高麗箋紙」，陳先生豈不是也步入了我們推測的武斷了嗎？又何況根本原檔上就沒有明白記載是「高麗箋紙或大紙」呢？至於陳先生所引第三段「滿文老檔」中所記「留給往征瓦爾喀的軍兵和編戶的五千紙(卷)」，原文的文義不通，無法判斷，證以動輒以萬千張紙給大臣貝勒們作「葬禮」的「冥紙」，天命十年四月距離天命八年朝鮮使者「九十五刀」紙的時間尚不太久，能有那麼多的紙給軍士們嗎？軍士們要那多紙作甚麼用？在在的都是問題，在這些問題沒有解答以前，陳先生沒有看懂這段滿文的含義以前，就斷定清太祖朝「紙張之多」，恐怕有些武斷吧！又何況陳先生所引以爲史料的時間，都在清太祖天命六年二月以後呢？這與我們推測清太祖公然叛明以後無法得到明人和朝鮮的紙張又有甚麼衝突呢？至於我們推測荒字檔、戾字檔重鈔的時間，紙張之有無也僅是其中條件之一而已。因爲清人把原檔寫在明代的舊公文紙上，這就可以證明清人早期缺乏紙張，不然已用過的紙再拿來應用，不是有些太寒酸了嗎？可是陳先生既不考慮其他的條件，而且又故意的持與我們相反的看法，而說：荒字檔、戾字檔，是「檔册中行款不一的、字跡潦草的、用紀事本末體記載的部份，在製作的時間上可能要比行款及字跡整潔，用編年體記載的早一些。」而

且說：「這是史料學上的通則。」在現存二十册的清太祖原檔裡，除了其它用高麗箋紙書寫的重鈔老檔「如冬字檔中已有fi字動詞語尾的應用，及帶有圈點的滿文出現等情形。」以及「收字檔部份滿文已帶圈點。」「滿附第一册，未經乾隆裝裱的清太祖天命九年的檔册」已經很晚以外，比較記事時間早於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檔册，也是重鈔時間發生疑問的檔册，事實上也僅有荒字檔和炅字檔兩册。因此現在我們把每一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原檔選一附圖於下面，(附圖一七～二四)再將荒字檔和炅字檔也各附數張於文後（附圖二五～三〇），請陳先生比較一下，看是用明代公文紙書寫的原檔，（也就是用日記體書寫的檔册）書寫的行款整齊呢？或是用高麗箋紙書寫的荒字檔、炅字檔（也就是近乎紀事本末體書寫的檔册）行款字跡整齊，作一比較。或可以有助於陳先生研究歷史時的所謂「史料學上的通則。」分明荒字檔、炅字檔書寫的老滿文整齊、行款一致。但陳先生硬要持相反看法，固執着說「荒字檔、炅字檔」書寫的「行款不一、字跡潦草」。難道這也是陳先生發明的「史料學通則」嗎？

其次是我們根據幾種紀錄的形勢以輔助我們的推測，那就是我們所說的荒字檔、炅字檔兩册的記事形式近乎紀事本末體。而張字原檔記事的形式近於日記體。沒想到又爲陳先生所誤解。反說：我們說是「紀事本末體」和「編年體」。其實我們沒有陳先生那麼大膽，而且也略知我國史籍體裁，何者謂紀事本末體，何者謂編年體。但是現存的四十册老滿文原檔絶不能稱「編年體」，或「紀事本末體」。請深通史料學通則的陳先生看一看，僅荒字檔，炅字檔記載「兀拉布占泰」其人其事的紀錄，就有好幾處，這能叫「紀事本末體」嗎？因此我們僅敢稱它作「近乎紀事本末體」和「日記體」。至於我們推測荒字檔，炅字檔係後人追鈔的原因與史據有二，第一、在荒字檔和炅字檔中，許多條記事沒有確切的時間，有的僅有年而無月日，有的僅在文中

看到月日而無年代，甚而尚有既無年月，也無日期的記載，假設這些紀錄都是早期的原始記事，我想或不會沒時間的記載，縱然沒有年號，則女眞人的舊俗，牛年、馬年、羊年等以地支紀年的習慣，亦應該有確切的時間。但在荒字檔，炅字檔中，常有記事無年無月的記載，其缺少年月時日的原因，實在無法解釋，因此我們推測；其必是於某一時間開始用文字紀錄史事後，對開始紀錄前的許多事情，必爲最早開始紀錄所追記。第二、至於他的追述紀錄時間在荒字檔與炅字檔中有兩條相同記事而語句各異的一條記事，或可幫助我們推測荒字檔與炅字檔的寫成時間，我們也曾在東亞年報中均以羅馬注音加以註釋。可是陳先生在批評我們的時候，却只鈔了荒字檔的一段，而把炅字檔相同記事的一段放棄而不引鈔。當然研究歷史的學者，往往在討論某些歷史眞像時，常常只摭引對自己有利的史料，這是人情之常，但是一個學歷史的人，絕不能不公正的、有意取巧的故意忽視與己見相反的史料，不然歷史將無是非可言，設想研究歷史的人，都不能忠於歷史，一定要歷史從我，其可怕的程度實甚過沒有歷史了。現在把陳先生所引的一段我們文中的荒字檔，以及其棄而未引的一段炅字檔均轉引於下面，請陳先生再加考慮，究竟你批評我們的推測是對呢？是不對呢？

據荒字檔第六十五號上頁說：

sure amba genggiyen han i ilibuha eiten hacin i sain doro be,

淑勒 大 庚寅 汗的設立 各 種的善 政 把

erdeni baksi ejeme bitheleme gaiha, an i bithe ere inu.

額爾德尼巴克什 記 錄 取 經常的 書 此 是

據陳先生所譯這一段的意思說；

意思是：「額爾德尼巴克什把聰睿（淑勒）的大英明（庚寅）汗所建立的一切善政都記錄下來，這是經常的事。」（見述略頁四）

而我們在東亞學報第四期的譯文是：

意譯爲：「額爾德尼巴克什將聰睿大英明汗所建立的一切善政取來加以紀錄，此是經常的書。」（見本書附錄一東亞年報第四期頁二十三）

從以上兩段所譯我們很奇怪，陳先生一再批評我們東亞年報第四期之小文。可是在我們文中已發表過的滿文譯文，沒有一段在陳先生述略中被引用時和我們譯的相同，當然研究學術並不是不准別人再用前人已發表過的史料。只是滿文有其特別的語文結構，沒有辦法以後人所想去改動它的原意；比如陳先生把滿文的 ejeme hitheleme gaiha, 三字譯作「都記錄下來」。我們沒有辦法看出滿文有「都」的意思存在。而且陳先生這麼譯把滿文的 gaiha，又譯到那裏去了呢？最無法瞭解的是把滿文的an i bithe ，譯作「經常的事」，難道滿文的 bithe 是「事」字嗎？甚麼地方有「事」字的絲毫意義呢？你看懂這一段滿文的大意了嗎？這些都是要標新立異的笑話。其次是與這一段史事完全相同而在炅字檔中記載的滿文，我們原是與前一段滿文均譯註在東亞年報第四期裡，現在我們也把它再譯註在下面，以便討論，如炅字第九號前頁云：

sure (amba) genggiyen han i ilibuha eiten hacini sain doro
淑勒 大 庚寅 汗的 設立 各 種的 善 政
be, erdeni baksi ejeme bitheleme gaiha, (an i bithe ere inu),
將 額爾德尼巴克什 記 錄 取 經常書 此 是
erdeni baksi kicebe gingguji ejesu sure be amcaci ojorakū,
額爾德尼巴克什 勤 敬 强記 聰明 以 及 不可
ere bithe be (majige dababume arahabi, uweri) mujilen i
此 書 將 略 誇張 寫了 別人 心 的
fukjin (araha bithe be adarame dasara seme, inu ambula
是初 寫 書 將 如何 更改 因而 亦 多

dasahakū, icei gisun babe de bi,) arahangge inu mangga.

不更改 新的 話 處將於有 寫的 亦 難

以上一段我們在東亞年報第四期頁二十三、四的譯文是：

意譯爲：「額爾德尼巴克什將聰睿大英明汗所建立的一切善政，加以記錄爲書。（此謂常規之書）。額爾德尼巴克什勤敬、强記、聰明、無人可及。將此書（寫的略有誇張）別人用心創始（寫的書，怎麼更改？因而亦未多改，處處有新的話。）寫的實在不容易。」

從以上兩段相同史事而紀錄各異的兩段滿文看，無論從文章的口氣，和記事的形勢，以及滿文的結構看，都是後來人對額爾德尼巴克什讚美之詞句。但是額爾德尼巴克什是因爲參與清太宗爭奪汗位繼承權，於天命八年被清太祖以隱藏東珠、珍珠、黃金之罪名而處死的，甚而曾將額爾德尼的子孫撥於希福爲奴改姓何舍里氏。直到雍正編輯「八旗通志」同「八旗姓氏通譜」時，才又復其原姓。所以這些讚譽額爾尼的詞句，絕對不是出於額爾德尼自己的手筆。可是在比較早期的滿文紀錄應該出自額爾德尼的創著，是毫異議的。那麼在現存兩册記事時間最早，而且是用高麗箋紙書寫的，又書寫的行款整齊的荒字檔和昃字檔，必是後人所追鈔或重鈔的，還有甚麼疑問呢？要知道我們作如此的推測(絕對沒有武斷)是根據史料與當時的環境許多條件配合一齊才作的推測，絕對不是像陳先生那樣，在尚未把史料看懂以前盲目所作肯定的批評。因爲我們僅對陳先生批評我們的主要疑問所作的解答，實地上我們尚有許多其他本文未提及的條件，沒有進一步的分析，希望有興趣的學者們參看本書的附錄一東亞年報第四期的原文。下面我們再回答陳先生一個疑問；那就是何以我們把這些重鈔的「老滿文檔册」斷係鈔自清太宗天聰年間。除了在東亞年報第四期「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一文中所討論到的一些條件外，在這裡我們再提供陳先生名義負責校閱而實地上可以說既未校亦未閱的

「老滿文原檔」中(卽所謂舊滿洲檔)，一項足可解除陳先生疑問的史料，也可以說是根據這項史料我們提出的反問。陳先生在編輯所謂「舊滿洲檔」的各册目錄時，雖然我們知道陳先生是根據潘淑碧鈔襲我們所編「老滿文原檔簡目」中脫胎而來，陳先生自己並沒有親手整理校閱。再者由陳先生的「目錄」以及文中常引用的「某字檔」或「某字號檔」，就可以知道。因爲此次故宮博物院影印時，原有乾隆時以千字文所編的字號，根本沒有印出來。雖然陳先生的目錄中根據我們的「簡目」曾說「某册原編某字」；可是在影印的檔册中，却沒有一册原來的字號被印出來。僅在第十册之末附以簡表說明。「自某頁至某頁爲某字號」，在目錄中僅含混其詞的說「以上幾册合爲『舊滿洲檔』第幾册，頁某至頁某某」。可是許多老滿文原檔書寫的字形都相差無多，既沒有印出原來字號，而册與册之間又沒有明顯的界限，那麼是叫閱讀者去猜嗎？不然在「目錄」中分別册碼與原有字號不是毫無意義了嗎？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在所謂「舊滿洲檔」的「目錄」中不說明每册共編有幾號，原來有多少頁，以便使讀者或可從每一册原有的字號多少，共有幾頁中，去省一點時間再考慮你們的舊滿洲檔每一册中包含了那幾個字號，由那一頁至那一頁爲原來的某字，而這些都在我們文中所附的簡目裡，交待的清清楚楚，爲何沒有被陳先生一併鈔上，那就不知道了。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否則就是偷懶，比仿說在你們編的所謂「舊滿洲檔」第三册，全册共收印了「來字、辰字、列字、冬字」四册原檔，可是你們的目錄中，僅說此册共收了「來字、辰字、列字、冬字」四册，自一一三三頁至一五九六頁。可是來字檔到那一頁停止，辰字檔自某一頁開始，始終沒有一個明確的交待，假設別人沒有看第十册的末頁所附的說明簡表。是不是叫別人慢慢猜呢？當然這批老滿文原檔是我發見的，曾經我親手每一頁都加以詳細的研究過、考慮過，我是知道自某頁至某頁爲某一字號，可是沒有親

手整理原檔者又怎麼知道呢？你們是不是也看不懂？或是故意給讀者開玩笑呢？實地上根本就有許多册的原有編號看不見。所以我可以肯定假若果如別人告訴我的話，那麼你們所謂某册原編某册原編某字號之說，不是鈔我們的，難道你們是長了神仙的眼睛，能看到沒有字號的字號嗎？因爲陳先生沒有親手去整理過這批老滿文史料，所以在許多原檔的每一册前面，尤其是清太祖朝的二十册原檔的每一册首，有許多册都書有漢文「清太宗天聰」的年號，例如陳先生根據潘淑碧校閱的紀錄而鈔編的「目錄」中，也都註明：「原編辰字……册前有『天聰三年』字樣」。「原編藏字……册首有滿文『天聰二年五月』等字。」事實上陳先生不親手翻檢而人云亦云的手法，確實鬧出許多笑話，請你看一看你們出版的的所謂「舊滿洲檔」的第五册第二二八二頁和二二八三頁，看看是不是如陳先生所說的，現在我們把藏字頁首及第一頁附圖（三一、三二）於此，請別人看看，册首並非滿文而是漢文「天聰二年」四個字。而且藏字第一號的滿文也不是陳先生所說「天聰二年五月」等字，而是一段與此檔有關的滿文記事，現在我們把它譯出來，請陳先生見識見識。其滿文共有兩種記事，第一行和第二行是原有的記事，第三、四、五三行滿文係天聰年間整理清太祖原檔時，或編輯清太祖實錄收集滿文史料時所加，其原文如下：

nikan hafasade ejehe buhe dangse ere inu.

漢人 官員們於 敕書 給的 檔子 這 是

sahaliyan ulgiyan aniyai dangse.

壬 亥 年的 檔子

erebe halame sure han i jai aniya suwayan muduri aniya

將這 換 天 聰的二 年 戊 辰 年

sunja biyai ice sunja de ice ejehe buhe, ere dangse

五 月的 初 五 於 新 敕書 給 這 檔子

waliyabuha.

放棄

其滿文的大意是說：

這是給尼堪（漢人）官員們敕書的檔子。

壬亥（癸亥天命八年一六二三）年的檔子。

以上兩行是原始書寫的老滿文。其下是說

把這檔子放棄換上淑勒汗（天聰）第二年戊辰（一六二八）年五月初五給的新敕書。

由以上原文看，陳先生既不知册首是漢字「天聰二年」，更不知正文第一頁滿文所寫「天聰二年五月等字」的意義，一味的瞎說。這些清太祖朝的老滿文原檔在册首所寫「天聰二年、三年」等字，陳先生考慮過這些册首爲甚麼寫上這些漢字嗎？這和整理重鈔清太祖的檔册有沒有關係？值不值得考慮？這一連串的疑問我們倒要反問陳先生了。至於藏字檔第一頁所加寫的後面三行滿文，也請你比較一下清太宗朝的原檔中所有各册的滿文，看看和那一年的原檔相同字蹟，以便請你斷定這些清太祖朝的原檔是那一年曾經整理過，重鈔過而留下了這些痕蹟。

至於清太祖時代究竟甚麼時候開始有檔册紀錄史事，我們也沒有敢無據而武斷，僅敢根據現存老滿文原檔的情形推測大概在所謂天命建元前後不太久的時間裡（請參閱東亞年報第四期頁二十四）。可是陳先生却又以不通的滿文，轉引了日譯本的「滿文老檔」天命六年五月的一段記事，以及配合荒子檔前引「額爾德尼記錄檔册」的一段別人讚譽額爾德尼的記事而說；

天命建元前一年額爾德尼記載檔册（當然很可能在更早就開始記檔子了），相信他不會捨滿文而用蒙古文的。

同天命六年（一六二一年）五月舊滿洲檔裡還看到這樣一段記事

：

orin ninggun de, dangse be dasame tuwabi, kitanggūr be
二十　六　於　檔子　把　修改　看了　契譚古爾　把
sanjan obuha. nikasa be, bucehe niyalma be, gemu dasame
參將　任命　漢人們　把　死去的　人　把　都　修改
encu dangse araha,
分別的 檔子　寫製了。

意思是：「（五月）二十六日，把檔子修改並看了。任命契譚古爾爲參將。又修改了漢人們及死去人（的事），寫在不同的檔子裏。」

檔案既已修改了，可見在這以前早就記載了檔案……。（見本書附錄二述略頁四）

從陳先生所引的所謂「舊滿洲檔」看，可以說徹頭徹尾的謊言，從陳先生的譯文看，又是道道地地的欺騙，因爲陳先生所引的這一段滿文，僅以老滿文想當然的手法改變了一個滿文動詞語尾以外，幾乎就是每一羅馬注音所釋之漢文單字，以及整段漢文的譯文，都是根據日譯本的「滿文老檔」，在不通滿文又不通日文之情形下勉强雜撮而成的一段不中、不滿、不日的笑話文章。現在我們也把原檔附圖三三、三四於此（見張字原檔一〇六號、一〇七號），請仔細看看在原檔上，全段僅在Sanjan Obuha 之後，以及末尾 dangse araha 之後有句點作ン，而陳先生全段的標點悉如日譯本的「滿文老檔」，共用了五個逗點一個句點。此其一；從陳先生的漢文單譯或義譯看，或者由於日譯本把滿文的 dasame 譯爲「更め」，因此陳先生就將滿文的 dasame 譯爲「修改」。甚而將此語作爲「檔案既已修改了，可見在這以前早就記載了檔案。」的結論，難道陳先生眞的這樣大膽嗎？你眞的不怕別人恥笑嗎？這一段滿文的意義是像那樣不通嗎？甚而你

不怕日本東洋文庫的學者們笑掉大牙嗎？現在筆者再給陳先生上一課滿文，重把這一段譯出來，請陳先生見識見識。它的原義是：

（五月）二十六日，重又看了檔子，契唐几爾確曾作過參將，命將死去的漢人們也都重新記入另外的檔子裡。

請陳先生看看，甚麼地方有「修改檔子」的絲毫含義？像這種假學術，冒牌學術尚敢在國際學術界中鬼混，實在是貽笑大方。以上是我們對陳先生述略第一段所作答覆與評論。希望陳先生看了，平心靜氣的考慮考慮，如有需要時我們隨時都願和陳先生來討論這一問題。

其次是要討論陳先生「述略」的第二節「舊滿洲檔與滿文老檔」。其實陳先生對於所謂「舊滿洲檔」既然一無所知，而對於乾隆重鈔本的「滿文老檔」也知之不多。因爲你對這兩種滿文史料的淵源以及流傳到今日的歷史，根本就所知有限，僅不過鈔襲別人研究之成果「人云亦云」而已。例如陳先生在這一段中曾說；

舊滿洲檔雖是清人入關前的珍貴紀錄，但是入關以後却很少人珍惜他們。直到乾隆初年，我們才又聽到有關舊滿洲檔的消息。

這種自怨自艾的感嘆，僅不過是孤陋寡聞不學不知的表現罷了。因爲順治入關後所修的「清太宗實錄」便是根據這些滿文檔册中的「清太宗朝的老滿文原檔」所纂修的。又於清聖祖康熙年間重修的「清三朝實錄」，不也是根據這些「太祖、太宗朝的老滿文原檔」所重修的嗎？根據明清史料第一册徐仲舒先生「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一文所引康熙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未具名題稿所云：

題爲請旨事；康熙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皇上召臣等至內殿諭；前修太宗文皇實錄內有字義未當，姓名舛錯者，可詳閱具奏；臣等欽遵諭旨，將第一套滿字五卷另行謄錄，應更改者更改繕寫，恭呈御覽訖，（嗣因）今臣等續（改第二套）將原檔（陸續）與（原）前修（副本）（實錄）詳加校勘，不惟字義未當姓名舛錯，且

有前後顛倒者，有（原檔所載）於例應存而遺漏者，有瑣屑事務例不應書而書者，有一事前後重複者，（有不書干支止書年月日者），（至于年日月干支並未書載）（有）且滿漢文對勘，（有）詞義舛錯（不合）者，有（滿漢）詞義雖合而漢文近於俚俗，（且）（並）語氣未順者，……。

由以上所引史料看，陳先生所說：「入關以後都很少人珍惜它們，直到乾隆初年，我們才又聽到有關舊滿洲檔的消息。」豈不是不負責任的信口胡謅嗎？現在再附一張康熙時「三朝實錄館」中從「老滿文原檔」擇出來的「無圈點老滿文史料」（附圖三五）。請陳先生仔細的看看，在清聖祖康熙時代裡，不但曾拿這些老滿文原檔重修了清太祖，太宗兩朝的實錄，而且當時的滿洲人士尚不需增改新滿文，便直接可以閱讀無圈點老滿文的檔案呢！所附的圖片便是康熙時三朝實錄館用無圈點老滿文，擇鈔老滿文原檔之史料；再請陳先生看看附圖三六，也就是你們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第十册第四七二三頁，此頁僅有橫寫的滿文一行，他的意思是：

ere　bade　hoidiyan　bithebe　dosimbu

此　處　會典　把書　收入

這是康熙二十三年纂修大清會典時的記錄，被乾隆整理時一併裝裱入「原檔」中。難道陳先生沒有看見嗎？像這些史料的發表，實非如陳先生僅只鈔襲他人研究成果人云亦云的靈感所能想像到的呢；從陳先生述略一篇大文看來，凡文中鈔襲別人的成果我們均將之一一指責外，至於根據原檔本可以改正前人不檢之訛誤處，陳先生可以說一點也沒有作到。比如陳先生在述略第九頁說：（見本書附錄二）

當他（按指乾隆帝）發現舊滿洲檔能辨識的人不多並且檔案本身「因年久殘闕」的時候，他親自立即下令叫臣工們盡速整理，托裱裝訂，並且設法保存，以防日形糟壞，以免將來失據。高宗對

先人文化遺產的整理與發揚是值得稱道的，不過這項工作在當時不僅費時，而且費力。

這是陳先生仍沿舊說後，再加以不着邊際的潤色。陳先生既然負責查閱此次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難道沒有注意到在你們出版的第一册的「舊滿洲檔」的第八十九頁（原荒字號檔第四十五號）在書眉上橫着寫有一行老滿文嗎。（見附圖三七）由於這一行老滿文橫寫在正文的書眉上，頗爲特殊，無論任何人只要看見，都要特別的注意這一行老滿文，何以陳先生獨負出版校閱之專責而沒有看見呢？假設陳先生不是以「空空先生」之名，而眞正負責校閱了每一張原檔，而且也注意到了這一行橫書的老滿文，我想陳先生或許不會像上引述略之文而人云亦云了。現在讓我們將這一行老滿文註釋出來，請陳先生看看，以免他日再轉鈔時的重譯；

ere bade gibalaha hoosan i dangse arambi

這 裡在 裱褙 紙 的 檔子 寫

原義是：「這裡書寫已裱褙的檔子」。或可知原檔並不是如陳先生所說：入關後就再也沒人珍惜，直到清高宗才整理他們先人的文化遺產，而事實上在清高宗裝裱原檔以前，已有一部份原檔是經過裝裱過的了。用不着陳先生在這裡替清高宗大事宣揚。假若從現存的老滿文原檔看，清高宗恐怕還要「罪大於功」呢！根據我們現在的瞭解，清人入關後對這些他們祖先在關外草創開國的史料，一直保存的很好，尤其是在康熙年間重修三朝實錄時，這些原檔尚完整無缺的保存在大庫裡，比如歷史語言研究所庋藏的「清代內閣大庫殘檔」中，就有幾件康熙時「清三朝實錄館」所遺，轉鈔自老滿文原檔的「大臣傳史料」。其中許多乾隆重鈔滿文老檔的所謂「無年月檔」，在康熙時册面似乎均有時間的記載，從其擇鈔大臣傳史料的次序看，絕不像當時無年月可稽之檔册，而且在乾隆重鈔的滿文老檔裡，現在仍存着許多「原檔殘

缺」之文而無法補出，可是在康熙擇鈔的「大臣傳史料冊」裡，却可補遺幾處乾隆重鈔滿文老檔的殘缺處。可見康熙時所見的老滿文原檔尚完整無缺也。（說見史語所將要出版的「明清檔案存眞選輯貳集」）他如；假設清高宗乾隆帝確是重視其祖先的史料，那麼國立故宮博物院於民國二十四年所發見的三冊未經乾隆時裝裱的老滿文原檔，何以乾隆時沒有發見呢？實地上乾隆帝之所以叫臣工們整理裝裱與重鈔這些老滿文原檔的原因，可以說好奇心要佔乾隆整個慾念的很大成份。假設眞的乾隆帝有珍惜其祖先文化遺產的心理，以當時九五之尊，天下昇平之時，若發見所存檔冊殘缺不全，隨便下一道諭旨，那些大學士要不忙的像小妖一樣去大庫裏詳細尋找才怪呢？原檔存藏內閣大庫的情形雖然無法詳知，但從康熙重修三朝實錄時的參用看，必是完整無缺者。以當時專制時代皇帝之被臣民所尊敬的情形看，修畢三朝實錄後，臣工們絕對不敢將這些太祖、太宗的寶貴史料任意丟棄而不妥善保存的。待到了雍正末年又重修三朝實錄時，恐怕始見此批老滿文檔案之不全，加以當時參與纂修的滿洲大臣們既然對老滿文相當陌生，當然爲了省時省事的原因，才沒有重視這些老滿文原檔，庶知到了好奇的清高宗時，才由於好奇心的驅使而命臣工們重鈔成新滿文的「滿文老檔」，假設乾隆六年時，發見原檔有殘缺不全的事情，而命臣工們在原貯藏的大庫裡詳細搜尋，恐怕存於現在的老滿文原檔要在八十冊以上呢？何至於僅有四十冊呢？由以上所論之情形看，清高宗站在愛新覺羅姓氏之立場，那樣草率的整理老滿文原檔，豈不有愧於其祖先嗎？那裡尚值得深加褒揚呢？

陳先生在此一節中除了上面的疑問外，其他均爲重鈔別人研究中已經引證過的史料，既乏創見，也無新引之滿文史料。因此我們就到此爲止，下面再來討論陳先生述略的第三節「舊滿洲檔與滿文老檔的譯述及研究」。（見本書附錄二述略頁12—28）

陳先生在這一節中，也沒有例外，曾參用了我們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却在這一段中批評了我們在東亞年報第四期發表的「老滿文原檔簡目」。而且陳先生却又利用了我的學生潘淑碧女士所編的「目錄」，以作爲批評我們「簡目」的根據。現在我們把陳先生批評我們的幾條，逐條的解答於後；

陳先生對我們「簡目」批評的第一條說：

論著裡說「第五册，原編辰字，故宮編號第十二册，自清太祖天命七年（壬戌）六月起，至同年六月止……。」（述略頁二十）

以上陳先生所指，確有其事，我們並不否認，只是陳先生忽略了這是手民之誤，校對不精細所致。是將原稿的三字誤植爲六而已。因爲陳先生並不詳細檢閱我們編輯「簡目」的情形和編目之方法，而竟以手民之誤失歸罪於我們編者。當然我們並不是推委責任，我們可以從簡目中舉出很多實例以證明之；假設是我們沒有詳細檢看如陳先生者，凡是全册爲「同年同一月份者」，我們就不必要再書自六月至同年六月底了。例如我們的簡目第三十五册。我們編目的情形是

第三十五册，原編律字，故宮編號第二十六册。清太宗天聰五年（辛未）十月份全月檔……。（東亞年報第四期頁十六）

由這一條舉例，或可證明我們編輯「簡目」時，假設第五册的辰字檔我們認爲僅是天命七年六月一月的檔册，我們或不至於編爲「自清太祖天命七年六月起，至同年六月底止」吧！

陳先生指責的第二條說；（述略頁二十）

第九册，原編寒字，故宮編號第十六册。自清太祖天命九年（甲子）正月起，至同年六月止……。

陳先生指責說：

實際上這册檔案只有天命九年（一六二四年）正月和六月兩個月的事，並不是從正月到六月。（述略頁二十）

無怪我們批評陳先生空負校閱之名，而既未校也未閱了。僅憑藉別人的研究成果，是無法說實話的，也會鬧出很多「學術界的新外史」來。請陳先生看我們在這裡所附的一張「寒字原檔」的照片，也請你看看你負責校閱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第四册第一八〇二頁，寒字檔，上面分明寫着：

niowanggiyan singgeri aniya sunja biyade
甲 子 年 五 月裡
juwe suwayan i gūsai ejere dangse.,
兩 黃 的 固山的 紀錄 檔子

（附圖三八寒字原檔第六十六號），我們不知道是陳先生沒有學過滿文呢？或是只知道鈔襲別人的成果而人云亦云呢？從寒字原檔的照片證之，分明記着 sunja 五 biyade 月裡的字樣，何以陳先生却說：「實際上這册檔案只有天命九年（一六二四年）正月和六月兩個月的事。」呢？像這樣鐵的史據，你能說是「我們錯誤」嗎？又何況在寒字檔裡所收的大部份帶有漢文的敕書檔，均無年月時間的紀錄。難道你能證明這些敕書都是在「天命九年正月和六月」兩個月間所發給的嗎？研究歷史貴在洞察史實。比方說這些敕書都是記載某些大臣在「兀拉陣上受了幾傷」「廻法陣上受了幾傷」因而「給人夫幾名的敕書」。請問天命九年時有沒有在兀拉或廻法等處有過戰爭？這些戰爭的史實告訴我們：絕不是天命九年的史事。因此把一些無法確定時間的記載也算入天命九年的事，能够折服別人嗎？這種不加詳考的判斷幾乎近於「騙人」的手段，尚來是非別人嗎？

至於陳先生批評我們的第三條說：

第十册；原編收字，故宮編第三十四册。自清太祖天命十年（乙丑）正月起至同年十一月止。

陳先生評曰：「可是其中缺少那年的九月記事。」（見述略頁二

十）

此種批評雖然不能說不是，但是要知道我們所編的是「簡目」呀！假設要編詳目，那麼僅是此册收字檔中，我們就又插進去了許多宙字號的原檔，而且在我們現在的譯註「目錄」中，這些簡目中的簡略處，已經早就不存在了。

他如陳先生批評我們第四條說；

第十二册；原編黃字，故宮編第三號清太祖天命十一年（丙寅）間……。

陳先生評曰：「這一册的內容只是丙寅年五月一個月中的事。」（見述略頁二十）

請陳先生看看其它的檔册，再作批評的斷語。而且要瞭解我們編輯「簡目」的用意，原是專供我們整理原檔研究原檔之用的，並不是像國立故宮博物院僅爲了某種非研究性質的特定目的出版原書而已。例如「洪字原檔」吧！陳先生新編的目錄說：

十四，原編洪字，故宮舊編號第六册……檔中文字很亂，有無圈點老滿文，有半圈點新滿文，也有標準體的加圈點新滿文。記事雜亂無章，缺殘塗改常見。有太祖朝無年月檔，也有太宗朝無年月檔，並有八十一頁萬曆三十八年的舊檔，內容多降人名册。

事實上陳先生可以說根本就沒有翻檢這一本原檔，全是買空賣空的手法，人云亦云而已。請你看一看我們這裡的附圖三九洪字檔第九十號，你們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第五册第二一八九頁。在頁首曾有一行中文，寫着「黃字號接鳳集堡」數字，可是你們的「舊滿洲檔」很遺憾的沒有把這一行中文印出來。這就是以不懂史料學，又不通滿文的假學人，來負責出版這樣貴重史料所造成無可補救的錯誤，不知道將來要騙多少讀這本書的學者。請問陳先生看到了這頁附圖後慚愧否，究竟這一行中文的意義是甚麼？事實上陳先生以爲自己控制了國立

故宮博物院不給別人查看的四十册原檔，就可以信口開河了。可是你沒有看看嗎；在黃字檔的第壹號，上面不是分明寫着老滿文：

abkai fulingga niohon ihan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天　命　乙　丑　年　八　月　二十

sunja de ejehe buhe dangse.,

五　於　敕書　給的　檔子

（參見附圖四〇黃字第壹號，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第四册第一九五三頁）

可是由於乾隆重鈔本的「滿文老檔」誤將此册編爲清太祖丙寅年（十一年）五月裡，結果凡據日譯本的「滿文老檔」的，可以說全錯了。當然也包括我們從前的「簡目」在內，這些簡目中的錯誤，早經我們改正過來。記得曾將這些簡目中的錯誤，都詳細的告訴了潘淑碧。而陳先生不查原檔册，也一味的盲從，其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奉勸陳先生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諸賢，千萬不可以第二手史料作第一手史料看，否則出版原料的「舊滿洲檔」還有何意義呢？下面是陳先生批評我們「簡目」的第五條，陳先生說：

五，第十八册，原編洪字，故宮編第六册。册內包括清太祖及太宗朝無年月檔。……明代舊公文紙及高麗箋紙書寫……。

陳先生批評說：

然而這一册中有八十一頁既非太祖朝，亦非太宗朝，而是明萬曆三十八年的舊檔。同時全册除用明代公文紙及高麗箋紙書寫的以外，還夾有一頁木刻的印刷板。

從陳先生以上批評我們「簡目」的口氣看，好像陳先生確實的在洪字檔中有了甚麼新發見似的。或則是我們編的「簡目」中有了頗爲嚴重的錯誤。但事實上不但沒有指出我們的錯誤，由於陳先生不學有術，反而製造了洪字檔中兩個不可原恕的錯誤。我們也奉勸陳先生不要再

教授國立大學歷史系的清史了，這樣下去，不知道你要誤盡多少青年呢？因爲一個研究清史者，或是教授清史者，能在觀念上把「萬曆三十八年滿洲人用老滿文紀錄的檔子」，稱之謂「既非(清)太祖朝，也非太宗朝」，將不知在史學界鬧出多少笑話。假如是根據陳先生的高見，清代所編修的「清太祖實錄」又應該從甚麼時候開始呢？所謂「太祖朝」又應該從何時算起呢？請陳先生明確的答覆出來。假設以陳先生的觀念來研究老滿文原檔，第一册的荒字老滿文檔册是從萬曆三十五年開始，更要早於萬曆三十八年，那麼荒字檔也不應該算太祖朝的檔册了！其實陳先生研究歷史在時間的觀念上都弄不清楚，我們將不知道陳先生怎麼教清史。此其一：再看陳先生所自稱「雜亂無章」（說見前引陳先生述略頁二十四）的洪字檔，被陳先生認爲是「既非太祖朝，亦非太宗朝，而是明萬曆三十八年的舊檔」，附印在這裡（附圖四一，洪字檔第五十一號），請陳先生仔細看看，第一行所寫的幾個老滿文整個句子是甚麼意思，不要僅看見上面有「萬曆三十八年的舊檔子」幾個字，就認爲必是「萬曆三十八年」的舊檔。在這所謂「八十一頁」舊檔中，所記的年號有「隆慶」、「嘉靖」、「萬曆」等年號，恐怕陳先生還沒有看到，不然其不說這八十一頁舊檔是「明代隆慶年間的檔字」嗎？請你注意！在萬曆三十八年數字之前，尚有兩字，一爲genere「去或行」，最前面的一個字僅能看到一半不知道是甚麼字，從這八十一頁檔子看，次序頗爲紊亂，在這一頁之前的許多頁，原應該在這頁檔中記事之後，很顯然這一頁有萬曆三十八年時間記載的檔子，爲這八十一頁舊檔的頁首。而且很顯然的頁前尚有殘缺，並不是完整的紀錄。那麼陳先生不是批評別人「不可無據武斷嗎」？爲甚麼陳先生尚沒有看清楚記載「萬曆三十八年」的用意是甚麼前，何以武斷就是「萬曆三十八的舊檔」呢？再請看你們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第五册，第2163頁，也就是洪字檔原來的葉尾第一百十

三號，（附圖四二）你們認爲此頁之左上角有一黃簽寫着「此一本簽子倒貼了」數字，而將原來的一百十三號葉尾，換作洪字檔的葉首，也未見你們註明此冊之情形，並且把左上角的黃簽棄而不印出來，這些都是違背眞正史料學「通則」的逆施。不過此頁上面又寫着「萬曆四十二年」的字樣，何以不把此冊都按你們的算法算爲「洪字檔爲萬曆四十二年的舊檔」呢？從這頁所寫「萬曆四十二年」的滿文書法看，再請你看看前引的一頁「萬曆三十八年」的滿文書法看，兩者頗爲相近，似是一人之書法。但是無人敢說這頁檔冊爲「萬曆四十二年」時所書寫。此其二：至於在僅僅批評我們的數語中，除了上面所犯的無知語病外，其他如陳先生說：「還夾有一頁木刻的印刷板。」這事當然不算希奇，因爲我們在東亞年報第四期頁二十七，已經詳細的提出討論過，而且我們認爲是一頁後日的僞造記錄，但是最希奇的是「一頁木刻的印刷板。」這句話恐怕要陳先生去請教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蔣慰堂院長了，因爲蔣先生是研究圖書館學的「專家」。看看所謂「印刷板」作何解釋，待請教後，再往紙上塗，以免鬧出笑話來。

其次是陳先生批評我們的第六條；陳先生說：

六，第二十四冊，原編成字，故宮編第二十四冊，係清太宗天聰三年（己巳）正月至六月。四年（庚午）七月至十一月……共計四十八頁。

陳先生批評我們上面的「簡目」說：

可是這一冊裡記有天聰三年（一六二九年）正月、二月、四月、六月、七月等的史事，缺該年三月和五月的。天聰四年的記載冊中則有五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二月的，唯獨沒有十一月的記錄。另外還有天聰五年正月、二月和閏十一月的史事。

陳先生在這一條批評的可以說，大致上還不太錯誤。只是其中「天聰三年是閏四月」，而不是四月（請參見附圖四三成字檔第四號後頁，

所謂舊滿洲檔第三六〇四頁），而且「天聰四年」也沒有「五月」的記事。這些錯誤是因爲陳先生自己不親手檢閱原檔册，僅根據潘淑碧整理的結果而發生的。這些是我們對陳先批評我們所編「簡目」錯誤的解答，其他尚有陳先生批評我們簡目中的調字檔、暑字檔、藏字檔」等三册，由於三册的時間混淆，事實上三册又是「原有的一册」，分散爲三册者，而又被乾隆帝裝錯了葉，所以在我們的簡目中，恐怕是這三册錯誤的最多，已經我們很詳細的重新將三册混合編列了詳目。假設像陳先生僅知利用潘淑碧整理的結果，提出了九條對我們所編簡目的批評，似乎對我們的簡目，尚未瞭解。若據我們現在重編的「老滿文原檔目錄」看，我們的簡目中，共經我們改過的錯誤就有二十餘條，尚且除去陳先生批評我們九條中的幾條。以上不過是我們對陳先生批評作一個概略的解答而已，並沒有想假此以炫耀的意思。致於陳先生新編的目錄中，那就更是錯誤百出了。由於不便一一枚舉。我們僅舉出陳先生新編目錄的第二册爲例。如陳文曰：

II、原編昃字……天命四年（己未、萬曆四十七年）全年只缺九月。

我們請陳先生再仔細的看一看你們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第一册第四八四頁第六行第四字開始是寫的幾月？再請問你滿文 uyun biyai ice sunjade，究應譯作幾月？這不是九月這是什麼。假若是做學問可以閉着眼瞎說，那還能叫學問嗎？因此我們倒要請問陳先生了，萬曆四十七年的昃字檔，就只缺少九月嗎？上面我們指出的不是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嗎？請你詳細研究以後，再批評別人吧！下面我們繼續討論陳先生「述略」的第四節。

據陳先生「述略第四節舊滿洲檔的價值」（見本書附錄二述略頁二十八至五十三）看來，可以說把陳先生的原形全部暴露在這一節中，現在我們順着陳先生原文的章節次序討論如下：

據陳先生第四節第一段「舊滿洲檔可以鈎考滿文由舊變新的原始過程」中，第一小節中說：

㈠從字形上看：老滿文原是從蒙古文蛻變來的，字形和蒙文的幾乎一樣，甚至有不少字借用了蒙古文。

以上陳先生似乎是在說費話。因爲早期的老滿文是假自蒙古文的字母、字形完全相同。僅從語言的發音，文字的結構，以及文法的施用上，才能分出滿文與蒙文。不舉別的語言史例了。就以陳先生負責校閱的所謂「舊滿洲檔」爲例吧！在陳先生所編的「目錄」中，第四冊，據陳先生說：

IV、原編來字，故宮舊編第十七冊，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中記事有和張字檔重複的，但內容有繁簡的不同。所記年月如下：天命六年（辛酉）七月至十一月。

現在我們把來字檔的第一頁（所謂「舊滿洲檔」第三冊第一一三三頁）附圖四四，在此請陳先生參考一下，這是蒙古文，而且是十七世季初葉的蒙古文。可是陳先生編輯「目錄」時，並沒有看出來這一葉的記事是蒙古文。又陳先生所編目錄的第八冊，據陳先生說：

VIII、原編盈字，故宮舊編號第十冊。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所記事爲：天命八年（癸亥）六月至七月。

現在我們也附一張盈字號檔於此（在所謂「舊滿洲檔」第四冊，第一六六五頁）（原盈字第六十九號附圖四五）。這也是蒙文，陳先生都不知道。假冒深通滿蒙文的陳先生都沒有看出來夾在老滿文檔中的蒙古文，那麼我們要問陳先生「老滿文和蒙古文」所謂「幾乎一樣」究竟作何解釋呢？陳先生在第一小節之總論中，將老滿文的字形說的好像「霧裏看花」一樣，似是而非。而且還要故弄特技式的又將滿文新舊之異同分成許多小段落，加以不着邊際的述說：如第(1)小段中陳先生說：

(1)酌加圈點：老滿文中有很多發音不同而形狀一樣的字母。這些字母用在詞句當中，如果不按上下文義來看，是常常不易辨清的。天聰六年，達海奉命給老滿文「酌加圈點」，就是在老滿文的若干字母右邊加上一個圈或是一個小點，以爲辨別。例如 ka 字右邊加上一點就讓（或讀字之誤）成ga字，加上一個圈就讓（讀）成 ha 字。以前老滿文中，由於沒有圈點，aga 或 aha 的寫法完全一樣，不分析上下文義就無法確知其眞義。到了加上圈點以後，當然就很容易的看出什麼是「雨」 aga，和什麼是「奴隸」aha來了……。

從陳先生的上文看，似乎除去鈔襲成說外，總是易犯人云亦云的錯失。因爲假設確是翻閱過老滿文原檔（即舊滿洲檔）者，均不會盲目的採用「漢文本的清太宗實錄」所說：「天聰六年命達海給老滿文酌加圈點」的紀錄，那是因爲在現存四十册的老滿文原檔裡，所有老滿文演進爲新滿文的過程，並沒有漢文本清太宗實錄所說的那麼簡單容易。但是陳先生一味的盲從所有的「舊說」，而不仔細的去研究一下再作判斷，因此矛盾百出。假設根據陳先生盲從不實的論說，去研究你們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將不知要鬧出多少笑話呢？而且在老滿文中許多合乎陳先生原則的字例，而陳先生不舉出，單單舉出清太宗漢文實錄裏當時已經進步了的滿文字例，來形容老滿文的字形，例如陳先生所說：「雨」aga與「奴隸」aha二字，在老滿文中因爲沒有圈點而常常不易辨認之說吧！事實上和眞正的老滿文並不相符合。我們現在舉出兩張荒字檔的原件，請陳先生看一看，「雨」字在老滿文裏根本就不會和「奴隸」一字相混淆。請看附圖四六荒字第八十一號（所謂「舊滿洲檔」第一册第一六一頁）及附圖四七荒字第九十六號（見「舊滿洲檔」第一册第一九一頁）。在荒字第八十一號的第四行第十字和第十一字，原文是 abga abgaha，「下雨了」。荒字第九十六

號第四行第十字和第十一字，也是 abga abgaha「下雨了」。所以在老滿文中「雨」是 abga，而不是aga，設想豈能與「奴隸」的 aha 相混淆字形嗎？假設「雨」字與其他字混淆，就應該與「天」字的abka相混淆，絕對不會與「奴隸」的 aha 相混淆，請陳先生仔細的研究一下「雨」字的老滿文是在甚麼時候由 abga演變爲 aga後，再談老滿文字形的特異處吧！

陳先生又以同樣鈔襲成說的辦法在其「述略」第四節第一段第二小節中說：（見述略頁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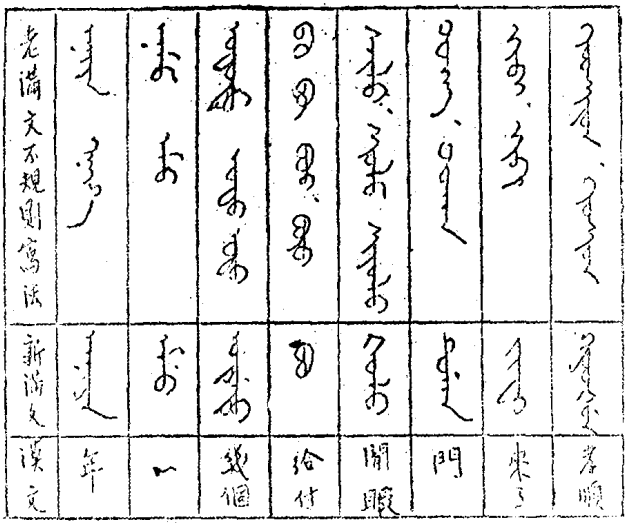
(2)淘汰蒙文：滿洲部族在入關以前和蒙古人的關係非常密切，舊滿洲檔裏仍存有很多他們與蒙古往來的文件，這些文件當中有記載當時交涉經過的，也有雙方訂立的盟約和誓詞。文件中雖以老滿文爲主，但也有摻雜少數蒙古文的甚至還有全件都用蒙文的，然而到新滿文創製以後，蒙古文字則在滿洲檔中不見了。

可以坦白的說：陳先生又在不着邊際的胡謅，難道陳先生認爲全世界只有陳先生一人既通滿文又曉蒙文嗎？其實通這兩種文字的人多着呢！請陳先生翻一下「五體清文鑑」，以及「滿蒙文鑑」，看看滿蒙文字形讀音完全一樣的字有多少，再將那些滿文是蒙文，那些蒙文是滿文作一個分析，以後再去談老滿文中的蒙文，或新滿文創製以後兩種文字、語言的相互影響。例如去年（一九六九）年在臺北召開的「亞洲阿爾泰學會第三屆年會」時，筆者曾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的一件「清太宗崇德元年（一六三六的）蒙古文敕書」展示給陳先生看過，這些清代早期的蒙文史料，都使用在陳先生所認爲的「清太宗天聰六年(一六三二)創製新滿文」以後。再請你翻檢一下老滿文原檔，原無編號，故宮編滿附第三號的「清太宗天聰九年」（一六三五）十月份的第一頁（見所謂「舊滿洲檔」第八册第三九三七頁），就完全用蒙古文所紀錄的。這些蒙古文的紀錄時間，又都在陳先生所

謂「新滿文創製以後」。所以奉勸陳先生要把這些眞的史實研究清楚後再寫「述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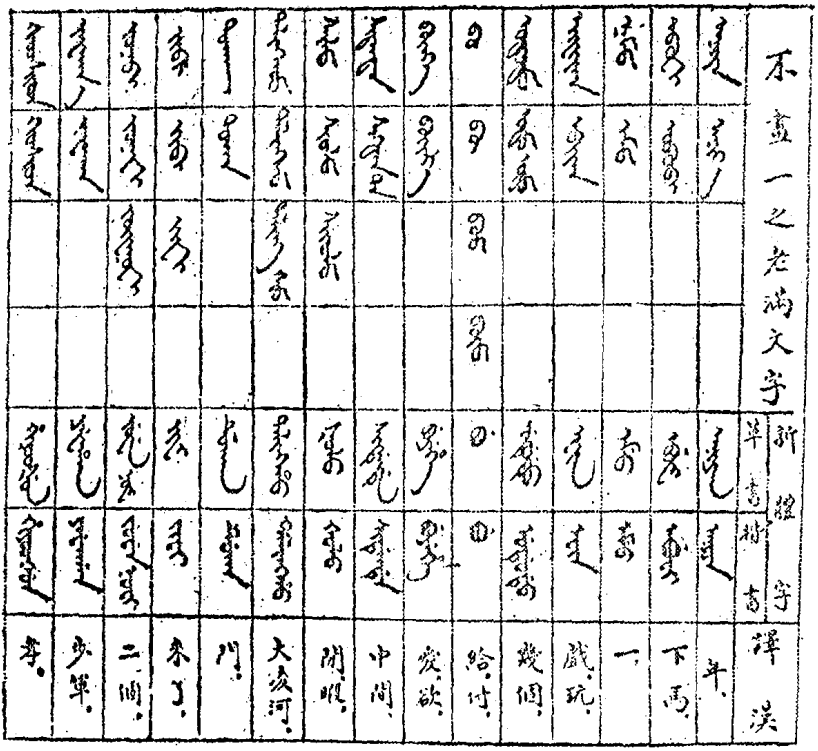
至於陳先生的第三小節，那就更謊謬了。如陳先生說：

(3)統一寫法：老滿文的寫法不像新滿文那樣整齊劃一，有時一個字有幾種不同的寫法，教人看了眼花撩亂。以下略舉幾個例子，說明老滿文在這方面不規則的情形：



新滿文的情形就不一樣，不但字蹟清楚，寫法也很一致，比老滿文容易識別。……這是舊滿洲檔中所提供的有關滿文字形由舊變新的一部份資料。

從以上陳先生所談的新、老滿文字形的演變看，我們頗爲奇怪。以一個不作研究工作的人，且又不通滿、蒙文的人，竟能在學術界混吃混喝的成爲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研究員，而不被識者所知？實在可怕！例如陳先生所舉的新老滿文字形異同的字例表，完全鈔自原北平故宮博物院的「文獻論叢」中，張玉全氏的「述滿文老檔」一文所舉之例表。（見下圖）



從上面所附的兩個圖表，很明顯的陳先生是鈔自張玉全的字表。可是要鈔嗎！也得鈔的像一點，不但沒有鈔的像，而且少鈔了七個字例，或許陳先生沒有能認出這七個字例來，或許是照原樣鈔了，就會被別人看出來，那就不能說是「自己從舊滿洲檔裡研究所得」了。不但是少鈔了七個字例，而且還將張氏的字例表，顛倒了一下方向。更甚者僅鈔了八個字就錯了好幾個。例如張玉全氏例表左起的第一字「孝順」的新滿文作hiyoošun，而陳先生或因作賊心虛竟將之鈔成kiyoošun，又張玉全氏例表左起第四字「來了」，張玉全氏共舉了不同字形的三個老滿文，而陳先生只鈔了兩個，並且都鈔錯了。張氏作jifi, jibi, jifi, 而陳先生鈔成 ibi。又張玉全氏字表左起第五字「門」字的老滿文，共有兩個字例，其第一個字例，本是早期滿文的「玉璽體」，而

陳先生根本就不知道滿文尚有「玉璽體」，因而將門字duka，書之爲dong, tong 或 dung, tung 了。而且又把新滿文的 duka 誤書爲tuga。他如陳氏將張氏字表左起之第十一字「幾個」的新滿文ududu，書爲 udutu而成新老滿文合體。再老滿文的 aniya 的 ya字，原不帶鈎，而陳先生書爲新滿文的ya字而帶鈎。而且把 aniya 一字蒙文書寫形式的aniya 誤書爲 anike 了。像以上所舉陳先生不要說研究滿文，老滿文了，就是照鈔別人的成果都鈔錯了這麼多，尚敢以不知恥的剽竊冒充自身研究之成果，這豈是學術界應有的常規？

陳先生在這一節第二段中又說：

㈡從發音上看；滿洲文是阿爾泰語的一支，據西方學者的研究，其原始可能與敍利亞文有關。這種文字，不像六書的中文，它沒有四聲，也不是筆劃的堆砌，而是和西方的文字一樣，由字母拼成字義的。滿文的字母繁多，拼寫很是複雜，所以不易普遍流傳。尤其是在草創之初，發音方面更顯得簡陋。現在我們用舊滿洲檔中的老滿文和後來增改過的新滿文相互校對，發現有下面幾點值得注意的：

(1)老滿文裏沒有漢人的舌尖音和捲舌音以及一些特別的音素，所以舊滿洲檔裏把「罪」字譯爲「sui」，「泝」和「祖」字譯成「so」，「州」字譯成「jo」，「楚」字譯成「su」等等。清太宗時，由於和漢人接觸日多爲了消弭這個缺陷，爲了記載和應用上的發音正確，就在酌加圈點的同時，又特別增加了十個字母，專爲拼切漢音之用。這十個新的字母是 k'、g'、h'、ts'、ts、dz、zy、sy、cy和jy。等到這些字母增入以後，滿文的發音更形完整了。

這是陳先生在所謂「從發音上看滿文」所發表的高論；首先要澄清的是「滿文和老滿文的發音」和「老滿文的字形」的觀念。因爲從陳先

生所說：「從發音上看；滿洲文是阿爾泰語的一支，」這個觀念上就有很嚴重的錯誤。那麼相反的問陳先生！「若不從發音上看，滿文就不是阿爾泰語的一支嗎？」究竟陳先生知道不知道，構成阿爾泰語的主要條件是甚麼？既然前面說「從發音上看」，而後面却又說：「據西方學者的研究，其原始可能與敍利亞文有關。」既然從發音上看，就應該舉「語言」的實例，就不能僅說「敍利亞文」（字），因爲文字是無法發音的，而尤以老滿文爲甚，老滿文存於今日，但是今日研究老滿文的學者，均無法肯定老滿文當時的讀音。就是我們現在知道的，也僅是新滿文的讀音，是否老滿文與新滿文的讀音相同，那就要更進一部知道確實老滿文的讀音後，才能着手研究。而尤其是「僅從發音」就能知道「滿洲文」是阿爾泰語的一支，未免陳先生是「神童」了。假設現在我們僅讀滿文的「a」或「o」或「i」，請問那一個民族的語言不讀「a, o, i」呢？縱有差別，也不過是語言學家所謂「音位的前後」或是「音質的高低」而已。若是僅讀滿文裡某一些外來語的單字，陳先生會從發音上知道它是阿爾泰語的一支嗎？因爲陳先生在基本的滿文和滿洲語不同的觀念上，都含混不清，而且也沒有弄清楚所謂「阿爾泰語系」的構成主要條件是些甚麼。所以開頭是從「發音上看」，而舉的例子却都是「文字」的。如陳先生所舉「衞禮（陳先生譯爲威烈亞力）的中國研究錄」一書，所說「滿文原始可能與敍利亞文有關」，僅是從文字的外形看，並沒有說「從發音上看」。若從發音上看，敍利亞文與滿洲語，可以說南轅而北轍。比如日文的「面白」一語，假若說「面白」就是中國話的「臉很白」，豈不眞是おもしろい嗎？

至於陳先生所說「就在酌加圈點的同時，又特別增加了十個字母，專爲拼切漢文漢音之用。」一說，似乎又是剽竊他書之成說，假設陳先生果眞校閱了所謂「舊滿洲檔」，那就不會人云亦云了。例如：

清太宗朝的日字檔第三十六頁，（參見附圖四八「舊滿洲檔」第十册第4644頁），這已是天聰十年（一六三六）二月十二日（按是年四月改元崇德）的檔册了。可是在是頁檔子的第五行第三字與第十三字，都是記的「錦州」而滿文則書爲 ginjo，和陳先生說的「就在酌加圈點的同時，又特別增加了十個字母，專爲拼切漢字漢音之用。」一說，在時間上也不符合。按陳先生承認清太宗天聰六年命達海酌加圈點。所以「同時」就應該在天聰六年以後的檔册，所記漢字漢音都是以所謂「特別增加了的十個字母，」拼寫漢音了。可是事實告訴我們，在陳先生所認定的天聰六年以後四年之久的檔册，尚記「錦州」爲 ginjo, 但是新滿文的「錦州」則書爲 ginjeo。又本頁檔子的第五行最末一個字，和第六行第一個字，原記的是「祖總兵官」，而滿文書寫的是 Su Sumingguwan。若以陳先生所說，這裡就應該書爲 dzu dzungbing gnwan 了。可是事實告訴我們在陳先生所說「天聰六年增加拼寫漢文漢音特殊字母」以後的四年中，尚沒有如陳先生的理想書寫，因此陳先生根據不實之成說，而不加詳細的校閱原始史料，驟然的加以肯定論斷，這不是「武斷」又是什麼呢？要知道我們一再的在東亞年報裏提醒同好，滿文之演進係循漸進的改變而形成今日所認識的新滿文，而不是像漢文本清實錄所說的，清太宗是神、是聖，一日之間能改造完善的滿文。可是陳先生却堅信漢文的清實錄，而不去翻檢眞正滿文的史料，實在很遺憾？就是陳先生所舉的十個滿文特殊拼切漢字的字母，都叫別人弄不清楚，陳先生究竟是根據誰的注音法。假若根據陳先生的小註，則知道陳先生是據 P. G. Von Möllendorff 氏的「A Manchu Grammar」一書的注音法，但是這本書所標注的滿文十個特殊字母，却是 k', g', h', ts', ts, dz, ž, sy, c'y,jy, 等注音，並沒有陳先生所注的 zy 這個字母，因爲這個 zy 已經是兩個字母拼成的了。例如後日拼切「倭子」二字時均作 oz 就可以了，

並沒有 y 音在 z 的字音中，假若陳先生係引用其他著作吧，但是又未見註明。至於陳先生在這一段中所引用的幾個新老滿文例表（述略頁三十至頁三十五）中，百分九十九點九的新老滿文都是我們在東亞年報第四期中已發表過的，但是陳先生剽竊引用後，就都算是陳先生研究的成果了。其曾將我們的字表中略加變動次序的幾條，却又都是强不知以爲知的胡謅。例如我們在東亞年報第四期中曾列舉新舊滿文的簡化；（見東亞年報第四期頁五一）如下：

uttala	utala	這些
tuttala	tutala	那些
batta	bata	敵人

我們共舉出了三個字例；可是陳先生在「述略」頁三十一，而改其義曰：

(3)老滿文原來也有不少子音重複的單字，新滿文中也作了改進，這類的字像……

陳先生所舉之例字，除了我們前面的三個例字外，又在中間增加了一個「Siyun, Šun 太陽」字。陳先生或以爲這樣增加一個字，就與我們的例表不同了，他人或不至於指陳先生剽竊。可是因爲陳先生既不認識滿文或老滿文，而且也根本不知道語言學上的所謂「子音」或「母音」究竟指的是甚麼，滿文中那些是「母音」，那些是「子音」都弄不清楚，徒增有識者所不齒而已。例如：就以陳先生改變我們例表名稱與釋義後所增加的一個「太陽」字的滿文來討論吧！按老滿文書作 Siyun 新滿文書作 Šun，而陳先生把他列入了「子音重複單字」的字例中，請問陳先生老滿文的 Siyun 拼音中，那個子音是重複的，這與我們所舉batta「敵人」兩個t字的子音連書字例，有甚麼理由把Siyun字列入「兩個子音重複單字」的字例裡？像這樣把滿文的「

子音」和「母音」都分不清楚，陳先生不知道憑藉甚麼來研究滿文？就是陳先生的文後小註中，註明了滿文的拼音是根據 P. G. Von Möllendorff 的拼音法，可是根據 Möllendorff 氏的「A Manchu Grammar」一書頁一的原文記着；

The 6 Vowels are a, e (ä), i, o, u, ū,

The 18 Consonants are k, g, h, n, b, p, s, š, t, d, l, m, c, j, y, r, f, w,

The 10 marks are k', g', h',ts', ts, dz, ž, sy, c'y, jy,

也沒有辦法把陳先生所引的 siyun「太陽」找出有子音重複的情形，由於此一事實，恐怕陳先生所註：「文中滿文羅馬拼音採用的是 P, G, Von Möllendorff 的拼音法」之說，也是買空賣空的吧。他如陳先生在這一節的第四小段中曾又舉出了許多新、老滿文的單字字例，可是僅舉出六個單字，就又錯了三個。如陳先生說：

> 新滿文中有不少字是「we」字開頭的，像「we」(誰)，「wehu」(船)「weihe」(牙)，「weihun」(生)，「wesi」(刀)，「vesihun」(升) 等等，可是這些字在老滿文中都變成「uwe」，「uwehu」，「uweihe」，「uweihun」，「uwesi」，「uwesihun」了，就是在「we」字前加一個「u」音。(述略頁三十一)

在以上僅僅的六個新、老滿文字例中，就錯了三個。例如滿文的「船」曰 weihu 而不曰 wehu。滿文的「刀」字曰 huwesi 而不曰 wesi。更不知陳先生此處所謂「刀」究竟是甚麼「刀」。按滿文「大刀」曰 jangkū，「腰刀」曰 loho，「切菜刀」曰 jaida,「小刀」曰 huwesi, 至於老滿文的 we 字，雖然有時作 uwe, 但也有僅書作 u 字的。例如陳先生所舉「牙」的 weihe, 老滿文有時作 uihe, 並不全作 uwe, 「罪或事或工作」之 weile，在老滿中就作 uile,（參見荒字檔第六號下頁即所謂「舊滿洲檔」第一册第十一頁第四行第九字）。這些錯誤

的原因，不外陳先生只知道鈔襲別人已發表的成果，而不去在寶庫一般的老滿文原檔中研究與找尋，要知道學術之可貴，即在於絕對不能「不勞而獲」也。

又陳先生第五小段中，曾以不知所云的方式，胡謅了些滿文滿語中的「聲韻學」以及文法上的問題。如陳先生說：

> (5)新滿文動詞過去式的語尾用 fi，老滿文動詞過去式語尾用 bi，兩者顯然不同。……由此可見，bi 變爲 fi 不是時態變化的問題，而是發音變化上的問題。同時在舊滿洲檔裡我們還可以看出；p 音常用 b 音代替，而 f 音又可以代替 b 音所以我自己認爲 p、b、f 這三個音在老滿文中可能是有相當關連的，且能互用的，這當中的關係和變化似乎應該從蒙文方面研究才好，因爲直到今天，蒙文中還是用 p 的時候多，用 b 的字較少，而 f 音只有在外來語的方面才用上呢！（見述略頁三十二）。

從上文看好像陳先生對「語言學」以及「蒙古語學、滿洲語學」都有廣博的研究與認識似的。其實從以上一段中看，幾乎無一句話可以沾上「語言學」或「滿、蒙語學」的邊沿，從我國語言學證之：自古以來都是把「邦、滂、並、非、數、奉」等聲母列爲「唇音」的，當然滿文中的「b、p、f」有關係了。只是從現存的「老滿文」材料看，滿文自始即有 f 音聲母，只是在字形書寫上最早與 b 字相混淆而已。即如老滿文的 ka, ga, ha, 三字，無論在甚麼時候都相互混淆。即以現在的新滿文來說吧；滿文的「少年人」，字典中常用 asihan i niyalma，但在許多方言及公文檔案中，又常讀爲 asigani niyalma，又「妾」字滿文曰 asihan sargan，但是「小物件」却讀作 asikasi，因此不要說在老滿文中 ka, ga, ha, 三字沒有絲毫區別了，就是加圈點後，這三個字也經常的相互應用，所以研究老滿文中的 b, f, 二音，雖然書寫的字形完全一樣，但是由於老滿文的「讀音」今日已無法知道，實在

無法肯定老滿文中那個b讀b，那個b讀f了。由現存的老滿文史料看，如冬字老檔第十號下頁（見舊滿洲檔第三册第一五二八頁）（附圖四九），在第一行第一字書爲 tebi，但在 bi 字字尾的右邊加了一個圈，同一行第五字書爲 ohobi，也是用bi作動詞字尾的，但是就沒有加圈。或可知第一字的 tebi 加圈，應爲 tefi，而 ohobi 的 bi 並不是 fi 所以就沒有加圈。由以上兩例來證之，並不能肯定老滿文中的 bi 都是讀爲 bi 的。那麼那一個讀 bi，那一個讀 fi，也只有當時的滿洲人才知道，不過由同一頁老滿文的記載，而且同一行，一個是代表fi，一個是代表bi，或可以證明，早期的滿洲人並不是在語言上 b, f, 不分。只是受文字的限制而 b, f, 書成一樣而已，假若根據這個原則，再看入關後的滿文記載，如「清文啓蒙」一書說：

> bi 字在字首用是「我」字，在句尾用是「現在」「現有」字，乃已然之詞。
>
> fi 字是上半句的了字，又因字意，在字尾聯用。乃結上接下將然已然，詞義未斷之語。

那麼 bi 和 fi 何以沒有「時態」之分別呢？現在我們再舉出兩句滿語來證明 bi 與 fi 有「時態」之分別：例如：

> si buda jefi hūdun jio「你吃了飯快點來」
>
> sefu i emgi nure omicame bi,,「他正在和老師喝酒」。

由以上實例看，誰說滿文動詞的 bi 與 fi 沒有「時態」之區別呢？至於陳先生把滿文的「bi」看作「動詞過去式的語尾」，事實上是又把滿文動詞語尾的「kabi, habi hebi」相混淆而已。而陳先生表示「胡謏」的代表作，是又强將根本都不知道的「蒙古文」拉入在滿文中，並且强調要研究滿文的 bi 與 fi 二字的變化，似乎是從蒙文方面研究才好，並且「胡謏」說：「因爲直到今天，蒙文中還是用 p 的時候多，用 b 的字較少，而 f 音只有在外來語的方面才用上呢？」這種既不懂

蒙文而又厚着臉皮的「胡謅」，可以說已到了極限，請陳先生看一看札奇斯欽先生的「蒙古語文概說」（見中國邊疆歷史學會叢書「蒙古研究」頁二〇一）說：

> 至於子音（蒙文）我不想多從語言學上來作介紹，只把幾個特例略加說明……在一個音節中在母音後邊的 b，在若干方言中，變成了 u。p 在蒙古語中很少見；但是凡外來語中的唇齒音的 f 都一律變成兩唇音的 p。

我想陳先生看了以上札奇斯欽先生很簡略的說明後，或不會胡謅成「直到今天，蒙文中還是用 p 的時候多，用 b 的字數少。」吧！奇怪！陳先生也不翻檢一下「蒙文字典」，假設翻檢一下任何一本「蒙文字典」，當不致於「胡謅」成如此的「笑話」。就如以上的「胡謅」尚未至於止境，而陳先生在下面的第三段裡又在別開生面的「開創滿文的新文法」呢？如陳先生說：

> ㈢從句構上看；舊滿洲檔裏的記事除了字跡潦草，塗刪常見外，在字或詞之間常常還有些和新滿文用法不同的地方，這些特別處相信對新舊滿文的演變可以提供出珍貴資料，現在開列幾點如下：（見述略頁三十二、三十三）

老滿文	新滿文	漢文意思
deoi	deo i	弟弟的
guruni	gurun i	國家的
gūsin bai	gūsin ba i	三十里的
mujileni	mujilen i	心裏的
Solhoi	Solho i	朝鮮的

這種所有格的形容詞在用法上似乎還有更須注意的地方。在舊滿洲檔常見這一類的記載；

basan i gebungge amban（巴山名字的大臣）

gūwa i niru（其他的牛彔）

juwe minggan i olji（兩千個俘虜）

這些所有格「i」（的）在新滿文中似乎都可以省略掉了。陳先生可以說是在不負責的「癡人說夢」，不知其所云了。陳先生只要略翻任何一種講「滿文文法」的書，都不會說的太離譜，比如清人自己的文法書「清文啓蒙」吧；在卷三「清文助語虛字」中就說：

「i」的字、之字，又以字，用字，此i字亦有聯寫在第一頭字尾，念作第二頭字音者，與單用義同。

聯寫體式。niyalmai ama eniye beyei ama eniyei adali,,「人之父母，己之父母」

又「清文虛字指南」一書也說：（卷上頁三・四）

的之以用皆緒i，在人運用要斟酌。四頭之下i念ni，此外單、、連都使得。如

abkai Šu「天文」。na i giyan「地理」。niyalmai buyenin「人情」。jakai arbun「物態」。yasai tuwambi「用眼瞧」galai jorimbi「手指」。

他如：möllendorff 氏以及jerry L. norman 的「滿文文法」均說；（打字印本）。

滿文所有格的i或ni（ni字僅限接於字尾爲ng 字後）是將有格i表示之。注意：它可以連於它前面的字尾，或不連。

由以上所證；再以我們所瞭解的情形看，可以說從來就沒有聽聞過像「陳氏滿文新文法」的說法。而陳先生尚厚着臉皮强舉老滿文連書所有格的i，而新滿文分書的字例。可以說陳先生根本不懂滿文，本想多舉些字例來證明陳先生之謊謬絶倫，只是多引用了又會給陳先生下一次剽竊時的方便而已。因此字例就舉出這些，有關文法的問題，我們不願在這裏替陳先生上滿文文法課。至於陳先生所說：「i字在新

滿文中似乎都可以省略掉了」。或許是陳先生既然根本看不懂滿文，因此滿文之「格助詞」有與無，對陳先生說，是毫無關係的。因爲陳先生可以自由的用自己想當然的、靈感性的辦法去胡謅一套，陳氏滿文文法呢！我們願在此提醒陳先生，假使滿文沒有「格助詞」之存在，那麼滿文就不能算是「阿爾泰語族中的一支」了，你知道嗎？其下陳先生在這一節的第(2)、(3)小段中，也是說的滿文「格助詞」(be)和(de)的連書與分書。情形與上舉第一段的（i）完全一樣。我想陳先生想當年學滿文的時候，陳先生應該記得，除首先學十二字頭外，第一課都是讀的「人稱代名詞的格」。比如：

bi	be	mini	minde	mimbe	minci
我	我們	我的	與你	把我	自我，比我
si	suwe	sini	sinde	simbe	sinci
你	你們	你的	與你	把你	自你，比你
i	ce	ini	inde	imbe	inci
他	他們	他的	與他，在他	把他	自他，比他

請陳先生看看，那一個陳先生所認爲的「格助詞」不可以連接上面的單字。那一個陳先生所認爲是「陳氏發明的」，不是滿文的習見形式。最妙的是陳先生玩弄了一些近代的「語言學名詞」，來騙那些不會滿文的中外人士，而把 de, be 等滿文的「格助詞」稱之謂「前置詞」。如陳先生說：

> 老滿文中的前置詞、感嘆詞也有和動詞名詞等連着寫的，這也是新舊滿文的相異處：

老滿文	新滿文	漢文意思
amade	ama de	在父親處
juseci	juse ci	從兒子們那裏
coohabe	cooha be	把軍隊

wahakū	waha akū	不殺
acahabikai	acahabi kai	和好啊！
gaihabihe	gaiha bihe	拿來了

從上面陳先生所說以及所舉字例，一言以蔽之，可以說「胡說八道」不類不倫。何謂「前置詞」？難道滿文的「格助詞」的 de, be, ci 都是「前置詞」嗎？把這些「格助詞」前置於甚麼詞之前？以 de 爲例吧 sinde與你，是把 de 的格助詞，置在代名詞「你」的前面嗎？陳先生所謂「前置詞」恐怕是指漢文吧！如 amade「在父親處」，因爲陳先生只把滿文的格助詞 de 譯爲「在」，以漢文的「在」字是應在主格「父親」的「前面」，或即是這樣而把滿文的 de 認爲是「前置詞」吧！可是一般研究滿文的中外學者，却都稱滿文的 de, be, ci, 等字爲「後置詞」呢！至於把滿文的「否定詞」 akū, 也同樣的列如這一類「前置詞，感嘆詞」中，不覺得「不倫不類」嗎？而且又把動詞的「bihe」也列入這「前置詞」中，陳先生覺得「適合」嗎？眞所謂「五花八門」「珠、豆雜陳」，陳先生眞可以說得上「不學有術」了。現在我們影印幾張圖片在這裡請陳先生看看，或許故宮博物院也有，可是你看不到，現在叫你見識見識，（附圖五〇康熙二十六年御製施維翰碑文，及附圖五一乾隆五十七年，尚阿，赫星額的硃批御旨）並且證明以上三小段陳先生僅憑空想的靈感，所製造學術界的笑話，全都是些不懂滿文的「夢囈之談」。如附圖五〇康熙二十六年的御製施維翰的碑文第一行開首的「兵部」兩字吧！在滿文裡必須書作 coohai jurgan，假設如陳先生所胡謅的文法，那就應該寫作 cooha jurgan了。可是請陳先生翻檢一下國立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滿文檔案，看看甚麼時候的新滿文可以把「格助詞」的「i」省掉，甚麼時候的新滿文如陳先生所舉字例，必須 cooha 和 i 分開寫。陳氏所說之「新滿文」恐怕是到現在陳先生發明了「新的滿文文法」後的「更

新滿文」吧？再請陳先生看看第四行第二字的 gūnici ，和第五行的 beyebe，第七行第四字的 beyebe，第五字的 tuwakiyaci，第九行的第二字 muteci，第十五行第一字的 gūnihakū，第十九行的第七字，burubuhakū，以及附圖五一乾隆五十七年的「硃批諭旨」第三行第五字的baicaci，第七行第四字的 sindaci，第八行第四字的baci，第五字的 wesici ，而尤須陳先生注意的是乾隆二字的滿文書寫方法 abkai wehiyehe，假若僅寫 abka「天、乾」而不寫「格助詞」的「i」，而即書 wehiyehe的，或是把 abka和 i 字分書的，請你看看有沒有。不是說僅憑藉空想就可以說歷史語文的，要知道滿洲語文並不是由你負責「製造」的。不着邊際的胡謅難道於心平安吧？不慚愧嗎？可是陳先生除了以上的胡謅外，似乎不把洋像出盡誓不干休的樣子，因此又在其下第四小段中說：

> ㈣從風格上看：老滿文不但字體古，同時在用字用詞方面也顯得單純樸實。比方說舊滿洲檔裏有很多地方遇到「汗」、「天」等字的時候都還跟一般字一樣的繕寫，並不如後世的滿洲實錄或乾隆重鈔的老檔，改用抬頭或空一格的方式繕寫來表示尊敬。無疑地，新滿文的書檔是受到了漢化的影響，老滿文中則仍有原始的淳樸。（見述略頁三十四）

由以上陳先生所胡謅的這一段陳氏所創造的滿洲淳樸看，陳先生眞可爲「空空妙手」先生了。我們除了在這裡附上幾張老滿文原檔的圖片外，（見附圖五二、五三、五四），並在這裏告訴陳先生，僅僅荒字檔一册中（包括我們從洪字檔昃字檔補入之數頁），稱清太祖爲「汗」的有四十四處之多。稱「庚寅汗」的有十四處，稱「按巴庚寅汗」的有十處，稱「按巴淑勒汗」的有一處，稱「淑勒汗」的有十六處，稱「淑勒按巴庚寅汗」的有二處，稱「淑勒崑都侖汗」的有四十二處，稱「淑勒崑都侖按巴庚寅汗」的有一處，稱「汗父」的有二處，稱

「父汗」的有五處。另有稱「淑勒貝勒」的有一處。請陳先生看一看，那個稱「汗」字處不抬頭、不低格。其他如說「天」abka時，又在那一處不抬頭、不低格。像你這樣閉着眼睛瞎說，難道不怕別人恥笑嗎？假設所謂學術研究，就是像陳先生的「述略」一樣，那麼世界上幾乎已沒有「學術」二字了。如陳先生這種不學有術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研究員，在學術界冒充研究滿文專家，無怪說自由中國是「文化沙漠」了。就以我個人的瞭解，像陳先生述略一文中所談的滿文看，要比文化沙漠更荒蕪、更貧乏。因爲沙漠中尚可找到一塊綠洲呢！而陳先生在述略一文裏所談的有關滿文問題，除了鈔襲剽竊作爲己身研究的成果外，幾不知陳先生所談的究竟是那一種語文，完全是胡謅。可是陳先生的大文却又臭又長，所以其下面又胡謅說：

> 還有舊滿洲檔的記事，常有不必要的文句，尤其是時間一類的記述。例如：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記載，乾隆重鈔的老檔只寫着「十二月二十五日」（jorgan biyai orin sunja i inenggi），可是荒字號舊滿洲檔裏却在這個月日之前多寫着「同是那個牛兒年（ineku tere ihan aniya）。重鈔本老檔天命三年四月十五日的記事裏說李永芳是「城主遊擊」(hecen i ejen iogi)「而老滿文的寫法則爲「城主遊擊衙的官員」hecen i ejen iogi hergen i hafan）（見荒字檔頁九十八）諸如此類舊滿洲檔中俯拾皆是。

從陳先生所說：一看就知道是剽竊我們的研究成果，並作「强不知以爲知的」莫明其妙的批評。比如；凡是陳先生根據日譯本重鈔的「滿文老檔」中，所找到的一知半解的滿文資料，再去尋找老滿文原檔，甚而根本不去找老滿文原檔，均註明「舊滿洲檔第△册第△△頁」。凡是參見乾隆以千字文「天、地、黃、宇、宙、洪、荒……」等字號的附註，都是剽竊我們的研究成果。第一在所謂「舊滿洲檔」十册裡

，根本沒有把千字文的乾隆編號印出來。第二，在整個陳先生根據潘淑碧整理的成果又編的所謂「目錄」，每一原册的後面雖然附有千字文字號，但是那也是剽竊我們東亞年報的「簡目」而鈔襲的，因爲假設是陳先生自己編的，或是潘淑碧自己編的，就應該註明每一原檔册在所謂「舊滿洲檔」中第△册，自某頁至某頁。可是因爲「目錄」是鈔自我們的「簡目」，雖然知道故宮編號的某一册，即是乾隆千字文編號的「某字號檔册」，但不知道某一字號是甚麼樣子的標籤，而且也沒有親手去校閱，不然陳先生此處的括號（見荒字檔頁九十八）爲何不見「舊滿洲檔」第一册某頁呢？甚而前一例僅說「乾隆重鈔的老檔」而不云「卷幾」或「日譯本頁幾」，並且僅說「荒字號舊滿洲檔裏」，連號數也無法舉出來，是何原因呢？現在我們把陳先生的假面具拉下來，看看陳先生所舉兩個例字的眞僞吧！請參閱荒字號老滿文檔册第四十二號後頁，及第四十三號前頁(附圖五五～五六)見所謂「舊滿洲檔」第一册第八十四頁、八十五頁。在八十四頁（舊滿洲檔）最後被墨圈抹不要的四字，即是陳先生所舉第一例之「ineku tere ihan aniya」四字。八十五頁開首的五個字就是陳先生說的「jorgan biyai orin sunjai inenggi」請問已被荒字檔刪棄塗抹不要的「ineku tere ihan aniya」，算不算就是荒字檔老滿文中「不必要句子」的錯誤鐵證？而且這一被墨塗抹的四個字，是甚麼時候刪去的？刪去的原因爲何？刪去了這四個字滿文是甚麼意思？假若不刪除原滿文又是甚麼意思？恐怕連陳先生也不懂得！這就回到前面所討論「用高麗箋紙書寫的兩册荒字檔、昃字檔，它們的記事時間，雖然早於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原檔，但是它的寫成時間，却較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原檔爲晚了。」那是因爲它的檔中記事，都是用追述式的口氣。所以這裡原來書有「ineku tere ihan aniya」（同那牛年），在滿文裏全是「追述」的口吻，陳先生知道嗎？但陳先生不詳考這些曾經後人重鈔時所

用「追遡」前事的口吻，尚且巧辯强詞，豈不是「無理取鬧」嗎？

至於陳先生在這一小段中所舉的第二個字例，所註（見荒字檔頁九十八），根本是賣空買空的空空先生手法。現在我們不但把荒字檔第九十八頁附在這裡(附圖五七)，請陳先生看看那一個字是陳先生所舉的所謂「hecen i ejen iogi hergen i hafan」？僅有第一行自第十字起是寫着「tofohon十 五 i 的 cimari 晨 han 汗 i的beye 親 自 iogi 遊擊 hergen 官職 i 的hafan 官員 tehe 居住的 fusi 撫西(撫順)hecembe 把城 kame 圍……」就始終沒有看到陳先生所說「hecen i ejen iogi hergen i hafn」等字樣。可是事實上陳先生既沒有弄明白「乾隆重鈔滿文老檔」是根據那一册老滿文檔册所鈔，也沒有弄明白原來老滿文檔册眞實的紀錄。所以在這裡瞎矇胡謅。現在讓我們告訴陳先生吧！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天命三年四月十五日的一段記事，是根據昃字檔重鈔的，現在我們也把它附圖在此（見附圖五八～五九昃字老滿文檔册第三十二上頁和下頁)。陳先生所說的「heceni ejen iogi」一句，是在昃字檔第三十二上頁第三行自第三字起曰：「fusi hecen i ejen iogi si afaha seme」，而陳先生是把這句滿文「滅頭去尾」鈔出來作字例的。可是陳先生又不明白這句話是對誰講的，而且也不查乾隆重鈔「滿文老檔」的上下文義。其實就是查查日譯本「滿文老檔」的上下文義，就再笨也不會拿這句滿文作例證。因爲在滿文老檔裡這一句話前就有：「tofohon i cimari han i beye, iogi hergen i hafan i tehe fusi hecen be kame」，（見日譯本太祖卷六頁90）此文在昃字檔第三十二上頁第一行第二字起）又「滿文老檔」天命三年四月十五日的記載裡，是在譯本頁92處，全文是「hecen i ejen iogi lii yung fang」，此文在附圖五九昃字檔第三十二號下頁最末一行最末一句，原文是hecen i ejen iogi〔hergen i hafan〕(hergen) li yung fang」（亦見舊滿洲檔第一册第三五七、三五八頁）根本昃字檔原來

也是寫的「hecen i ejen iogi hergen i hafan」只是把hergen i hafan 二字塗去後又改爲hergen，又被塗去後，始成「滿文老檔」的文句。可是這句話却在荒字檔第九十九號的第一行中；而曰「tere fusi hecen i ejen li yung fang」。比陳先生所說簡略的「滿文老檔」hecen i ejen iogi 還要簡單而只曰「hecen i ejen」尚少 iogi 一字呢！由以上舉證可知陳先生買空賣空之手法了。所舉無一爲實，連所舉的字例，陳先生自己所列的史料來源，均是賣空買空的，其他的說法，實不言而喻了。雖然陳先生已把笑話出盡，可是「馬不知臉長」的尚繼續其百出的笑話；比如此節最後說：

> 另外舊滿洲檔裏親切平實，不像新滿文記載中講求形式，注重名位。天命五年三月大福晉衰代獲罪大歸的一節中，老滿文裏記述太祖派了達爾漢轄，額爾德尼巴克什、牙遜和蒙噶圖四個「人」(niyalma) 去查詢究竟，（見昃字檔頁一一三上後改爲「大臣」），而乾隆重鈔本的老檔中則說派的四個「大臣」(amban)。

這又是在「强詞」巧辯，第一爲甚麼你這裡不注明你自己校閱的「舊滿洲檔」第一册第五一九頁，而偏偏說是「昃字檔」。第二請看附圖六〇第三行最末一字原爲 niyalma,，被刪劃後改爲 amban,，陳先生能舉出這刪改的時間嗎？能確定其不是當時書寫昃字檔的人改寫的嗎？何以知道其必爲後人所改？有何史據？再者；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就是根據昃字檔所鈔，原件上已經刪改 niyalma 爲 amban，乾隆重鈔「滿文老檔」當然是amban呀！像陳先生所說既承認改過，又說乾隆重鈔不平實，豈不都是些費話嗎？研究學術不要作無病呻吟和開水裏面找刺的辦法「是非古人」。至於第五小段中，却又是沒有話找話說的辦法尋求不實的滿文問題，比如說：陳先生認爲滿文中的「sain」(好)「han」(汗) 等字，均是由蒙文中借來的外來語（見述略頁三十五）。其實陳先生是不明白北方民族間的歷史，請陳先生看一看「三

朝北盟會編」和「松漠紀聞」等金代的史書。在十二世紀時的金代女眞人早已說「好」爲「撒痕」了。再請陳先生看看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西元一一八五）所立的女眞文「大金得勝陀碑記」，其文中已稱「皇帝」爲「罕安你」了。這些金代所存在的文字，均早於蒙古族興起（元太祖興起爲金章宗泰和五年西元一二〇五）之前，從時間上看何以知道女眞民族後裔的滿洲文字中的「好」sain 和「汗」han等，是借自蒙文的呢？何以不是受自其祖先金代女眞民族的呢？其它陳先生所舉滿洲人假自漢文的字彙中，在金代女眞的文字中，早已有「太監」而書作「**天更**」。「同知」而書作「**冰杀**」。「騶子」而書「**兴祢**」。「麒麟」而更作「**甚休及**」。「和尚」而書作「**夹仜**」了。陳先生以一個歷史學家而不明滿洲民族的歷史，僅以固執的偏見而任意不着邊際的附會，也只有在歷史學研究上製造糾紛而已。

下面順着陳先生述略之次序再來討論第四節第二段中所謂「舊滿洲檔可以發明和補足清初的史事」（見述略頁三十六）。在這一段中所談論，全是有關清初的繼嗣問題。不管陳先生所談的「清初繼嗣問題」究竟「是與非」吧！從陳先生在這一段中所引用的幾段「假老滿文原檔之名」，而轉引「日譯本滿文老檔之實」以及轉鈔我們已發表之成果看，又是在投機取巧。陳先生在這一段中共引用了自稱是四段不完全的「老滿文」史料（即陳先生負責校閱的所謂「舊滿洲檔」見陳先生文後附註第五十三至五十六）可是經過我們查對之下，其中部份是剽竊我們東亞年報第四期已發表過的材料，不過這些鈔自我們已發表的研究成果部份，很明顯的陳先生曾經過一套戲法式的手脚，將我們的老滿文羅馬注音以及譯文略加部份的改動後，才印出來的。可是陳先生並不懂滿文，尤其是老滿文，因此常因變更我們的部份成果譯文，而鬧出笑話來。另一部份陳先生註明係據「舊滿洲檔」，可是事實上又係轉鈔日譯本的「滿文老檔」。只是又以我們研究的成果中

所舉「老滿文和新滿文不同的部份字例」，作「想當然」的手法，改動部份老滿文特有的字尾而已。現在我們將陳先生在這一段中所引用的四段，「老滿文史料」的不實，一一指陳於後：

如陳先生所引的第一段老滿文史料是這樣的：

abka kesi de sure kundulen han amba gurun be isabubi,
天 恩 於 淑勒 崑都侖 汗 大 國 把 聚集了
asin doro be jafabi banjirede sure kundulen han gunime,
金 政務 把 執 生活時 淑勒 崑都侖 汗 想
juse akūci, mini beye ai gisun, mini beye, te juse be
子等 如沒有 我 自己 什麼 話 我 自己 現在 子等 把
doro jafabuki seme gunibi, ahūngga jui be doro jafabuci,
政務 給執 如此 想了 長 子 把 政務 如給執
ahūngga jui ajiganci mujilen buya, gurun be ujire amba
長 子 自幼 心 小 國人 把 養 大
sain onco mujilen akū. deo be doro jafabuci, ahūn be
好 寬 心 沒有 弟 把 政務 如給執 兄 把
sindabi, dabali deo be adarame jafabure, ahūngga jui be
放還了 越 弟 把 何如 執呢 長 子 把
ama bi tukiyebi amba gurun be ejelebubi, amba doro be
父 我 登用了 大 國 把 拿握了 大 政 把
afabuci ini buya mujilen be waliyabi amba doronggo
如給執 他的 小 心 把 棄了 大 公正
mujilen be jafambidere seme ahūngga jui argatu tumen
心 把 執有 如此 長 子 阿爾哈圖土門
be doro jafabuha, tuttu doro jafabuha ahūngga jui, ama
把 政務 執了 所以 政務 執了的 長 子 父

han i afabuha amba gurun be necin neigen i dasame,
汗 的 委的 大 國 把 公 平 的 治理
doronggo mujilen be jafabi banjirakū, ama han i beyei
公正 心 把 執了 未生活 父 汗 的自己的
gese tukiyebi ujire sunja amban be ishunde ehe acabume
同是 登用 養的 五 大臣 把 互相 惡 交往
jobobure, sure kundulen han i niyaman fahūn i gese gosira
受苦 淑勒 崑都侖 汗 的 心 肝 的 同樣 愛的
duin juse be jobobume,……duin deo sunja amban hebdeme,
四 子等 把 受苦 四 弟 五 大臣 相議
musei uttu joboro be han sarkū, han de alaci, doro jafaha
我們的 如此 苦 把 汗 不知 汗 處 如報告 政務 執
argatu tumen de gelere, doroi ejen seme geleci, musei
阿爾哈圖土門 於 怕要 政務 主 如此 如怕了 我們的
banjire dube aibide bi, han akū oho manggi, muse be
生命 盡 何處 在 汗 死 了 以後 我們 把
ujirakū kai, musei banjici ojorakū joborobe han de alabi
不能養 啊！我們的 如生 不可 受苦 汗 處 告了
buceki seme, duin deo, sunja amban hebdebi han de alaha,
死去 如此 四 弟 五 大臣 商議了 汗 處 告了
han hendume, suweni ere gisun be anggai alaci bi ya be
汗 說 你們的 這 話 把 口 如告 我 何 把
ejere, bithe arabi gaji seme henduhe manggi, duin deo,
記着 書 寫了 拿來 如此 說了 以後 四 弟
sunja amban ceni joboho be emte bithe arabi han de alibuha,
五 大臣 他們的 苦 把 各一 書 寫了 汗 處 呈了

han tere bithe be gaibi, amba jui de, sini duin deo, sunja
汗 那 書 把 取了 大 兒子 處 你的 四 弟 五
amban simbe ehe seme araha bithe ere inu, ere be si tuwa,
大臣 把你 壞 如此 寫了 書 這 就是 這 把 你 看
amba jui sinde aika uru gisun bici, si geli karu bithe arabi
大 兒子 放你 什麼 是 話 如有 你 再 答 書 寫了
jiyangna seme henduhe manggi, amba jui minde umai
辯論 如此 說了 以後 大 兒子 於我 全
jiyangnara gisun akū seme jabuha tede sure kundulen han
辯論的 話 沒有 如此 答了 至此 淑勒 崑都侖 汗
hendume sinde jiyangnara gisun akū oci, si waka kai, ama
說 於你 辯論的 話 沒有 因你 非 啊 父
bi dain cooha de yabume bahanarakū ofi, guruni uile
我 戰爭 軍 於 行 不得 因 國家的 事
beideme doro jafame muterakū sakdabi, ere doro be sinde
斷 政 執 不能 老了 這 政 把 於你
guribuhekū kai,…… doro jafaha guruni ejen han beile
未移 啊 政 執了 國家的 主 汗 貝勒
mujilembe amban onco obubi, gurun be necin neigen ujime
把心 大 寬 爲 國人 把 公 平 養
banjimbi dere, ama de banjiha duin deo, ama i tukiyehe sunja
生活 想是 父 處 生活 四 弟 父的 登用 五
amban be uttu ehe acabume jobobuci, simbe adarame doro
大臣 把 如此 惡 交往 如使苦 把你 如何 政
jafabure,……ulade bolori cooha genere de, amba jui mujileni
執呢 於烏喇 秋 軍隊 去 時 大 兒子 心的

buyabe serebi inde akdarakū, ini emu emede banjiña deo

小　知了 於他　不信賴 他的 同　於母　生的　弟

guyeng baturu beile be hecen tuwakiya seme werihe

古英　巴圖魯　貝勒 把　城　看守　如此　留下」

由以上陳先生所轉引的一段老滿文原檔，陳先生的附註五十三說：「舊滿洲檔第一册第58頁至68頁。」現在暫不討論陳先生鈔自何處，特將原檔册附圖六一～七一於此（附圖荒字檔第二十九號下頁起至第三十四號下頁），先來看看陳先生所引的史料是不是原檔册。

第一、在附圖六一荒字檔第二十九葉下頁中第四行第九字開始，就是陳先生所引老滿文的開始。第一字原檔爲 abkai，陳先生作 abka 少了一個 i 字。第二字原檔作 keside，陳先生將之分書作 kesi de. 而日譯本的滿文老檔却與陳文同。又同頁第五行第十字 banjirede 一字後，原檔有斷句之標號，陳文沒有。又附圖第六二荒字第三十號上頁，第一行第四字akūci 後原檔無斷句標號，陳文有，日譯本亦有。又同行第十字beye原檔無斷句號，陳文有之，日譯本亦有之。又同頁第四行第十三字原滿文作 ejilebubi,，陳文作 ejelebubi, 日譯作 ejelebufi，又同頁第五行第七字原檔在 waliyabi 後尚有斷句標號。日譯本無標點，陳文也沒有標點。同行第十二字 jafambidere 之後，原檔有斷句號。日譯無標點，陳文也沒有。像這一類有關斷句標點的異同，陳文皆同與日譯本的「滿文老檔」，而與原檔斷句相異。因爲太多僅舉以上數處爲例。

第二、附圖第六五原荒字第三十一號下頁第二行第八字原檔作 abide，日譯滿文老檔作aibide，陳文也作aibide。又附圖第六六荒字第三十二號上頁第四行第六字，和同頁第五行第一字。又附圖六七第三十二號下頁第一行第二字，原檔均作 giyangna，或 giyangnara，但日譯本滿文老檔也作 giyangna 或 giyangnara，而陳文反之誤爲

jiyangna或是jiyangnara。又附圖六七號下頁第二行第二字，原檔作obi，日譯本滿文老檔作ofi，陳文亦作 ofi。又附圖六十八上頁第二行第四字，原檔書作banjimbidere，日譯滿文老檔作banjimbi dere 二字分書，陳文亦分書。又同頁第三行第一字，原檔書作amai，日譯滿文老檔作ama i二字分書，陳文亦分書，最奇特者，也可說是確證陳文鈔自日譯本的例證，是附圖七一荒字三十四號下頁第一行第十三字，原檔書作 uwerihe，陳文最後一字和日譯本同樣均書作 werihe，設想陳先生假若是據荒字檔册，你能把「留」字的uwerihe 鈔成werihe嗎？而且陳先生不是在述略文中提到「老滿文在新滿文 we 字前頭加了一個 u 音嗎」（見述略頁31）？這些都可以證明陳先生的羅馬注音係鈔自日譯本的「滿文老檔」，僅以老滿文的特點而變動滿文老檔的字尾而已，但是到底不是譯自荒字檔，再加上陳先生所瞭解的老滿文特點也是從他人之研究成果中所得到的，並不是自己研究的心得，所以隨時都可能忘記，因此把日譯本中的 ofi 和 werihe 都照原樣的鈔入自己的譯文內，可是陳先生那裡知道老滿文其它的特點呢？因此把老滿文的 abide，也照日譯本的新滿文鈔成了 aibide. 這些破綻或爲陳先生始料所不及吧！

至於此段的中文譯文，也大有商榷之餘地。如把 onco 一字單註爲「究」。將滿文的 gelere 單註爲「要怕」。將滿文的oci單註爲「因」。最奇特者是把滿文的「sunja amban be ishunde ehe acabume」譯作「阿爾哈圖士門和五大臣惡交了。」是根本沒有看懂這一句話的意義，而且也不懂滿文文法，sunja amban be 之 be 字，和 acabume 之 bu字，究竟指的是誰。並且 ishunde 一字也沒有交待。這句話的原義，是「使五大臣彼此間相互不和。」它如陳先生把「musei uttu joboro be han sarkū, hande alaci, doro jafaha argatu tumen de gelere, doroi ejen seme geleci, musei banjire dube abide

bi.」一段譯作「我們這樣的苦覺，汗父是不知道的，假如在汗處報告的話，執政的阿爾哈圖土門會畏懼的；他如果畏懼，我們也就有生命的危險了。」（見述略頁39）其實又是陳先生沒有看懂滿文的原意，而作猜測式的翻譯；因爲他的原義是「我們這樣受苦，汗並不知道，若是向汗報告了，又怕執政的阿爾哈圖土門。若是這樣怕執政之主，我們活的希望何處有呢？」由以上兩種譯文比較一下，陳先生再仔細的考慮考慮，像你那樣譯「假若在汗處報告的話，執政的阿爾哈圖土門會畏懼的；」既然執政的阿爾哈圖土門，會畏懼四個弟弟五個大臣向汗報告，那麼阿爾哈圖土門就不敢迫害他們了。怎麼能與滿文的原義符合呢？根本你就認錯了滿文的原義呢！

至於陳先生在這一節中所引用的第二段老滿文是：

tainca, geli han de alame, tere anggala, geli amba gisun
塔因察 又 汗 屬 告 那 除了 更 重大 話
bi sehe manggi, ai gisun seci, amba fujin amba beile de
有 已說 以後 何 話 如說 大 福金 大 貝勒 於
juwe jergi buda dagilabi benehe, amba beile alime gaibi
二 次 飯 備了 送去 大 貝勒 受 取了
jeke, hong taiji de emu jergi buda benehe bihe, hong taiji
吃了 皇 太極 於 一 次 飯 送 曾 皇 太極
benehe buda be alime gaibi jekeku, tere anggala, amba
送的 飯 把 受 取了 沒吃 那 除了 大
fujin, amba beile i boode, emu inenggi juwe ilan jergi
福金 大 貝勒 的 家中 一 日 二 三 次
niyalma takūrambi, emu hebe ofi, tuttu yabumbi dere, fujin
人 派了 一同 議 因 所以 去了 想是 福金
i beye, juwe ilan dobori hūwa ci tucike bihe seme alaha
的自身 二 三 夜 屋 從 出去 曾 如此 告了

manggi, tere gisun be han donjibi, amba beile, hong taiji
以後 那 話 把 汗 聽了 大 貝勒 皇 太極
de, darhan hiya, erdeni baksi, yasun, munggatu, duin amban
於 達爾漢 諤 額爾德尼巴克什 牙遜 蒙噶圖 四 大臣
be takūrame fonjiha, fonjici, hong taiji de benehe buda
把 派 查問 因問 皇 太極 於 送 飯
be jetekū mujangga, amba beile de juwe jergi benehe
把 沒吃 眞的 大 貝勒 於 二 次 送
buda be alime gaibi jeke mujangga, jai alaha ai ai gisun
飯 把 受 取了 吃了 眞的 又 告的 種種 話
gemu mujangga oho manggi, han tede hendume, mini beye
都 眞的 以 後 汗 因而 說 我的 自己
akū oho manggi, mini buga juse be, amba fujin be, amba
無 以 後 我的 幼 子們把 大 福金 把 大
age gosime ujikini seme henduhe bihe, tere gisun de, amba
阿哥 愛 養 如此 說過 曾 那 話 於 大
fujin i mujilen, amba beile i baru gunime ofi,……baibi emu
福金的 心 大 貝勒的方面 想到 因 只 一
inenggi juwe ilan jergi takūrame tuttu yabuhabi kai……
日 二 三 次 派了 所以 去了 啊」

（引見本書附錄二述略頁39—40）據陳先生附註五十四說：「同上第一册第五一八至五二〇頁。」現在我們也把陳先生所引的原炅字檔的圖片附印在這裡（附圖七二～七四炅字檔第一一二號下頁至一一三號下頁）。

根據，原炅字附圖的記載，陳先生的注音與譯文尚須商榷的地方如下：

第一：陳先生羅馬注音所用的標點，與原炅字檔不合，但和日譯本「滿文老檔」的標點相同。

第二：其文中的 yabumbi dere 二字，在附圖七三炅字檔一一三號上頁第三行第二字寫作 yabumbidere 連書爲一字。又文中的 hūwaci 二字，在炅字第一一三號上頁第三行第九字寫作 hūwaci 二字連書。又文中有 gisun be 二字，在炅字一一三號上頁第三行最後一字寫作 gisumbe連書在一起。又文中的 beile i 二字，在炅字第一一三號上頁最末一行第十三字寫作 beilei 二字連書。而陳文均分書。

第三：陳先生的羅馬注音中，曾有兩個 ofi 出現。陳先生尚在前文中特別提出過老滿文動詞語尾用 bi 新滿文動詞語尾用 fi 。難道陳先生研究滿文尚無一個固定的認識嗎？再者請看附圖炅字檔第一一三號上頁第二行最末一個字，從字形上看，卽是初學滿文的人，也可以認出此字爲 obi ，而不是 ofi 。又同頁最末一行的最末一字也是寫作作 obi ，但是陳先生都根據日譯本而注成 ofi 了。

第四：文中有 baibi 一字，在老滿文中均作 babi，只有新滿文才作baibi，（參見附圖七四炅字第一一三號下頁第一行第五字）。

第五：在這些短短的幾頁紀錄裡，陳先生爲了懶鈔全文而在文中打一虛……線。可是在這一段裡，陳先生所打的虛線，事實上僅有四個滿文曰「umai baita akū bime.,」並且這四個滿文在這一整段中又具有頗重要的價值，因爲這四字的原義是「全無任何事情」，是接着下面的譯文「平白無故的一日派人兩三次前去」大貝勒處啊！或許陳先生根本就沒有看懂這四個字的意思，因而把他省略。看陳先生這裡的譯文便可知道。如陳先生說：「大福晉想是因爲這些話而傾心於大貝勒，因而一天兩三次的派人去了啊！」（見述略頁四十）。滿文在這裡打了省略原文的虛線，但譯文中並未見省文的虛線。而且原文是清太祖責備大福晉的口氣，但陳先生却把它譯成清太祖替大福晉辯解

的口氣了。

可是詳檢日譯本的「滿文老檔」，除了第五條外，其它四條陳氏的錯誤，均與日譯本相同。更可證明陳先生鈔自日譯本了。但在日譯本的滿文 hūwa 字，原義爲「院子」或「天井」。日譯本單註作「屋敷」せしき（原義自住宅），因爲陳先生看見有「屋」字，因而譯成了滿文的boo「家」了。至於陳先生鈔錯了的單字，如滿文的 jehekū，陳先生鈔成 jetekū,, 滿文的 buya ，陳先生又鈔作 buga。

至於譯文中的錯誤，比如滿文的tere anggala 原是「不但如此」或「況且」的意思，全文中兩個 tere anggala，陳先生前一個沒有譯出，第二個譯爲「同時」。至於把「de」字單註爲「屬」，把滿文的「juwe ilan dobori」「兩三個夜晚」，譯作「深夜離家也已二三次」等等，都是因爲陳先生沒有看懂滿文的原意，而用猜猜看的方法譯註的。

其下是陳先生在這一節中引用的第三段老滿文(見述略頁四十一)

omsion biyai ice inenggi dutan darhan hiya be liodun de
十一 月的 朔 日 都堂 達爾漢 轄 把 遼東 於
geren beisede ulin baime gaime jai geli suje ulin hūlhaha
衆 貝勒們處 財 求 取了 更 又 緞 財 盜取了
seme ini deo dartai gercilebi simiyanci ebsi hergen i bodome
如此他的 弟 達爾泰 出首了 從瀋陽 以來 職位 的 計算
sangnaha aika jakabe hūlhaha ulin be gemu gaibi emu ububе
賞了的 一切 把物件 盜取的 財 把 都 取了 一 把分
gercide buhe, juwe ububе dutan sumingguwan fujan
於出首 與了 二 把分 都堂 總兵官 副將
sanjan iogici uwesihun sangname buhe, dutan i hergen be
參將 遊擊 以上 賞 與 都堂 的 職位 把

efulebi ilaci jergi sumingguwan obuha, gisunci nakabuha,

革了 第三 級 總兵官 任爲 從話 停止了

ulin buhe jirgalang age, jaisanggū age yoto age, sioto age,

財 與的 濟爾哈朗 阿哥 宰桑古 阿哥 岳託 阿哥 碩託 阿哥

ere duin beile be suwe embici dergi ahūta i sargan de

這 四 貝勒 把 你們 或者 上 兄長 的 妻子 於

korabi angga sime buhe, embici suweni derge eshete ahūta

通姦了 口 塞 與了 或者 你們的 上 叔叔們兄長們

be ume han tebure, membe han tebu seme tuttu gūnime

把 不要 汗 使坐 把我們 汗 坐 如此 所以 想了

ulin buhe dere, tuttu akūci suwe hehe i mujilen i gese

財 與了 想是 故 若不是 你們 女人的 心 的 相同

kai, seme uile arabi……

啊 因而 罪 定了」

據陳先生附註第五十五條說：「同上第二册第七九四至七九五頁。」但事實上陳先生百分之百的剽竊了我們發表的成果。而尚自誇耀此段係據原檔所譯。根據陳先生的附註，知道陳先生尚冒充是據張字原檔第二一九號及二二〇號。現在我們也把這兩張原檔附印於此（附圖七五—七六），請陳先生看看，你是否眞的根據這兩張原檔所譯註。請看附圖張字第二一九號末一行最後的一個字，與二二〇號開首的一個字，是寫着 Sargan 二一九）angga Sime.,（二二〇）其中原有缺文，陳先生就沒有看看原文嗎？在 Sargan 一字的後面是不是你譯註的原文？當中尚缺少「de korabi」二字呢？我們在東亞年報第四期所補入的是根據「來字號原檔所記，此處爲 de korabi」，始將此處原文補全。陳先生不查，只知道照鈔我們的原文，就是守在身邊，且爲自己負責校閱的原檔，都沒有翻檢一下，那還談甚麼原檔呢？而像陳

先生這種剽竊他人研究成果，而自私的以爲己有，在學術界的「道德」上，還有沒有絲毫的被陳先生所重視？現在我們再把「來字號」與此頁有關的原檔附印在附圖中，請中外學術界看一看陳先生的學術眞像。（附圖七七～七八）（參見所謂「舊滿洲檔」第三册第一二〇三頁和一二〇四頁）。而且在我們發表的譯文中已註明係據張字號原檔和來字號原檔所譯註，難道陳先生也不仔細的看看小註嗎？

至於陳先生作賊心虛，想把我們的羅馬注音及譯文稍爲變動一下，或可使人看出不是剽竊所來。但事實上陳先生不懂滿文，因而又變出笑話來。如把滿文的 tuttu 一個註爲「所以」，一個註爲「故」，且將 gaiha 抄成 gaime，把 dergi 抄成 derge 又將緞字誤爲假字等等。這是陳先生此段中所引的第三段老滿文史料。其下爲陳先生所引的第四段老滿文史料；據陳先生所註第五十六條說：「同上第五册第2053頁。」但從其羅馬注音以及譯文看，很明顯的又是鈔自日譯本的「滿文老檔」。下面是陳先生的老滿文羅馬注音：（見述略頁四二）

……jai hong taiji beile i baru hendume, si mergen sain oci

又 皇 太極 貝勒的方面 說 你 賢 良 如

ai jaka be sidende sindabi onco be gamame, ahūta deote de

什麼東西把 公平 置諸 寬大 把 持有 兄等 弟等 於

gemu neigen ishun kunduleme banjicina, sini beyede emhun

都 公平 互相 恭敬 爲生 你的 自己 單獨

unenggi arabi, gūwa be enggelceme banjibi, ahūta be sindabi,

誠實 做了 其他 把 越分 行爲了 兄等 把 置了

si han teki sembio, yamun de isabi fakcara de si ahūta

你 汗 想坐 嗎 衙門 於 集了 離 於你 兄等

be beneci, ahūta i juse deote simbe karu sini boode beneci,

把 如送 兄等 的 子等 弟等 對你 回報 你的 家中 如送

doro acambi kai, ahūta be si benerakū bime, ahūta i juse

禮 合 啊 兄等 把 你 不送 曾 兄等 的 子等

deote simbe benere be, si ainu ekisaka alime gaimbi, si,
弟等 把你 送 把你 何 默默 受 取 你
mergen genggiyen serengge tereo. degelei, jirgalang, yoto
賢 明 就如此 那麼嗎 德格類 濟爾哈朗 岳託
suwe meni meni ahūn ama be sindabi dabali ainu yabumbi,
你們 各 各 兄 父 把 置了 越分 何 行了
suwe tuttu dabali yaburengge, gemu acuhiyan ehe dabala,
你們 所以 越分 行 都 讒 惡 罷了
sain ai bi, hong taiji simbe ama mini haji sargan de banjiha
好 何有 皇 太極 於你 父 我的 愛 妻 於 生的
damu enen seme alimbaharakū gosimbi kai, sini mergen
唯一 後代 如此 不能忍耐 愛 啊 你的 賢
sure serengge tereo, si ainu tuttu mentuhun banjimbi seme
聰 就如此 那麼嗎 你 何 如此 愚 行爲 如此
gasabi……
怨恨了」

根據陳先生的附註五十六說這一段老滿文是根據舊滿洲檔第二〇五三頁，即宙字號原檔譯註的：現在我們也把這一頁宙字號原檔第十七號附印在這裡，以便對照着陳先生的譯文來作進一步的證實；（參見附圖·七九）

根據原宙字檔的紀錄，和陳先生的羅馬音注看，所有陳先生使用的斷句標點，均與宙字檔不合，而與日譯本滿文老檔相同。

另有 beile i 二字，在宙字檔中是二字連書。又 jaka be 二字在宙字檔中也是二字連書。但是在宙字原檔中的 banjicina 一字，原爲分書作 banjici' na，但陳先生却又連書。又 gūwa be，二字宙字原檔上也是連書。又 fakcara de，二字在原檔上也是連書。它如 ahūta i,

benere be, gosimbi kai 等在原宙字檔上三字中均爲連書者。可是陳先生係鈔自日譯本的滿文老檔，以至於均將之分書。尤爲明顯的是原宙字檔上的ehei，日譯本「滿文老檔」作ehe，少了一個 i 字，而陳先生也少了一個 i 字。以上這些證據均可證明陳先生這一段老滿文又是轉鈔自日譯本的滿文老檔，僅是將滿文老檔中的許多老滿文的特殊字尾加以改變，並將滿文老檔中稱清太宗的 duici beile「四貝勒」改爲 hong taiji 「洪太吉」而已。

由此段的譯文，或更可證明陳先生鈔自日譯本的滿文老檔，最明顯的是將滿文的「suwe tuttu dabali yaburengge gemu acuhiyan ehei dabala Sain ai bi,,」一句譯作「你們的越份都是讒言不和罷了！」（見述略頁43）因爲陳先生又是沒有看懂滿文的意思，但是却根據日文的翻譯「汝等がさように分を越えた行ひをすることは皆讒言不和のはそんなことか」，而譯爲上面的中文。但事實上這一句滿文的原義是：「你們那樣越份而行的，都是挑唆爲惡而已，何善之有？」而且日譯至此亦未成句，其下尚有「何が和合であるか。」只是陳先生不注意吧了！否則「Sain ai bi」三字放到那裡去呢？

以上是陳先生第二節所引老滿文的眞像。由此所引史料之眞像來看，陳先生此文之名稱「舊滿洲檔述略」。可以說名與實絶不相符。因爲陳先生所談所引的史料，大半皆乾隆時的「滿文老檔」。那麼到不如命此文之名曰「滿文老檔述略」了。但陳先生或認爲我們僅據以上所證的幾段滿文而已。並非全部。現在我們再繼續的往下面討論，以便明瞭陳先生之究竟。

陳先生又再第三段中標題曰「舊滿洲檔可以解釋若干滿洲專門名詞」。在整個一節中僅僅根據寒字檔滿漢合璧書寫的幾葉原檔，解釋了滿文中的「walan」一字。並沒有如標題所說的「若干」條。僅不過有「外郎或外蘭」一條而已。然而在老滿文原檔裡，像這類「滿、

洲民族特用的名詞」，由早期的釋義與後日釋義不同的，何止百條？只是陳先生不去翻檢吧了。比如滿洲族早期的親屬稱謂「efu、mafa」等等，在早期應用的範圍，均與後日之釋義不同而陳先生不加詳舉，即可見陳先生對老滿文原檔之陌生了。

其下陳先生在這一節的第四段標題中曰「舊滿洲檔可以給重鈔的滿文老檔證誤」。從題目上看：好像陳先生確曾仔細的校閱過所謂「舊滿洲檔」，並且詳校過乾隆重鈔本的「滿文老檔」。但從陳先生在整個「述略」文中，所談幾乎全都是些不着邊際的論說看來，陳先生也確實「不學有術」了。比如此段第一小節所引的老滿文原檔，以及一段「滿文老檔」吧！老滿文原檔是我們在東亞年報第四期已發表過的，（見本書附錄一東亞年報第四期頁二十九至頁四十）。可是陳先生不將這一段整個引出，僅引滿文老檔說：

「gidaha tana nicuhe aika jaka bici tucibufi bu, buhede weile
匿藏的 東珠 珍珠 一切 東西 如有 使 拿出來給 與了時 罪
akū obure seme takūrara jakade, erdeni baksi jabume, tana
沒有 使 如此 派了 因爲 額爾德尼巴克什 答道 東珠
nicuhe aisin deleo, mini beye fejileo han i gosime weile
珍珠 黃金 貴重嗎 我的 身子 賤嗎 汗 的 愛
guwekini seme tucibufi bu serede bumbi dere
要免 因 拿出了 給 說時 給 罷了」

這僅是此段記事的一小部份，但陳先生的妙論却就在這裡；如陳先生開頭說：

「清太祖天命八年五月，重鈔本滿文老檔裏記了一段關於額爾德尼巴克什夫妻因匿藏東珠、黃金而被處死的事。這件事原是額爾德尼家裏的婢女首先告發的，當太祖派龍什去調查的時候，讓龍什向額爾德尼說：（見引前滿文老檔），意思是如果有匿藏東珠、

珍珠等等東西，給拿出來，拿出來就可使無罪了。因爲這樣派了人去。額爾德尼巴克什回答道：『東珠、珍珠、黃金珍貴嗎？我的身子輕賤嗎？汗的愛心叫我拿出來後可免我罪，我就拿出來好了』……」（見述略頁四十六）。

陳先生接着又說：

舊滿洲檔裏有關這事件的記載見於列字檔和冬字檔兩處，列字檔裡的敍述和滿文老檔的差不多。冬字檔中雖也大同小異，但在龍什被派傳話的時候，寫着：

「gidaha tana necuhe aisin aika jaka bici tucibubi buu
匿藏的 東珠 珍珠 黃金 一切 東西 如有 拿出了 給
buhede uile akū obure……
給了時 罪 沒有 使」

比較上面兩段滿文。可見重鈔老檔是把 aisin 一字省掉了，只鈔成 aika jaka 。整個這篇記事中幾次談到「東珠、珍珠、黃金」等等的事，所以我們認爲aisin（黃金）是不能少掉的，單記aika（若是）或是 aika jaka（一切物件）似乎都不太好。（見同上頁）

從整段的討論裡，我們眞有點啼笑皆非之感覺，我想陳先生已經看到我們年報第四期裡討論此段史實之眞像了。而陳先生也在述略裡討論到「清初汗位的繼承」問題，而這一段就是記載參與爭奪汗位繼承有直接關係的史料，其實清太祖籍口額爾德尼夫妻隱藏東珠、珍珠、黃金之名，而殺當時幫助清太宗（洪台吉）爭奪汗位的額爾德尼夫妻，以戒諸子侄及大臣們勿輕以妄爲。而且從這一段中也知道清太祖處死長子阿爾哈圖圖們（褚英），也與諸子爭奪汗位有關。並經清太祖直接道出；當初殺長子褚英時是額爾德尼與兀巴太二人唆使清太祖所爲的。（參見東亞年報第四期頁二十九至頁四十）此等史實是何等重要，而尤其是冬字檔中鈔襲列字檔原始的記載後，又多出清太宗於天聰

年間深怨其父清太祖因細故斬殺額爾德尼的一長段記載。（見冬字號檔第三十二號上頁至三十三號下頁。所謂舊滿洲檔收入第三册頁一五七一至頁一五七四）這些眞實史事記載，乾隆重鈔滿文老檔時均沒有鈔入，可是陳先生知而不談却僅將滿文老檔少一「 aisin （黃金）」字而大作文章，所謂「那裡不癢專抓那裡」此之謂也。而且將冬字檔多出兩頁多的一大段記事，說是「大同小異」，眞是好大手筆，但長篇大論僅爲少一字而作文章，也未免過份「小題大作」了吧！兩者相較，陳先生何以「輕重倒置」到此等地步呢？又何況陳氏小題大作之問題，事實上尚未整個弄清楚呢？

按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和其根據鈔錄的「原檔」，尚有其世系的關係存在，恐怕陳先生根本就沒有想到過。假設陳先生想到這一問題，那麼陳先生就不會再作此「小題大文章」了。我們很瞭解乾隆重鈔之「滿文老檔」，所根據之「母本」，是「列字號原檔」。而冬字檔雖也是根據「列字號原檔」鈔成之「擇鈔本」，但是他鈔成的時間，應在清太宗天聰年間，由於冬字檔中的老滿文已部份加有圈點，而且所加圈點又與眞正新滿文應加圈點的辦法不同。因此我們認爲冬字檔的寫成時間，大約在天聰七年前後。至於冬字檔擇鈔列字原檔的記事尚不及原有列字檔的三分之一。由於此一事實的存在，則可知乾隆係根據列字原檔作母本，可是在原檔的母本上就根本缺少了 aisin 一字，那麼怎可責怪乾隆重鈔之錯誤呢？假設乾隆重鈔所據之母本上有此 aisin 一字，而被乾隆重鈔時漏失而未鈔，當然錯在乾隆重鈔時。但是乾隆所據之母本上就沒有此一字，怎麼可以錯怪乾隆重鈔的疏失與不當呢？而且陳先生又係根據清太宗所據列字原檔擇鈔之冬字檔去責怪乾隆時的重鈔滿文老檔，也就等於以擇鈔本去責怪原檔了。那就與陳先生的標題「舊滿洲檔可以給重鈔的滿文老檔證誤」不合了。因爲陳先生這一段的內容，是以第一次的重鈔本證誤原檔之缺失，根本

與乾隆重鈔本「滿文老檔」無關。因爲乾隆係據列字原檔所鈔，假設從列字原檔裏證明乾隆重鈔時有漏失，那才符合你的標題呀！這是陳先生不明老滿文原檔和滿文老檔的關係，張冠而李戴，糊塗法官沒有弄清楚原、被告，公然將律師判了罪，豈不是笑話嗎？此其一；再就滿文的結構上看陳先生的「吹毛求疵」指責；假設這一段中自始自終凡是書「tana nicuhe aisin」的地方，均只書寫了tana nicuhe jaka，而原來應有的 aisin 而被全部省略，那是書寫者的誤失。但在此一段記載中，原有的列字檔母本上前後就共有五次是記載「tana niocuhe aisin」三字，就是這一次僅書寫了 tana niocuhe 而未寫黃金的 aisin，但是在這句之後加書了 aika jaka 事實上滿文的 aika jaka 「一切東西」，原即包括的很廣，可以說「無所不包」，但是陳先生硬要作「狹義」的解釋，那就難怪「吹毛求疵」了。因爲陳先生沒有注意到，在這一段的開始時尚有；額爾德尼巴克什曾收受了朝鮮送來的『絹』呢！可是以後的文中，就再沒有提到「絹」了。是不是「列字原檔，冬字擇鈔檔、滿文老檔」都有錯誤呢？其實只要詳看原文上下文義，在文中所舉之物名後，無論文中舉出幾種，只要文後有 aika jaka，都沒有人說這些被舉出的物名中沒有絹，而不承認有「絹」的事實。不要說怪罪當時記錄這些檔案的巴克什，或是責怪乾隆重鈔滿文老檔的內閣學士們了。相反的我們也可在陳先生之文中，以同樣的方法指責陳先生。比如陳先生在這一段的開始說：「清太祖天命八年五月，重鈔本滿文老檔裏記了一段關於額爾德尼巴克什夫妻因匿藏『東珠、黃金』而被處死的事。」（見述略頁四十六）。陳先生這裡把原有的「東珠、珍珠、黃金」，只寫了「東珠、黃金」，而漏掉了「珍珠」 niocuhe ，是不是也算錯誤呢？像陳先生此段專門批評原檔和滿文老檔在文中將「東珠、珍珠、黃金」三樣東西只寫了兩樣，而認爲是歷史學上的大過失，可以說「罪不可逭」。但是陳先生是所謂「

歷史學家」也把「東珠、珍珠、黃金」三樣貴重的東西，只寫了「東珠、黃金」，而把「珍珠」飽了私囊？如果別人這樣指責你，豈不也是言之成理嗎？但是我們認爲這種指責近於「吹毛求疵」了。

至於老滿文原檔的眞正價值，絕不在於陳先生從「肉裏擇刺」「吹毛求疵」的指責幾個不相干的單字，而是從整個原檔的記事中窺出清人開國的眞像來，那才是有眼光、具遠見的歷史學家。例如僅在列字檔中就被刪塗了有十餘處之多，整段的刪棄塗劃亦有好幾處而陳先生不從這些大處着眼去證誤滿文老檔的缺失，僅從不關痛癢的地方去作「吹毛求疵」，或非一個歷史學家所應有之氣量吧！

至於陳先生在此節第五小段中所題「舊滿洲檔可以幫助看出重鈔本滿文老檔殘缺的眞像」。似乎又是「東施效顰」之技倆。因爲陳先生在整段中，共舉出「原檔確實殘缺」者，共一段。「臣工有意敬避」者，一段。「重鈔草率疏忽」者，兩段。「官員素質不齊」者，一段。以上所計減頭去尾所引出的滿文老檔，僅有五段。姑不論陳先生所徵引的地方與史事的重要與否，請參閱一下本書附錄一東亞年報第四期的文中，僅在「略補乾隆重鈔本滿文老檔中之『原檔殘缺』」一段中。我們就略舉了太祖一朝的史事達九十三頁之多，所附圖片九十七頁。而且均把全段文字引出譯註，以便讀者清楚的知道滿文老檔殘缺文字的重要性，可是陳先生僅知效顰。而忽略舉出全段的重要性，僅只是像作個人的表演特技，而忽略這一史料提供學者研究之參考。因此所舉之片段例證，不要說其中尚有商榷之餘地，就從整個史料應用看，陳先生也沒有做到應做的責任。又何況其中尚有剽竊的技術存在呢？

例如陳先生所舉「重鈔草率疏忽」一小段中，例舉的「天命十年二月初一日」的一段吧！我們曾在東亞年報第四期頁一三一至一三五，將滿文老檔、收字老滿文檔册全部用羅馬注音譯註，絕對沒有像陳先生那樣藏頭匿尾的如同玩戲法一樣，使不明究竟者如入五里霧中，

摸不到陳先生的底細，其實都是剽竊我們的成果。例如我們前面所證陳先生述略頁41所鈔我們文中的所謂「天命年舊滿洲檔」，根據陳先生的附註五十五，是根據張字號原檔的老滿文所譯註的，其實張字原檔中原缺 de korabi 二字，我們的文中是根據「張字原檔和來字原檔」兩册合譯的，陳先生不知，僅看了我們的譯註原文，沒有詳看我們的小註，糊里糊塗的照鈔不誤，所以才鬧出笑話來。像張字原檔原卽殘缺，陳先生都看不出來，還談甚麼「原檔殘缺」呢？其下陳先生又在這一小段中引證了清太宗天聰五年十月的一段滿文老檔，現在我們把它轉鈔出來以便討論。滿文老檔的原文是：

……orin ninggun de, fujiyang si ting ju, dahai baksi, kurcan baksi, lungsi（原檔殘缺）ts'anjiyang ning wan o hoton i julergi tai de genefi,……

陳先生的譯文是：

意思是：「二十六日，副將石廷柱，達海巴克什，庫爾纏巴克什龍什……參將寧完我向城南方的臺去了……

據陳先生根據所謂「舊滿洲檔」」第七册頁3577，補此殘缺處爲一「bithe」字。陳先生之文說：

實際上這一部份根本沒殘缺，在舊滿洲檔裡我們可以看到在lungsi之下還有個 bithe 。也就是說「龍什」這個人是當時的「筆帖式」。這個字是個職稱，對記載全文的關係可以說並不太重要；可是不看舊檔而只看重鈔的滿文老檔的時候，見到「原檔殘缺」字樣，眞不知道這其中缺了一些什麼重要的東西呢！

根據陳先生的附註八十三說「舊滿洲檔第七册第3577頁。」事實上此葉原檔是律字第八號上頁，（參見附圖八十）陳先生這種不分清紅皂白的「無稽武斷」，幾乎是沒有受過基本歷史史料鑑定的訓練。從原檔上看，現可看到的一個滿文 bithe ，是寫在原字旁邊的，而原來的

字只是有些不清楚，但是尚可看出是age一字，這個旁邊增加的滿文也很明顯的尚缺下面的字形，是個殘字。從整頁原檔看，並不是只有此字是增加的，尚有第二行與第三行之間，所加的十個新滿文。另在第六行第四字是用墨塗去原字旁加一〇字，又在六行與七行之間也另加了七字。但是這些字大部份都是增加圈點以後的新滿文。但是這一葉原檔是天聰五年(西元一六三一)的記事檔，就以陳先生自己的說法吧！滿文之加圈點也應該在天聰六年(西元一六三二)。因而原檔上不可能有加圈點的滿文，由此當可知旁邊所加改的滿文必是後日所改補者，此其一：從滿文本身看，bithe一字並不是官稱，bithesi才是「筆貼式」的官稱。bithe只能譯物的名稱「文、書」早期也有作「公文」解的。但是都不能譯作官稱的「筆貼式」。雖然bithesi與bithe一字有相連的關係，下面若不加人稱名詞字尾的si字，那就不能作bithesi看。比如滿文裏的okto爲「藥」，而oktosi是「醫生」，kumun是「音樂」，而kumunsi是「樂舞生」jorimbi是動詞的「指」，而jorisi則是「指揮」(名詞)。dosika爲「進」，而dosikasi爲「進士」。tukiyembi爲「舉」的動詞，tukiyesi爲「舉人」。所以僅bithe一字，絕不能譯作「筆貼什」，此其二。再請陳先生參見附圖八一同律字檔第十六號下頁（見所謂舊洲滿檔第七册三五九四頁）第一行就寫着「han lungsi age be sū de takūrame ahūn deo arame……」（汗派遣龍什阿哥與祖(總兵官祖大壽)結拜兄弟。」是可知當時稱龍什爲「阿哥」而不是bithe。再請參閱附圖八二律字檔第八號下頁(即所謂舊滿洲檔第三五七八頁)即是陳先生所舉例證的次頁，是與前面史事爲一事，在最後一行尚記着「kūrcan baksi,, lungsi,, ning sanjan be unggihe,,」也記有「龍什」之名，而根本就沒有甚麼官稱。此其三。舉此三證，或可知陳先生之不詳考而武斷的不可靠了。因此陳先生所舉的許多例證，幾乎無一不需再加商榷即爲定論者。因

此以不實之舉證而「是非滿文老檔」，未免過份不自量力吧？我想「滿文老檔」之所以註以「原檔殘缺」。實在是頗爲嚴緊之態度，絕不是如陳先生這樣不負責的一味「胡謅」也；

其下陳先生的第四段標題曰「官員素質不齊」。從此段的內容看，所謂「官員素質不齊」是指乾隆重鈔「滿文老檔」時的「官員」。據陳先生說：

> 乾隆朝重鈔滿文老檔的時候，主持人雖然是些大學士，但實際參與重鈔工作的還是國史館的官員和內閣的中書們，這些工作人員應該都是一時之選，他們的滿文程度照說是不容置疑的。不過乾隆朝中期以後，一切情況都不同於清初了，宗室和駐防的總兵「不能清語」的常有。考試滿洲繙譯的生員也都「清字訛誤，繙譯平常」了。甚至高宗禪位以後，內務府裏官員在恭書孝聖憲皇后尊號的時候竟繕寫錯誤。凡此種種，都可以反映當時官員的滿文程度不高。滿文老檔裏有些殘缺的部份，可能與這問題有關。如天命八年七月條。

「orin ninggun de, bahūn（原檔殘缺）emu morin gajime han
二十　六　於　巴渾　　一　馬　帶來　汗
de hengkileme jihe, temen morin be gaihakū amasi bederehe
於　叩頭　來了　駱駝　馬　把　不收　回　　還」

意思是：「二十六日；巴渾……帶了一匹馬，來給汗叩頭，駱駝和馬匹沒有收，返回去了。」

舊滿洲檔裏這頁記事確有一點殘缺，但仍然可以看出原有字跡：爲（taiji emu temen），意思是：「二十六日，巴渾台吉帶了一隻駱駝，一匹馬來給汗叩頭。駱駝和馬匹沒有收，返回去了。」可見這裡所謂「原檔殘缺」也只是「台吉、一隻、駱駝」三個字。這三個字不但舊檔上隱約可見，同時從上下文義中至少也可以

知道「一隻駱駝」是所缺的。可是重鈔的時候官員們似乎連上下文義都沒有看一看，不然這樣簡單的地方是不應該再寫上「原檔殘缺」字樣的。

陳先生所引的這一段「滿文老檔」和「老滿文原檔」，我們早在五年前的東亞年報第四期頁一二六的一段中，不但將所缺之文加以猜補，而且把「盈字原檔」第九十八號附印於文末。現在我們把盈字原檔第九十八號附印於此(見附圖八三)，請陳先生以及其他研究滿文的學者看一看。可以說並不像陳先生所說「確有一點殘缺，但仍然可以看出原有字跡……同時從上下文義中至少也可以知道(一隻駱駝)」那麼簡單。假設不是我們於五年前猜補這段缺文，恐怕陳先生不要說猜補了，就是猜也不敢猜。比如陳先生在前面曾引證天命五年四月的一段老滿文記事，其中曾有「原檔殘缺」處。(述略頁四十八)原爲昃字第一二四號上頁，其中僅「殘」一字，並且所殘滿文的字頭，和字尾均可看到，陳氏徵引時何以不以上下文義「猜補」？而任其「殘缺」呢？這一殘缺處不比此段所引之盈字檔更簡單嗎？而陳先生在這一段裏所謂「簡單」，是鈔別人的成果之後，當然簡單啦！假設以前面陳先生所引的「張字原檔」原來「殘缺」，必須用來字檔補入的「de korabi」二字看，陳先生眞所謂「聰明超人」，在沒有任何痕跡之情形下，竟能不看來字檔就可補入，像這一段的幾個「殘」字，補起來當然簡單啦！因爲有我們的研究成果放在你面前嗎，可是陳先生在譯文中却又想盡辦法，以改動部份的譯文來遮蓋鈔襲別人之痕跡，可是本身又不懂滿文，因此凡經陳先生鈔襲我們研究成果，而又變動譯文的，沒有一段不鬧笑話。例如以上這一段盈字原檔的老滿文，我們譯文是：「二十六日(天命八年七月)巴混台吉，帶領了一匹駱駝，一匹馬，前來與汗叩頭，駱駝與馬匹均不收，使其領回。」(東亞年報第四期頁一二七)與以上先生的譯文對照看，很顯然陳先生把滿文的 amasi bederebuhe,,

譯爲「返回去了」，是沒有看懂滿文的原義。因爲 bederebuhe 一字是「使退還」的意思，而 amasi 爲「回」字，因此這句話的原意是「使退還」。假設根據陳先生的譯文「駱駝馬匹沒有收，返回去了」是說：「巴混台吉和所帶的牲畜一齊返回蒙古去了。」但是這裡僅是說「退還巴混台吉所帶給汗的牲畜」，而且巴混台吉並沒有走。假設看陳先生的文句，似乎就是在中文的結構上也有模稜之感！由於以上各段的舉證，像陳先生這樣「不學有術」之空空先生，尚敢深責乾隆時的「國史館的官員以及內閣的中書們」的「素質不齊」似乎有點自不量力吧？而陳先生不是曾在「述略」裏批評我們時說過「與其作危險的猜測，武斷的結語，不如做些合理的敍述，等到證據確實了，再來推證。」（見述略頁八），怎麼等到這一批評用在陳先生時就失去效力呢？其實乾隆時負責整理鈔繕的官員們，倒眞的保存了我國史家「徵引無據，寧可闕疑」的美德，而沒有像陳先生這麼大胆的「武斷」和鈔襲呢！

其下是最後的一段所謂：「第六：舊滿洲檔可以反映部份明末遼東地方的實況。」也可以說是此次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所謂「舊滿洲檔」最失敗的一個證明。現在我們先把陳先生談的這一段來源澄清一下，再作深入的討論。如陳先生說：

> 由於舊滿洲檔中有不少册是用明末遼東地方衙門的公文紙寫製的，而這批公文紙又留有很多當時遼東各地大小事務的記載，所以舊滿洲檔對於研究明末遼東的問題也有若干的價值，現在就簡單的分幾點寫在下面：
>
> (一)有關地方政府本身情形的；由於用明代公文紙寫成的舊滿洲檔多半取自遼東的東寧衞、廣寧衞、清河衞、復州衞、蓋州衞及海州衞等地，所以這幾個地方政府的行政區分，官員學養、公文形式、職官遷調等情形都可以從舊檔裏看出一些大概，還有部份官

員的姓名職銜，像「廣寧衞經歷黃全」、「海洲衞經歷顧萬鎣、」、「主簿薛居方」、「清河守備陳九圍」等等的，也是不可多得的資料，對明末遼東地方政府的研究多少是有參考價值的。

從以上陳先生所說的僅僅一小段中，陳先生就犯了三個歷史學家所不應有的錯誤，尤其是研究明清史的學者。其一：把現存故宮的所謂「舊滿洲檔」使用的明代舊公文紙，都說「明末」遼東地方衙門的公文紙。不知道陳先生把甚麼時候算作「明末」？雖然上面寫的老滿文是寫於明末，但是使用的公文紙，並不都是明末的，據我們所知「隆慶」、「嘉靖」年間的公文就很多。難道明末是從明「世宗嘉靖」算起嗎？其二：在遼東明代設立的「衞所」中，絶對沒有「清河衞」，而清河連「所」都不是，而是「清河堡」。其三：陳先生看到的明代公文紙上寫着「廣寧衞、清河、東寧衞、復州衞、蓋州衞」等字樣，就認爲這些明代的公文紙，取之於以上各衞所的地方，未免有欠考慮。請陳先生看一看寫着這些衞名的公文紙，所蓋的印鑑都是「遼東都司」的或是「山東監察御使」的。或可知道這些明代的公文紙，大半得自於「遼陽」的「都司衙門」。並不是公文紙上寫了「東寧衞」，就得自東寧衞。

陳先生第二段中又說：

㈡有關遼東地方刑名兵馬的：舊滿洲檔中保存的明代資料，從內容上看眞是豐多富美，有虜情的報告，有軍士的名單，有鬪毆的案件，有債務的糾紛，有驗屍圖，有判決書，有陣亡的撫恤，有冬令的救濟……。總之，在來、張、盈、宿、寒、列等舊滿洲檔中，我們可以發現很多關於明末遼東地方上刑名兵馬的記錄（見述略頁五十二）

好像陳先生把所謂「舊滿洲檔」每一張都詳細研究過似的，其實此次國立故宮博物院所出版的這十大册老滿文原檔，最失敗的就是印刷技

術欠佳，許多老滿文被印的面目全非（詳下節），其次是把老滿文原檔使用的明代舊公文紙，在印刷時，被無知者任意裁減許多，寶貴的明代遼東地方史料，大部份沒有印出來，實在十二萬分的可惜。最奇怪的是把很寶貴惟一幸存的「明代驗屍圖」不知何故而沒有印在所謂「舊滿洲檔」中，只是陳先生據我們東亞年報第四期所談過的，不負責任的在文中提一提有「驗屍圖」，但經我們把所謂「舊滿洲檔」翻檢一過後，根本就被這位負責校閱的陳先生所漏印了。且其他檔册也有漏印的：如餘字檔的底封被印到册首，而却將原來册首的一張僅有一個滿文 baicaha 印掉到甚麼地方去了。始終沒有找到。（詳細的缺頁漏印等詳下節）。像這樣一面大力宣傳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上的明代紀錄如何的珍貴，但一面在印刷時却任由無知的校閱者丟棄而不印，請問是不是要給閱讀此書、研究此書者開玩笑呢？名與實矛盾到這個地步，尚能稱得上是「史料」嗎！庸人之無知，可以說「浪費了人民血汗的國帑」「遭踏了這一批珍貴的史料」。因此我們在這裡「也把無知者的廬山眞面目表露無遺」，以免他日這些不學無術者再假「滿文研究之名」「清史研究之名」欺騙國內外之學人。

(二)評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之所謂「舊滿洲檔」

按清人未入關前用他們自己的文字（滿文）所寫的歷史史料，唯一幸存於今日的，要算此次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十大鉅册了。本來這一批現存的老滿文史料共計裝訂四十一册，其中清太祖朝二十册，清太宗朝二十一册。現存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有四十册，尚有清太宗崇德三年的一册，仍存於大陸的北平。其遷臺四十册中的三十七册是曾經乾隆時裝裱過的，並曾以「千字文」編過號碼，只是缺少千字中文的「玄」字，那是因爲避清聖祖康熙帝的「御諱」。這已裝裱的三十七册老滿文原檔發見於民國二十年（一九三

一）。另外的三册是乾隆裝裱整理時都未發見的，直到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原故宮博物院整理清代內閣大庫殘餘檔册時，才又被發見的。這四十册老滿文原檔於抗日戰爭爆發前，即隨原故宮博物院的其他文物一齊南遷。經過了八年的抗戰，於勝利後並未遷返北平。又於共匪創亂以後隨着部份的文物遷移到了臺灣。一直到了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才又由筆者發見這一批老滿文史料於臺中霧峯北溝的故宮博物院的倉庫裡。當然這一史料對研究清代開國史，以及「滿文發展史」都非常的珍貴。不過由於滿文隨着清朝的滅亡而漸漸被人遺忘，所以到現在爲止，僅就筆者個人所瞭解，全世界的學者，能够直接利用這一老滿文史料者，並不太多，約略的估計，也不過數人而已。因此這一史料的出版，雖然國立故宮博物院有其特定的目的在所謂「公開史料」的口號下出版，但其所收的效果，或並不如一般不懂滿文者所想像，即以對國內來講，這一史料之影印問世，可以說沒有一個研究清史的學者可以直接參考與利用。又何況出版這一珍貴的史料時，竟無一懂得滿文者指導，或參與出版事宜。而僅憑一時的意氣、特殊的目的，以及其他原因盲目的出版自身不懂得的文字史料，實無法使此一史料的出版達到「眞、善、美」的境界，再加上印刷的技術惡劣，負責指導的乏人，從眞正的史料學價值看，此次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這一老滿文史料，可以說是勞民傷財，一無所獲，且罪大與功。雖然在此書的序文裡，似曾說明聘有研究滿文之學者參加此一出版工作，但是那是欺人之談，就是國立故宮博物院聘請負責校閱此書的出版者，也是冒牌的假學人。（見本文第一部份）。從另一面看，不但是負責者不通滿文，對所謂「負責校閱」，僅是一種騙術而已。就是印刷也一蹋糊塗，使學者無法卒讀。既然浪費了國家有用的金錢，就應該鄭重其事的負責盡心的影印出版，方不負國家人民之所託。但是此次故宮博物院出版這十大册的老滿文史料即所謂「舊滿洲檔」，

草率之甚爲近十餘年來在自由中國影印古籍最差勁，最草率的一種。較之原北平故宮博物院所出版之清代史料，如「籌辦夷務始末」「清代外交史料」「清三藩史料」等等，眞有「天壤之別」。不知何以同是故宮博物院，同是故宮博物院出版之書籍，經過了數十年不但一無長進，反而會將這一清代開國唯一的老滿文史料影印的錯誤百出，面目全非，使人不忍卒讀，感嘆萬千呢？眞有愧殺吾儕之感。而今日印刷術之進步，數十年前豈可倫比？但今日故宮博物院出版之謂所「舊滿洲檔」，印刷之粗劣，裝訂之馬虎，可以說在我國印刷史上史無前例。爰將其草率錯失之處略舉其大者數點於后，以便全國同胞知道我國的故宮博物院，是何樣的文化出版機構。

一、由於故宮博物院負責校閱者不通滿文，因此在印刷時，未敢輕而移動此書之原有册頁。按原書本爲我國線裝書之「雙頁」，但是常有前頁有文字記載，而後頁爲空白無一字者。出版時既未按照乾隆時所編千字文之編號次序而另編頁碼，按照一般影印之常規，必將空白無字之頁剔除，使有文字記載之實頁頁碼相連，文辭相接。這樣不但檢閱者方便，而且也可節省寶貴的國帑。可是故宮博物院此次出版之所謂「舊滿洲檔」十大册中，竟有許多空白無字之白頁，而且均編有統一的頁碼。僅以第一册爲例，全册共編五百七十二頁，可是空白無字之白頁就有九十三頁之多，幾佔全書之六分之一。且有整葉（前後雙頁）均爲空白廢頁者（見舊滿洲檔第六册第二九五五、二九五六頁），可是又都編上了統一的頁碼。不知是何用意。究係有意浪費「國帑」？抑是故意創造出版文獻之惡例？或是有意表現大國之風度而示經費之「闊綽」？實在令人莫名其妙了。

二、印刷之惡劣；可以說是自由中國數十年來影印書籍最惡劣糟透的一種，現舉數例於后，以見一般。

甲、印刷技術之欠佳。按原檔册中，許多檔册是用明代遼東各衙

門的舊公文紙書寫的，也有用所謂高麗箋紙書寫的，也有用北方通用的所謂「竹紙」書寫的，也有用一般所謂「毛邊紙」書寫的，也有用華北通用的所謂「棉紙」書寫的。凡是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老滿文檔册，均是寫在舊公文紙上原有漢文的狹小空間處，也有許多滿文是寫在原有漢文之上，字字相重者，由於印刷的粗劣，幾乎印的使人已無法卒讀。可是印刷術之進步，已到全能之地步，而故宮博物院之負責出版者，不加利用科學之成果，任由不負責的印刷廠商亂印胡印，可以說早失其「保存史料」「留傳史料」之原義。例如，所謂「舊滿洲檔」第二册全册共計五六〇頁，竟有四二一頁印的一蹋糊塗。可是這些被印壞的檔册，據我們所瞭解的原檔情形，以及我們原先洗印的照片，都清晰可辨，因此或可證明印刷粗劣的事實，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主其事者的無能了。

乙、在原檔的明代舊公文紙上，原鈐有許多明代遼東各衙門的印信。而許多老滿文的記事都寫在印信的上面，原來印信是紅色的，而老滿文是墨色的，都清晰可辨，但經此次不負責的亂印一通後，所有寫在原有公文紙印信上的老滿文一個也看不見了，僅見墨團一塊，不知其爲何物。可是我們洗印的同檔册都清晰無瑕，當可知此種誤失也全是粗劣的印刷所造成。不但是如此，就是其他寫在高麗箋紙上的，原來頗爲清晰的，也都被印的有如「芝麻香蕉」似的，無法辨認。

丙、由於負責出版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不負責任，但却好大喜功，再加上印刷廠製版之不慎，常將許多原檔上之老滿文印失，甚而印失整行者比比皆是。雖然其書每册之末均附有所謂「勘誤表」。可是又因爲勘誤者既不識滿文，而且草率不負責任，僅將很少部份印失或不清之文字付諸「勘誤」，以搪塞其責。其餘尚有絶大部份均未勘誤，可見負責勘誤者之草率了。再者負責勘誤者既不通滿文，因而只有「比着葫蘆劃瓢」，把許多滿文劃的「面目全非」，少牙缺鉤，省點添

劃，幾不知其所寫者爲何種文字了。今亦略舉數例以見一般。

如所謂「舊滿洲檔」第一册，根本就沒有「勘誤表」，但在第五四二頁（原昃字一二四號下頁），第一行許多字都少印了一半，可是並沒有勘誤。

他如同册第五〇二頁（原昃字第一〇四號下頁），在第五行第十三字，根本就沒有印出來但亦未見勘誤。

又所謂「舊滿洲檔」第二册六八五頁（原張字檔第一一一號），雖然第一行被原明代印信所蓋之滿文曾列入勘誤表中，但是此頁最末一行的第二字被印失一大半，却並未加勘誤。

又同册第九二七頁（原張字檔第三五二號），在此頁最末一行第三字，以及滿文的句號、和下一段起始所劃的圈，均印失不見，但在勘誤表中未見列入。

又所謂「舊滿洲檔」第三册第一一六一頁（原來字檔第十六號上頁）。在第三行第三、四兩字，沒有印出來，但是均未勘誤。

又同册第一一六二頁（原來字檔第十六號下頁），在這一頁中就有三處印失了文字，如第一行末字之de，印失了字尾。第二行末一字的 besunde 被印失了一部份，而無法看出爲何字。又第六行第六字 baksi 一字，也將下半部印失，無法辨認爲何字，以上同一頁中印失了三處，均未見勘誤。

又同册第一三一六頁（原列字第二十四號）整個最後一行，僅印出了一半，可是證以原件，原是完整無缺者，何以在今日印刷術一日千里進步的技術，會將原有的文字印失一半呢？豈非負責出版者之不負責，以及印刷技術之惡劣，能至於此嗎？雖然書後的「勘誤表」曾將此行之錯失加以勘誤，但所勘誤者又僅七字，並未全部列入勘誤表，豈非草率從事對學術不負責任爲何？而且國立故宮博物院此種馬虎的、不負責的印刷，就等於將一個好人，故意斬其手足後而再給他接

上四個義肢似的，其殘忍實無以比倫。近聞日本某學術研究機構，曾以每部美金百元之代價購買此書，由於印刷惡劣無法辨認，於本年暑假期間，以來往日本與臺北間美金千元之代價派遣兩人前來國立故宮博物院核對原檔加以補鈔。嗟乎！愚人之無知，其害人何其甚也。失盡國家體面，害盡天下學人，不知其良心安否？

丁、勘誤之不實，而至勘誤亦誤者：無論印刷任何書籍，因爲排版的緣故誤植倒植的文字在所難免，因而始有勘誤之舉。影印書籍，類無此患，最多不過倒置頁碼而已，一般影印圖書舊籍，雖偶有原版面不甚清晰或缺文之處，大都是以補修原版上的文字爲補救之術，未見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此次出版所謂「舊滿洲檔」一書而致每冊必須勘誤者。此卽深深說明出版者之顢頇無知，而任由不負責的印刷廠商製版印刷所致，因而錯誤千出，萬出，幾乎無頁而無錯失。可是既採用勘誤以補救，那就應該十二萬份的愼重將事，以補其不負責任之罪衍。那知印刷出版既已草率，而勘誤更爲輕率。不但沒有精校原檔每失必勘其誤，而且所勘之誤也誤不可讀，其誤更甚。比如在勘誤表中被列入的老滿文，勘誤者僅知比葫蘆劃瓢，根本未考慮所勘誤之滿文爲何字，因此笑話層出不窮，例如所謂「舊滿洲檔」的第二冊第八〇一頁第一行最末一字，分明是「uwenlung（文龍）」，但被印的僅能看出一半，在勘誤表中却又誤勘爲「uwehung」。而將 lung 字誤勘爲 hung，且把uwen字尾音的n字勘掉了。

又同冊第五九〇頁第一行第八字，原「adarame」一字沒有印出來，被墨蓋着，但勘誤表中却作「adajame」。

又同冊第九三〇頁第一行末二字 loho buhe 而勘誤表中竟書爲 oho buhe。

又同冊第九八九頁第二行末四字，原爲 manggi morini cooha，而勘誤表中竟將其中的morin「馬」字誤作 orin「二十」。

又同册第九九七頁第一行第八、九、十等字，原來是 ilan eihen jnwan三字，但勘誤表中竟將其中的 eihen「驢子」書爲 iban（按滿文無此字，好像是現任以色列國外交部長依班的名字。一笑）。

又同册第一〇〇三頁第一行第八字，原爲 beyeci ，但勘誤表中竟書作 baici。

又同册第一〇一六頁第一行第十一、十二兩字，原是 loose bubi ，但勘誤竟將「loose」（騾子）書作 oose「日本的倭子」。好像負責校勘的先生對滿文中的牲畜根本不知道，所以前面將「驢子」書爲「依班」，此又將「騾子」書爲「倭子」，可謂荒謬之極也。

他如第三册中將有 Sumingguwan 一字在勘誤表中寫成 sujanggguwan 。且將原文的 tucibi 被勘誤的已不是滿文了。不知應該如何讀法？他如將 han 字誤爲 haha 等等實無法一一舉例。僅就所謂「舊滿洲檔」勘誤表計之，僅是書寫錯誤者何止百條，由於我們並無義務替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來個「再勘誤表」。因此僅舉以上數例以證此書出版之草率和不負責任。又何況在我們攝製的底片上這些被勘誤之滿文、均清晰可見，實無勘誤之必要呢！

戊、隨意將原檔中的漢文及滿文棄而不印。根據負責校閱所謂「舊滿洲檔」的陳捷先先生，曾在其述略中强調原檔使用的明代舊公文紙上，原有明代記載的漢文對研究明代遼東史事的重要，當然述略裡此一段文字，均係剽竊我們研究的成果。不過既然從剽竊我們的研究成果而得知原檔明代舊公文紙上漢文記載的重要，何以又故作無知狀，任意將原檔上明代之漢文記載割棄不印？今僅舉所謂「舊滿洲檔」第二册爲例，全册五百餘頁，被割棄未印出的漢文就有數十頁之多，甚而有整頁漢文或因沒有滿文的關係，整頁棄而未印者。

最特出的是所謂「舊滿洲檔」第四册的「寒字檔」。在此一檔册中，原有明代「檢屍圖」兩頁，我們曾在東亞年報第四期特別提出討

論過，而陳捷先先生在「述略」中俯拾我們研究的牙慧也曾提到，可是遍檢第四册中，確未能找出這兩頁「檢屍圖」來。不知是負責校閱者的疏忽未印呢？或是其他原因而將此兩頁寶貴的史料中飽私囊呢？實叫人墮入五里霧中，莫明其天主堂了！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舊滿洲檔出版而經筆者將此缺失指出後，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負責人曾詳檢了原檔，始發現此頁原檔由於不慎而竟遭遺失，並曾要求拿去我的原檔照片兩張補印後再分送與已購此書之中外人士。果如是也，我們以中華民國人民一份子之立場，要請問國立故宮博物院當局，對這種情形，是否爲「盜寶案」之重演，請公開的向全國作一明白的交待。除此以外，尚有歲字檔的葉底，寫有漢文「天聰二年」的一頁，餘字檔頁首的一頁，秋字檔頁首的一頁，均印失不見了。其他印失之處，尚有很多，在此不再一一詳指，以免又來借閱我的照片複印補遺。

己、至於其他錯誤；如原來的老滿文旁有施圈點者，大都被印的沒有了圈點。更奇怪的是原來老滿文沒有圈點者，又被印的增加了圈點。他如印刷不清；許多老滿文被印的少頭無尾，少牙缺鈎，眞是不一而足。按四十册老滿文原檔上附貼的漢文黃簽，大都是有清一代歷次整理原檔的寶貴紀錄，與原檔書誌學上均是無價之珍貴史料，但都被無知者棄而未印。對研究滿文原檔之學者言，可以說是最大的遺憾！

至於原檔的寫成時間既不一致，因此在滿文的書寫上也有字形的差異。若由這些滿文的書寫外形看，或可以分辨出每一册或某些字的書寫時間，尤其曾經後人改寫添加的滿文。凡是施加過圈點的滿文，其書寫的時間必定很晚，反之；凡是未施圈點的滿文，其寫成的時間必定很早。但是在國立故宮博出版的所謂「舊滿洲檔」十大册中，由於負責校閱者的無知，以及印刷技術的惡劣，許多滿文的圈點大都被印失了。更令人氣憤的是許多原來無圈點的滿文，又被無知者於該書印好

後，增添了許多墨點，而且點的不倫不類，不知其爲何字了。他如將許多滿文的印少牙缺鈎，斬頭去尾，又不知有多少了。國立故宮博物院何其殘忍至此？將一部稀世之珍寶，被你們印的遍體鱗傷，面目全非，使人覩此寶貴之史料而傷感萬千，必爲此一老滿文原檔大鳴不平。因爲僅是國立故宮博物院自毀其令譽事小，其失盡了國家的體面事大，當事者能不撫良心而三省呼？

李學智於民國五十九年九月書於南港史語所。

又民國六十年九月補輯附錄。

（註）……大陸雜誌第二十二卷第三、四期。

附圖 1

附圖 1

لىنلىقىسىز، ۋە ئىشلەش، ئىشلەتكۈچىلەرنىڭ ئىشلەش ئۈنۈمىنى ئۆستۈرۈش ئۈچۈن، ئۇلار ئۈچۈن ئىشلەتكىلى بولىدىغان ئىشلەتكۈچى ئارا يۈزىنى لايىھەلەش ئىنتايىن مۇھىم. ئىشلەتكۈچى ئارا يۈزىنى لايىھەلەشتە، ئىشلەتكۈچىلەرنىڭ ئېھتىياجى ۋە ئادەت قىلىدىغان ئىشلىرىنى چۈشىنىش ئارقىلىق، ئۇلارنىڭ ئىشلەش ئۈنۈمىنى ئۆستۈرۈش ئۈچۈن ئىشلەتكىلى بولىدىغان ئىشلەتكۈچى ئارا يۈزىنى لايىھەلەش ئىنتايىن مۇھىم. ئىشلەتكۈچى ئارا يۈزىنى لايىھەلەشتە، ئىشلەتكۈچىلەرنىڭ ئېھتىياجى ۋە ئادەت قىلىدىغان ئىشلىرىنى چۈشىنىش ئارقىلىق، ئۇلارنىڭ ئىشلەش ئۈنۈمىنى ئۆستۈرۈش ئۈچۈن ئىشلەتكىلى بولىدىغان ئىشلەتكۈچى ئارا يۈزىنى لايىھەلەش ئىنتايىن مۇھىم. ئىشلەتكۈچى ئارا يۈزىنى لايىھەلەشتە، ئىشلەتكۈچىلەرنىڭ ئېھتىياجى ۋە ئادەت قىلىدىغان ئىشلىرىنى چۈشىنىش ئارقىلىق، ئۇلارنىڭ ئىشلەش ئۈنۈمىنى ئۆستۈرۈش ئۈچۈن ئىشلەتكىلى بولىدىغان ئىشلەتكۈچى ئارا يۈزىنى لايىھەلەش ئىنتايىن مۇھىم. ئىشلەتكۈچى ئارا يۈزىنى لايىھەلەشتە، ئىشلەتكۈچىلەرنىڭ ئېھتىياجى ۋە ئادەت قىلىدىغان ئىشلىرىنى چۈشىنىش ئارقىلىق، ئۇلارنىڭ ئىشلەش ئۈنۈمىنى ئۆستۈرۈش ئۈچۈن ئىشلەتكىلى بولىدىغان ئىشلەتكۈچى ئارا يۈزىنى لايىھەلەش ئىنتايىن مۇھىم. ئىشلەتكۈچى ئارا يۈزىنى لايىھەلەشتە، ئىشلەتكۈچىلەرنىڭ ئېھتىياجى ۋە ئادەت قىلىدىغان ئىشلىرىنى چۈشىنىش ئارقىلىق، ئۇلارنىڭ ئىشلەش ئۈنۈمىنى ئۆستۈرۈش ئۈچۈن ئىشلەتكىلى بولىدىغان ئىشلەتكۈچى ئارا يۈزىنى لايىھەلەش ئىنتايىن مۇھىم.

١٥ سەھىپە مۇقىم بولۇپ، ئومۇمىي ۋە مەزمۇن جەھەتتە مۇقىم ئىستاندارت ھاسىل قىلىدۇ. ئۇنىڭدىن باشقا، ئۇلار ئىشلەتكۈچىلەرنىڭ ئېھتىياجىغا ماسلىشىپ ئۆزگەرتىلىشى ۋە يېڭىلىنىشى مۇمكىن. ئەگەر ئىشلەتكۈچىلەر ئۇلارنىڭ ئېھتىياجىنى قاندۇرالمىسا، ئۇلار باشقا ئورۇنلارغا يۆتكىلىپ كېتىشى مۇمكىن. شۇڭا، ئىشلەتكۈچىلەرنىڭ ئېھتىياجىنى چۈشىنىش ۋە ئۇلارنىڭ ئېھتىياجىنى قاندۇرۇش ئۈچۈن ئۈزلۈكسىز يېڭىلاش ۋە ئۆزگەرتىش ئېلىپ بېرىش كېرەك.

第五節 自由意志

陸圖七

陸圖八

「ああ、お前はいつまでたっても子どもだな。」父親はそう言って笑った。「そんなことで泣いていたら、この先やっていけないぞ。」

「だって……」と言いかけて、彼女は口をつぐんだ。父親の言うことは正しかった。自分でもそれはわかっていた。ただ、悔しさと悲しさが胸の中で渦を巻いていて、どうしようもなかったのだ。

「ほら、涙をふけ。」父親はハンカチを差し出した。「明日は試合だろう。泣き顔のままでは、相手に笑われるぞ。」

彼女はハンカチを受け取り、目元を押さえた。布地からは父親の匂いがした。煙草と、それから少しだけ汗の匂いが混じっていた。

「お父さんは、負けたことがあるの？」

「何度もあるさ。数えきれないくらいな。」

「それでも、続けてきたの？」

「続けるしかなかったからな。」父親は窓の外を見ながら言った。「やめたら、本当に負けになる。だから、やめなかった。それだけのことだ。」

彼女はその言葉を、何度も心の中で繰り返した。やめなかった。それだけのこと。

附圖一一

附圖一一

附圖 四

附圖 三

附圖十一

附圖十八

附圖一九

附圖十七

附圖十六

附圖十五

附圖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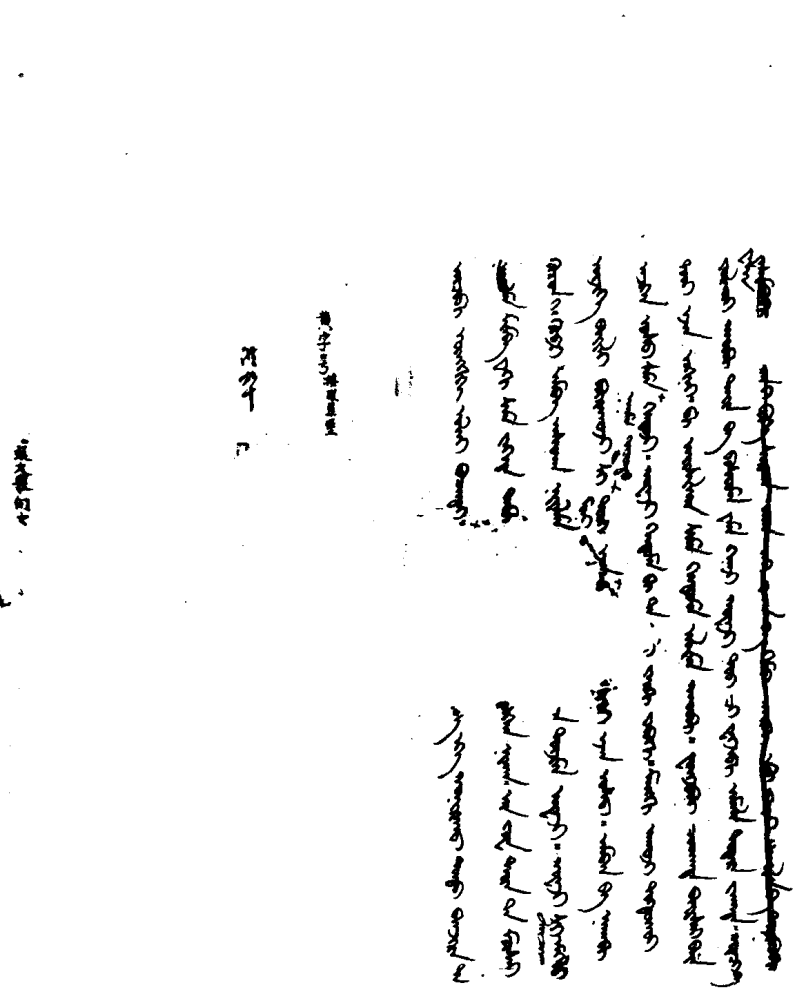
附圖二九

附圖111

大鵬之舞

附圖110

附圖三五



附圖四〇

附圖四一

附圖四六

附圖四七

附圖四九

附圖四八

附图五

附圖五111

附圖五11

第五百四十四圖

第五百四十五圖

附圖五十

附圖五十一

附圖五八

附圖五九

附圖六〇

附圖六一

附圖六四

附圖六三

附圖六二

附圖六五

附圖六六

附圖六七

附圖六八

附圖六九

附圖七〇

附圖十一

附圖十二

附圖十三

附圖十四

附圖七六

附圖七五

附圖八〇

附圖七九

第圖八十一

第圖八十一

附圖八三

老滿文原檔論輯

附錄（一）

廣祿　李學智合著

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

輯自民國五十四年六月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

年報第四期

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

廣　祿　李學智

(一)「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

清朝人未入關以前，用滿文紀錄當時史事的檔冊，後人名之曰「滿文老檔」。此類檔冊，清人始終藏之秘府，一般人士絕對無法見到；即清朝的大臣學士們，也無機會翻閱。據阮葵生茶餘客話（見昭代叢書）說：「九卿翰林部員，有終身不得窺其一字者。」又據羅振玉史料叢刋初編所載王國維庫書樓記一文中，敍述清代內閣大庫檔案的情形，也說：「三百年來，除舍人省吏循例編目外，學士大夫罕有窺見美富者。」由此可知清人對於這些紀錄他們自己的史料，是如何地保密了。但是到了清末，由於外侮日迫，無暇顧及此等文獻，始由日人內藤虎次郎，於清光緒三十一年（西元一九〇五）發現於清代的盛京（瀋陽）崇謨閣中。內藤氏於清末宣統三年(西元一九一一)第二次往訪時，曾用晒藍的方法，將「滿文老檔」影印歸國，並於同年的藝文雜誌第十一、十二號，發表清朝開國期の史料一文，公開介紹於世；當時在學術界中頗爲轟動。直到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三月，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在整理清代內閣大庫時，發見了「老滿文原檔」三十七冊後，纔有國內外的學人，開始研究所謂「滿文老檔」與「老滿文原檔」二者的淵源。幾經學者們的研究，纔知道日本內藤虎次郎在盛京崇謨閣中所見的「滿文老檔」，原來是清高宗於乾隆四十三年（西元一七七八）、根據「老滿文原檔」(即民國二十年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發見的三十七冊本)，用當時通行的新滿文重鈔的一份副本。因爲根據清代的官書記載，知道清人之有文字，實肇始於清太祖建元天命以前的十七年，也就是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西元一五九九）。那時清太祖努爾哈赤纔開始仿照蒙古文的字形，創造了滿文。下迄清太宗天聰

六年（明毅宗崇禎五年西元一六三二），因鑑於蒙古文字形的滿文過於簡單，無法適應於音韻複雜的滿語，始又命達海巴克什 dahai baksi 在原有蒙文字形的滿文右側，酌量增加圈、點，以符應用。此種經過達海巴克什增加圈點後的滿文，被稱之謂「新滿文」ice manju hergen, 或稱「施圈點滿文」tongki fuka siudaha manju i hergen, 也就是後日通行的滿文。因此又稱天聰六年以前蒙文字形的滿文，謂之「老滿文」fe manjn hergen, 或稱「無圈點滿文」tongki fuka sindaha aku manju i hergen。是可知清人未入關前用滿文紀錄的檔冊，應包括「無圈點滿文」與「施圈點滿文」兩種不同文字的記載。可是內藤氏在盛京崇謨閣中，影印歸國的一份「滿文老檔」，自始至終，却都是用新滿文所寫的，其中並沒有老滿文的痕蹟。所以自從民國二十年發現了「老滿文原檔」三十七冊後，學者們即開始研究兩者的關係。根據清代官方紀錄，在清高宗乾隆六年(西元一七四一)已經提到這批「老滿文原檔」了。據張玉全氏述滿文老檔一文，轉譯乾隆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大學士鄂爾泰、徐元夢等，奉敕編撰「無圈點滿文字書」的滿文奏摺說：

> 內閣大學士太保三等伯臣鄂爾泰等謹奏：爲遵旨事，乾隆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奉上諭：「無圈點字原係滿文之本，今若不編製成書貯藏，日後失據，人將不知滿文肇端於無圈點字。著交鄂爾泰、徐元夢，按照無圈點檔，依照十二字頭之順序，編製成書，繕寫一部，並令宗室覺羅學及國子監各學，各鈔一部貯藏。欽此。」臣等詳閱內閣庫存無圈點檔，現今雖不用此體，而滿洲文字實肇基於是。且八旗牛彔之淵源，賞給世職之緣由，均著於斯。檔內之字，不僅無圈點，復有假借者，若不融會上下文字之意義，誠屬不易辨識。今奉聖旨編書貯藏，實爲注重滿洲文字之根本，不失其考據之至意。臣謹遵聖旨，將檔內之字加設圈點讀之。除可認識者外，其有與今之字體不同，及難於辨識者，均行檢出，附註現今字體，依據十二字頭編製成書，謹呈御覽；俟聖裁後，除內閣貯藏一部外，並令宗室覺羅學及國子監等學各鈔一部貯存，以示後人知滿洲文字肇端於此。再查此檔因年久殘闕，既期垂之永久，似應逐頁托裱裝訂，爲此謹奏請旨。乾隆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大學士太保三等伯鄂爾泰，尙書衞太子少保徐元夢奏。

這奏摺奏上後，當天就奉到聖旨，說：「將此摺錄於書首，照繕三帙呈進。餘依議。」

由以上奏摺中我們知道，在乾隆六年時，已經發見了這一批清太祖、太宗朝的原始檔冊。且可證明當時的一般滿洲人士，對於此等早期無圈點的老滿文，已相當陌生。也就是因爲當時的滿洲人士，包括乾隆帝在內，已不能辨識此批檔冊中的老滿文；所以乾隆帝始以「稽古右文」作外衣，將此批老滿文原檔加以整理與考訂。因爲欲瞭解原檔之內容，必須先辨識原檔的文字。故而乾隆帝首先敕諭臣工們，將原檔內與新滿文字體不同、及難於辨識的老滿文。均行檢出，加以考訂後，編製一套「無圈點滿文字書」tongki fuka sindaha aku hergen i bithe。此書雖於乾隆六年十一月編竣，但因原檔需要裝裱，一直到了乾隆四十年(西元一七七五)，清高宗始又命令臣工們，根據乾隆六年敕編的「無圈點滿文字書」，澈底整理這一批老滿文原檔，並敕命將這一批老滿文原檔，用當時通行的新滿文加以重鈔。待用新滿文重鈔的一套完成後，爲了「稽古右文」，又將已鈔成的新滿文本「老檔」，再仿照無圈點老滿文的字體，重鈔了一份。根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徐中舒氏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一文，所引史語所收藏的「清內閣大庫檔案」中，「大學士舒赫德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二日趕辦老檔」的奏摺說：

> 本年（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二日；奏明將內閣大庫恭藏無圈點老檔三十七本，交國史館纂修等官，加增圈點，照繕趕辦，陸續進呈。……查老檔原頁共計三千餘篇，今分頁繕錄，並另行音出一分，篇頁浩繁，未免稽延時日。雖老檔卷頁，前經裝裱，究屬年久糟舊，恐日久摸擦，所關甚鉅，必須迅速趲辦，敬謹尊藏，以昭慎重……。

此卽乾隆四十年重鈔滿文老檔的史實紀錄。但是細按當時所謂重鈔，並不是按照原檔一字不易的重繕。因爲經乾隆帝發見整理的三十七冊原檔，不但是記事多有重複，就是文字方面，亦不完全一律。其中部份較早期的原檔，是用無圈點老滿文所寫；一部份較晚的原檔，又是用施圈點滿文所寫；甚而有半帶施圈點過渡期之滿文，以及文中摻雜着許多蒙古文字、漢文之對音字等。所謂重鈔，是將三十七冊老滿文原檔，無論其中所用的是無圈的老滿文，或是施圈點的新滿文，甚或蒙古文，漢文對音的老滿文，一律改書爲當時通行的施圈點新滿文，重鈔一份。再根據已改鈔的新滿文本，比照無圈點的老滿文字形，另外再加鈔一份，使其在相同的一份中，前後的文字一律。

待這兩份不同滿文字形的老檔重鈔完竣後，於乾隆四十三年又命臣工們，比照已鈔的兩份老檔，每種各又增鈔了一份，送往盛京的崇謨閣收藏。據方甦生氏內閣舊檔輯刊敍錄轉引故宮博物院文獻館藏內閣檔案中，有大學士阿桂滿本堂諭一件內云：

奉阿、于中堂諭，現在遵旨再辦老檔一分，恭送盛京。仍派前次辦理之內閣中書興寧、繼善、三官保、達敏、貴保、湖里布、官亮、隆興等八員，上緊趕辦……十月十五日。

據方氏云：「此文前有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堂諭一件。後有四十四年正月一件。此曰十月十五日，可知爲四十三年」云云。此乾隆四十三年增鈔送往盛京的兩份老檔，也就是日人內藤虎次郎所看到，並影印回國的盛京崇謨閣施圈點本的一份「滿文老檔」。（盛京崇謨閣本滿文老檔的板式，以及老滿文原檔的幾種形式，請參閱附圖一、二、三、四）此份滿文老檔自從內藤氏影印歸國後，先後曾經駕濶一氏、戶田茂喜氏、今西春秋氏、三田村泰助氏等，加以翻譯。近年來日本東洋文庫又特別成立了一個滿文老檔研究會，由神田信夫氏等，將全部滿文老檔用日文加以譯註出版。現已出版的有太祖朝老檔三冊，太宗朝老檔四冊。而我國僅有金梁氏曾將盛京崇謨閣本的「滿文老檔」，僅人用漢文加以節譯出版，名之曰滿文老檔秘錄。由於中外學者都習慣上稱乾隆重鈔本爲「滿文老檔」，所以我們把乾隆重鈔本所根據的三十七冊老滿文檔冊，叫做「老滿文原檔」。（以下簡稱原檔）

至於老滿文原檔發見之經過；據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出版之文獻叢編第十輯裏說：

滿文老檔（按此卽指原檔），舊藏內閣大庫，爲清未入關時舊檔。民國二十年三月，本館整理內閣東庫檔案發見是檔三十二冊，原按千字文編號，與今所存者次序不連，似非全數。原檔多用明代舊公文紙或高麗箋書寫，字爲無圈點之滿文，且時參以蒙字。……原檔長短厚薄不一，長者 61 cm，短者 41 cm，厚者五百餘頁，薄者僅九頁。中有一冊，附註漢文；知爲戰陣記功之簿……。

文後並附有原檔影片兩張。據我詳檢原檔，知其中前一張爲「洪字號原檔」之第一頁。後一張爲「盈字號原檔」之第七十四頁。其後又有謝國禎氏於其清開國史料考一書中，曾介紹原檔說：

天命、天聰朝滿文檔冊，北平故宮博物院藏稿本，不知撰人名氏。民國二十年春，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整理實錄大庫舊檔，發現檔冊頗多。其滿文舊檔黃綾本，與遼寧崇謨閣藏老檔相同。內有黃紙本三十一厚冊，爲天命、天聰朝滿文舊檔。間有用嘉靖時文書紙所書，有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劉等字樣。有滿漢文並行者，有僅用滿文所書者。其中「葉赫」作「拽黑」，「吳喇」作「兀剌」。天命前間有用萬曆、天啓年號。奉寬先生及吾師陳寅恪先生嘗至實錄大庫覽其檔冊，確定爲老滿文所書。……蓋滿文舊檔皆經乾隆時改定，即遼寧故宮所藏，亦爲乾隆時改定之本。今此數帙確爲舊籍殘存，不獨滿文舊檔可資研究，即背面嘉靖時之文書，亦足珍攝……。

謝書之前亦附有兩張原檔影片，一爲「寒字號原檔」之第二十七頁，一爲同號原檔之第七十七頁。以上二文所說：一爲三十二冊，一爲三十一冊。或因發見之初，尚未細檢的原故。惟在謝氏文中附有三十一冊原檔編號及存放箱號之目錄，看來似乎頗爲詳盡。然因謝氏既不識滿文，且又急於公諸於世，未加細檢即遽而爲文，故文中多有失實處。其後於民國二十三年方甦生氏又在內閣舊檔輯刊敍錄一書中介紹原檔說：

滿文老檔（按即原檔）爲盛京舊檔之巨擘，其記事年代起天命，以迄崇德元年。今存文獻館者凡三十七冊，蓋自乾隆以來即僅有此數。原本以明代舊公文紙或高麗箋書寫，中多殘闕。冊形之廣狹修短，葉數之多寡，極不一致。其文字於額爾德尼草創，達海增補及加圈點者，三體兼而有之。此因其記事年代先後而漸生變化者也。

方氏所說，已完全符合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原藏的冊數。較謝國禎氏所說要詳盡多了。不過方氏說：「老檔三十七冊之記事年代，係起自天命以迄崇德元年」，實考之未詳。因爲現存的三十七冊原檔，其記事年代，是起自明萬曆三十五年（丁未。西元一六〇七），尚在清太祖建元天命（丙辰。西元一六一六）之前十年。下迄清太宗崇德元年（丙子。西元一六三六）。不過其中部份記事原來即有殘闕，並不完全連貫。

其後於民國二十四年，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於整理內閣大庫殘檔時，又發見了老滿文原檔三冊，一爲清太祖天命九年（明天啓四年，西元一六二四）及十一年（明天啓六年，西元一六二六），合訂之記事檔。一爲清太宗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西元一

六三二）之記事檔。一爲天聰九年（明崇禎八年，西元一六三五）全年之記事檔。此三冊原檔均未裝裱，當係乾隆帝整理原檔時所未見者。文獻館曾於民國二十四年文獻特刊中，加以簡單介紹。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復於民國二十五年，在內閣大庫裏發見了一本清太宗崇德三年（明崇禎十一年，西元一六三八）的原檔，介紹在民國二十五年的文獻論叢中。

以上所述，是民國二十年重又發見原檔後，公開介紹原檔的幾篇大文。至於老滿文原檔中，所涉及清初史料的內容如何？或因謝氏、方氏等都不識滿文，所以他們的文章中均未提及。不過自老滿文原檔被發見後，亦有數位學者，曾撰文論證原檔的史料內容。如民國二十五年的文獻論叢中，有張玉全氏的述滿文老檔一文。張氏文中曾說：

> 內閣大庫發見滿文老檔（按卽原檔）三十七本，又重鈔無圈點本，及有加圈點本各一百八十冊。玉全參與整理之役，現在摘由編目行將竣事，僅就工作時研究所得，略加陳述……。(一)老檔內之文字：滿文老檔內所寫之文字，頗爲複雜，並非僅無圈點字體而已。就整理所見，共有三種：(1) 無圈點字（卽老滿文）此種文字，……字體簡古，辨認殊難。故尋繹文義，頗費推敲……。(2) 加圈點字：清太宗感覺無圈點字，對於需要上少有不便，遂於天聰六年正月（東華錄作三月）命達海將十二字頭（卽字母）增加圈點，其後文移記載逐漸改斯體。惟因當時習慣旣久，書寫文件往往仍舊。故天聰六年老檔，尙用無圈點字，至十年始見加圈點字。至於自何年開始改用，因老檔闕七、八、九年之文件，已不易考證矣。(3) 蒙古字：老檔內除滿文外，頗多蒙文。今就檔內所著錄者觀察，可分二種：
>
> 一、滿文字句內摻書蒙文者：如天命八年七月初八日之文件，內有蒙文一，今摘錄原文如後：〔加（ ）號者係蒙文〕：
>
> fujo de baha (olho) ulin be, enculeme ainu dendehe seme uile arabi,,
> 復州於獲得　財貨將　擅自　爲何　分了　因而　罪　獲(定了)
>
> 漢譯：你「……將復州所獲（得）之財物，何以擅自處分，因此作罪……。」
>
> 二、檔內全部蒙文之件（略）。

在同一期的文獻論叢中，又有李德啓氏的滿文老檔之文字及史料一文。李氏之文，除

介紹老滿文原檔內的文字外，更談到了老滿文原檔的史料；他利用老滿文原檔辨證了金梁氏根據盛京崇謨閣本重鈔老檔所節譯的滿文老檔秘錄一書之訛誤；特別對清初國號之誤解，加以糾謬。李氏之文云：

> 金序（按指金梁氏的序言）有云：「國號初曰滿洲，天命年已稱後金，見於遺朝鮮國王書。天聰年則稱大金，見於金漢蒙古子弟讀書諭，及奉天城門題額。崇德年始稱大清，見於陳杜明等書，始不復用滿洲國號。」據序中所云：似乎於天命以前稱爲滿洲，天命時稱爲後金，天聰時稱爲大金，至崇德而稱大清。但就其所引各節之滿文原文及檔中記載對證，則尙有不盡然者。如檔中在天命以前有下列數段：戊申(明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太祖與明邊臣盟誓建碑，有云：「凡諸申、漢人，若私越邊境。」癸丑（明萬曆四十一）年九月，葉赫貝勒遺太祖於明帝，有云：「哈達、輝發、烏拉已被征服，今復征取葉赫。將吾珠申部落，完全征取後，卽征取汝之明國。」癸丑年九月：明萬曆帝夢警，以問羣臣；對云：「女子卽女直滿洲之蘇勒崑都侖汗，將進奪吾明國之帝位……明帝向女直滿洲之蘇勒崑都侖汗曰……」乙卯（明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攻克額赫庫掄城有云：「額赫庫掄人曾向其環近諸部遣强，命寄語曰：『人謂滿洲之兵强勇，如此，可來與我一戰；』滿洲兵果往。……」據此：則滿洲稱號，在天命以前，曾有諸申、女直、滿洲數種。……在天命時復有：諸申、滿洲、後金、金數種。天聰元年（明天啓七年）正月，致書袁崇煥，書云：「滿洲國汗致書袁大人……」天聰三年正月，致書袁崇煥，書云：「金國汗致書袁大人。」……天聰六年六月，遣阿什達爾漢與明宣府巡撫使者盟誓有云：「大明國金都司，黃都司，二州，四官。滿洲國阿什達爾漢……刑牲焚書誓於天地。……」。同年十月致明帝書云：「滿洲國汗上書大明國皇帝……」。同年十一月，致明寧遠官員書云：「金國汗致書明寧遠官員……」。據此：則滿洲稱號，在天聰時，仍爲金與滿洲並用……。

以上是曾參加整理原檔工作，而且均熟諳滿文的兩位學者，所論及老滿文原檔的文章。由於國內外的學者們，均無法親覩原檔；加以滿文到了清末，一般滿人皆都棄滿而從漢，幾乎成了絕學，就是研究清史的學者，看到了原檔，亦無法加以應用。所以一般學者對張、李二氏之大文，均認爲當是至確之論。卽是我們在抗戰時亦曾確信

張李二氏之說而不疑。然而今天我們十二萬分幸運的親自看到了原檔，並且又經親手參加整理與研究的工作。可是經我們仔細的校證張、李二氏文中所引用的原檔後，纔發現張、李二氏所說的話，似乎都不太確實，而應該加以辨證。如以上張玉全氏文中所引天命八年七月初八日的原檔，張氏認爲其中摻用蒙文一說，事實上或非如張氏所斷。雖然原檔中常在文句內，摻雜一二蒙文；但是張氏所說的 olho 一字，並不一定必是蒙文。考此段老滿文的記載，是在原檔的「盔字檔」第八十一號中，（見附圖一二七）從此段文義觀之：既然在 olho 一字之前，已有了滿文「獲得」的 baha 一字，在文法上已很完整的表達了「得到」的意義，實無需再補充一蒙文 olho「得到」之必要。由滿文用字之例看，此 olho 一字，很可能是滿文的 olji 或 ulha 兩字中一字的誤寫。在原檔中常常看到寫錯的字，例如：原檔「附一號」中，有：「賞與 dorji 明葉甲」時，而將「明葉甲」書作 cilteri uksin，可是同檔中「賞與 monggol taiji 明葉甲」時，又書作 hilteri uksin，這分明前面「明葉甲」的 cilteri 一字，應爲 hilteri 之誤。他如：「張字原檔」第五〇八頁第二行裏，將「盔甲」的 uksin 誤書爲「unggise」等，均是顯明的例子。所以張玉全氏所說 olho 一字，似不應武斷其必爲蒙古文。更因爲在老滿文原檔中，常常看到 baha（獲得）一字，與 olji ulin 或 ulha ulin 連用。按滿文的 olji 一字，漢譯作「俘虜」(包括人、畜等物)。而 ulha 一字，原是「家畜」的意思，包括牛馬驢騾駱駝等。假若將原檔中的 olho 一字，改書爲 olji 或 ulha，則辭義要比用蒙文的 olho（得），通順的多了。如說：

fujo de baha olji ulin be, enculeme ainu dendehe,,
復州 於 獲得 人畜 財物 將　擅 自　爲何 分 了

或者是說：

fujo de baha ulha ulin be, enculeme ainu dendehe,,
復州 於 獲得 牲畜 財物 將　擅 自　爲何 分 了

又何況在老滿文的字形上，olho, olji, ulha, 三字的書寫均很相近；如老滿文的 olho 書作 ，olji 則書作 ，ulha 書作 。這三個字祇是在字尾上，稍有分別，若僅從字首看三字完全一樣。而且在滿文文法上，既已有表達「獲得」完整意義的滿文 baha 一字，實無再贅一蒙文「得」字 olho 的必要。因此我們認爲張氏的

說法，似乎有過於武斷之嫌，是應該重加商榷的。

至於李德啓氏之文，所說亦多不實。因爲李氏文中所引用駁斥金梁氏滿文老檔秘錄的原檔，經我們詳細檢出核對後，總知道李氏仍然是根據乾隆時的重鈔本「滿文老檔」，並沒有根據眞正的「老滿文原檔」。祇不過是李氏所引用的爲北平故宮本的「滿文老檔」而金氏係據瀋陽故宮本的「滿文老檔」而已。所以李氏辨證金氏所說「清初國號的演變」一段大文，以我們研究所得再批判李氏，李氏之文對金氏之說，祇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例如李氏所引：乙卯年（明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的一段老檔的滿文說：

tere ehe kuren i niyalma ini shurdeme gurun de etexulefi xendume, manju i cooxa mangga baturu sere, tuttu mangga baturu oci, muse sexe, unggifi dain jio seme jasire bixe seme gisurexe bixe, manju i cooxa yala genefi,,

意譯爲「額赫庫掄人曾向其環近諸部逞强，命寄語曰：『人謂滿洲之兵强勇，如此，可來與我一戰。』滿洲兵果往」。

以上李氏所引的此一段史實，在老檔的「荒字號檔」第五十六葉下頁中（見圖五）。此葉荒字檔就我們研究所知，尙非眞正的原檔，應係清太宗天聰年間初修太祖實錄時所重鈔的（說詳下）。可是荒字檔的原文，亦與李氏所引的滿文不同。而李氏所引之文，又係在荒字檔第二行與第三行中間，另外加添的一段小字裏。此段後增的小字，共有四行，墨色與筆蹟均與原荒字檔書寫的不同，很顯然此段加添的小字，與原荒字檔是在非同一時間，非同一人之手筆所寫的。尤其是檔中 cooha 一字的寫法，二者分明不同。如原書於此頁第一行最後一字的 cooha，與最後一行第十一字的 cooha，均書作 ；而加添的一段小字最上面併書的兩個 cooha，又均書作 。在同一葉檔冊中，對同一字有不同的兩個寫法，分明新添的一段小字，是經過後人所增加。又何況荒字檔原來的行款，每葉均爲五行，獨此葉檔冊，因增添了四行小字，而與荒字檔原來的行款不同。由此卽可知李氏所辨證的有關清初國號「滿洲」之說，因其引用史料之不愼，以致竟是些贅言。進而再從荒字檔的此段小字，細校李氏所引，二者的滿文亦有許多不同。今將荒字檔中加添的一段滿文音譯於下，以證李氏之非；如云：

tere ehe kuren i niyalma ini surdeme gurunde etehulebi,, hendume manjui
那 額赫 庫倫的 人 他的 週圍 部 與 逞强 說 滿洲的

cooha mangga baturu sere,, tuttu mangga baturu oci muse sehe unggibi
兵 强 勇 說了 如此 强 勇 若是 我們 說 遣

dain jio seme jasire bihe seme gisurehe bihe,, tereci manjui cooha yala
戰 來嗎 如此 寄信 有 如此 說了 有 自此 滿洲的 兵 果然

genebi……；
去了

附註：我們音譯的 h，李德啓氏均譯作 x。

由以上蓋字檔音譯的老滿文，與李氏所引的新滿文對照一下，兩者的不同處，有(一)第七字的 surdeme（週圍）老滿文寫作 ，而新滿文寫作 。所以李氏音譯作 shurdeme。若依照老滿文的字形，僅能音譯作 surdeme。（二）第十字的字尾，與第二十四字的字尾，以及最後一字的字尾，李氏都譯作 fi，而老滿文均作 bi。（三）在蓋字檔增添的一段滿文中，即第三十二字之下，尚有 tereci 一字，被乾隆重鈔老檔時漏而未鈔，因爲李氏係據乾隆時的重鈔老檔，所以亦缺此字。由以上三項的不同，皆可知李氏所辨證清初國號的問題，由於其所引史料之不實，實皆爲贅言。

他如李氏所引清太宗天聰元年正月，清太宗致袁崇煥書所說：

manju gurun i xan i bitxe, yuwan amba niyalma de unggixe,,

譯爲「滿洲國汗致書袁大人……。」

但證以老滿文原檔「天字號檔」第三葉（圖六）第十行之文，原本實書爲：

aisin (manju) gurun i han i bithe iuwan amban niyalma de unggihe,,

應譯爲「金國汗致書袁大人……。」祇是原檔上「金國」的「金」aisin 字，已被用墨塗去，又在字旁改寫作「滿洲」manju。從原檔上的滿文比較看，改寫的滿文字蹟墨色均顯然不同，而且 manju 一字，已施有圈點，是可證明改書的時間已相當的晚了。此種字在眞實史料之旁，而不引用，反以乾隆帝重鈔之轉手史料，輕於立說，不知引起史學界多少誤解。例如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國立瀋陽博物院籌備委員會彙刊第一期；金毓黻氏於其滿文老檔考一文的結論裏即說：

李氏(按即指李德啓)就老檔中滿洲部落之稱謂，及汗與皇帝之異同，稱引甚繁。

茲爲摘要言之：滿洲稱號在天命前，曾有諸申、女眞、滿珠，或滿洲數種。在天命時則有諸申、滿洲、後金、金數種。在天聰仍爲金與滿洲並用，而諸申以爲建州諸部總稱之關係，亦未消滅。迨崇德元年五月改元稱帝，始有專一之大清國號。此皆依據老檔歸納而得，最爲可信……。

此卽因爲金毓黻氏誤認李氏既係參加整理老滿文原檔的人員之一，而且又精通滿文，加以李氏滿文老檔之文字及史料一文，又係發表在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出版的文獻論叢上。由於這些原因，所以金氏對李氏文中所說的一切，均確信而不疑，遂斷定李氏之說「最爲可信」。但是證以我們前面所舉的例子，可知李氏對於清朝早期國號之說，亦純係架空之論，並非正確的判斷。至於有關清初國號稱謂一問題，或非僅就滿洲、諸申、金、或後金、大清等簡單的字面，卽可解釋清楚的。因爲此一問題涉及清人未入關前的整個文化問題，我們將另有專文論及，於此不再多贅。以上是自民國二十年發見老滿文原檔後，我國學者爲了介紹原檔內容所發表的幾篇大文。至於日本學者們，如今西春秋、三田村泰助等，雖亦曾撰文論及老滿文原檔；然因各氏均未能親覩原檔（今西春秋曾在北平故宮博物院看到後來發見的崇德三年原檔），所以散見日本各雜誌期刊的文章，多屬推測之辭，本文均未加以引證。茲將我們看到老滿文原檔的經過及其內容，作一簡單的敍述：

由於我們於民國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〇）間，從事於滿文本清太祖實錄（又名滿洲實錄）的譯註與整理工作。因感現存的滿文史料太少，遂思及抗戰時所知老滿文原檔之舊事。雖然知道此批珍貴的史料，於抗戰時曾被政府疏運於大後方，但抗戰勝利以後，一直未聞此批老滿文原檔的消息。深恐於對日抗戰勝利後，將此一珍貴的史料，運返北平，隨着大陸的變色而陷入共黨之手。其後得自日本今西春秋氏傳來消息，說此一史料絕對未在北平。因此始引起我們前往臺中故宮博物院尋找的念頭。年前得李所長（濟之）沈院長（剛伯）兩位先生之助，趁暑假之便，前往臺中故宮博物院探詢訪求。承故宮博物院孔前主任委員（德成）及莊館長（尙嚴）吳先生（玉璋）梁先生（廷燦）等的熱心相助，終於發見了此一「老滿文原檔」。當時因匆忙間，僅檢看了三、五冊，經我們證明確是「老滿文原檔」後，卽刻北返。向李所長、沈院長報告此一發現，並請求予以協助。當卽得到李所長、沈院長的慨允。於是先商請中國

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補助所需經費，並由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備函，請求故宮博物院准許將這批原檔攝成照片。更承王院長（雪艇）及孔前主任委員（德成）的鼎力贊助，很快就允准了我們的請求。於是我們就前往臺中故宮博物院，攝製了一套顯微照像膠片。這其間李先生（濟之）沈先生（剛伯）十二萬分熱心的爲我們籌劃經費，以及商借中央研究院的攝影設備等工作，始克很快的圓滿達成任務。我們謹在此特別感謝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以及各位委員先生，更向李先生、沈先生、王先生、孔先生等致敬，感謝對我們的熱心幫助。

我們所見的「老滿文原檔」，不但是經乾隆六年裝裱的三十七冊，均完整無缺；即民國二十四年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整理內閣大庫雜亂檔時，所發見未經乾隆時裝裱的三冊「老滿文原檔」，亦完整的保存在故宮博物院裏。現存於故宮博物院裏的「老滿文原檔」，共計四十冊。據我們所知現存於世的「老滿文原檔」，除我們所見的四十冊外，僅有崇德三年（明崇禎十一年西元一六三八）的一冊，現已淪陷在北平。茲特附載故宮博物院現藏四十冊「老滿文原檔」的簡目於後，以便檢閱與參考：

滿文原檔簡目

(一)太祖朝

冊　原編荒字，故宮編第七冊。自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三月；兀拉國主布占泰發兵一萬截殺清太祖努爾哈赤派往招撫東海瓦爾喀部蜚悠城的回兵起，至清太祖天命四年（己未）三月止。內編一百四十六號，共計二百一十一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五七公分，橫二二·五公分。

第二冊　原編昃字，故宮編第十一冊。自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六月起，至清太祖天命五年(庚申)九月止。(本冊中記事時間紊亂無序，部分與荒字檔重複。)內編一百三十九號，共計二百七十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四九·六公分，橫三二公分。

第三冊　原編張字，故宮編第十五冊。自清太祖天命六年（辛酉）二月起，至天命七年（壬戌）四月止。內編五百五十五號，共計五百六十頁。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四三·九公分，橫四〇公分。

第四冊　原編來字，故宮編第十七冊。自清太祖天命六年（辛酉）七月起，至同年十

一月止。（本冊中的記事，除文辭略異外，與張字檔重複。）內編五十二號，共計九十八頁。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四六・八公分，橫三四公分。

第五冊　原編辰字，故宮編第十二冊。自清太祖天命七年（壬戌）六月起，至同年六月底止。內編五十四號，共計五十七頁。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五〇公分，橫二七・一公分。

第六冊　原編列字，故宮編第十四冊。自清太祖天命八年（癸亥）正月起，至同年五月止。內編二百一十九號，共計二百一十九頁。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四三・八公分，橫三九・八公分。

第七冊　原編冬字，故宮編第二十冊。自清太祖天命八年（癸亥）正月起，至同年五月止。（記事與列字檔重複）內編四十四號，共計八十三頁。高麗箋紙書寫，部分老滿文帶有圈點，但與新滿文所施圈點不同。冊縱四二公分，橫三六・八公分。

第八冊　原編盈字，故宮編第十冊。自清太祖天命八年（癸亥）五月起，至同年七月止。內編九十八號，共計九十八頁。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內有部分蒙文）。冊縱四五・四公分，橫三九・四公分。

第九冊　原編寒字，故宮編第十六冊。自清太祖天命九年（甲子）正月起，至同年六月止。（本冊中記事部分時間紊亂無序）內編九十九號，共計一百四十二頁。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部分記事旁有漢文翻譯）冊縱四七公分，橫三六・六公分。

第十冊　原編收字，故宮編第三十四冊。自清太祖天命十年（乙丑）正月起，至同年十一月止。內編五十六號，共計一百零六頁。高麗箋紙書寫，其中滿文大部分已帶有圈點，字形亦近似新滿文。冊縱四七・七公分，橫三四・八公分。

第十一冊　原無編號，未經乾隆裝裱，故宮編滿附第一冊。內有清太祖天命九年（甲子）正月、三月，及天命十一年（丙寅）七月、八月記事。共計三十一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三五・一公分，橫二六・二公分。

第十二冊　原編黃字，故宮編第三冊。清太祖天命十一年（丙寅）間，有關八旗的敕書檔。內編四十二號，共計八十二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四

九·八公分，橫三五·七公分。

第十三冊　原編宙字，故宮編第五冊。係清太祖天命七、八、九、十一年間，所記的「秘密記事檔」。冊中年月秩序錯亂，大部份記事與列字檔、盈字檔重複。內編八十八號，共計九十五頁。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四九公分，橫四〇·八公分。

第十四冊　原編往字，故宮編第十九冊。清太祖無年月檔。記載有關八旗官員之誓書與敕書。內編五十三號，共計五十九頁。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三九·八公分，橫二四·二公分。

第十五冊　原編宿字，故宮編第十三冊。清太祖無年月敕書檔。內編四十二號，共計四十八頁。明代舊公文紙印刷，無圈點老滿文刻本。冊縱四三公分，橫二八·三公分。

第十六冊　原編露字，故宮編第三十三冊。清太祖無年月檔。內編十號，共計十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五五·二公分，橫二九·六公分。

第十七冊　原編致字，故宮編第三十六冊。清太祖無年月檔。內編三十五號，共計三十五頁。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四二·五公分，橫三〇·五公分。

第十八冊　原編洪字，故宮編第六冊。冊內包括清太祖及清太宗兩朝檔，大部分無年月。記事斷爛殘闕，少頭無尾，鮮有五、六頁連書者。內編一百十三號，共計一百一十五頁。明代舊公文紙及高麗箋紙雜書。冊中文字有無圈點老滿文，半施圈點的過度改革期間的滿文，以及完全施有圈點的新滿文。冊縱四九·六公分，橫三二公分。

第十九冊　原無編號，故宮編第三十五冊。清太祖朝殘破檔。全冊共計三十二頁，無一頁完整。且乾隆六年裝裱時，又往往將不同頁的殘檔，裝裱爲同頁。冊縱四七·三公分，橫三一·一公分。

第二十冊　原編藏字，故宮編第二十一冊。此檔原係清太祖天命八年（癸亥；原檔作壬亥。）所頒投降漢官的敕書檔，不知何時整理原檔時，將之改書爲清太宗天聰二年（戊辰）五月。乾隆四十三年第二次重鈔老檔，又將之收入清太宗老檔卷十五、天聰二年之後，並紀爲「無年月檔」。內編二十七號，共計三十三頁。高麗

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四八・二公分，橫三〇・四公分。

(二)太宗朝

第二十一冊　原編天字，故宮編第一冊。自清太宗天聰元年(丁卯)正月起，至同年十二月止。內編八十二號，共計一百六十一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內有少許後日增補改鈔的新滿文）冊縱五四・五公分，橫四二・七公分。

第二十二冊　原編歲字，故宮編第二十五冊。自清太宗天聰二年（戊辰）正月起，至同年四月止。內編三十三號，共計六十五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內有後日添補的新滿文）。冊縱四一・五公分，橫二四公分。

第二十三冊　原編閏字，故宮編第二十二冊。自清太宗天聰二年（戊辰）正月起，至同年十二月止。內編三十八號，共計七十一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內有後日添補的新滿文）。冊縱四七・三五公分，橫三九・二五公分。

第二十四冊　原編成字，故宮編第二十四冊。係清太宗天聰三年(己巳)正月至六月，四年（庚午）七月至十一月，五年（辛未）正月、二月及閏十一月，與明朝所送書信檔。內編二十六號，共計四十八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五九公分，橫四二・二公分。

第二十五冊　原編陽字，故宮編第二十九冊。清太宗天聰三年（己巳）正月、二月及閏四月記事檔。內編三號，共計四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三六・一五公分，橫二四・〇五公分。

第二十六冊　原編秋字，故宮編第三十七冊。自清太宗天聰三年（己巳）十月起，至同年十二月止。內編四十四號，共計八十五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四二公分，橫二八・九公分。

第二十七冊　原編月字，故宮編第九冊。自清太宗天聰四年（庚午）正月起，至同年五月止。內編六十八號，共計一百一十九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內有部分蒙文）。冊縱四二・三公分，橫二九・七公分。

第二十八冊　原編調字，故宮編第二十八冊。自清太宗天聰四年（庚午）二月起，至同年四月止。內編五十五號，共計九十六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四二・八公分，橫二七・二五公分。

第二十九冊　原編雨字，故宮編第三十二冊。自清太宗天聰四年（庚午）二月起，至同年五月止。內編十六號，共計二十九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四一・三公分，橫二七・四公分。

第三十冊　原編騰字，故宮編第三十一冊。自清太宗天聰四年（庚午）三月起，至同年五月止。內編九號，共計十五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四六・七公分，橫二八・三公分。

第三十一冊　原編呂字，故宮編第二十七冊。自清太宗天聰四年（庚午）四月起，至同年六月止。內編六十六號，共計一百三十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三八・二公分，橫二四・七公分。

第三十二冊　原編雲字，故宮編第三十冊。係清太宗天聰四年（庚午）與蒙古阿魯四族的書信及誓書。內編四號，共計七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及蒙文。冊縱四四公分，橫二八公分。

第三十三冊　原編暑字，故宮編第十八冊。自清太宗天聰五年（辛未）正月起，至同年十二月止。內編五十號，共計九十三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四八・九公分，橫三四・六公分。

第三十四冊　原編餘字，故宮編第二十三冊。自清太宗天聰五年（辛未）七月起，至同年九月止。內編四十五號，共計八十七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四六・四公分，橫三八・三公分。

第三十五冊　原編律字，故宮編第二十六冊。清太宗天聰五年（辛未）十月份全月檔。內編十七號，共計二十九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縱四八・七公分，橫四〇・五公分。

第三十六冊　原編地字，故宮編第二冊。自清太宗天聰六年（壬申）正月起，至同年十二月止。內編一百二十九號，共計二百四十五頁。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內有部分老滿文已施圈點，惟所施圈點與新滿文不同。）冊縱五七・二公分，橫四二・三公分。

第三十七冊　原無編號，未經乾隆時裝裱，故宮編滿附第二冊。自清太宗天聰六年（辛未）正月起，至同年十二月止。內無編字號，共計一百五十一頁。（自第一

頁至第四十四頁，爲天聰六年正月、二月、三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宴請前來投降蒙古各貝勒，以及各貝勒獻、賞物品記事檔。又自第十五頁至一百五十二頁，係天聰六年正月至十二月的普通記事檔。檔內記事與前列地字檔重複，但文辭詳略互異。）高麗箋紙書寫，前半爲蒙文，後半爲旋圈點的新滿文。冊縱四二・八公分，橫三七・五公分。

第三十八冊　原無編號，未經乾隆時裝裱，故宮編滿附第三冊。自清太宗天聰九年（乙亥）正月起，至同年十二月止。內無編字號，共計四百八十六頁。高麗箋紙書寫，新滿文（尙未完全帶有圈點）。全冊書頁寬窄不一，最長者四四・九公分，橫最寬者四〇・二公分。

第三十九冊　原編日字，故宮編第八冊。自清太宗天聰十年（丙子）正月起，至崇德元年（本年五月改元崇德）八月止。內編二百二十一號，共計四百頁。高麗箋紙書寫，完全新滿文。冊縱四九・四公分，橫四二・六公分。

第四十冊　原編宇字，故宮編第四冊。自清太宗崇德元年（丙子）九月起，至同年十二月止。內編一百七十號，共計三百二十頁。高麗箋紙書寫，完全新滿文。冊縱四八・八公分，橫三六・六公分。

由以上簡目證之，可知以往所有介紹老滿文原檔的文章，似乎均不甚符合。如謝國禎氏文中所列簡目，許多未編字號的原檔，現在均經我們加以考訂。經乾隆六年裝裱的三十七冊原檔中，僅有一冊未曾編號。而此冊原檔，全冊三十二頁無一頁完整；不但殘闕，而且每將兩頁不同的原檔裝裱在一頁上（圖七）。其他未經乾隆帝裝裱的三冊原檔，一冊爲清太祖天命九年（甲子，明熹宗天啓四年、西元一六二四）及天命十一年（丙寅，天啓六年）的敕書檔冊。故宮編「滿字附第一冊」。一冊爲清太宗天聰六年（壬申，明毅宗崇禎五年、西元一六三二），前半冊是賞與前來投誠蒙古諸貝勒們的衣物檔冊，其中除年月時間係用滿文書寫外，正文大部份是用蒙古文字紀錄的；後半冊是用滿文紀錄的記事檔冊，故宮編「滿字附第二冊」。一冊爲天聰九年（乙亥）全年的記事檔冊，故宮編「滿字附第三冊」。從以上簡目所編字號證之，所依千字文的編號，應係乾隆六年裝裱整理原檔時所編，其字號係自千字文之天字起至露字止。其中缺編「玄」字，當係避聖祖「玄燁」之諱而闕。惟將清太宗天聰元年之檔冊，

編爲第一冊之天字，似有追尊的意思。至於其他各冊之編號，既未按時代編列，又未分長幼之序，相互紊亂，整理頗費時間，當係乾隆六年裝裱時，臣工們信手拈來任意編列的。以上是現存故宮博物院所有「老滿文原檔」的大致情形與確實的數目。

此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也保存有許多老滿文原檔散頁。其中大部分爲戰功紀錄檔，約八十餘頁。這一批散頁原檔，雖無年月的記載，因爲多係用明代舊公文紙所書寫，老滿文的字形頗爲古老，似均爲清太祖朝的原檔。另有清太宗天聰五年（辛未，明毅宗崇禎四年）七月，初設「六部」的原檔七葉，頗爲珍貴。我們已將之譯註，並加考證，附於本文的第三節中。這些部分散頁的「老滿文原檔」，以及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四十冊原檔，我們準備將之合併整理與譯註，俾使它成爲現存清初「老滿文原檔」最完整的一套史料。

其次就我們整理「老滿文原檔」以來，所獲得的一點心得，分別寫在下面，以就教於方家。

按現存的四十冊老滿文檔冊，其內容並不如中外學者所想像的那麼簡單與整齊。它的內容，正和它的外貌（冊形）長短、寬窄、厚薄不一的情形，完全一樣；可謂表裏一致。就數年來整理所見，似乎清太宗一朝的檔冊，雖然其中亦多有殘闕與重複，但是若與太祖朝的檔冊比較起來，那就單純整齊的多了。現存清太祖朝的檔冊，雖僅有二十本；可是這二十本檔冊中，據我們的初步檢證，事實上並不完全是原檔，其中包括大部份書寫的眞正老滿文原檔，以及一本可稱滿文最早木刻印刷的敕書檔（見圖八、九）。其他有一小部份是曾經後人重鈔過的滿文老檔。而所謂原檔，大致皆是利用明代遼東各衙門的舊公文紙所寫或印成的。至於曾經後日重鈔的老檔，類皆用所謂高麗箋紙所書寫。太祖朝的二十本檔冊，用明代舊公文紙所寫及印刷的原檔佔十一冊。用高麗箋紙所寫的老檔有九冊。但是這兩種檔冊的記事，常相互重複。而且不但是原檔與老檔的記事重複，就是原檔與原檔的記事也有重複的，老檔與老檔的記事也有重複的。然而何以知道用明代舊公文紙所寫的是原檔，而用高麗箋紙所寫的大半是後日重鈔的老檔呢？我們首先可從兩種檔冊所用的紙張上加以研究：

當然；在努爾哈赤尚未公開反抗明朝以前，清人或許會從明人與朝鮮得到紙張；可是從清人早期生活的情形看，半漁獵半農耕近似於原始的生活，衣食恐怕尚難豐

厚，對其日常生活無關的紙張，當不致多所存貯，以備記事之用。證以朝鮮的申忠一圖錄一書裏說：「臣（即申忠一）以賚（當係賫字之誤。下賫字同）去盤纏，銅爐二口，匙二十枚，紙束，魚物等，言於馬臣（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部屬）曰：『俺處途中或有缺乏之事，將此等物賫來。今別無所用，欲奉于都督（努爾哈赤），此意何如？』馬臣曰：『不妨事』。臣即令馬臣送于奴酋兄弟（指努爾哈赤及其弟舒爾哈赤）。奴酋兄弟皆受之而多謝云。」此爲明萬曆二十三年（西元一五九五）朝鮮派往清太祖努爾哈赤居住的地方，作偵探情報工作的申忠一所記。文中曾言已有紙張送與努爾哈赤。然而所言紙束，原係申忠一準備於途中應用而剩餘的紙張，當不會甚多，或不足以供其日常記錄史事之用。至於史籍中明白記載清人得到大量高麗紙的時間，始見於清太宗實錄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西元一六三二）十一月，訂定朝鮮歲貢額內有：「大紙千帙，次紙千帙」之要求。但是清人所求朝鮮的歲貢，直到崇德二年（明崇禎十年、西元一六三七）征服朝鮮以後，始達到目的。由於清人早期不易得到大量朝鮮紙張，所以我們推測：凡用高麗箋紙書寫的檔冊，在時間上或應晚於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檔冊。

其次：考之兩種紙張不同的檔冊，在書寫的滿文字蹟與行欵上，亦均有顯著的差異。用明代舊公文紙所寫的原檔，可以說沒有固定的行欵規則，而且字蹟潦草不甚整齊。這或許是因爲滿文是寫在明代的舊公文紙上，受了原紙上已寫漢文的限制（圖十），所以老滿文必須寫在原紙上漢文行與行間的空隙處。但是明代舊公文紙的大小既不一律，而且每張上面所寫的漢文亦多少有別，因而老滿文書寫的大小與多少，亦必須視舊公文紙上的空隙大小而定。所以在書寫滿文時，對於行欵便無法加以固定與劃一。再加上滿文草創之初，一般書寫滿文的巴克什 baksi，對書寫滿文的技術尚未熟練，所寫滿文的大小，亦無法加以控制。許多原檔，常因明代舊公文紙上寫的漢文已經很多，無法再寫滿文，且又珍惜一張破紙，不忍將之丟棄，而將滿文寫在舊公文紙的背面。因此現存太祖朝的十一冊老滿文原檔，也就長短、寬窄不一。不但是冊與冊間的大小寬窄互異，就是在同一冊內，葉與葉的大小寬窄也不一致。以上所舉；都是老滿文原檔外形的特點。此類原檔現存最早而又有系統的，是自天命六年（明熹宗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二月開始。但是現存天命六年以前，而又有系統的檔冊，

雖僅祇有兩冊（即荒字號與昃字號），而且紀錄史事部份重複，可是又都是用高麗箋紙所寫的。不過此類用高麗箋紙書寫的檔冊，所寫滿文的形式，又與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原檔不同。不但是書寫的滿文已頗爲整齊，就是每頁上的行款，大致上也很有規律(圖十一、十二)。由於以上兩種不同檔冊的書寫情形，或無人相信何以時間較早的檔冊，反而書寫的整齊？而時間較晚的檔冊，却書寫的潦草？因此，我們推測，用高麗箋紙書寫的老檔，雖然所載史事要較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原檔爲早，但是它的寫成時間，應較晚於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原檔。甚而兩種檔冊紀錄史事的體材，亦各有不同。按眞正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原檔，原爲一種日記體材，按日逐事爲段的紀錄。可是比較早期的兩冊用高麗箋紙書寫的老檔，却爲近乎記事本末的體材，在每一事件中，常用追述往事的口氣所寫。如荒字老檔第十一號至第十四號，所記「淑勒崑都侖汗（清太祖）義責其弟舒爾哈赤」的一段史事，開首所記，爲萬曆三十七年（西元一六〇九）己酉三月之事；至文末已述至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八月十九日，其弟死亡時的史實。又荒字老檔第二十九號下頁至第三十七號。所記「淑勒崑都侖汗囚長子阿爾哈圖圖們於高墻，並忍痛處死其長子事」，開首所記時日，是萬曆四十一年（西元一六一三）癸丑三月；但文中所述處死其長子事，已至萬曆四十三年了。由於此種情形，所以我們推斷：現存記事時間較早，而書寫整齊，用高麗箋紙紀錄的兩冊老檔，必爲後人所追鈔。然而由於眞正原檔記事的開始時間，已晚至清太祖天命六年（明熹宗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的二月，因此我們懷疑清人究竟於何時纔開始有文字紀錄的檔冊。此一問題頗爲複雜，但亦頗爲重要。因爲根據漢文本的清太祖實錄，清太祖之初創滿文，事在明萬曆二十七年（西元一五九九）的二月。創造滿文的目的，即是因爲當時「文移往來」須要文字記載的原故。因而一般研究清史的學者，在直覺上一致認爲清人之有文字記載，應始於清太祖初創滿文的時候。但是證以現存老滿文的檔冊，眞正原始而有系統的紀錄，確已晚至天命六年(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二月了。且此類原始檔冊，均係用明代各衙門的舊公文紙書寫。若從另外一個角度詳予考訂，清人能够得到這些明代遼東各衙門的舊公文紙，在時間上，與清人有系統的紀錄檔冊，似亦相合。如清人之叛明最初攻佔撫順、清河，事在清太祖天命三年（明萬曆四十六年，西元一六一八）。繼佔鐵嶺、開原，事在天命四年。其大舉進犯攻佔遼

陽、瀋陽，則已晚至天命六年了。所以清人能够得到這些大量的明代遼東各衙門的舊公文紙，又必須在攻佔遼、瀋以後。若我們所推測現存天命六年二月以前的兩冊用高麗箋紙書寫的老檔，或爲後日追述與補鈔的檔冊爲不誤。那麼，清人最早而又有系統的紀錄檔冊，或應在清人公然叛明前後了。不過一般研究滿文的中外學者，因爲均未能親見原檔，加以原檔並非完整的紀錄，少頭缺尾殘缺不全，故而推測天命六年以前，或非無原檔紀錄，祇不過因年久遺失而殘闕。絕不能以現在不存，而卽斷其原始就無紀錄。其實經我們詳細研究現存的原檔與老檔，纔知道在現存老檔所記丁未年（萬曆三十五年，西元一六〇七）以前的紀錄，或確實因遺失而殘缺。不過自丁未年以後，迄於天命五年間，這一段史實的紀錄，從現存的荒字號與昃字號兩冊老檔考之，並未見有殘缺之痕蹟。卽或有殘缺，亦不過在文中殘缺一二字而已。每頁與每頁間，或每段記事與每段記事之間，並無殘缺迹象。但是若從丁未年至天命六年間，老檔的記事繁簡程度，加以詳細考訂，則或可證我們以上推測的不誤了。按現存紀錄最早的老檔，爲荒字號檔與昃字號檔，記事的起迄年月，是從丁未年（萬曆三十五年，西元一六〇七）開始，下迄天命五年（泰昌元年，西元一六二〇），兩冊的記事共計十四年。可是兩冊老檔共計祇有四百八十一頁。其中荒字檔二百一十一頁，昃字檔二百七十頁。不過兩冊老檔記事還相互重複了一百零五頁。實際上十四年間，僅有三百七十六頁。若與天命六年的張字號原檔，加以比較，其記事之繁簡實相差過鉅。按張字原檔共計五百六十頁。其記事之年代，是起自天命六年(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二月，下迄天命七年四月，共計一年零兩個月的時間；檔冊之多，已超出荒字檔與昃字檔十四年中記事的總和將近一倍。現將以上三冊老檔與原檔各年記事之繁簡，列表於後，以資檢證：

自萬曆三十五年丁未（西元一六〇七）至天命六年（天啓元年一六二一）止各年紀事繁簡表：

年號	記事條數	老檔與原檔字號
萬曆三十五年 丁未(一六〇七)	二則	荒字老檔
萬曆三十六年 戊申(一六〇八)	三則	〃
萬曆三十七年 己酉(一六〇九)	二則	〃

萬曆三十八年	庚戌(一六一〇)	一則	〃
萬曆三十九年	辛亥(一六一一)	三則	〃
萬曆四十年	壬子(一六一二)	三則	〃
萬曆四十一年	癸丑(一六一三)	七則	〃
萬曆四十二年	甲寅(一六一四)	五則	〃
萬曆四十三年	乙卯(一六一五)	十二則	〃
萬曆四十四年	天命元年丙辰(一六一六)	六則	〃
萬曆四十五年	天命二年丁巳(一六一七)	九則	〃
萬曆四十六年	天命三年戊午(一六一八)	十四則	〃
萬曆四十七年	天命四年己未(一六一九)	二十七則	止於天命四年三月，以上共計十二年零三月，爲荒字檔所記，共計老檔二百一十一頁。自天命四年三月，至天命五年九月，爲昃字老檔所記，共計老檔一百六十五頁。自天命六年二月至六年十二月，爲張字原檔所記，共計原檔三百三十六頁。
泰昌　元　年	天命五年庚申(一六二〇)	三十則	
天啓　元　年	天命六年辛酉(一六二一)	四百三十七則	

由上表所示：僅荒字老檔一册二百一十一頁，就記載了十二年零三個月的史事。而天命六年一年間，張字原檔卽記載了三百三十六頁原檔。兩相比較，或可證明在老滿文原檔記錄以前，似乎是清人尙無文字的紀錄。再證以前論荒字老檔中所記的十二年史事，又均係用追述的口氣加以編錄的，或可證明這些追述的史事，當係採自口耳相傳，或僅憑當時人的記憶而加以編錄的，故而其編寫的體材，全爲紀事本末體；且每一史事的發生時間，老檔中僅能記起是某一年的事，最多僅能記憶起爲某年某月之事，詳細的時間老檔中多付闕如。進而再證以各年紀事的繁簡，從原檔天命六年記事之突增，僅十一個月的記事就達四百三十七則，若與兩册老檔之記事，共計十四年，僅有記事一百二十四則相比較，則可知現存早期記事的老檔，必係後日從記憶與口耳相傳中，追述前事的作品無疑。因爲時間距離逾近，而記憶的事情亦逾多。反之，距離的時間過久，其記憶的事情亦必少。所以荒字檔自丁未年開始，直到天命二年，每年的記事僅不過數則而已。由以上我們的論證，再證以現存最早的漢文本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其記事之繁簡，又頗符合現存老檔的記事。按武皇帝實錄共計四卷，第一卷中敍述滿洲源流的神話，應該是杜撰的或無疑問。其他所載扈倫四部（兀拉、輝發、哈達、葉赫）的世系，亦是口耳相傳所追述的。而以上兩部份，卽佔去全卷的三分之

一，由癸未年（萬曆十一年，西元一五八三）清太祖努爾哈赤以遺甲十三副，發兵報父祖之仇，進攻尼堪外蘭於禿隆城起，至戊戌年(萬曆二十六年，西元一五九八)止，共計十六年，記事僅佔一卷的三分之二。第二卷自己亥年（萬曆二十七年）開始，至戊午天命三年（萬曆四十六年，西元一六一八）止，共計二十年。現存的荒字老檔即是從第二卷丁未年（萬曆三十五年）開始。在丁未年以前的七年中，實錄所載的史事，僅有十二則，約佔全卷的七分之一，可謂簡略已極。自丁未年至卷末（戊午，天命三年），校以荒字老檔，不但實錄與老檔記事相符，而且老檔中尚有數則史事，或因事屬瑣細不太重要，或因記事不雅，有傷清太祖之聖德，而未被實錄採收。由以上各種論證，當知現存老檔雖僅自丁未年起，可是自丁未年至天命五年間的老檔，原來即僅有這些，並未有遺失。若是以上所論不誤，可知清人開始用文字記載史事，恐怕已相當的晚了。進而證以現在荒字老檔，與昃字老檔，所載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即清太祖天命建元的前一年）十二月有如下之記載：

一、荒字老檔第六十五號前頁第一行至第二行曰：（見圖十三）

sure amba genggiyen han i ilibuha eiten hacin i sain doro be,, erdeni
淑勒(聰睿)大 庚寅(英明) 汗 的 設立 各 種 的 善 政 將 額爾德尼

baksi ejeme bitheleme gaiha,, an i bithe ere inu,,
巴克什 記 錄 取 經常的 書 此 是

意譯爲：「額爾德尼巴克什將聰睿大英明汗所建立的一切善政取來加以紀錄，此是經常的書。」

二、昃字老檔第九號前頁最末二字起至後頁第三行止：(見圖十四、十五)與荒字老檔記事重複，但其中字句不同，今亦音譯於後，以資比較。如昃字檔文曰：

sure (amba) genggiyen han i ilibuha eiten hacini sain doro be,,
淑勒(聰睿)大(註一)庚寅(英明) 汗 的 設立 各 種的 善 政 將

erdeni baksi ejeme bitheleme gaiha,, (an i bithe ere inu),, erdeni baksi
額爾德尼巴克什 記 錄 取 經常書 此 是 額爾德尼巴克什

kicebe gingguji ejesu sure be amcaci ojorakū,, ere bithe be (majige
勤 敬 强記 聰明 以 及 不可 此 書 將 略

dababume arahabi,, uweri) mujilen i fukjin (araha bithe be adarame
誇張 寫了 別人(註二) 心 的 最初 寫 書 將 如何

dasara seme,, inu ambula dasahakū,, icei gisun babe de bi,,) arahangge
更改　因而　亦　多　不更改　新的　話　處將　於有　寫的

inu mangga,,
亦　難

註一：括號內的滿文係經刪除的文句，經我們詳予擇出譯譯者。
註二：此字被墨塗抹過甚，已無法看出，或係當時寫錯用墨抹去者。從字形上看或爲 uweri。

意譯爲：「額爾德尼巴克什將聰睿大英明汗所建立的一切善政，加以記錄爲書。（此謂常規之書）。額爾德尼巴克什勤敬、强記、聰明，無人可及。將此書（寫的略有誇張）別人用心創始（寫的書，怎麼更改？因而亦未多改，處處有新的話。）寫的實在不容易。」

假若以上荒字檔與昃字檔所記爲不誤，或可知清人最早有文字紀錄史事，應自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亦卽是所謂：「清太祖建元天命」之前一個月，纔開始由額爾德尼巴克什紀錄太祖所行之「善政」。而此段老檔的記事，頗爲重要，何以清太祖實錄未加收錄？當然，若收錄此一段史事，則對清太祖於萬曆二十七年，初創滿文的紀錄，或卽發生矛盾。因爲既然於萬曆二十七年就創造了滿文，何以到了萬曆四十三年纔開始紀錄史事呢？或卽基於這一矛盾無法自解，所以清太祖實錄裏，就將此段開始紀錄史事的記載，忍痛放棄。若是我們的推測不誤，那麼清太祖實錄裏所說的：「萬曆二十七年清太祖初創滿文」的說法，就絕對靠不住了。進而從現存老檔的記事繁簡證之？由建元天命三、四年開始記事的慢慢增加一點來觀察，清人最早有文字紀錄史事，或亦不會早到天命建元以前太久吧。

不過從以上荒字檔與昃字檔所載的一段史事看來，似乎確可證明兩件重要的史實。其一：假若以上兩冊老檔所記史實爲不誤：最低限度可以證明，在萬曆四十三年以前，所有的記事，都是憑着額爾德尼巴克什的「聰明强記」所寫的，而且多有誇張。其二、由於此段紀錄的口氣證之，此昃字號的老檔，或可確定其爲清太宗時所重鈔。因爲額爾德尼的被處死，事在天命八年（明天啓三年，西元一六二三）。假若這些老檔是額爾德尼所記，似絕不會記載別人對額爾德尼的「獎譽」。此一段記載分明爲他人對額爾德尼「獎譽」之言詞。可是額爾德尼是被清太祖，因「隱藏東珠、珍珠、黃金事」，而處以死刑的。（事詳下）清太祖並未對額爾德尼之死，有所惋惜。對額爾

德尼因細事被處死刑，而加以惋惜的是清太宗。在清太宗實錄天聰七年十月裏，有明確的記載。由此當可確證現存的昃字老檔，是在清太宗天聰七年前後所重鈔的了。

這是有關現存記事最早兩冊滿文老檔的情形。至於其它六冊用高麗箋紙所寫的滿文老檔，雖然其記事的時間較晚，但是由其記事完全與眞正的原檔重複證之，其亦爲在較晚的時間中重鈔者無疑。然而此六冊重鈔的老檔，因爲重鈔時有原檔史事之根據，所以它的史料價值，並不遜於原檔。我們曾經詳細的將原檔與此六冊老檔之記事重複的地方，加以校對，發見兩種檔冊的記事，除部份原檔中比較瑣細的事情，重鈔老檔未加收錄外，有關重要的史事，兩種檔冊所記載的幾乎完全一樣，（參看附圖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由於兩種檔冊的記事繁簡，與重要史實的重複，進而確可證明：用高麗箋紙所寫的六冊老檔，應爲後日重鈔的檔冊。因爲在原檔的每一段記事的前面或上方，均另書有滿文 ere be ara, 或 ere be arame,「此段鈔寫」。或者 ere ume ara, ere be ume arame,「此段不要鈔寫」等字樣（附圖十七、十八、十九）。然而證以記事重複，用高麗箋紙書寫的老檔，凡原檔書明「此段鈔寫」者，重鈔老檔均加以鈔錄。凡原檔書明「此段不要鈔寫」者，重鈔老檔均沒有鈔寫。如上引附圖十七的原檔，在第二段之前用滿文註明 ere be ara,「將此段鈔寫」。而附圖十六的重鈔老檔，即鈔入第一段中。（原檔書爲初四日，後改爲初二日。重鈔老檔又改爲癸亥年正月初二。）但此段記事到了附圖十八原檔的第二段前結束，在第二段前又註明了滿文 ere ume「此段不要」。所以附圖十六的老檔，即缺少了這一段記事，而沒有鈔入。可是這一段記事由附圖十八的原檔，直到附圖十九的原檔第二段前止，始又註明滿文 ere be ara「將此段鈔寫」。所以附圖十六的老檔，自第三段起，又從附圖十九的原檔第二段加以鈔錄。由以上的證明，當可知道用明代舊公文紙所寫的檔冊（附圖十七、十八、十九）纔是眞正的原始老滿文檔冊。而用高麗箋紙所寫的檔冊（附圖十六），應是在較晚的某一時間，由於某一特定的原因，根據老滿文原檔，將原檔內的記事，加以有限度的選擇後，重加鈔錄的。然而此一批重鈔老檔，又係在甚麼時候，甚麼情形之下將原檔中的史事，加以有條件的選擇而又重鈔的呢？據我們的推測，或係清太宗欲修太祖實錄的時候。因爲初修的太祖實錄，必是根據老滿文原檔的記事。而原檔係一種日記體的日錄，記事過於繁瑣，欲用之以修實

錄，不得不加以選擇。既經過了選擇，所以纔在原檔的每一段記事前，標明「此段鈔寫」或「此段不要鈔寫」的字樣。經過這樣選擇後，再由書房中的筆帖式或巴克什，將選擇需要的史事，逐段鈔出。進而根據這些重鈔的老檔，編纂清太祖實錄。如果我們以上所推測的不誤，或可證明此一批現存用高麗箋紙書寫的清太祖朝的老檔，必是經清太宗在天聰年間所重鈔的。根據清太宗實錄天聰九年（明崇禎八年，西元一六三五）八月乙酉條說：「畫匠張倫、張應魁恭畫太祖實錄圖成，賜倫人戶一，牛一頭；應魁人戶一。」這是清太宗時最早修繪清太祖實錄戰圖的記載。所以重鈔滿文老檔的時間，應不會晚於清太宗天聰九年以後。可是現存的九冊清太祖朝的重鈔老檔，大部份仍是用無圈點的老滿文書寫的，雖然其中部份老檔的滿文，似已施有圈點（附圖十六），但是所施的圈點與新滿文應施圈點的方法不同。如附圖十六的冬字號重鈔老檔，其中滿文的 bi 字，在右肩上施有一圈，而在新滿文中無 bi 字施圈之例。然而實際上此 bi 字施圈者，也就是代表此字即新滿文過去式動詞語尾的 fi 字。按在老滿文中，脣齒音的 fi 與重脣音的 bi，在書寫的字形上全無分別。可是在新滿文的文法上，bi 爲現在式的動詞語尾，而 fi 爲過去式的動詞語尾，二者的用法有着顯然的分別。而附圖第十六的冬字檔，其中不但是將 bi 字加圈以作 fi 字，而且已經有眞正如新滿文 fi 字的存在。由此事實當可知附圖十六的冬字老檔，它的鈔成時間已頗晚了。可是證以清太宗實錄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西元一六三二）三月戊戌條說：

> 是日上諭巴克什達海曰：「國書十二字頭，向無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別，幼學習之，遇書中尋常語言，視其文義易於通曉，若至人名地名，必致錯誤。爾可酌加圈點以分析之，則音義明曉，於字學更有裨益矣。」

假若以上清太宗實錄所說是實，又似乎是現存的九冊重鈔老檔，它的重鈔時間，或應在天聰六年以前了。但是據我們所知，以上清太宗實錄所說的話，完全是僞造的，尤其是實錄所說的時間。根據乾隆四十三年重鈔的清太宗朝老檔（東洋文庫日譯本）卷四十六，清太宗天聰六年正月十七日，新滿文紀錄着說：

> juwan juwe uju, dade tongki fuka akū, dergi fejergi hergen ilgan akū,
> 十　二　頭　原　點　圈　無　上　下　字　分別　沒有
>
> ta da, te de, ja je, ya ye, fakcan akū, gemu emu adali ofi, bai gisun
> ta da, te de, ja ie, ya ye,　分　不　皆　一　樣　因爲 平常的 言語

hese bithe ohode, mudan ici be tuwame uthai ulhimbi, ja, niyalma gebu,
旨 文書 若是 音韻 方向把 視 卽 通曉 容易 人 名

ba na i gebu ohode, tašarame ojorahū ofi, aisin gurun i sure han i
地 方的 名 若是 錯誤 恐其 因爲 金 國 的 聰明 汗 的

ningguci aniya niyengniyeri ujui biya de, han i hesei, dahai baksi tongki
第六 年 春 首的 月 於 汗的 旨 達海 巴克什 點

fuka sindame temgetulehe, da ujn be inu uthai fe kemuni ujn de arahabi,
圈 施 記 號 原頭 把 亦 卽 舊 仍 頭 於 書寫

amaga mergese tuwafi, ilgahangge tumen de emu niyececun bici wajiha,
後 賢人們 見了 分辨的 萬 於 一 褌釜 若有 完了

murishun waka oci, fe uju getuken bi,,
謬 非 若是 舊 頭 明 有

以上乾隆四十三年重鈔老檔之文義，與實錄所說大同小異。然而乾隆時將之鈔入天聰六年正月十七日後，在時間上，與漢文本實錄不同。而金梁氏在滿文老檔秘錄一書中，不但是全文鈔自實錄，而且又將時間，書爲：「天聰六年正月初」。張玉全氏未加深考，卽從乾隆重鈔老檔之說，而曰「天聰六年正月」。但是根據清太宗朝的原檔，在乾隆重鈔老檔時，加以裝裱的清太宗朝十八冊原檔中，未見有以上一段滿文的紀錄，反而在清太祖朝的洪字原檔中夾了一頁木刻印刷的此段老檔（如附圖二十）。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此頁殘檔，書寫的滿文，已完全施有圈點，其必爲相當晚的木刻印刷無疑。因爲我們所見現存的太宗朝原檔，直到天聰九年（明崇禎八年西元一六三五）滿文尙未完全施有圈點(附圖二十一)。很明顯的可以看出，此圖上的「汗」han字，卽尙未施圈。此一頁原檔是清太宗天聰九年五月的檔子。然而何以清太宗實錄將「滿文的施加圈點」，載入天聰六年三月？據我們所見未經乾隆帝裝裱的一冊老檔（附圖二十二），是將「滿文之施加圈點」，載入清太宗天聰六年的三月初七日。在順治朝初編太宗實錄，與康熙初纂清太宗實錄時，或曾看見此頁太宗朝的老檔。所以清太宗實錄卽將滿文之增加圈點事，收入清太宗天聰六年三月戊戌朔(初一日)。當然根據我們所見全部的原檔與老檔所寫的滿文，卽是將滿文之增施圈點事，列入天聰六年三月初一，或是初七日，恐亦是杜撰的史事。何況乾隆朝任意將頗晚的檔冊，竟列入天聰六年的正月？由於這些史實，或可證明滿文之增加圈點，並非如清太宗實錄所說：清

太宗爲神爲聖，一夕之間卽將無圈點的老滿文，施上了圈點。要知道無論何種文字的創造與改進，均是循序漸進的，其必係從日常應用老滿文所發生的困難中，慢慢加以改進者，所以現存的原檔與老檔，有最早的蒙古字形滿文，亦有偶加圈點的老滿文，但是這種偶然間所加的圈點，與後日通行的滿文圈點，並不相同。如(附圖三十三)的張字原檔第一百五十八號，最後一行起首的二字，原爲漢人名曰「韓參將」；但是老滿文的「韓」han 字，已在右旁加上了一個圓圈。此字的寫法在新滿文中應讀「汗」han，亦卽是滿人尊稱清太祖或其他國君的專用名詞。可是在書寫此段史事時（清太祖天命六年，明天啓元年，西元一六二一），老滿文的「汗」han 字，與漢姓之「韓」han，書寫上並無分別。在此種情形下，恐怕是很自然的，書房中的巴克什要區別「汗」與「韓」二字，惟有在二字之中設法加一記號，以區別何者爲「汗」，而何者爲「韓」，但是滿人之稱「汗」，原爲一種最尊貴的稱謂，或因對「汗」字不敢任意改動，而且在當時老滿文原檔中，用「汗」字的機會太多，而用漢姓「韓」字的地方又較少些，所以在用漢人姓氏的「韓」字時，而將此「韓」han 字加上一個圓圈的記號，以便區別「汗」與「韓」字的不同。這恐怕是很自然的發展。他如(附圖二十四)宙字原檔第三十號，第一行第七字至第九字，原爲一朝鮮人的名子「韓明璉」 han ming liyan, 很明顯的在「韓」han 字右旁，亦加上了一圓圈，而在同行的第二字，原爲述說朝鮮舊王（按卽光海君）的，滿文曰： fe han, 因其字是尊稱「君王」的 han「汗」字，所以它旁邊就未加圈。由這些早期老滿文的發展事例，或可判斷滿文之由全蒙文形，演變至施加圈點純滿文形的過程中，是漸進的，而不是如清太宗實錄所說，是由清太宗一念之下而一蹴成功的。而且由現存的老滿文史料看來，此種滿文施加圈點之功，或應歸功於書房中的巴克什。因爲早在天命六年時，書房中的巴克什已經在施用如滿文的圈點了。再證以前引清太宗天聰九年的原檔，老滿文亦尚未完全增施圈點的史例。可知滿文自身的演變，是由很長的時間中，始將老滿文漸漸變成新滿文的。由以上各種證明：現存的六冊太宗朝根據原檔所重鈔的太祖朝老檔，絕不能僅以清太宗實錄天聰六年三月曾記載將老滿文施加圈點之說爲根據，以斷其重鈔的時間。至於它重鈔的確切年代，根據清太宗實錄天聰七年十月巳己條說：

復諭文館儒臣曰：「昔皇考太祖欲創造滿書；巴克什額爾德尼辭以不能。太祖曰

『汝何謂不能？但以蒙古字合我國之語音，聯綴成句，卽可因文見義矣！吾意已定，汝毋辭。』額爾德尼遂遵諭編成滿書。我國初無滿字，額爾德尼乃一代傑出之人，今也則亡，彼所造之書義或有在。其後巴克什庫爾纏所增，朕恐終有未合。爾記載諸臣，將所載之書，宜詳加訂正，若有舛譌之處，卽酌改之；朕嗣大位，凡皇考太祖行政用兵之道，若不一一備載，垂之史册，則後世子孫無由知之，豈朕所以盡孝乎？』

雖然清太宗於天聰三年四月，已設文館。但文館之職責，似爲「繙譯漢字書籍」以作借鑑之軌，「與併以記已躬之得失」以爲「本朝之信史」，未見有整理太祖朝史事之說。或許直到天聰七年十月：清太宗於戎馬倥傯之餘，始念及其父「行政用兵」之政績，纔開始整理有關其父一生之記載。進而證以現存的冬字號太祖朝的老檔（附圖二十五——三十五）。原爲清太祖天命八年（明熹宗天啓三年，西元一六二三）五月初三日，清太祖僅因細故，處死額爾德尼夫妻後，向諸王大臣們解釋處死額爾德尼夫妻之原因的一大段記載。其中正文部份，係鈔自列字號的清太祖原檔（附圖三十九——四十四），二者並無太多的出入。惟在冬字號老檔所鈔正文以後（見附圖三十五——三十八），又被重鈔老檔時，加入了當時清太宗之意見一段，亦卽是從附圖三十五最後一行起，在此段之卌眉上，又有小註 sume henduhe gisun 三字，義爲「解說的話」。意思是說：由此處起以後一段中，都是解釋上面一段正文的話。今將以上各圖之滿文譯註於後，以資檢證：

erdeni baksi be ini booi sula hehe gercileme. solhoi benjihe cecuri* be
額爾德尼巴克什 將 他的家的 女 婢 出首 朝鮮的 送來 綢 將

alime gaihabi. hucin de baha tana niocuhe* aisin gidahabi. tere tana niocuhe
受 取了。 井 於獲得 東珠 珍珠 黃金 隱藏了 那 東珠 珍珠

aisin be liodun de boo talara funde erdeni baksi sargan i deotei boode
黃金 將 遼東 於 家 抄沒 時 額爾德尼 巴克什 妻 的 弟弟們的 家於

sominaha bihe seme gercilere jakade han erdeni baksi be gajifi hendume.
去隱藏．有 因而 出首 時 汗 額爾德尼巴克什 將 拿來了 說

erdeni si ere duwali tana niocuhe aisin gidaha jaka bici neneme uile* baha
額爾德尼你 此 類 東珠 珍珠 黃金 隱藏 東西若有 先 罪 獲得

eden,* geleme somiha bihe seme tucibume buu*. tucibume buhede bi dutan
減少 害怕 隱藏 有 如此 拿出 與了 拿出 與了時 我 都堂

de hendufi uile akū obure. geduhe girenggi be dasame gedumbio. si alime
於 說了 罪 無 使作 啃了 骨頭 把 重 啃 嗎 你 承受

gaijarakū giyangnafi tuheke manggi. bi darakū seme henduhe manggi.
未拿取 講論 落了 後 我無法相助 如此 說了 後

erdeni baksi han de hengkilefi gidaha jaka akū seme jabuki serede. han
額爾德尼巴克什 汗 與 叩了頭 隱匿 物品 沒有 如此 要回答 說時 汗

hendume si balai ume jabure. amasi bederefi elhei seolefi jabu seme hendure
說 你 妄 不要 答 往後 回去 慢慢 考慮了 回答 如此 說了

jakade. erdeni baksi amasi boode genehe manggi, han lungsi be takūrame
時 額爾德尼巴克什 返 家於 去了 後 汗 龍什 將 派遣

gidaha tana niocuhe aisin aika jaka bici tucibufi buu. buhede uile akū obure
隱藏 東珠 珍珠 黃金 各種 物品 若有 使拿出 與了 與了時 罪 無 使作

seme takūrara jakade. erdeni baksi jabume tana niocuhe aisin deleo mini
如此 派遣 時 額爾德尼巴克什 回答 東珠 珍珠 黃金 貴嗎 我的

beye fejeleo. han i gosime uile guwekini seme tucibufi buu serede bumbidere.
身體 賤嗎 汗 的 仁慈 罪 要免 如此 使拿出 與了 說時 就與了

tere gidaha tana yasun i sargan i buhe tana. yasun i sargan tere duwali
那 隱藏 東珠 雅遜 的 妻子 的 給的 東珠 雅遜 的 妻子 那 樣

orin funceme tana be hada gegede* benehe bihe. alime gaihakū bi. mini
二十 餘 東珠 將 哈達 格格於 送了 有 受 未取 有 我的

sargan yasun i boode genefi tetun doolarade ucarafi jui uweihe* nimerede
妻子 雅遜 的 家於 去 器皿 倒出時 遇見了 兒子 牙齒 病 時

tantafi latubuki seme baire jakade buhe tana.* niocuhe nikan* wanggucen de
打碎 要粘 因而 要求 時 給的 東珠 珍珠 尼堪 王古臣 於

udaha seme jabuha. wanggucen de fonjici wanggucen i uncaha niocuheci
買的 如此 回答 王古臣 於 若問 王古臣 的 賣 自珍珠

fulu, tere gisun de geren dutan duilefi. erdeni baksi be si yasun i sargan
多出 那 話 於 衆 都堂 審問了 額爾德尼巴克什 將 你 雅遜 的 妻子

i buhe tana oci liodun de boigon talara fúnde. yasum i booi bele yalici
的 給的 東珠 若是 遼東 於 戶 抄沒 時 雅遜 的 家的 米 肉自

aname karu feteme tucibufi tuttala* tana be ainu tuciburakū. ere yasun i
推求 報 挖了 被拿出了 那些 東珠 將 爲何 未拿出來 這 雅遜 的

sargan buhe tana. ere duwali tana yasun de orin funceme bi seme tere
妻子 給的 東珠 這 同樣的 東珠 雅遜 於 二十 餘 有 如此 那

fonde ainu alahakū. sini gidaha tana be yasun de ainu anambi. hoigon
時 爲何 不告 你的 隱藏 東珠 將 雅遜 於 爲何 推 戶

talara de jailabume ainu benehe seme erdeni baksi eigen sargan be wara
抄沒 時 使避 爲何 送了 如此 額爾德尼巴克什 夫 妻 將 殺

uile maktafi. erdeni baksi jailabume benehe tana niocuhe aisin be ainu alime
罪 稱斷 額爾德尼巴克什 使避 送 東珠 珍珠 黃金 將 爲何 受

gaifi asaraha. hehe gercileme jidere jakade erdeni emgi erketu burgatu
取 收藏 女婢 出首 前來 時 額爾德尼 同 額爾克圖 布爾哈圖

buyantu suwe ainu booi niyalma be bosiofi uce yaksifi gisurembi. daci šajilame
布延圖 你們 爲何 家的 人 將 趕出了 戶門 關了 說話 原來 法律

amai uilede jui ume dara. ahūn i uilede deo ume dara. daci wara uile oci
父的 罪於 兒子 不 助 兄 的 罪於 弟弟 不 助 若相助 死殺 罪 若是

suwaliyame wambi. uile gaijara uile oci uile gaimbi seme šajilahakū biheo.
一齊 殺 罪 取拿 罪 若是 罪 取了 如此 不禁約 有嗎

suwe ainu dambi seme han de alara jakade. han jili banjifi erdeni baksi
你們 爲何 相助 因而 汗 於 報告 時 汗 怒 生了 額爾德尼巴克什

eigen sargan be waha. erketu be tanggū siusiha* siusihalafi oforo šan tokoho
夫 妻 將 殺了 額爾克圖 將 一百 皮鞭 鞭打了 鼻 耳 穿穿

burgatu buyantu be susaita siusiha siusihalaha šan tokoho:
布爾哈圖 布延圖 將 各五十 皮鞭 鞭打了 耳 穿穿

ice ilan i cimari han, beise ambasa be isabufi hendume. erdeni ini beye be
初三日的 早晨 汗 貝勒們 大臣們 將 召集了 說 額爾德尼他的 身體 將

tondoi bucembi seme henduhe sere. hada gege yasun i sargan orin funceme
正直的 死了 如此 說 說了 哈達 格格 雅遜的 妻子 二十 餘

tana benjihe bihe mujangga. beise de alaha sembi, beise suwe donjiha
東珠 送來 有 果然 貝勒們 於 報告了 說 貝勒們 你們 聞知

mujangga seci bi miosiohon. uweri* gurun i niyalma be bahaci inu gucu
果然 若說 我 不對 他 國 的 人 把 若獲得 也 朋友

okini seme ujimbikai. tuttala takūrabuha gucu be warangge jao, emu da
要作 如此 養啊 那些 差使 朋友 將 殺了 容易嗎 一 技

sirdan be hono hairambi kai. erdeni adarame tondo. nendehe amban agei*
箭　將 尙且　可惜　啊 額爾德尼 如何　正直　先前　大　阿哥

bihe fonde. erdeni ubatai suweni juwe nobi gisun alame acuhiyan bihe. jai
在　時 額爾德尼 兀巴太 你們　二　名　說　報告　讒言　有　又

liodun i hecen be gaijara de si emhun gaihabio. tuttala gūsin ulgiyan i yali
遼東 的　城　將　取來　時 你 獨自　取的嗎　那些　三十　猪　的 肉

be si emhun ainu gaimbi. bi emu jaka bahaci neigen beneme uhe jembi kai.
將 你 獨自 爲何 拿取　我　一　物　若得　平均　送　都　吃　啊

hada yehei beise gemu meni gucu be saikan ujirakū. weri beisei gucu be
哈達 葉赫的 貝勒們　皆　我的　朋友 把 好好的　不養　他的 貝勒們的 朋友 將

boolime ishunde hiyahame ulin bure baire de doro facuhūn oho kai. tubabe
誘喚　相互於　交換　財　給　求　時　道　亂　了 啊　把那裏

safi daci tacibuha gisun. beise buci meni meni gūsai niyalmade buu. jusen*
知道原來 敎諭的　話　貝勒們若給 各　自　旗的　人於　給　珠串

baici meni meni gūsai ejen beilede baisu. gūsa doome ume bure. baire
若求　各　自　旗的 額眞 貝勒於　求取　旗　越　不要 給　求

niyalma ume baire. gūsa doome buci baici uile seme erdeni sini galai bithe
者　不要 求　旗　越　若給 若求 罪　如此 額爾德尼你的 手　書

araha bihekai. si dodo age de ejelebuhe niyalma kai. gūsa doome jakūn
寫　有啊　你 多鐸 阿哥 於 管轄的　人　啊　旗　越　八

gūsai beise de ainu baimbi. beisei tetun doolarade ucarafi buhe seci adarame
旗的 貝勒們於 爲何 請求 貝勒們的 器皿　倒出　遇看了 給了 若說　怎麼

oci sinde ucarara mangga. beise buci gūwade adarame burakū sinde emhun
若是 於你　遇着　難　貝勒們 若給 於他人　怎麼　不給　於你　獨

bumbi. jai liodun de erdeni seme baici. hong taiji* beilei giyariha bade
給了　又　遼東　於額爾德尼 說　若找　洪　臺吉　貝勒的　巡察　處於

genehebi. geli baici hong taiji beilei giyariha bade genehebi. tuttu kemuni
去了　再　若找　洪　臺吉 貝勒的　巡察　處於　去了　那樣　常

geneci fonjirakū. jici genehe baita be alarakū. tuttu yabuci si acuhiyadame
若去　不請示　若來　去　事　將　不告　那樣 若行 你　除纔奸

yabure dabala ainame yabumbi. yasun i sargan hada gege sinde orin funceme
行　越　什麼　去了　雅遜 的 妻子　哈達 格格 於你 二十　餘

tana beneci si mini niyaman i gese jui wakao. minde ainu alarakū. gege
東珠 若送 你 我的 心中 的一樣兒子 不是嗎 於我 爲何 不報告 格格

beise de alaci beise suwe minde ainu alahakū. suweni tondo serengge tereo.
貝勒們於 若告 貝勒們 你等 於我 爲何 不報告 你等的正直 說的 卽此嗎

ulai hashū beilede too de tana bifi musede uncaci emken juwe uncambihe
兀拉的哈斯忽貝勒於 斗 於 東珠 有 於我們 若賣 一個 二個 賣

kai. muse nikan de uncaci emken juwei uncambihe kai. tuttala orin funceme
呀 我們 尼堪 於 若賣 一個 二個的 賣 呀 那些 二十 餘

tana be yasun abide baha. yasun de hule de tana bio. too de bio. suweni
東珠 把 雅遜 於何處 得 雅遜 於 舸 於 東珠有嗎 斗 於 有嗎 你們的

uile beidere ambasa suwe tondo mujilen jafafi dele abka bi. fejele na bi be
罪 斷了 大臣們 你等 正直 心 執 上 天 有 下 地 有 我等

meni bahanarai teile tondo beidembi. bahanarakū babe ainara seme tondoi
我的 盡其 所能 正直 審斷 不知道 處將 如何 說 正直

beidecina. hada yahe ula hoifa i gurun i ambasa tondo mujilen be jafarakū.
審斷呢 哈達 葉赫 兀拉 輝發的 國 的大臣們 正直 心 將 不執

acuhiyan jalingga dosi obi gurun efujehe ceni beye inu bucehe kai. abkai
讒 奸 造因爲 國 壞亡 他們的身體 也 死了 呀 天的

salgabufi banjibuha meni meni gurun de meni meni ambasa kai. tondo be
造定 使生 各 各 國 於 各 各 大臣們 啊 正直 把

abka saisafi han de hūturi oci ambasa de inu hūturi kai. abka de wakalabufi
天 獎勵 汗 於 福 若是 大臣們 於 也 福 啊 天 於 被責

miosihon mujilen jafafi han de hūturi akū oci suwende inu hūturi akū kai.
邪 心 執 汗 於 福 沒有若是 於你等 也 福 沒有 啊

yahe hada ula hoifai gurun efujehe kai tere gurun i ambasa te bio. gemu
葉赫 哈達 兀拉 輝發 國 壞亡 啊 那 國 的 大臣們 今 有嗎 皆

meni meni kūwaran i dorgi niyalma kai. han efujeci ambasa bisirakū
各 自 營(墓) 的 內 人 啊 汗 若敗亡 大臣們 不存在

bucembi; han hūturingga oci ambasa inu uwesihun* banjimbikai. ambasa
死了 汗 福的 若是 大臣們 也 尊貴 生活啊 大臣們

suwe tondo mujilen jafafi banjicina seme henduhe:
你等 正直 心 執 生活罷 如此 說了

* 按此字新滿文作 ceceri，字義爲絹；但老滿文作 cecuri。字典中無法找出這個字，不知是老滿文中原來就如此呢？或是老滿文寫錯了？不得而知。謹註於此，以明我們譯爲絹的原因。
* 按新滿文 tana 爲東珠，而 nicuhe 爲珍珠。據清文彙書云：tana 東珠出於東海蛤蜊內，大小不一，最貴之珠。又云：nicuhe 珠子，乃生於蛤蜊內，色白有光而圓扁，大小不一。又據清文鑑卷二十二貨財類 tana 與 nicuhe 二名的滿文釋文云：「tana 東珠：生於蛤蜊內，大小都有，僅出東邊，最貴重」。又云：「nicuhe 珍珠：生於蛤蜊內，色白而圓，有光澤，大小不一，用於首飾。」是可證清人對 tana 與 nicuhe，雖均釋爲珠類，但似乎 tana（所謂東珠）僅有東邊始出產，而且名貴。而 nicuhe 爲一種普通的珍珠，由於清文鑑未註明產地，又似乎各處河川中均出產之。又據奧振臣寧古塔紀略云：「城（寧古塔城）之西北十餘里，名額當里，又六十里即舊城（寧古塔舊城）臨河（按城臨今之牡丹江上游），河內多蚌蛤，出東珠極多，重有二三錢者，有粉紅色，有天青色，有白色。非奉旨不許人取，禁之極嚴。有兒童浴於河，得一蚌，剖之，有大珠徑寸，藏之髻；是夕風雨大作，龍繞其廬，舒爪入牖攫取其珠而去，風雨頓止。西則，一朗岡木丹沙嶺，村莊頗多，江之南有索兒河湯，巖竹哈必兒汀，此處水極深，上有崇崖插天，其地背陰，日光不到，雖亭午沖不甚明爽。然一至夜，轉有光照石壁，石壁皆紅，土人甚異之。忽一日，漁人捕一青魚，大盈車，載以入城。江右徐定生，以青布一疋易之。先取魚首煮之，既熟，剖得紅色珠大如彈丸，紅光猶寸許，鬻之得百金。後聞攜至京師，復爲某王所得，償以二千金。此後石嶺晉黑無光矣。」又吉林外記卷七云：「東珠，盛京（瀋陽）以東各河蛤蜊皆產珠，惟吉林、黑龍江界內松花江、□江、艾哩各江河產者最佳。」由以上所引，我們感疑此處所說的 tana 與 niocuhe 爲兩種不同的珍珠。按老滿文之 niocuhe，新滿文作 nicuhe。
* 老滿文的 buu，字義爲給，或與，新滿文作 bu。
* 老滿文的 uile，字義爲罪，或事，或造作。新滿文作 weile。
* 老滿文的 uweihe，字義爲牙齒，新滿文作 weihe。
* 此文中滿文的 nikan，係滿人稱謂當時明朝人或漢人的一種專稱，字義不詳。可參閱拙文滿人稱謂『漢人』爲『尼堪』nikan 意義之臆測，文載1962大陸雜誌特刊第二輯。
* 此處老滿文的原文（參閱附圖二十一左頁第六行最末字與第七行首一字）tana„ niocuhe 二字之間，曾有句點隔開。而且由於我們懷疑此處老滿文的 tana（東珠）與 niocuhe（珍珠）爲二物（見前註），因此我們把此段譯爲兩節：其一是，額爾德尼巴克什 erdeni baksi 所隱藏的物品中應有三項，一是 tana 東珠，二是 niocuhe 珍珠，三是黃金 aisin。從此段文義上看，額爾德尼所說：東珠是從雅遜妻子處要來的，而珍珠是從漢人王古臣處買來的。但是乾隆第二次重刻老檔，却將 tana 字後的句點，移至 niocuhe 以後。所以金梁氏的滿洲老檔秘錄將此段譯爲：「額爾德尼對曰……所藏之珠，係雅遜之妻所給；雅遜之妻，有珠二十餘粒，已送哈達之哥哥，我則未之受也。我妻曾往雅遜家，見其珠由器皿內傾出，因我子有齒疾，欲乞一粒以研數患處，且所給之珠，係購於漢人王國臣者。命訊之王國臣，而王國臣所賣不及此珠之大……。」日本東洋文庫譯註本，除將金氏所譯「哈達哥哥」改爲「哈達公主」，以及「而王國臣所賣不及此珠之大」句，改爲「王國臣所賣出的數目又多出來，與額爾德尼所說的數目不符」頗爲中肯外，亦因重刻老檔將前與 tana 字後的句點，移於 nicuhe 一字之後，所以亦譯雅遜妻子的東珠係向漢人王國臣買來的。可是從整段文義看來：文中凡所說雅遜妻子處，都祇說是 tana 東珠；而說王古臣時，又祇說 niocuhe 珍珠。但述說額爾德尼狀時，又均是 tana 東珠與 niocuhe 連載。而文中將 tana, niocuhe 二名分開述說的，又是額爾德尼的口氣。因此我們懷疑此段之文義，應爲：額爾德尼說：隱藏的東珠是從雅遜妻子處得的；而隱藏的珍珠是額爾德尼向漢人王古臣買來的。而不應該把雅遜妻子所有的東珠，與向王古臣購買的珍珠混而爲一。
* 老滿文的 tuttala，字義爲那些，或那許多，新滿文作 tutala。
* 老滿文的 siusiha，字義爲鞭子，新滿文作，šusiha。
* 老滿文的 uweri，字義爲人家，別人家，他人，新滿文作 weri。
* 按清人早期對其團體（後稱國家）的自稱，爲 jusen（珠申），gurun（國），亦稱其人民（除統治集團）

爲 jusen，此處的 jusen，就是稱謂其族下人民者。新滿文作 jušen，釋其義爲：「滿州之奴才」。但是究竟此字的原義爲何，無人得知。據我們整理滿文原檔所見，似乎 jusen 一字是從字根的 jui 字而來。按滿文 jui 字，義爲兒子的子字。若說多數時，則說 juse。但是在早期滿文文法上人稱代名詞語尾多加一 n 字，如早期稱「大臣」曰 amban，後曰改曰 amba，弟弟稱曰 deon，後改曰 deo。由於這個原因，我們推測滿文的 jusen，應爲「人民」或「子民」的意思。亦有學者們將此 jusen 釋爲我國古代民族名的「肅慎」。

* 此稱老滿文的 hong taiji「洪塞吉」，爲清太宗的本來稱號，詳下文。
* 老滿文的 uwesihun，字義爲尊，貴，上，崇高。新滿文作 wesihun。
* 滿文的 gege（格格）字義爲尊稱女孩子的稱謂，漢譯姐姐。
* 大阿哥即清太祖的長子褚英，在附圖三十頁眉上有小註云：nendehe amba age serengge genggiyen han i amba jui gebu argatu tumen，譯文：前大阿哥，即庚寅汗的長子，名叫阿爾噶圖圖們。

以上一段老滿文的意譯，

額爾德尼巴克什，被其家的女婢出首告發，告他：「曾收受朝鮮送來的絹。並將於井裏所獲得的東珠、珍珠、黃金等物私自藏匿起來。將那些東珠、珍珠、黃金，於遼東抄沒額爾德尼巴克什的家時，又藏匿在他妻弟的家中。」被人告發後，汗即召額爾德尼巴克什說：「你若藏有此類東珠、珍珠、黃金等物，預先恐怕查出獲罪而藏匿的話，可以拿出來。若拿出來與我，則我可命衆都堂們判你無罪。晴過的骨頭，豈能再晴嗎？你若是强辯不承認而被判罪後，我就無法幫助你了。」額爾德尼巴克什與汗叩頭要回答：「我沒有隱藏這些物品」時。汗說：「你不可妄答，你可先回家去詳細的思慮後，再慢慢的回答。」額爾德尼巴克什回家後，汗即派遣龍什前去說：「你若有隱藏東珠、珍珠、黃金的話，可拿出來，拿出來後就可無罪了。」額爾德尼巴克什回答說：「東珠、珍珠、黃金爲貴嗎？我的身體爲賤嗎？蒙汗的仁慈命我拿出來後就免去我的罪，我就拿出來給他好了。我隱藏的東珠，原是雅遜妻子給我的，雅遜的妻子像這類的東珠有二十餘顆，曾送給哈達的格格（尊稱女孩子的稱謂：漢語譯爲姐姐），未曾收受。我的妻子前去雅遜家時，遇着雅遜妻子傾倒器皿時倒了出來，因我子有牙疾，我妻要求給我們些打碎後敷治牙病時，雅遜妻子給的東珠。那些珍珠是向漢人王古臣買來的。」待詢問王古臣時，而王古臣賣給他的珍珠數目，又多出來，與額爾德尼巴克什所說的數目不符。因此由衆都堂審問：「額爾德尼巴克什，若是你藏的東珠是雅遜妻子給你的，那麼在遼東抄家時，你把雅遜家裏的米、肉等物都搜挖出來，那些東珠你爲何沒有搜出來？你說雅遜的妻子像這一類的東珠有二十餘顆，你先前爲何不出首告發？你爲何避開抄家時所獲得，而推說是雅遜妻子送你的？」因此衆都堂斷額爾德尼巴克什

夫妻的死罪。同夥代爲收藏額爾德尼珠寶的額爾克圖、布爾噶圖、布延圖，「你們爲何於女婢出首告發後，收藏額爾德尼巴克什爲了避罪而送來的東珠、珍珠、黃金？你們爲何將家裏人都趕出來，將房門關閉着說話？本來法令規定：『父親有罪，兒子不得相助；兄長有罪，弟弟不得相助。若相助被判死罪，則一齊殺死。若犯貪贓之罪則也判罪，』不是有規定嗎？你等爲何相助額爾德尼？」就這樣的報告了汗時，汗怒，命「將額爾德尼巴克什夫妻均處死。將額爾克圖打一百鞭子，並處以戳耳穿鼻。將布爾噶圖、布延圖各打五十鞭子，並處以穿耳。」

初三日早晨，汗召集了諸王大臣們說：「額爾德尼巴克什認爲：『他死的很正直。雅遜妻子確實曾將二十餘顆東珠送與哈達格格，並曾向貝勒們報告過。』假若你們貝勒們確曾聞知此事，那是我的不對。若獲得別國的人，本應當以朋友相待的收養。設想將自己差遣的朋友（同伴）殺掉，是容易的嗎？平時就是一支箭尚且憐惜呀！額爾德尼算甚麼正直？先前大阿哥（褚英）在時，就是額爾德尼與兀巴太你們二人所進的讒言。又在攻取遼東城時，難道說是你獨自一人攻取的嗎？你爲何將那三十隻的猪肉獨自拿去？我每得一物，都平均的送與大家吃。哈達、葉赫的貝勒們，都把我們的朋友；而不善於收養，反而誘使其他貝勒的朋友相互的交換求給財物，這樣而亂了法令。應該知道原有禁令；『貝勒們要給東西時，要給自己旗中的人。人民有所求時，要向各自旗主的貝勒們求要。不要越旗給物品與人，也不要越旗向別人要物品。假若有越旗給與，或是越旗要求時，給與者，要求者均有罪。』此一法令，是你額爾德尼親手所寫的呀！你原是多鐸阿哥轄下的人，爲何越旗向八旗的貝勒們索求呢？如果說是貝勒們倒器皿時遇着給你的話，這許多巧事怎麼都叫你遇着呢？貝勒們爲何不給別人獨給你呢？再者於遼東找額爾德尼時，說是往洪台吉貝勒巡察的地方去了。再找時，又說往洪台吉貝勒巡察的地方去了。你這樣去，也不請示就自動去了嗎？究竟爲了甚麼事情前往也不報告。你這樣不告而去，除了離間你去做甚麼呢？雅遜妻子若送哈達格格二十餘顆東珠，你不是同我親生的兒子一樣嗎？爲何不報告我？若是報告了貝勒們，那麼貝勒們你等爲何不報告我？這就是你等所說的正直嗎？兀拉的哈斯忽貝勒雖有成斗的東珠，若賣與我們，不過是一二顆而已。若我們賣於漢人亦不過一二顆。那許多二十餘顆東珠，你雅遜得於何處？你雅遜有成斛的東珠嗎？有成斗的東珠嗎？你等審斷

罪犯的大臣們，你們要持正直之心，上面有天，下面有地，我們要盡其所能的正直審斷；不知道的地方如何說正直審斷？哈達、葉赫、兀拉、輝發等國的大臣們，因爲不持正直之心，專進讒言奸計，國家因而滅亡，而他們的身體也死了。天賦使生各各國家與各各大臣，若正直無私，天卽獎勵，若汗因此而得福，大臣們豈不也有福嗎？若持邪惡之心而被天所責，汗的福沒有了，你等也無福呀！葉赫、哈達、兀拉、輝發等國滅亡了，那些國家的大臣們，現在還有嗎？皆都各自的進入墳墓裏去了。汗若是敗亡，大臣們也不會存在，而死了呢！若汗是有福的，大臣們也可以過着高貴的生活呀！你們大臣等須持正直之心而生活呀！」

Sume henduhe gisun*
註 解的 話

erdeni baksi, da hadai niyalma bihe. orin emu se de genggiyen han be baime
額爾德尼巴克什 原 哈達的 人 是 二十 一 歲 於 庚寅 汗 把 投

jihe, han hanci gocifi bithei jurgan de takūrame tuwafi getuken sure ojoro
來 汗 近處 置於 文的 編 於 差遣 見 明 聰 因爲

jaka de, amala tukiyefi fujan obufi ujihe bihe. ajige uilei turgun de eigen
時 於 後 舉爲 副將 使作 養 有 小 罪的 緣故 於 夫

sargan be gemu waha. (sure han)* hendume,, julgei niyalmai henduhengge
妻 將 皆 殺了 聰 汗 說 古 人 說的

abkai fejile yaya sain jaka be bahara ja, sain niyalma be bahara mangga
天之 下 各種 好 物 將 獲得 易 好 人 將 獲得 難

sehebi. erdeni baksi i gūwa gung be serkū bithei gung serengge. genggiyen
說了 額爾德尼巴克什的 別 功 把 不說 書的 功 說的 庚寅

han i yabuha jurgan be ini jusui* fukjin arame mutebuhengge inu jergi gung
汗的 行 道 把他的自己 創 造 成功 也第二級 功

ci tucinehe amba gung seme gūnimbi. gisurerakū tanai jalinde gisurere tana
自 超出了 大 功 說 我想 不說話 東珠的 因爲 說話 東珠

be efulehengge absi hairaha (mini mentuhun i dolo gūnime....rakū, amala
將 弄壞了 多麼 可惜 我的 愈蠢 的心中 想 後來

gurun doro be efulerakū seheo, tuttu oci terei 缺一字 hebei myalma geli
國 政 將 不壞 說呢 那樣 若是 那 爲黨 者 又

serkū, encu mujilen jafara yabun inu akū oci terei mergen baihangge? oci
不說　異　心　執　行　是不若　那　賢　求者　若是

babai biluku? tuttu oci mergen sain gucu be 缺一字 geli jolirakū bihe..)*
到處的 哄騙　那樣若是　賢　善　朋友 將　又 不准贖　有

erebe efulehengge udu eiten de erdemungge sure mergen bicibe bithei jurgan
將此　弄壞了　許多 諸物 於　有才的　聰明 賢能　雖有　書的　編

be sarkū ofi. ini mujilen i yabume, tafulara gisun be gaijarakū. terei dade
把 不知 因爲他的 心　的 行事　勸諫　話 將　不取　況且 起源

booi dorgici efulere argangga mergen tucifi. tere jing dorgideri hala halai*
家的 自內　破壞　奸計　智能　出了　那 常　從內　種　種

gisun i acabume siushiyere de. han i hefeli de terei ehe gisun be jalukiyafi
話 的 迎合　挑唆　時　汗 的腹內 於 那些 壞　話 將　滿了

tuttu obuha kai. booi dorgi argangga serengge han i amba fujin* be. amangga
那樣 作了 啊 家的 內　奸計　說者　汗 的 大 福晉 將　後來

niyalma gūwa seme gūnirakū. nikan bithei jurgn de dahai. jušen monggoi
人　別人 說　不想　尼堪　書　編　於 達海　珠申　蒙古的

ai ai bithede erdeni. ere juwe be genggiyen han de salgabufi banjibuha
各 種 書於　額爾德尼 此 二人 把　庚寅　汗 於　天賦與　使生

bidere (Seme mini mentuhun dolo gūnimbi hairaha.,)* neneme liodun de
想是　如此 我的　愚蠢　心中　想　可惜　先前　遼東 於

mujakū uilei turgunde erdeni dahai be jafafi. dahai be turgun akū babi*
極甚　罪的 緣故於 額爾德尼 達海 將 拿捕　達海 將 緣故　沒有 平白

oforo šan tohofi tantaha hafan efulehe. erdeni be ududu inenggi huthufi
鼻　耳 穿徹　打了　官　革了　額爾德尼 將 很多　日　捆綁了

hafan efulehe. tere uile inu (hong taiji beilei dulimbai jurgan be yabure
官　革了　那 罪 也 洪　台吉 貝勒　中　行 把 走

de erdemungge 缺三字 deo i dahini jirgalang yoto hebere 缺一字 de 缺一字
於　有德者　弟 的 再三的 濟爾哈郎 岳託 商議

yabure be gūwa ahūta deote yebelerakū ainu geli abide jurakabuha..
行　把 別的 兄長們 弟弟們　不悅　何故　又　何處　使行

niyalma 缺一字 geli tese de sain ojoro. terei nikan eiten kooli jurgan be
人　又 彼等 於 善 爲　那 尼堪 一切 法例 行 把

sain dahame tese geli dahai be dabalara tuttu ojoro jakade..)* geren fudasihūsa
善 從 彼等 又 達海 把 踰過 那樣 爲 時 衆 逆理的人

acafi belere. terei dade dorgideri narhūn argangga geli acabure ofi tere suwe
合起 誣謗 而 起源 從內 機密 奸計 又 進讒 因爲 那 二

amban be efulehe kai. udu efulecibe dahai erdemui sain de amala kemuni amban
大臣 把 革職 了 雖然革職 達海 材能 好 於 後來 仍 大臣

oho. damu erdeni agu be nasambidere. hairaha ememu niyalma tere be ehe
作了 但是 額爾德尼先生 把 很悲哀 很可惜 或有 人 他將 惡

niyalma sembi. terebe ehe serengge sure kimcikū sijirhūn. beise ambasai
人 說 他將 惡人 說的 明 查 正直 貝勒們 大臣們的

ehe waka babe sahade tuleburakū uthai hendumbi tuttu ofi guculehe gucu.
壞 非 處把 知道時 不放過 卽刻 說了 那樣 因爲 相互 朋友

jergi ambasa. dergi beise tede mohoho yertehengge inu bi. mujilen bahafi
次級的 大臣們 上至 貝勒們 其間 知 恥者 也 有 改 過

tuwamkiyahangge inu bi. koro erin be aliyame elheken yabuha bicina hairaha..
自新者 也 有 追悔 時 把 忍 慢慢 赴 有着吧 很可惜

* 此一眉註：是說註解前面一段額爾德尼被處死的事情。

* 此……處被刮去數字，據推測應是清太宗的稱號 sure han「淑勒汗」，後被譯爲「天聰汗」，或 han「汗」。

* 此處老滿文從字形看應爲 jusui，從上下文意看，似爲「著書」二字的對音，義爲：「額爾德尼編造滿文，並開創記錄庚寅汗的行誼成書。」可是老滿文中常有寫錯的字，從字形上看，亦很可能是新滿文的 cisui「私自」卽「由自己」。如此，亦可譯爲「額爾德尼編造滿文，並私自編寫庚寅汗的行誼成功。」經我們詳細考慮後，我們採用了後一說法，而認爲此字應爲 cisui 之誤。並註於此，以供參考。

* 此處括號見附圖三十六頁，係被用漫塗塗去了三行之多，無法看出原文，括號內僅爲我們猜補者。

* 此處老滿文書爲 hala halai，應爲 hala hacin「各種」之誤筆。

* 此處所稱「汗的大福晉」，卽是指清太祖的大妃。此人陰惡奸詐，據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四云：「帝后，原係夜黑國主揚機奴貝勒女；崩後，復立兀喇國滿泰貝勒女爲后（卽大福晉）。后饒舌婆，然心懷狹妬，每致帝不悅。雖有機變，終爲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後爲國亂，預遺言於諸王曰：『俟吾終必令殉之。』諸王以帝遺言告后，后支吾不從。諸王曰：『先帝有命，雖欲不從，不可得也。』后遂服禮衣，盡以珠寶飾之，哀謂諸王曰：『吾自十二歲事先帝，豐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離，故相從于地下。吾二幼子多兒哄、多鐸，當恩養之。』諸王泣而對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養，是忘父也，豈有不恩養之理？』于是后於十二月辛亥辰時，自盡，壽三十七。……」

* 此處括號見附圖三十七頁，被漫塗塗去四行，無法看出原文，括號內僅爲我們猜補者。

* 老滿文的 babi，（無故，平白）新滿文作 baibi。

以上一段老滿文的意譯：

額爾德尼巴克什原爲哈達部人，二十一歲時來投庚寅汗，汗置於近處遣其編造滿文以

視其才。因其明敏聰慧，後舉爲副將以養之。僅因微小之罪，而將其夫妻處死。（聰汗）說：「古人云：天下好物易得，好人難求。我想：不要說額爾德尼巴克什其他的功勞了，僅就其編造滿文之功與開創紀錄庚寅汗行誼的成功，也超出第二級之功而列首功。因爲不會說話的東珠，而將會說話的東珠處死，是多麼可惜呀！……雖然害死他的人，對於各種事物都聰明賢能，但是都不知怎麼編寫滿文。而他（指清太祖）僅以心想所行，不聽別人勸諫。況且當時又有人從家內用計破壞離間，並與經常所說讒言的挑唆相合時，汗的腹內已裝滿了對他的壞話，因此纔將額爾德尼巴克什處死。從家內施用奸計挑唆的人，都說是汗的大福晉，後來的人從未想到是別人。那時漢文靠達海，珠申、蒙古等文則靠額爾德尼。此兩人之生，想是天賦與庚寅汗的。先前在遼東，就因極重之罪，將額爾德尼，達海拿捕，把達海平白無故的穿耳戳鼻，並打了板子後而革職。將額爾德尼捆綁了多日後，也革了職。那時的罪名，也是那些逆理之人聯合起來的誣謗。而且那時已有人從家內機密的施用奸計以離間了，因此那兩個大臣都被革了職。雖然達海被革了職，因爲他的才能出衆，後仍作了大臣。但是額爾德尼先生很悲哀，很可惜的死了！或有人說額爾德尼是破壞人，而且說額爾德尼是壞人的人，自認爲是明察而正直。我若發見貝勒大臣們非是之處，卽毫不留情的加以指責，因爲那樣纔是相與朋友的道理呀！上至貝勒們，下至大臣們，其間知恥者有之；改過自新者有之。追悔時忍耐着慢慢的走着吧！唉！多可惜！」

以上清太宗解說的一段話，是對其父偶因細故處死額爾德尼夫妻的史事，有些頗爲惋惜不滿而欲加以平反之紀錄。然此段解說之文，實與上引清太宗實錄天聰七年十月，所謂：「我國初無滿字，額爾德尼乃一代傑出之人，今也則亡，被所造之書義或有在。」以及滿漢名臣傳卷八，額爾德尼傳所說：「天聰七年諭文館諸臣曰：『額爾德尼遵太祖指授創造國書，乃一代傑出之人，今也則亡。』……」應爲一事。而且清太宗實錄與滿漢名臣傳之文，恐怕卽是據冬字檔而來。但是由於此一段冬字號滿文老檔的紀錄，可以證明：冬字號的清太祖老檔，它的重鈔時間，最低限度應在清太宗天聰七年十月以後。因爲冬字號的老檔，原是鈔自列字號的原檔，而列字號的原檔，原始記載着清太祖天命八年五月的史實。可是在冬字檔上增加了清太宗頗爲惋惜額爾德尼被殺的一段記事，而此段記事的發生年代，是在清太宗天聰七年十月，由此當可證

叻冬字號的重鈔老檔，他的重鈔時間，必在天聰七年十月以後了。至於其他七冊用高麗紙重鈔的老檔，它的鈔成時間，根據史料叢刊初編「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上」天聰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楊方興條陳時政奏說：

一、編脩國史　從古及今，換了多少朝廷，身雖往而名尚在，以其有實錄故也。書之當代謂之實錄，傳之後世謂之國史，此最緊要之事。我金國雖有榜什在書房中日記，皆係金字而無漢字。皇上卽爲金漢主，豈所行之事，止可令金人知，不可令漢人知耶？遼金元三史見在書房中，俱是漢字漢文，皇上何不做而行之？乞選實學博覽之儒，公同榜什將金字翻成漢字，使金漢書共傳，使金漢人共知。千萬世後，知先汗創業之艱難，皇上纘統之勞苦。凡仁心善政，一開卷朗然，誰敢埋沒也？

由以上這一段史料看來，似乎是清太宗於天聰六年十一月以前，或已經命臣工們在書房中整理其父時代的檔冊了。惟證以天聰三年初設文館之史實，從寬的推斷，現存的七冊重鈔太祖朝的老檔（冬字號老檔除外），它們的重鈔時間，不會早於天聰三年，或晚於天聰七年。現在再根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的「清代內閣大庫殘檔」裏所存的七頁無圈點老滿文殘檔，再進一步的論證：按此七頁原檔係清太宗天聰五年（明崇禎四年，西元一六三一）七月庚辰（初八日）初設六部時之原檔（論證及圖片見第三節），但是此七頁天聰五年之原檔，無論在文字與書寫的滿文及文法上證之，似乎與其他七冊清太祖朝的老檔，在鈔寫的時間上，均頗相近。所以其它七冊重鈔老檔，卽或略早，似亦不會超出天聰三年的初設文館以前。由於以上的舉證，當可判斷現存總共九冊的太祖朝重鈔老檔，它的重鈔時間，或應在天聰三年到天聰七年之間了。

但，何以能够確切地證明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檔冊爲原檔呢？一般研究滿文老檔之學者，甚而疑惑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檔冊，亦係清太宗時所重編的。此種疑惑，是因爲未見原檔所作的推測。最足以證明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檔冊，確爲最原始的眞正原檔的理由，要爲各冊原檔上原有紀錄人的被發見。因爲從前介紹原檔的幾位先生，如謝國楨、張玉全、李德啓、方甦生等，均未加以細檢，故均略而未談。僅謝國楨氏在清開國史料考一書中曾說：「滿文老檔（卽原檔）三十一冊，著者不詳。」實際上著者並非不能詳，祇是謝氏不知與未詳檢罷了。茲根據原檔所載，舉例於後。（附圖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蓋原檔撰寫者很多，原圖片無法全部印出，故僅附

原檔照片三張，以資徵信。茲併將各撰者姓名用羅馬音註明如下：

附圖四十五第一行：滿文曰：

kurcan baksi　庫爾纏巴克什

nikan baksi　尼堪巴克什

ejehe dangse　記錄的檔子。

附圖四十六第一行，滿文曰：

jawan biyade, dahai duse ejeme gaiha dangse,, 於十月，達海都司記錄的檔子。

附圖四十七第一行，滿文曰：

janggio baksi,, aibari baksi ejehe dangse,, 張覺巴克什，愛巴里巴克什記錄的檔子。

他如：張字原檔第四百頁第一行，滿文曰：

juwe biyade, jontoi baksi ejehe,, 於二月，準拓巴克什記錄。

又張字原檔第六十五頁第一行，滿文曰：

hifu,, janju,, ejehe dangse,, 希福、占住記錄的檔子。

又列字原檔第三十八頁第一行，滿文曰：

miosihun ejehe biyai dangse 苗錫渾記錄的一月檔子。

又列字原檔第一百八十二頁第一行，滿文曰：

sunja biyade juwe fulgiyan i nikan bursan i ejehe dangse,, 於五月，兩紅旗的尼堪，布爾善記錄的檔子。

由上舉原檔各紀錄人的署名看來，不但可以確證用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的檔冊，爲原始的紀錄檔冊；進而尙可看出原檔紀錄的確切時間。如上引附圖四十六所記：「於十月達海都司記錄的檔子」。此一段史事，是記載天命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的事情，而達海是在十月裏紀錄的。事情之發生與檔冊之紀錄，僅僅相隔數日；於此，當知其眞實的程度了。更而由此尙可證明，達海在天命六年時，僅爲「都司」之職，尙未躋於「巴克什」之列。

至於現存清太祖朝的二十冊檔子，何以會有原檔與原檔記事重複，老檔與老檔記複的情形呢？其原因並無史據可詳。據我們的推測，原檔與原檔重複的原因，或

因當時紀錄這些檔冊時，既非出自一人之手，又非總理紀錄檔冊事務之人，恐怕也不是出自一個紀錄的地方，或亦可能因爲有某種特殊的情形，必須用特別的方式加以記載。如附圖的四十八、四十九列字號原檔，雖然與宙字號原檔重複，（如附圖五十、五十一）；可是宙字號原檔的第一頁（附圖五十二）書有滿文：nenehe dangse, narhūn gisun i bithe。他的意思是說：「先前的檔子，機密話的文書」。可知列字號原檔，或係一種普通的記事檔；而宙字號原檔，或係當時認爲必須特別紀錄的機密事件檔。他如往字號原檔第一頁（附圖五十三）：有滿文：jakūn gūsai dangse。旁有漢文「八古山」，意思是說「八旗的檔子」（八古山即是八旗）。可知往字號原檔都是專記有關「八旗」的檔子。

進而再談一談，何以老檔與老檔的記事亦有重複呢？就現存的九冊重鈔老檔考之，其中僅荒字檔與昃字檔有重複的地方。此二冊紀錄早期史事的老檔，我們前面已詳細的討論過。由於兩冊老檔記事的體材，均爲紀事本末體，所以我們懷疑這兩冊老檔的記事，均沒有原檔史料的根據，而係在某一稍晚的時間裏，僅憑口耳相傳或各人的記憶而追述編撰的。其最可能的時間，是清太宗初修清太祖實錄時，與其杜撰「滿洲源流：三仙女浴於布爾瑚里泊，誤吞紅果而生其始祖布庫理雍順」的一段神話之同時，憑故老舊臣們的記憶而編撰的。當然在僅憑口耳相傳以及舊臣的記憶所撰的史事，或非一次可以記錄的盡善盡美，初次編寫後，曾經各方的詳細考慮，或認有不甚妥善之處，而加以文句詞義的改動，當係難免的。但是如果改動過甚，勢必重加鈔錄。於是將編撰的老檔重鈔一份，當爲可能之事。如前引附圖第十三的荒字老檔，與附圖第十四、十五的昃字老檔，二者記事完全重複。但是昃字老檔上，不但到處塗抹，並有加添文句的地方。若校以荒字檔，雖然記事上與昃字老檔，並無多大的出入。可是在文句上兩者就有顯著的差異了。以上不過是我們就整理原檔與老檔的一點觀感，所作的一些推測，當然未必正確。俟進一步的搜集史料後，再作比較詳細的論證吧。

可是乾隆朝第二次的重鈔老檔，其鈔寫的方法與理想，就與清太宗第一次重鈔老檔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因爲清太宗第一次的重鈔老檔，對早期的史實，雖僅從故老口耳相傳加以編撰，但由於當時思想之簡單，故對許多史事，均直言無隱的寫了出來。如：對清太祖忍痛處死其長子阿爾哈圖圖們事。以及前引清太宗對其父因細故處

死額爾德尼巴克什夫妻事，所不滿的情形等。其對於部份後來已有原檔史事爲根據的記載，雖曾加以重鈔，亦僅是去其繁瑣之細事，選擇比較重要的史事，加以重鈔而已，並未敢多所隱諱。但是乾隆朝第二次重鈔老檔時，反將原檔與老檔中許多瑣細之事，均加鈔錄；而將許多重大的史實，却均加以隱諱而刪掉。再加上虛應故事經辦老檔的大臣們，瞞天遮地，不加詳檢核校，便潦草的鈔錄。將許多原檔、老檔重複的地方，僅任憑已意的選擇其中一份爲底本。假若被採用的一份老檔或原檔（其實乾隆時並未辨別出所謂原檔與老檔），若是其中有殘缺的地方，經辦大臣們並未細心檢校另外重複的一份，與以補入，他們僅書上「原檔殘缺」四字以塞責。現由我們詳細核校後，在乾隆第二次重鈔老檔中，許多「原檔殘缺」處，均可以完整的補入，使其恢復原文的形狀。（例見本文第二節略補乾隆重鈔本滿文老檔中之「原檔殘缺」）由於乾隆帝僅不過披上一件「穿古布文」的外衣，對其列祖列宗的開國肇基等大事，尙且草率從事，實爲自欺欺人。而且，原檔與老檔中許多重大的史事，由於乾隆帝自卑心理之作祟，竟任意加以刪改。此舉殆最不可恕。如：隱諱清太祖處死其長子事，清太宗不滿其父僅因細故處死額爾德尼夫妻事等；均被乾隆刪除未收，實爲研究清史者一大遺憾。幸而原檔老檔現存，經我們一一加以補出，或有助於研究清史學者們之參考吧！因爲乾隆朝重鈔老檔時，所有被其重鈔的紀錄，多係清太祖最光榮的一面；而被其刪棄者，大多是清太祖最惡劣的一面。然而研究歷史，絕不能根據漢文本清太祖實錄所載的那些歌功頌德的文辭，就可以澈底瞭解清初之歷史的。必須從正反兩面去瞭解清太祖何以會從很小的部落中，神速頭角？又何以會僅憑遺甲十三副，數十年間而成爲東北邊外之名酋？但是清實錄以及其它清修史料中，均因清人不敢自承爲明之屬吏，而加以刪削。本來在我國歷史傳統中，向有「好漢不怕出身低」的觀念，所以漢高祖之起於布衣，明太祖之崛起草萊，亦均爲吾國有爲之名君。然彼等並未對其出身有所隱諱，因此從各方面看清人之統制華夏，實無可諱之必要。然而終因清人深忌漢人「夷夏之分」，不但對其出身深切忌言，即對其祖先所行之事，亦由其子孫一改而再改，希求提高其民族地位，而免漢人之歧視。由此種自卑心理所造成許多現存的漢文實錄，從整個研究清史之立場言，實僅能稱之謂「清朝歷代歌功頌德錄」而已。今將原檔與老檔中有關清初史實，與乾隆朝第二次重鈔老檔時所刪改的同一史料，列

舉一二，以證原檔與第一次重鈔老檔之可貴。

如列字原檔第十三號全頁被墨塗去，但是經我們將之擇出，始知其中皆是敍述清太祖慘虐之史事。今將之音譯於後（附圖五十四），以資參證：

.....juwan emu de jase bitume abalarade han i booi habula gebungge
十 一 於 邊 沿 行獵時 汗 的 包衣 哈布拉 名叫

niyalma han i juleri dosibi gurgu arcaha seme susai siusiha siusihalabi san
者 汗 的 前 進入 獸 截 因而 五十 鞭子 打了 耳

tokoho. jaisanggū agei calasun i gebungge niyalma be abade dosika seme
穿 宰桑古 阿哥的 察拉遜 的 名叫 者 將 打圍處 進入 因而

orin nadan siusiha siusihalaha. manggūltai beilei yaltu gebungge niyalma
二十 七 鞭子 打了 莽古爾太 貝勒的 雅爾突 名叫 者

abade dosika seme susai siusiha siusihalabi san tokoho. siumuru nirui abihan
打圍處 進入 因而 五十 鞭子 打了 耳 穿 舒木魯 牛彔的 阿必罕

gebungge niyalma be niyalma gabtaha seme ilan yan i uile araha. juwan
名叫 者 將 人 射了 因而 三 兩 的 罪 定了 十

juwe de abalabi bese liyang de deduhe. juwan ilan de abalabi jang i san be
二 於 打獵 (地 名) 於 住宿 十 三 於 打獵 章義站 把

dosibi jang i san i julergi bigan de deduhe. juwan duin de honin erin de
進入 章義站的 南 野外 於 住宿 十 四 於 未 時 於

dungjing hecen de dosika..
東京 城 於 進入

以上一段老滿文的意譯.,

……十一日沿邊行臘時，汗的包衣哈布拉進入汗的前面截射野獸，因此被處罰打五十鞭子，並穿耳。宰桑古阿哥屬下的察拉遜進入了圍場，被處罰打二十七鞭子。莽古爾太貝勒屬下的雅爾突進入了圍場，被處罰打五十鞭子，並穿耳。舒木魯牛彔屬下的阿必罕射傷了他人，被罰三兩銀子之罪。

十二日行獵於 bese liyang 住宿。十三日行臘於章義站，於章義站南郊住宿。十四日未時進入東京城。

由上舉一段被刪之原檔中，可以明白看出，清太祖對其屬下，是如何的嚴酷。僅不過爲了打獵時，越過其前面搶擊野獸，而竟被打五十皮鞭，且更被處以穿耳之罰。然而在雜夷交處，四方初歸之時，若不嚴刑峻法，則向來無法無天之雜夷，何以會俯首聽

命，任其驅使？實際上若是清太祖之待其屬下：果如清實錄所云：「賞不計仇，罰不避親，如是明功賞，嚴法令。」則以上一段原檔所載，清太祖之虐待部屬之事，實不必諱。然而終因清人過揚清太祖之聖德，無法將此等暴虐之行爲，載於實錄，所以又不得不刪除了。像這樣刪除其祖先惡行之紀錄，還可以說是子爲父隱，情有可原。惟其將清初許多真實之國號、部族名稱，以及其列祖列宗之名號，任意妄改，頗有錯認祖先之嫌，實屬惡劣之舉。如：大貝勒原名「歹商」daisang，原檔到處可見，而新檔均將之改爲「代善」daisan。按此名號原爲明海西夷酋王台之孫、虎兒罕赤之子，所謂「都督歹商」者所用，清人不過沿襲別人名號而來。但故意改爲「代善」，以掩其名從他人，暴露其族文化之低落。其他如清太宗原名、「洪台吉」hong taiji 而清太宗實錄將之改爲「皇太極」。不但將之改爲「皇太極」，而且爲了便於其繼承汗位之故，又特別杜撰了一段神話：如清太宗實錄云：

> 時國中文士謂：太祖名第八子皇太極者，殆天意篤生有爲君之福者也。國中原不知漢與蒙古書籍文義；太祖初未嘗有必成帝業之心，亦未嘗有此子可繼世爲君之心。後國運漸盛，講習文義，及太祖稱帝，閱漢與蒙古書籍，漢之儲君曰：皇太子；蒙古之繼位者曰：皇太極。由是觀之，其命名默相符合者，蓋天意已預定云……。

這種杜撰的神話，實與清太祖實錄所說：「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相矛盾。因爲此係清太祖己亥（明萬曆二十七年）之事。而清太宗生於壬辰（明萬曆二十年）。是可知清人在己亥以前，文移往來既已習用蒙古文字；何以待清太祖稱帝（明萬曆四十四年），始閱漢與蒙古書籍？其實清人早期的文化基礎低薄，不但深受漢文化之浸潤，其所受蒙古文化影響之深，實亦和普通所想像者不同。單以早期清人所用名號證之，就可知其所受蒙古文化影響之深了。如清人自認的始祖「孟特穆」（明人記爲猛哥帖木兒），實際上此名應爲蒙文的 mongke temur，義即「永恒的鐵」。他如清太祖早期的稱號，除其所用「淑勒貝勒」sure beile 義爲「聰睿貝勒」，原是女眞語的「素勒勃極烈」的異譯外，其後所用的稱號，如「昆都倫汗」kundulen han，原是蒙古語的 hutulel kahan，義爲「恭敬汗」。而「庚寅汗」genggiyen han 原是蒙古語的 gegen kahan，義爲「明汗」或「英明汗」的異譯。清太祖的親弟弟舒爾哈赤，所用的稱號「達爾漢・巴圖魯」darhan baturu，原是蒙古語的 daragan (daroga) baturn「第一等勇士」。清太祖長子褚英的稱號「阿

爾哈圖・圖們」argatn tumen，原是蒙古語的 argato tumen「多謀」，清人譯爲「廣略」。像這一類的名號，幾無一非學自蒙古者。惟乾隆重鈔老檔將清太宗之名，均改書爲 duici beile「第四貝勒」，似有故意隱諱以掩其在太宗實錄中杜撰僞史神話的嫌疑。雖然清太宗實錄裏所杜撰的一套神話，早爲史家所不取；但是尚不知清太宗的原稱號爲「洪台吉」也。從原檔中所看到的清太宗稱號，老滿文均作 。從老滿文的字形讀之，似應讀作 hong taiji 或 hung taiji。但無法讀成 huwang taiji。然而亦有學者們認爲清人早期對於滿文的書寫與讀音，或不甚準確，很可能將「皇太極」或是「皇太子」書作 ，而讀作 huwang taiji，此說實似是而却非。因爲從我們整理原檔所見，清人早期對於滿文滿語的審音上，似無過份訛誤之處，僅不過是受其語音單純所限，對於許多漢語複雜的聲韻，往往因滿語中無此字音，而以相似的字母代替。但是老滿文中對於某些漢字特殊的字音，亦有一貫代替的法則。卽如漢字的「子」dz 音字，老滿文均以 se 字替代。如漢文的「孟子」，老滿文讀爲 mengse，「王子」讀爲 wangse，「荀子」讀爲 jiyanse，並未見有將漢文「子」字，讀作 ji 音的。至於老滿文對漢文的「黃」或「皇」字，似乎標寫頗爲正確，老滿文均書作 或 (howang 或 huwang)，卽在許多同一冊，甚或同一頁中，老滿文對於「皇」或「黃」與「洪」字，均有顯然不同的寫法。如張字號原檔第一九九號（附圖五十五）的第三行，第一～三字，文內係記載遼東半島旅順附近的地名「黃骨島」者，老滿文書作 ，此字應讀爲 huwang gu dooi，可是在同一冊原檔的第四十九號(附圖五十六)第一行的第五六字，卽有清太宗的名號，却書作 ，應讀作 hong taiji 或 hung taiji。不但在同一冊中「皇」與「洪」有以上之分別，卽在同一頁中，亦有類此之情形。如張字號原檔第一百零六號(附圖五十七)，此頁第一行開始卽清太宗的名號，老滿文亦書作 ，而在第二行有：向陽寺屯村中的一個漢人名叫「黃淑蘭」，而老滿文却書作 huwang siu lan。從這些原檔裏老滿文書寫「黃」「洪」等字的字形看來，當可證明清太宗的名號，應非「皇太極」而爲「洪台吉」了。

進而再證以清初曾與清人有密切關係的朝鮮記載：

如燃藜室記述卷二十七丙子條說：

丙寅（清太祖天命十一年）五月：建州虜酋奴兒哈赤疽發背死。臨死命立世子貴榮介（小字永二王子）。貴榮介讓位於其弟「弘他時」（小字一作弘太始）。

又朝鮮的日月錄一書也說：

或曰奴兒哈赤臨死，謂貴永介曰：九王當立而年幼，汝可攝位，後傳於九王。貴永介以爲嫌通，遂立洪太氏。

以上都是當時朝鮮人的紀錄，其所稱二王子貴榮介、貴永介者，卽大貝勒代善。因代善爲清太祖之第二子，其長子褚英，已於萬曆四十三年被處死。而其所謂洪他時、弘太始、洪太氏者，卽是清太宗的名號。按朝鮮文「弘」或「洪」，均書作홍，而讀作hung，其所謂「他時」，「太始」、「太氏」者，卽是「台吉」一名之異字。由這些旁證或更可確實的證明：清太宗的名號原應爲「洪台吉」hong taiji，至於「台吉」taiji 一名，滿語又係假自蒙古者，其字的原義，似亦非漢語「太子」一名的異音。因爲蒙古語中的「台吉」一名，也是假自其他民族者。如顧燮光夢碧簃石言之一說：「特勒爲特勤本音，汗王子弟之通稱，近世所謂台吉者也。」又沈曾植敬觀題記說：「蒙古語與突厥語不同，然名號相通，舊解猶有存者……徑切言之：『闕特勤』猶言總台吉歟！」又耶律文忠雙溪醉隱集自註說：「可汗之子謂之特勤。」進而更參以岑仲勉、馮承鈞等氏所譯註唐代的闕特勤碑等文，似均一致認爲突厥語的「特勤」tegin，亦卽是蒙古語、滿洲語的「台吉」taiji。由以上所述，或可知清太宗的名號原爲「洪台吉」，而非「皇太極」，更非「皇太子」的異譯。而且滿人用此名號，也是襲自蒙古人的。

從以上所證，在清人早期所用的名號中，幾乎無一不與蒙古文化有關。這或許是因爲蒙古與女眞民族同種同族的關係。雖然語言上同系而異枝，多少都有些差別。但從歷史上看，金代女眞亡後，曾被元代的蒙古統制將近百年，所以女眞文化受有蒙古文化的影響，亦當爲必然之事實。老滿文原檔替我們保存了許多此類寶貴的材料，此亦研究清朝早期文化史的一大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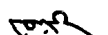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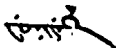
最後：我們要略爲敍述一點，在原檔與老檔中所保存的滿文材料。當然僅憑我們一點最普通的語言學常識，並不足以深論滿文的語言學。不過就我們整理原檔與老檔時，所見新舊滿文的差異，簡單的舉幾個例子，以便研究滿文的先進與同好，略知其

梗概。

本來在李德啓、張玉全二氏的文章中（文載民國二十五年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文獻論叢中）曾經很詳細的介紹了新舊滿文字形的差異。不過李、張二氏所舉新舊滿文對照的字表，似乎是偏重於字形的異同，對老滿文與新滿文的讀音上，並未詳論。現就我們所知，略舉數例，並稍加管見，以見一般：

(一)老滿文與新滿文用字的差異：新舊滿文不但是字形上有着施圈點與無圈點的不同，就是在用字與發音上，亦有顯着的差異，如下表所舉：

老滿文	羅馬注音	新滿文	羅馬注音	字　義
	abide		aibide	在那裏
	asabi		aššafi	移動
	efelebi		efulefi	壞了
	ekihun		ekiyehun	不足。不够
	elmangga		elemangga	反以爲。反而。愈。越發
	emji		emgi	共同。一齊
	emgeli		emgeri	一次
	ing tao		ingtori	櫻桃
	iuwansuwai		yuwanšuwai	元帥
	omiohon		omihon	饑
	niniru		nioniru	箕，婆籮。
	babi		baibi	平白。無故
	bii		fii	筆
	seolebi		suwelefi	搜
	dagirabi		dagilafi	備辦
	dabkiyame		dabkime	修繕
	loose		leose	樓
	jabdahai		jabduhai	得暇。凑手
	kejene		kejine	好久。許多

	kutulu		kutule	僕從(拿馬小斯)
	funihe		funiyehe	頭髮

上表是新舊滿文用字互異的略例。當然在原檔與老檔中，此種新舊滿文用字互異之例，何止百千？此不過略舉一二以見一般。而最奇特者，則爲新舊滿文o、u的母音長短的互用。如下表所舉的字例，許多老滿文用長母音（雙母音）o、u的單字，新滿文却都改用短母音（單母音）。相反的：許多老滿文用短母音o、u的單字，在新滿文中又都改用了長母音。例如：

(一)漢字譯爲滿文單字部份

老滿文	羅馬注音	新滿文	羅馬注音	字義
	oose		odz	倭子
	hoo		ho	河
	hoose		hose	盒子
	sio		siyoo	蕭
	tuu		tu	蘇
	loose		lose	騾子
	liodun		liyoodung	遼東
	mio		miyoo	廟
	moocin		mocin	毛青布
	kio		kiyoo	轎、橋
	hiosiun		hiyoošun	孝順
	giocan		giyoocan	教場
	kuu		ku	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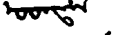
(二)滿語單字部份

老滿文	羅馬注音	新滿文	羅馬注音	字義
	oojin		ojin	長褂子
	oome bime		ombime	可以
	soome		some	拋洒

	buu		bu	給、與
	toome		tome	每個
	doosombi		dosombi	耐得
	gioo		gio	處
	sorin		soorin	位
	dosidame		doosidame	貪贓
	yoni		yooni	完全

從上表所示：新舊滿文對o、u母音的字，常作相反的長短母音互用，是否因爲語言上的變化所致，頗難肯定，不過從漢語譯滿部份證之，似乎並不是巧合，或者語音的變遷所致，頗似後日部份滿人故意相互倒換的。因爲根據漢語「蕭」siao「廟」miao「遼」liao 等字，並不需用長母音而作：sioo 蕭 mioo 廟 lioo 遼。當然很可能因爲部份滿人對漢字的發音，彼此之間所認識的不太一樣的關係，但是似乎不會這樣巧合吧？至於滿文部份，因何亦有此種情形，那就更難斷定了。然而這些都是老滿文中所留下的問題，尙有待語言學者們去詳細研究解決了。

(二)新舊滿文的簡化：在現存的許多新滿文，與原始的字形與讀音上，均有很顯明的簡化。然而此一問題，若僅從新滿文的字典詞彙中，是無法找到的。因爲現存的滿文字典詞彙，幾乎都是清人入關後，經過康、乾時代，根據已經定型的滿文所編纂的。今略舉數例於後：

老滿文	羅馬注音	新滿文	羅馬注音	字義
	uttalá		utala	這些
	tuttala		tutala	那些
	batta		bata	敵人

從上表所舉的幾個字例中，很明顯的可以看出，每個新滿文的單字，均省略當中的一個 t 音。其原因或係由於語言的簡化，隨之文字亦跟語言而簡化。此種情形，並不是清初之與中葉所僅有。例如在舊有金代女眞的文字中，清初稱爲「貝勒」beile 者，女眞人原謂「勃極勒」bejile 很明顯的清初所稱之「貝勒」beile，應係由女眞的「勃

極勒」bejile 一名，省去了中間的 j 音字後，而變爲 beile「貝勒」的。以上是我們僅就新舊滿文的差異，略作的介紹。因爲其他有關滿文語言中的重要問題，原檔與老檔中幾乎是俯拾卽是。而尤以滿文文法之構造，在早期滿文與滿語裏，似乎並不完整，所以研究老滿文原檔，所遭遇之最大困難，亦卽是老滿文原檔語句的結構，與後日通行的滿文文法，根本上有着很大的差異。當然我們在最近幾年中，一直對這個問題，特別注意；而且老滿文原檔所含的滿文文法之材料，也特別豐富。以俟我們有次序的整理完竣後，或將繼續作專題的發表，以便學者們的研究與參考。

附帶的尙須略述原檔所用明代舊公文紙中，所保存的許多明代寶貴史料：如盈字號原檔所用的明代舊公文紙上，記載着明世宗嘉靖年間遼東的物價說：「黃米(小米)八斗，照實價抵銀陸錢四分。」又列字號原檔所用明代的舊公文紙上亦說：「鮮魚五十斤，應納課稅錢壹拾文。」又說：「錢壹拾文折銀一分肆釐伍毫。」又說：「大缸三箇、光盆一箇，值銀三錢。」這些都是當時遼東的實在物價，在研究明代經濟史上頗爲珍貴。

而最值得一談的，是原檔中保存了一幅明代的「刑部檢屍圖」。據明史稿刑法志二云：

> 嘉靖六年（西元一五二七）給事中周聰言：比者，獄吏苛刻，犯無輕重，槩爲幽繫；索無新故，動引歲時。……帝深然其言。且命中外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卽斥爲民……檢驗屍傷，照磨司取部印屍圖一幅，委五城兵馬司如法檢驗。府則通判推官，州縣則長官親檢，毋得委下僚……」。

又據大明會典卷二百七十八刑部「檢屍」條云：

> 凡刑部遇有應檢屍傷，該司付行照磨所，取到部印屍圖一幅，先時止行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委官，如法檢驗、塡圖，各取結狀繳報。今多行委五城兵馬。如屍傷不一，及執詞不服者，然後改委府縣。其自縊溺水身死無詞者，止行城相驗。如情詞不一，仍行檢驗。若尊長毆死卑幼，據律不應償命者，亦止相驗，不檢。

並各省直府州縣檢驗事例開後：

> 洪武元年令：各府刋印檢屍圖式，每副三幅，編立字號，半印勘合，發下州縣。如遇初覆檢屍傷，劃時委官，將引首領官吏，仵作行人，親詣地所，呼集應合聽

驗人等，眼同仔細檢驗，定執生前端的致命根因，依式標註署押，一幅給苦主，一幅黏連附卷，一幅申繳上司。其初覆檢驗官司，行移體式，並依已行舊制。凡諸人自縊溺水身死，別無他故，親屬情願安葬，官司詳審明白，准告免檢。若事主被强盜殺死，苦主自告免檢者，官爲相視傷損，將屍給親埋葬。其獄囚患病責保看治而死者，情無可疑，亦許親屬告免檢覆外，據殺傷而死者，親屬雖告，不聽免檢。嘉靖三十九年奏准：凡遇檢驗屍傷，必擇該城廉幹兵馬一員，先行檢驗，再調各城覆檢。如有前後屍傷不一，原被告不服者，方再改委京縣知縣，或京府推官，復行詳檢。仍行在外屬府者，必通判推官。屬州縣者，必知州知縣親自檢驗。毋得輒委雜職下僚及縱仵作吏書受財作弊。

雖然以上二書所說明代檢驗死屍之條律，各有詳略；但兩書亦均曾說：檢驗屍傷必依刑部所訂之「檢屍圖」。然而明代刑部檢屍圖的式樣如何？二書均付闕如。今從寒字原檔中得覩此圖（見附圖五十八、五十九），頗有助於明代法律史的研究。不過此圖反面已被清人寫上了老滿文而作正面，而且又被乾隆帝加以堅固的裝裱，原圖所載各項目，僅從背面已很難詳知。今經我們將原底片從背面盡可能的放大後，纔看出原圖所載內容：今依原圖式樣重錄於後，以便參考：

首印人身圖正面一個：（下列檢驗各部位的經過）

腦後：無故。　　髮際：無故。

耳根：無故。　　項頸：無故。

兩肩膊：無故。　　兩肱肘：無故。

兩手腕：無故。　　兩手背：無故。

手指：無故。　　十指甲：無故。

脊背：無故。　　脊膂：無故。

兩後肋：無故。　　兩前肋：無故。

腰眼：無故。　　兩臀：無故。

穀道：無故。　　兩腿：無故。

兩肢腕：無故。　　兩腿肚：無故。

兩脚踝：無故。　　兩脚表：無故。

兩脚心：無故。　　十趾：無故。

十趾肚：無故。　　十趾甲：無故。

人身圖背面：（下列檢驗結果）

一、對衆定驗得：

已死崔鎭身屍，左眉叢上傷痕壹處，圍圓壹寸陸分。……當場對衆研審，招稱生前委因。（下缺）

賴趙廷智，崔鎭率領捉拏，本犯率貫洗臉瓦盆，打傷皮破，今檢明白，責令屍親楊氏崔欽，並該此。（下缺）

近目用手揣捏，頭骨未損，浮傷皮破平復。別無他故，因病身死。

一、聽驗人

正犯人：趙廷智。　　干犯人：崔欽、吳昇。

干證人：李氏、潘氏。　　地隣人：汪保、張聰。

干連人：崔彥、李鳳、李志忠。　　主旨人：

屍親：楊氏。　　仵作行人：黎能。

右件前項致命根由十間但有殘漏不實，該同□令增減屍傷，檢死官吏人等，情願片伏重罪無詞，保結是實。

嘉靖二十八年陸月拾柒日

……軍吏徐珠。

……

……備禦指揮蔣承勛。

由上圖所見，或可知明代刑部「驗屍圖」之大概了。但從近代法律觀點論之，則明代刑部對於人民死亡案件，辦理得似乎並不太認眞；雖不能說明代官吏「草菅人命」，但是如上圖檢驗屍體之草率，似乎一般官吏對於此等人命案件，並未能盡其所能而詳予檢驗。

以上都是老滿文原檔中所保存有關明代的直接史料。於此略舉一二，以便讀此文者，稍窺梗概。

（二） 略補乾隆重鈔本滿文老檔中之「原檔殘缺」

清人以明之邊夷趁流寇之亂入主華夏，似覺江山得之頗易。然因其族系出建州女眞，原屬明之貢夷，由於文化程度之低薄，進關以後目覩華夏文物，自卑之心理油然而生，故而深諱漢人言及之。所以想盡方法以期彌補其自卑感，而達漢人免於仇視彼族之願望。初者，順治之時，趁兵慌馬亂，明人還有力量從事抵抗之時，曾利用殺戮政策，以期中原漢人之畏服。故僅以一雉髮之令，動激殺戮。揚州十日，嘉興三屠，可爲其例！迨至康熙之世，明之孤臣義士，已漸凋謝；始思以懷柔之策以收民心，但是有志之士，既逢亡國之痛，並在清人慘酷殺戮政策之下，實未稍忘故國。雖無力公然舉義反清，然多隱居於山林之中，以著書而言志。清人有鑒於此，康雍之世，曾屢興文字之獄，仍希用餘威鎮壓不服之人心，然亦未收全功。後至乾隆帝時，似感其父祖所行均非善策，始改用澈底消滅漢人民族思想之方法，而採用深投一般文人心趣的「稽古右文」之心理，以達其毀滅文字中仇視彼族之記載。因此有編纂四庫全書之舉，以牢絡部分文人士大夫。盡收天下圖書，將有違碍之書盡行焚燬，以絕漢人夷夏之防的根源。可謂絕矣！乾隆帝不但要禁燬宋明時代漢人詆毀遼金元之記載，即其祖先載有豐功偉業之實錄，亦未能免去刪改挖補之災。乾隆帝不但要修改刪削其祖先漢文本實錄，即是滿文本之實錄，亦深恐大臣們略窺其中之奧密，暴露清人之私，而未能幸免。更有進者；對其祖先最早記事之滿文老檔，亦被其禍及。不過乾隆帝每刪改一書時，均有其必須刪改之道理。例如其改修天聰九年所繪「清太祖實錄圖」時，曾曰：「實錄八冊，乃國家盛京時舊本，敬貯乾清宮，恐子孫不能盡見，因命依式重繪二本，以一本貯上書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傳之奕世，以示我大清億萬年子孫毋忘開創之艱難也。」詞義可稱堂皇。其實增繪之目的，不過是要修改原本中不甚妥善之字句而已。致於乾隆帝之改鈔「清太祖、太宗兩朝之老滿文原檔」，其義亦在此。然而老滿文原檔之字體，多爲蒙文字形之老滿文，當時已頗難辨認，所以清高宗首於乾隆六年即敕諭大學士鄂爾泰，徐元夢等，先將原檔中難以辨認之老滿文，擇出考訂，依滿文十二字頭編成字典，進而再改鈔「老滿文原檔」。所以在乾隆四十年命臣工們改鈔「滿文老檔」時，曾命令臣工們「將內閣大庫恭藏無圈點老檔三十七本，交國史館

纂修等官，加增圈點，照緊趕辦，陸續進呈……。」（引徐中舒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一文。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徐氏原引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殘檔中之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日，大學士舒赫德等趲辦老檔奏本。）此所謂「將原檔加增圈點，陸續進呈」者，即是將老滿文原檔改寫成新滿文，以便乾隆帝辨識，而便於刪改其中所謂「違碍不妥」之文句。但是此一工作，由於乾隆帝促之過急，經辦改鈔的大臣們，爲了適應皇帝之諭旨，不得不陽奉陰違敷衍以塞責。據我們校正原檔與老檔所知，恐怕當時進呈乾隆帝的，僅是已重鈔的滿文老檔。所以現存乾隆帝重鈔本之「滿文老檔」，若較之其所據之「老滿文原檔」，可謂草率已極。除去經乾隆帝刪改以及故意漏鈔之文外；其由於疏忽而發生漏鈔之文，在新鈔之老檔中，隨處可見。不過當時經辦鈔寫老檔的臣工們認爲，反正乾隆帝無法親持原檔與老檔互校，即或見到原檔，乾隆帝恐怕也無法辨認。所以都存有敷衍塞責的心理，一遇有困難處，爲了爭取時間，均將這些因疏忽所遺漏之處，以「原檔殘缺」四字而塞責。固然老滿文原檔在發現之初，原即雜亂無序，年久糟舊，或有破損之處。但是原檔並非僅有一份，其中尙有經淸太宗編纂「淸太祖實錄」時，根據原檔重鈔之一份老檔混雜於其中。亦尙有部分原檔，原始即有紀錄重複之兩份存在。似絕不可能每份殘缺之處，均完全相同。所以假設將各種重複之檔冊，相互補校，似可減少重鈔老檔中許多缺文。

因爲乾隆帝重鈔老檔之如此草率，於是增加後日研究老檔學者們許多困難。例如年來日本東洋文庫出版之「日譯本滿文老檔」，對於乾隆帝重鈔本「滿文老檔」中，許多「原檔殘缺」之文，雖然加了許多註脚，但其所能猜補者，不過僅有數條而已。此原因無他，皆因乾隆帝重鈔老檔時臣工們疏忽所致。因爲當乾隆帝重鈔老檔時，臣工們既一味敷衍，不但應補之文，未盡所能加以校補；甚有許多破損地方，僅殘破一字，甚而只殘損半個字，而從上下文義可以補入者，亦因重鈔臣工們之疏懶，而被註以「原檔殘缺」。但既經註入「原檔殘缺」四字，究竟其中殘缺多少，因爲日本學者們無法得覩原檔，故而亦不敢冒然猜補。甚而上下文是否爲一件事，都會發生很大之疑問。因爲這些情形，亦祇有隨其所註，任其闕如了。

現在我們已親見原檔，並經與乾隆四十三年之「滿文老檔」相互校補，僅將「滿

文老檔」中所註「原檔殘缺」之文，參以原檔，將可以補全處，略補數十條，以證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之誤。

在下面各段的舉例中，我們將每一段的記載，都按乾隆四十三年重鈔滿文老檔的卷數和年代的次序，先將舉例的重鈔滿文老檔改譯爲羅馬音註，並在每一字下註以漢文的文義。再將與此記載相同的老滿文原檔，附以圖片，也用羅馬音註將原檔中的老滿文註出，以便兩種檔冊及新舊滿文互相比較和對證。最後再將引出的老滿文原滿，用漢文加以簡單的義譯。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六（天命三年四月）原文

kooli be ejeme bithe araha, amban erdeni baksi hendume, nikan gurun i
規則 把 記 書 寫 大臣 額爾德尼 巴克什 說 尼堪 國 的

wan lii han de waka ambula ofi, abka na wakalafi, tere ilan bade ing hadafi
萬 曆 帝 於 錯誤 多 因爲 天 地 責備 那 三 於處 營 設

ulan fetefi, poo miyoocan be jergi jergi dasame jabduha tumen cooha afaci
壕溝 掘了 炮 鳥鎗 把 層 層的 修治 妥當 萬 兵 若攻

etehekū, gemu gidabufi wabuha dere, abkai edun iliha andande amasi nikan
不能克 皆 被擊破 被殺 了 天的 風 立 刻 往後 尼堪

i baru gidame dafi, poo sindara niyalma ini sindaha poo de i goifi nadan niyalma
的方向 迫 吹 炮 放 人 他的 放 炮 於他中了 七 人

bucehe, jusen gurun i genggiyen han de uru ambula ofi, abka na dafi edun
死 珠申 國 的 英明 汗 於 是 多 因爲 天 地 相助 風

aga erin fonde acabufi, nikan i tutala tumen cooha be minggan cooha i gese
雨 時 節 相合 尼堪 的 那許多 萬 兵 把 千 兵 的相似

hono gūnihakū, isinahai teile uthai dosifi tere cooha be gidafi, tumen(原檔殘缺)
尚且 不念 到 所 卽刻 進入 那 兵 把 擊破 萬

be waha dere, nikan i tumen cooha i sindaha amba poo emu tanggū, ajige
把 殺 了 尼堪 的 萬 兵 的 放 大 炮 一 百 小

poo emu minggan bihe, emu minggan emu tanggū poo miyoocan de, damu
炮 一 千 有 一 千 一 百 炮 鳥鎗 於 僅

dubei alban i juwe uksin i niyalma goifi bucehe, emu udu niyalma fulahūn
末 差 的 二 甲 的 人 中 死 幾 個 人 赤身

yali goifi dahakū, emu niyalma i etuhe mahala goifi yali de isinafi umainahakū,
肉體中　未透　一　人　的衣服　嫂帽　中了　肉　於　到了　全然無妨

utala minggan funcere poo miyoocan be abka i enduri jailabume goihakū dere,
這些　千　餘　炮　鳥鎗　把天的　神　使避　不中　想是

selei hitha jursu ilarsu be hafu genere poo miyoocan de, fulgiyan yali niyereme
鐵的　甲葉　二層　三層　把　通　過去　炮　鳥鎗　於　赤身　肉體　未穿甲

niyalma goifi dahakūngge, abkai enduri dalifi dahakū dere, genggiyen han i
者　中　未受傷　天的　神　護佑　不傷　想是　英明　汗　的

cooha i niyalma i gabtaha sirdan tokoho gida saciha loho be, gemu abkai enduri
兵　的　人　的　射　箭　刺　鎗　斫　刀　把　皆　天的　神

nememe tokoho aise, ing hadafi iliha alin i wasihūn de, utala cooha be majige
愈增　刺　或是　營　設　立　山的　下　於許多　兵　把　少許

andande sacime gabtame tuhebuhe, abkai aisilaha be adarame bahafi saha seci,
瞬間　斫　射　倒　天的　相助　將　怎麼　得　知　若說

fusi be sucume genere de, dulire dobori agahangge, uksilere de galandarakū
撫西　把　襲擊　去　時　逢　夜　不斷降雨　穿甲　時　俱未晴

bihe bici, tere cooha adarame genembihe, fusi hecen be adarame gaimbihe,
設　若　那　兵　如何　可去　撫西　城　把　如何　可取

tere emu, jai guwangning, liyoodung ni cooha jasei jakade amcame jiderakū
此其　一　次　廣寧　遼東　的　兵　境的　跟前於　追　不來

bihe bici, jasei dolo genembiheo, jasei jakade amcame jihengge nikan gurun
設　若　境的　內　能去嗎？　境的　跟前於　追　來的　尼堪　國

i mujilen be bilahangge kai, nikan i cooha olji dendenggele jihe bici, olji geli
的　心　把　挫折　啊　尼堪的　兵　俘虜　分之前　來　若是俘虜　又

dulga ukambihe, olji icihiyame wajifi beyebe gemu jabdubufi jihengge, abka
一半　逃走了　俘虜　處理　完了　把身體　都　使有空暇　來的　天

aisilaha serengge tere kai, fusi hecen ci dahame jihe minggan boigon i ama
相助　可說　那是　啊　撫西　城　自　降　來　千　人戶的　父

jui ahūn deo be faksalahakū, eigen sargan be delhebuhekū, dain de bahafi
子　兄　弟　將　不分散　夫　妻　將　不使離開　戰　時　得

acahakū ahūn deo, ama jui, eigen sargan, niyaman hūncihin, booi aha aika jaka
不能會 兄 弟 父 子 夫 妻 親 戚 家裏的奴僕一應物件

be, gemu boode jifi gemu baicafi acabume buhe, terei dele, morin, ihan, aha,
把 皆 於家 來 皆 查明 使合 與了 除那以 外 馬 牛 奴僕

etuku, jibehun, sishe, jeku, wafi jefu seme minggan ihan buhe, uji seme emu
衣服 被子 褥子 糧食 殺了 吃 爲 千隻 牛 與了 養 因爲 一

boode juwete amban mehejen ulgiyan, duite yendahūn, sunjata niongniyaha,
於家 各二 大的 老母猪 猪 各四隻 狗 各五隻 鵝

sunjata niyehe, juwanta coko, tetun agura ai jaka be gemu yongkiyame
各五隻 鴨 各十隻 鷄 器 皿 一應物件 把 皆 完備

jalukiyame yooni bufi, kemuni ini nikan gurun i kooli amba ajige hafan
滿足的 全 給了 仍 他的 尼堪 國 的 例 大 小 官員

ilibufi, ini da ejen iogi lii yung fang de bufi kadalabuha, genggiyen han geli
使設立他的首領主 遊擊李 永 芳 於 給 使管 英明 汗 又

ujiki seme cihalafi ujihe be dahame, ere fusi iogi be umesi akūmbume ujiki,
要養 因爲 欲 養 把 此 這 撫西遊擊把 很 盡心 要養

i beyebe amtanggai banjikini seme, han, ambasai baru hebdeme gisurefi,
他 身體把 有趣味的 收養 因爲 汗 大臣們的 向 商議 說了

hah i jui abatai de banjiha amba sargan jui be, anagan i duin biyai ice jakūn
汗 的兒子阿巴泰於 生的 長 女 兒把 閏 的四 月的初 八

de fusi iogi de bume, amba sarin sarilaha, orin juwe de, nadan amba koro
於撫西 遊擊 於 給了 大 設 宴蓆 二十 二 於 七 大 恨

i gisun be bithe arafi, nikan han i lo taigiyan i hūdai juwe niyalma, keyen
的 話 把 書了 寫 尼堪皇帝的 魯 太監 的買賣的 二 人 開原

i emu niyalma, fusi emu niyalma be nikan han de takūrafi unggine,,
的 一 人 撫西 一 人 把 尼堪 皇帝 於 遣派 送了

荒字號老檔第一〇六號至一一三號原文（見附圖六十～六十七）

koolibe ejeme bithe araha erdeni baksi henduhe gisun, nikan gurun i wanli
把規則 記錄 書 寫 額爾德尼巴克什 說 話 尼堪 國 的萬曆

han de waka ambula obi* abka na wakalabi, tere ilan bade ing hadabi ulan
帝 於 錯誤 太多 因爲 天 地 責備 那 三 於處 營 設 壕溝

fetebi boo* miocan be jergi jergi dasame jabduha tumen cooha afaci etehekū
掘了 炮 鳥鎗 把 層 層 修治 妥當 萬 兵 若攻 不能克

gemu gidabubi wabuhadere, abkai edun iliha andande amasi nikan i baru
皆 被擊破 被殺了 天的 風 立 刻 往後 尼堪 的 方向

gidame dabi boo sindara niyalma ini sindaha boo de i goibi nadan niyalma
迫 吹 炮 放 人 他的 放 炮 於他 中了 七 人

bucehe, jusen gurun i genggiyen han de uru ambula obi abka na dabi edun
死 珠申 國 的 英明 汗 於 是 多 因爲 天 地 相助 風

aga erin fonde acabubi nikan i tuttala tumen coohabe minggan cooha i gese
雨 時 節 相合 尼堪 的 那許多 萬 將兵 千 兵 的相似

hono gūniha akū, isinahai teile uthai dosibi tere coohabe gidabi tumen
尙且 念 不 所 到 卽刻 進入 那 把兵 擊破 萬

niyalmabe waha dere, nikan i tumen cooha i sindaha amba boo emu tanggū
把人 殺 了 尼堪 的 萬 兵 的 放 大 炮 一 百

ajige boo emu minggan bihe, emu minggan emu tanggū boo miocan de
小 炮 一 千 有 一 千 一 百 炮 鳥鎗 於

damu dubei alban i juwe uksin i niyalma goibi bucehe, emu udu niyalma
僅 末 差 的 二 甲 的 人 中 死 幾 個 人

fulahūn yali goibi dahakū, emu niyalmai etuhe mahala goibi yalide isinabi
赤身 肉體 中 未着 一 人的 衣服 矮帽 中 於肉 到了

umai nahakū, uttala minggan funcere boo miocan be abkai enduri jailabume
全然 無妨 這些 千 餘 炮 鳥鎗 把 天的 神 使避

goihakū dere, selei hitha jursu ilarsu be hafu genere boo miocan de fulgiyan
不中 想是 鐵的 甲葉 二層 三層 把 通 過去 炮 鳥鎗 於 赤身

yali niyereme niyalma goibi daha akūngge abkai enduri dalibi dahakū dere
肉體 未穿甲 者 中了 未受傷 天的 神 護佑 不傷 想是

genggiyen han i coohai niyalmai gabtaha sirdan tokoho gida saciha loho be
英明 汗 的 兵的 人的 射 箭 刺 鎗 斫 刀 把

gemu abkai enduri nememe tokoho aise, ing hadabi iliha alini wasihūnpe
皆 天的 神 愈增 刺 或是 營 設 立 山的 下於

uttala coohabe majige andande sacime gabtame tuhebuhe, (tereci burlame
許多 把兵 少許 瞬間 斫 射 倒 從那裏 敗走

genehe coohabe dehi bai dubede isitala bosiome waha, uyun minggan morin
去的 把兵 四十 里 以外 直到 追逐 殺 九 千 馬

nadan minggan uksin baha*), abkai aisilahabe adarame bahabi saha seci fusi
七 千 甲 俘獲 天的 將相助 怎麼 得 知 若說撫西

be sucume generede abgaha abka uksilerede galandarakū bihe bici tere cooha
把 襲擊 去時 下雨 天 穿甲時 尙未晴 設 若 那 兵

adarame genembihe fusi hecen be adarame gaimbihe, tere emu, jai guwangnin
如何 可去 撫西 城 把 如何 可取 此其 一 次 廣寧

liodun i cooha jase jakade amcame jiderakū bihe bici jasei dolo genembiheo,
遼東的 兵 境 於跟前 追 不來 設 若 境的 內 能去嗎

jase jakade amcame jihengge nikan gurun i mujilen be bilahangge kai, nikan
境 於跟前 追 來的 尼堪 國的 心 把 挫折 啊 尼堪

i cooha olji dendenggele jihebici olji geli dulga ukambihe kai, olji icihiyame
的 兵 俘虜 分之前 若來 俘虜 又 一半 逃走了 啊 俘虜 處理

wajibi beyebe gemu jabdububi jihengge abka aisilaha serengge terekai, fusi
完了 把身體 都 使有空暇 來的 天 相助 可說 那就是 撫西

hecenci dahame jihe minggan boigon i ama jui ahūn deo be faksalahakū
自城 降 來 千 人戶 的 父 子 兄 弟 將 不分散

eigen sargan be delhebuhekū, dain de bahabi acahakū ahūn deo ama jui eigen
夫 妻 將 不使離開 戰 時 不能會晤 兄 弟 父 子 夫

sargan niyaman hūncihin booi aha aika jakabe gemu boode jibi emu biya
妻 親 戚 家裏的 奴僕 一應 把物件 皆 於家 來 一 月

jai tofohon inenggi otolo gemu baicabi acabume buhe, terei dele yalure morin
又 十五 日 至 皆 查明 使會晤 與了 除那以 外 騎的 馬

takūrara aha tarire ihan eture etuku niyalmai beyebe tuwame sain niyalmade
差遣的 奴僕 耕田的 牛 穿的 衣服 人的 把身體 看了 好的 於人

sunjata jergi, ilhi niyalmade ilata jergi, ehe niyalma de emte jergi etuku,
各五 件 其次的 於人 各三 件 下等 人 於 各一 件 衣服

jibere jibehun sektere sishe, jetere jeku, minggan boigon i niyalmabe wabi
蓋的　被子　鋪的　褥子　吃的　糧食　千　人戶的　把人　殺了

jefu seme minggan ihambe* bubi, ujire ujima emu boode juwete amban mehejen
吃　爲　千　把牛　與了　養的　牲畜　一　家於　各二　大的　老母猪

ulgiyan, duite indahun, sunja ta niongniyaha, sunja ta niyehe, juwan ta coko,
猪　各四　狗　五　各　鵝　五　各　鴨　十　各　鷄

tukiyebi jetere dere, muke jetere anggara, hohon sihan, huju yalhū, oton
坑上吃飯棹子　水　吃　水桶　盛酒的　大木桶　有把　馬槽　槽盆

juwete, moro juwanta, bila sunjata, derhi duite, hunio emte juru, bio emte,
各二　椀　各十　碟子　各五　蓆子　各四　水桶　各一　對　簸箕　各一

suhe emte, hadafun juwete, uwesi* emte, hasaha emte, suifun emte, ulme
斧　各一　鎌刀　各二　刀　各一　剪刀　各一　錐子　各一　針

susai ta, tonggo arara yehe sunjata haca, efen arabi jekini seme bisihe bele,
五十　各　線　紡　練麻　各五　紆　餅子　做　叫吃　爲了　黃　米

icukini seme turi sisa malanggū, niyalmai banjire boigon de baitalara eiten
磨　爲了　豆　小豆　芝蔴　人的　生活　人戶　於　用的　器

jakabe gemu yongkiyame jalukiyame yoni* buhe, tuttu bubi kemuni inj nikan
物將　皆　完全　滿足的　全　給了　那樣　給了　仍　他的　尼堪

gurun i kooli amban ajige hafan ilibubi, fusi hecenci dahame jihe iogi hergen
國的例　大　小　官員　使設立　撫西　自城　投降　來的　遊擊　階級

i hafan li yung fang de bubi kadalabuha, tuttu ujibi genggiyen han geli
的官員　李　永　芳　於　交給　使管　那樣　養了　英明　汗　又

ujiki seme cihalabi ujihe dahame ere fusi iogi be amasi akūmbume ujiki, i
要養　因爲　樂　養　從　這　撫西遊擊把　很　盡心　要養　他

beyebe amtanggai banjikini seme han juse ambasai baru hebedeme gisurebi
把身體　快樂的　生活　因而　汗兒子們　大臣們的　向　商議　說了後

han i ningguci haha jui abatai de banjiha amba sargan jui be anagan i duin
汗的　第六　男的兒子　阿巴泰於　生的　長　女　兒把　閨的　四

biyai ice jakūn i inenggi fusi iogi de bume amba sarin sarilaha,,
月的　初　八的　日　撫西遊擊於　給了　大　設　宴蓆

genggiyen han jai mudan cooha genembi seme anagan i duin biyai juwan
英明 汗 又 一次 兵 去 因而 間 的 四 月的 十

ninggunde cooha isabubi tuwaci coohai morin tarhūme elere unde obi amasi
六 於 兵 招集 若看 兵的 馬 肥 足 尙未 因爲 還

bederebuhe, orin juwede nadan amba koro gisumbe* bithe arabi nikan han i
使回 二十 二於 七 大 恨 把話 書 寫了 尼堪 皇帝的

lu tagiyan i hūdai juwe niyalma keyeni emu niyalma fusi emu niyalma be
魯 太監 的買賣的 二 人 開原的 一 人 撫西 一 人 把

sindabi nikan han de takūrabi unggihe,,
放了 尼堪 皇帝 於 遣派 送了

* 在老滿文中凡是過去式動詞語尾均用 bi，此字就是新滿文的 fi 字，下同此。
* 新滿文的 poo 炮字老滿文均作 boo，下同此。
* 括號內之滿文係新檔未收之文句。
* 老滿文中凡是 we 字其前均多一 u 字，下同此。
* 新滿文的 yooni 老滿文均作 yoni，詳第一節註。
* 在老滿文中凡是字尾的 n 字若與其下的 b 音字連書，均改作 m 字，下同此。

荒字老檔第一〇六號至一一三號之譯文：

記錄法規，書寫成書的大臣額爾德尼巴克什說的話：「因爲明國的萬曆皇帝過失太多，受天地的譴責。所以他那立營三處，掘有深溝，置有層層鎗炮的一萬兵，若攻而不能克，都被攻破殺死。時因天風卽刻轉向明營吹迫，他們放的炮火反而打死他們自己的七個人。因爲珠申國的英明汗多行善道，得天相助，風調雨順，視明國的一萬兵，尙不當如千兵，到來卽刻進入，而將明兵擊敗，殺死萬人。明國的一萬兵，共施放了大炮一百發，小炮一千發，所放的一千一百發的大小炮及鳥鎗，僅僅打死了我們兩個披甲的小兵。有幾個赤身露體的人，雖被打中了而未受傷。另有一人被打中了衣帽，而未傷膚肉。使明國的這些千餘發大小炮鳥鎗，皆不能打中我兵，想是天神相佑而使避開的罷。那些可以打透兩三層鐵甲的鎗炮，竟然打中了赤身沒有穿甲的人而未傷毫末，想是天神的護佑而使不傷我兵的罷。但是英明汗的兵，無論是箭射、鎗刺、刀斫，好似都得天神之力而刺的一樣。將立營於山下的許多明兵，轉瞬間都被斫射仆倒。將從那裏敗走的明兵，直追殺到四十里以外。共俘獲了九千匹馬，七千幅甲。何以知道得天的幫助呢？在前去襲擊撫西（按卽撫順）城時，天在下雨，設若穿甲時天尙未晴，那

麼我們的兵如何前往？又如何可取撫西城？此其一。再者：設若廣寧、遼東的援兵，不追到邊境跟前來，我們能進入境內嗎？因爲他們追到邊境跟前，所以我們纔挫敗了明國人的心。設若明援兵於我們分俘虜之前來，那麼我們所得的俘虜將有半數會逃走。而明援兵直到我們將俘虜分配處理完竣，兵士們都空閑以後纔來，實可以說是天所幫助。」自撫西城投降來的一千戶人家，不要使他們的父子、兄弟們分散了。也不要使他們的夫妻離開了。因戰爭而離散的兄弟、父子、夫妻、親戚，以及家裏的奴僕，和一切失散的應用器物，都於歸家後，加以調查，於一個半月都查明後，使各離散的親人重聚，失去的器物發還。除此以外；騎的馬，使用的奴僕，耕田的牛，穿的衣服，視各人的身份，好的人每人給五件，其次的人每人給三件，下等的人每人給一件。其他；蓋的被子，舖的褥子，吃的糧食，給一千戶人家殺了食用的牛一千頭。飼養的牲畜每家各給老母猪二頭。各給四隻狗，五隻鵝，五隻鴨，十隻鷄。另給吃飯用的坑棹，盛水的水桶，盛酒的大木桶，有把的馬槽，槽盆等各給兩個。又各給椀十個，碟子五個，蓆子四條，挑水的水桶一對，簸箕一個，斧一把，鐮刀兩把，剪刀一把，錐子一個，針五十個，紡線的蔴五紮，做餅子的黃米，磨粉的豆子，芝蔴，以及各戶日常生活應用的器具完整的、足足的全都給了。仍按他們明國的官制設立了大小官員，交給撫西城投降來的遊擊李永芳管理。這樣收養以後，英明汗更自顧恩養，所以將這撫西遊擊更盡心的恩養，爲了使他的身體生活的有趣，汗向諸兒子及大臣們商議後：將汗的第六子阿巴泰親生的長女，於閏四月的初八日（天命三年）給了撫西遊擊爲妻，因此大設宴席。

因爲英明汗又一次要出兵，於閏四月的十六日招集了軍隊檢閱，看到兵馬尚未肥壯，卽使軍兵回去。於二十二日，書寫了七大恨的話，將明國皇帝的魯太監派來做買賣的兩個人，和開原城的一個人，撫西城的一個人釋放，命他們拿了書信送給明國的皇帝。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八（天命四年三月）原文：

ice nadan i dobori, han i hecen i dorgi irgen i juwe boo tuwa daha manggi,
初　七　的夜晚　汗的　城　的內　人民的　二　家　火　着了　後

han hendume, abka sabdame joboci yebe dere, gašan gemu tuwa daha de ai
汗 說 天 下雨 若憂 好些 想是 村 都 火 着了 時如何

funcembi, musei ere hecen i dolo emu boo tuwa daha de, gašan gulhun de
有餘 我們的 此 城 的 內 一 家 火 着 時 村 整個 於

gemu latumbi seme, booi elben be gemu kolaha, nikan cooha duin jugūn be
皆 波及 因而 家的 草 將 都 割去 尼堪 兵 四 路 把

tucike bihe ngge, ilan jugūn i cooha be waha manggi, tere be yang du tang
出 來的 三 路 的 兵 把 殺 後 那 將 楊 都 堂

donjifi, niowanggiyaha i jase be tucifi hūlan i golo be dosire cooha be amcafi
聽聞了 清河 的邊境 把 出了 虎欄 的 地方 把 進入 兵 把 追

amasi gamaha, tere cooha amasi bederere de, tere hūlan i golo be tuwakiyara
往後 拿去 那 兵 往後 回去 時 那 虎欄 的地方 把 看守

karun i orin niyalma, nikan cooha i bederere be safi, alin i ninggude ilifi,
卡倫 的二十 人 尼堪 兵 的 回去 將看見了 山 的 上於 站立

amala amba cooha (原檔殘缺) mahala be beri de hūwaitafi elkire jakade, nikan
後面 大 兵 帽 將 弓 於 拴於 吶喚 時 尼堪

cooha ambula burgime genere de, nikan cooha i amargi dubede dosifi, niyalma
兵 大 驚亂 去 時 尼堪 兵 的 後 末於 進入 人

dehi funceme waha, morin susai funceme gaiha, burgime generede, morin
四十 餘 殺了 馬 五十 餘 得到 驚亂 去時 馬

susai funceme gaiha, burgime generede morin minggan funceme bucehe,
五十 餘 得到 驚亂 去時 馬 千 餘 死

nikan han i morin yafahan uhereme orin nadan tumen cooha duin jugūn
尼堪 皇帝 的 騎兵 步兵 總共 二十 七 萬 兵 四 路的

tucikengge emu jugūni cooha amasi bederehe, ilan jugūni coohabe gemu
出 一 路的 兵 回 還 三 路的 將兵 皆

waha, solho hafan de sunja inenggi dubede ajige sarin sarilame, juwan
殺了 朝鮮 官員 於 五 日 於末 小 筵 蓆 十

inenggi dubede amba sarin sarilame tebuhe,
日 於末 大 筵 蓆 使居住

昃字號老檔第六十號下頁至六十一號上頁原文（見附圖六十八～七十）：

ice nadan i dobori han i hecen i dorgi irgen i juwe boo tuwa daha manggi,
初　七　的 夜晚　汗的 城　的 內　人民的 二　家　火　着了　後

han hendume abka sabdame joboci yebe dere gasan gemu tuwa dahade ai
汗　說　天　下雨　若憂　好些 想是 村　都　火　着時 如何

funcembi musei ere heceni dolo emu boo tuwa dahade gasan gulhun de gemu
有餘　我們的 此　城的　內　一　家　火　着時　村　整個 於　皆

latumbi seme booi elbembe gemu koolaha, nikan cooha duin jugūn be tucike
波及　因而 家的 房頂茅草將 都　除去　尼堪　兵　四　路　把　出

bihengge, ilan jugūni coohabe waha manggi, terebe yang dutan donjibi,
來的　三　路的　兵把　殺了　後　那將　楊　都堂　聽聞了

niowanggiyahai jasebe tucibi hūlan i golobe dosire coohabe amcabi amasi
清河的　邊境把 出了 虎攔 的 地方把 進入　兵把　追　往後

gamaha, tere cooha amasi bedererede, tere hūlani golobe tukiyara (tuwakiyara)
撤去　那　兵　往後　回去時　那 虎攔的 地方把　看守　看守

karun i orin niyalma nikan coohai bedererebe sabi alini ninggude ilibi amala
卡倫 的二十　人　尼堪　兵的　回去將 看見了 山的　山於　站立 後面

amba cooha bisaki (beride hūwaitabi mahala elkire jakade dabi)* mahala be
大　兵　要散　弓於　拴　帽　吶喚　時　帽　將

beride huwaitabi (mahala) elkire jakade nikan cooha ambula burgime generede
弓於　拴了　帽　吶喚　時　尼堪　兵　大　驚亂　去時

nikan coohai amargi dubede dosibi niyalma dehi funceme waha, morin siusai
尼堪　兵的　後　末於 進入　人　四十　餘　殺了　馬　五十

funceme gaiha., (tereci) burgime generede morin minggan funceme bucehe,
餘　取了　自那　驚亂　去時　馬　千　餘　死

nikan han i morin yafahan uhereme orin nadan tumen cooha duin jugūni
尼堪 皇帝 的 騎兵　步兵　總共 二十　七　萬　兵　四　路的

tucikengge, emu jugūni cooha amasi bederehe, ilan jugūni coohabe gemu
出　一　路的　兵　回　還　三　路的 將兵　皆

waha, (tereci) solho hafan de sunja inenggi dubede ajige sarin sarilame,
殺了　自此　朝鮮 官員 於　五　日　於末　小　筵　蓆

juwan inenggi dubede amba sarin sarilame tebuhe..
十 日 於末 大 筵 蓆 使居住

* 括號內的滿文，原係寫錯後在上面黏貼了一張紙條因黏貼未能牢固，所黏的紙條飛起，因而下面寫錯的滿文始重露出。但新黏的紙條却因飛起而折斷，致有兩三字殘缺。

昃字號老檔第六十號下頁至六十一號上頁之譯文；

初七日（天命四年三月）的夜晚，汗的城內居民兩家不慎失火後，汗說：「假若天降了雨也許好些。設若全城都燒起來將一無所餘了」。因爲恐怕我們城裏的居民一家起火，全城中的房屋都被燃燒，遂命「將各家的茅草屋頂都撤除」。

將四路來侵的明國兵，殺敗了三路後，被楊都堂聞知，遂將由清河進入虎欄地方的軍隊，迅速追招回兵。此路明兵往後撤退時，被駐守虎欄地方的卡倫二十人發見。站立山頂，在大兵的後面，將帽子拴於弓端，大聲吶喊，於明兵大驚奔走時，進入明兵隊末，殺死四十餘人，俘獲馬五十餘匹。明兵在聞驚混亂中馬千餘匹相互踐踏而死。明國皇帝的步、騎兵共二十七萬，分四路來侵，一路被招回，其它三路來侵的兵都被殺死。與朝鮮的官員們五日一小筵，十日一大筵使其居住。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十一（天命四年七月）原文：

monggo gurun i sunja tatan i kalka de, coohai geren, ulha i ambula, gurun
蒙古 國 的 五 部 的喀爾喀於 的兵 衆 牲畜的 多 國
i bayan, jaisai de bihe tuttu etuhun seme, yaya gurun be umai yohindarakū,
的 富 宰賽 於 有 那樣 强 因爲 諸 國 把 全都 輕視
gidašame durime gaiha waha ambula ofi, yaya gurun i niyalma gemu jaisai
欺凌 奪 取 殺 多 因爲 諸 國 的 人 都 宰賽
be hutu ᠈ gese ibiyame tuwambihe, jaisai inu ini beyebe niyalma seme
將 魅鬼 的一樣 憎惡 視之 宰賽 也 他的 自己把 人 而
gūnirakū bihe, abkai hanciki be deyeme yabure ambasa gasha i adali, gurgu
不念 原 天的 近 把 飛騰 行 各大 鳥 的一樣 獸
i dolo doksin tasha i adali gūnime banjiha jaisai be abka wakalafi, juwe
的 中 兇暴 虎 的 一樣 思 生 宰賽 把 天 非之 二
tumen adun i dolo sonjofi yaluha sain morin i bethe be abka huthufi
萬 牧羣 的 中 選擇 騎 好 馬 的 腿 將 天 捆了

feksibuhekū, alin bigan de banjiha eshun tasha i gese beyebe iseleci ohakū,
不使跑　山　野　於　生　不馴　虎　的相似　身體把　若抗拒　不能

šušu usin i dolo morin ci ebufi, juwe morin i hadala i cilburi jafafi tehe be,
高粱　地的中　馬　從下了　二　馬的轡的偏韁　執　坐　將

genggiyen han i cooha i dube i juwe uksin i niyalma jafaha, genggiyen han
英明　汗的兵的末的二　甲的人　捉　英明　汗

hendume, jaisai beyebe emgeri muse ujime wajiha, jaisai cooha gemu muse
說　宰賽　自己把　一次　我們　養　完了　宰賽　兵　皆　我們

de wabuha, erei gurun adun ulha be, gūwa beise olji obume gamame wajirahū,
於　被殺　這個　國　牧羣牲畜　把　別貝勒們俘虜　做了　拿去　恐怕完全

weihun jafaha emu tanggū dehi niyalma be sindafi unggiki, eigen akū hehe,
生　擒的　一　百　四十　人　把　放了要送回　夫　無　女人

ama akū juse, gurun i ulha be tuwame bargiyakini seme, tere emu tanggū
父　無兒子們　國　的牲畜　將　看守　收養　說了　那　一　百

dehi niyalma be geli sindafi unggihe, tiyei ling hecen be gaiha dain de, hecen
四十　人　把又放了　送回　鐵嶺　城　把取　戰於　城

gaiha jai cimari, cooha i morin be ulebume gama seme hūlara onggolo, geren
取次　晨　兵的馬把　喂　拿　呼喚　前　衆人

hebe akū tucike niyalma de weile araha, cooha bedereme hecen tucire de,
商議沒有出去　者　於罪定　兵　回來　城　出時

geren cooha i tucime wajire onggolo, emu gūsai coohai meiren i ejen buha
衆　兵的出　完了　前　一　旗的　兵的　梅勒的額眞布哈

gebungge amban i tataha boo i tuwa be mukiyebuhekū tucifi, boo tuwa daha
名叫　大臣的住處　家的火把　未滅　出去了家　火燒着了

seme buha de weile arafi, meiren i ejen seme šangnaha jaka be gemu gaiha,
因而布哈於罪定了　梅勒的額眞由　賞賜　物件把都　取回

cooha bederere de, emu gūsai cooha i meiren i ejen cergei gebungge amban
兵　回還　時　一　旗的　兵的梅勒的額眞車爾格　名叫　大臣

i tatan i unggadai gebungge niyalma nimembi seme geren cooha i tatara ing
的帳房的翁阿帶　名叫　人　病了　因爲衆　兵的住居營

de tatahakū encu fakcafi dobori deduhe seme cergei de weile arafi, meiren
於 沒有住 別的 分散 夜 宿 因而 車碉格 於 罪 定了 梅勒

i ejen seme sangnaha jaka be gemu gaiha,,
的 額眞 由 賞賜的 物件 把 都 取回

tiyei ling hecen be baha inenggi, fiongdon jargūci be hecen gaiha medege
鐵 嶺 城 把 取得 日 費揚敦 扎爾固齊 把 城 取了 消息

be alana seme boode unggihe bihe, tere amban amasi bedereme jidere jugūn
將 去報告 因爲 於家 送了 有 那 大臣 往後 回來 時 路

de baha olji ihan eihen be, ini emgi bederehe cooha i niyalma de karun i
於 獲得 俘虜 牛 騾 把 他的 同 回 兵 的 人 於 卡倫的

niyalma de gašan de tehe ambasa de ini mujilen i enculeme salame buhe be
人 於 村 於 居住 大臣們 於他的 意思 的 擅專 分 與 把

donjifi, šajin i niyalma gisurefi, han i beye dabala, beyede banjiha doro
聞知 執法的 人 說了 汗 的 自己 罷了 於自己 生 道

jafaha beise, inu geren i siden i olji ulin be gūwa de enculeme burakū kai,
執 貝勒們 也 衆人 的 公 的俘虜財物 把 別人 於 擅專 不與 啊

simbe amban obure jakade, sini mujilen den ofi geren i olji ulin be si
把你等 大臣 使作 時 你等 心 高 因爲 衆人 的俘虜財物 把 你

enculeme salame buci, simbe amban nakabumbi, ula i hecen be gaiha dain
擅專 分 若與 把你等 大臣 革職 兀拉的 城 把 取 戰

ci ebsi, dain dain de amban seme šangname buhe jaka be gemu gaimbi seme
自 以來 各次 戰爭 於 大臣 由於 賞 與 物品 把 皆 取了 如此

beidehe bihe, tere gisun be beise ambasa gemu uru seme, han de alanaha
審斷 曾有 那 話 把 貝勒們 大臣們 皆 是 說 汗 於 去報告

manggi, han donjifi hendume, akū de baha sele, aisin i anggala dele sere,
後 汗 聞知 說 沒有時 得 鐵 金 的 與其 貴 說

mini gucu akū fonde bahafi amban seme tukiyehe gucu be, te adarame
我的 朋友 沒有 時 獲得了 大臣 由於 舉用 朋友 將 今 如何

amasi bederebure, amban be ume nakabure, weile gaisu, i, han i buhe amba
往後 回來 把 不要 使停職 罪 取 他 汗 的 與 大

gebu be gūnirakū, buya niyalma emgi guculefi, geren i ulin be guculehe
名 把 不念 小 人 共 會合 衆人 的財物 把 會合

buya niyalma de buci, i olbo etufi juleri afara, olbo i cooha be gaifi, juleri
小 人 於若與 他 棉甲 穿了 前 攻戰 棉甲 的 兵 把 取 前

(原檔殘缺)dain ci šangnaha huhe be gemu amasi gaici, tede jai udu funcembi,
戰 自 賞 與 把 皆 以後 若取 迄今 又 幾 多餘

mini ajige sargan jui omolo geli songgombi, tiyei ling ni dain de baha geren
我的 小 女 子 孫 又 哭泣 鐵 嶺 的 戰 於 獲得 衆人

i siden i ulin be, i gūwa de buci, tiyei ling ni dain de inde amban seme
的 公 的財物 把 他 別人 於 若與 鐵 嶺 的 戰 於在他 大臣 由於

šangname buhe jaka be amasi gaifi, gese amban, fejergi sajin i niyalma,
賞 與了 物品 於 回 取 相同 大臣 以下 執法 的 人

suwe dendeme gaisu seme hendufi, fiongdon de buhe jaka be amasi gaifi šajin
你等 分 取 如此 說了 費揚敦 於 與 物品 把 回 取 執法

i ambasa de buhe,,
的 大臣們 於 與了

昃字號老檔第八十二號下頁至八十四頁及一三八頁原文，（見附圖七十一～七十五）

(narhun ara)* monggo gurun i sunja tatan i kalka de coohai geren ulhai
細 寫 蒙古 國 的 五 部 的 喀爾喀 於 兵的 衆 牲畜的

ambula guruni bayan jaisai de bihe, tuttu etehun seme yaya gurun be umai
多 國的 富 宰賽 於 有 那樣 强 因爲 諸 國 把 全都

yohindarakū gidasame durime gaiha waha ambula obi yaya gurun i niyalma
輕視 欺凌 奪 取 殺了 多 因爲 諸 國 的 人

gemu jaisa* be hutui gese ibiyame tuwambihe, jaisai inu ini beyebe niyalma
都 宰賽 將 鬼魅 一樣 憎惡 視之 宰賽 也 他的 自己把 人

seme gūnirakū bihe, abkai hancikibe deyeme yabure ambasa gashai adali,
而 不念 原 天的 把近 飛騰 行 各大 鳥的 一樣

gurgui dolo doksin tashai adali gūnime banjiha, jaisai be abka wakalabi
獸的 中 兇暴 虎的 一樣 思 生活 宰賽 把 天 非之

juwe tumen aduni dolo sonjobi yaluha saih morin i bethe be abka huthubi
二 萬 牧羣的 中 選擇 騎 好 馬 的 腿 將 天 捆了

feksibuhekū, alin bigan de banjiha eshun tashai gese beyebe iseleci ohokū
不使跑 山 野 於 生 不馴 虎的 一樣 身體把 若抗拒 不能

siusiu usin i dolo morinci ebubi juwe morin i hadala i cilburi jafabi tehebe
高粱 地 的中 從馬 下了 二 馬 的 轡 的 偏轡 執 坐將

genggiyen han i coohai dubei juwe uksini niyalma jafaha (de jafabuha
英明 汗的 兵的 末的 二 甲的 人 捉 時 捉

dere)* (narhun waji)* genggiyen han hendume jaisai beye be emgeli muse
了 細寫 完了 英明 汗 說 宰賽 自己 把 一次 我們

ujime wajiha, jaisai cooha gemu musede wabuha, erei gurun adun ulha be
養 完了 宰賽 兵 皆 我們於 被殺 這個 國 牧羣 牲畜 把

gūwa beise olji obume gamame wajirahū, uweihun jafaha emu tanggū dehi
別 貝勒們 俘虜 做了 拿去 恐怕完全 生 擒的 一 百 四十

niyalmabe sindabi unggiki, eigen akū hehe ama akū juse gurun ulhabe
把人 放了 要送回 夫 無 女人 父 無 兒子們 國 將牲畜

tuwame bargiyakini seme tere emu tanggū dehi niyalmabe geli sindabi unggihe,
看守 要收養 說了 那 一 百 四十 把人 又 放了 送回

tiyeling hecembe gaiha dain de hecen gaiha jai cimari cooha i morin be
鐵嶺 把城 取 戰 於 城 取 次 晨 兵 的 馬 把

ulebume gama seme hulara onggolo geren i hebe akū tucike niyalmade uile
喂 拿 呼 喚 前 衆人的 商議 沒有 出去 者於 罪

araha, cooha bedereme hecen tucirede, geren coohai tucime wajire onggolo
定 兵 回來 城 出時 衆 兵的 出 完了 之前

emu gūsai coohai meiren i ejen buha gebungge amban i tataha booi tuwabe
一 旗的 兵的 梅勒 的額眞 布哈 名叫 大臣 的 住 房的 把火

mukiyebuhekū tucibi boo tuwa daha seme buha de uile arabi meiren i ejen
未滅 出去了 家 火 燒着了 因而 布哈 於 罪 定了 梅勒 的額眞

seme sangnaha jakabe gemu gaiha, cooha bederere de emu gūsai coohai
由 賞賜 物件把 都 取回 兵 回還 時 一 旗的 兵的

meiren i ejen cergei gebungge amban i tatani unggadai gebungge niyalma
梅勒 的額眞 車爾格 名叫 大臣 的 帳房 翁阿帶 名叫 人

nimembi seme geren coohai tatara ingde tatahakū encu fakcabi dobori deduhe
病了 因爲 衆 兵的 住居 營於 沒有住 別的 分散 夜 宿

seme cergei de uile arabi meiren i ejen seme sangnaha jakabe gemu gaiha,,
因而 軍爾格 於 罪 定了 梅勒 的 額眞 由 賞賜的 物件把 都 取回

tiyeling i hecembe (afame baha manggi tere)* baha inenggi biyongdon
鐵嶺 的 把城 攻 取 後 那 取得 日 費揚敦

jargūci (gebungge ambambe)* be hecen gaiha medegebe alana seme boode
扎爾固齊 名叫 大臣 把 城 取了 把消息 去報告 因而 於家

unggihe bihe, tere amban amasi bedereme jidere jugūn de baha olji ihan
送了 有 那 大臣 往後 回來 時 路 於 獲得 俘虜 牛

eihen be ini emgi bederehe coohai niyalma de karun i niyalmade gasan
驢 把 他的 同 回 兵的 人 於 卡倫 的 於人 村

de tehe ambasa de ini mujileni enculeme salame buhebe donjibi, sajini
於 居住 大臣們 於 他的 意思 擅專 分 把與了 聞知 就法

niyalma gisurebi, (han i beye dabala geren i....olji ulin be)* han i beyei
者 說了 汗 的親自 罷了 衆人的 俘虜財物 把 汗 的自己的

dabala, beyede banjiha doro jafaha beise inu geren i sideni olji ulimbe
罷了 於自己 生 道 執 貝勒們 也 衆人 的 公的 俘虜 把財物

gūwade enculeme burakū kai, simbe amban obure jakade sini mujilen den
於別人 擅專 不與 啊 把你 大臣 使作 時 你等 心 高

(amban)* obi geren i olji ulimbe si enculeme salame buci simbe amban
大臣 因爲 衆人 的 俘虜 把財物 你 擅專 分 若與 把你等 大臣

nakabumbi, ulai hecen be gaiha dainci ebsi dain dainde amban seme sangname
革職 兀拉的 城 把 取 戰自 以來 各次 戰爭於 大臣 由於 賞了

buhe jakabe gemu gaimbi seme beidehe bihe, tere gisun be beise ambasa
與 物品將 都 取了 如此 審斷 曾有 那 話 把 貝勒們 大臣們

gemu uru seme han de alanaha manggi, han donjibi hendume akū de baha
皆 是 說 汗 於 去報告 後 汗 聞知 說 沒有 時 得

sele aisin i anggala dele sere, mini gucu akū fonde bahabi amban seme
鐵 金 的 與其 貴 說 我的 朋友 沒有 時於 獲得了 大臣 由於

tukiyehe gucu be te adarame amasi bederebure, amban be ume nakabure uile
舉用 朋友 將 今 如何 往後 回來 大臣 把 不要 使停職 罪

gaisu, i han i buhe amba gebube gūnirakū buya niyalmai emgi guculebi
取 他 汗 的 與 大 名將 不念 小 人 共 爲友

geren i ulin be guculehe buya niyalma de buci. (imbe i amban be nakaburakū)*
衆人的財物 把 爲友 小 人 於 與了 把他 的 大臣 將 不要停職

i olbo etubi juleri afara olboi coohabe gaibi juleri afakini (seme)* ulai
他 棉甲 穿了 前 攻戰 棉甲的 把兵 率領 前 要攻戰 因而 兀拉

dainci sangnaha buhebe gemu amasi gaici tede jai udu funcembi, mini ajige
戰自 賞 與把 皆 以後 若取 迄今 又 幾 多餘 我的 小

sargan jui omolo geli songgombi, tiyeling i dain de baha geren i sideni ulin
女 子 孫 又 哭泣 鐵嶺 的 戰 於 獲得 衆人的 公的 財物

be i gūwade buci, tiyeling i dain de inde amban seme sangname buhe
把 他 於別人 若與 鐵嶺 的 戰 於 在他 大臣 由於 賞 與

jakabe amasi gaibi, gese amban fejergi sajini niyalma suwe dendeme gaisu
把物品 回 取 相同 大臣 以下 執法的 者 你等 分 取

seme hendubi biyongdon de buhe jakabe amasi gaibi sajin i ambasade buhe,,
如此 說了 費揚敦 於 與 把物品 以後 取 執法 的 大臣們與 給了

註：原老檔中所記 "narhun ara (細寫)" 的意思，是要將這一段敍述宰賽的事情，作爲下面一段的註脚，所以註明這段要細寫。而乾隆重鈔老檔也將這一段鈔作了正文。似乎並沒有注意到這個小註。

* 括號內的老滿文，都是被墨塗去的字，經我們檢出後補於檔中者。

* 此處宰賽一名的滿文僅書 jaisa 而漏一 i 字。

見字老檔第八十二號下頁至八十四號又一三八號之譯文。

（細字書寫）。

蒙古國五部喀爾喀的宰賽，恃其兵士衆，牲畜多，國家富，用以逞强，輕蔑欺凌諸國，多行强取豪奪，殺害無所不至其極，因而諸國皆視宰賽如魅鬼一樣的憎惡。而宰賽也自視其身非人，常以自己爲近天飛翔之大鳥，如獸中兇猛的老虎一樣。因此天責宰賽，將他兩萬匹馬羣中精選乘騎的良馬，天縛其肢而不使奔馳，將生於山野不馴的老虎一樣的身體，未加抗拒，於高梁田中下馬手執二馬偏韁坐着時，被英明汗的兩個末卒所捕捉。

（細寫完了）

英明汗說：「宰賽既然已被我們收養，宰賽的兵也都被我們殺了，此國的人民，牧羣和牲畜，恐怕全被別的貝勒們掠去做了俘虜，欲將生擒的一百四十人放回，要他們看顧收養那些無夫的婦女，無父的孤兒，和國內的牲畜。」於是就把那一百四十人釋放送回。

於往攻鐵嶺城的戰爭，取得鐵嶺城的次晨，尚未命令喂馬之前，凡沒有與衆人商議就出去的人，定了他們的罪。於回兵從城中出去時，衆兵尚未出來完畢之前，有一旗的梅勒額眞名叫布哈的大臣，在他住的房中，因未將餘火息滅即行出去，房子被火燒了，因此定了布哈的罪。將由梅勒額眞之名所得的賞賜物品，都追收回來。回兵時；有一旗的梅勒額眞名叫車爾格的大臣，他管理帳幕的一人名叫翁阿帶，因爲有了病，所以衆兵士沒有同營居住，分往別處住宿。因而定了車爾格的罪，將由梅勒額眞之名所得的賞賜物品都追收回來。

攻取鐵嶺城的那天，派大臣費揚敦扎爾固齊回去報告已取得鐵嶺城的消息：聽說此大臣在回家時，將途中所得的俘虜、牛、驢等物，擅自作主分與和他同路回去的士兵，看守卡倫的人，以及村中居住的大人們。執法者說：「要是汗自己這樣做也就罷了，就是汗親生的執政貝勒們，也不能擅自將公家的俘虜財物，任意給別人。因爲使你作了大臣，你就自以爲高了，若是你將公家的俘虜財物擅自分給別人，卽革去你大臣的職位。將自攻取兀拉城以來，各次戰役中由大臣職位所得的賞賜物品，都追收回來。」曾這樣的判決。對執法者的這樣判決，衆貝勒大臣們都認爲很對。向汗報告後，汗說：「在沒有的時候，得到了鐵也比金子貴重。將我沒有朋友時，得到的朋友而選用的大臣，現在如何逐斥呢？不要革去他的大臣職位，定他的罪而罰取財物吧！他不顧念汗給他大臣的名譽，和小人爲友，將公家的財物分與和他結交的小人，就叫他穿了棉甲，率領了前鋒作戰穿棉甲的兵，去前鋒攻戰好了。若是將自攻取兀拉戰爭以來所得的賞賜，都追收回來，迄今還能有多少剩餘呢？而且我的小孫女又要哭泣了。若是

他將鐵嶺戰爭中所得的公衆財物分給別人，就將他於鐵嶺戰役中由大臣職位所得的賞賜物品，都追取回來。把追取回來的財物，分給和他同級大臣以下的執法者。」將費揚敦所得賞賜的物品追收後，就分賞各執法的大臣們。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十四（天命五年正月）原文：

tere biyade, jarut ba i jocit keoken i elcin jifi hendume, bi baicaci, meni
同 月於 扎魯特地方的卓齊特扣肯 的使者 來 說 我 若查 我們的

gurun i niyalma juwan sejen de tebufi, yehe i jeku be gajihabi, terei jalin
國的 人 十 車 於使載 葉赫的 糧食把 拿來 那 因爲

de juwan sejen tohoho ihan be benjihe, erei amala bi geli baicara, jai jeku
於 十 車 套的 牛 把 送來 此 後 我 又 查 再 糧食

gajiha niyalma tucici, geli erei adali sejen tolome ihan benjire, jai yehe ci
拿來 者 若出 又 這 樣 車 數 牛 送來 再 葉赫 從

burulame genehe juwan niyalma bi, terebe halhūn oho manggi gama, te ere
敗走 去 十 人 有 把那 熱 已 後 拿去 今 此

beikuwen de unggici, gemu geceme bucembi, erei dabala, bifi burakū seme
寒冷 時 若送 皆 凍 死 此 僅 有 不給 如

mimbe akdarakūci, bi gashūre seme henduhe manggi, terei gisun be kalka
把我 若不信 我 盟誓 如此 說了 以後 那 話 將喀爾喀

i hung baturu beile i elcin ui jaisang, barin i ebugedei beile i bayangga i
的 洪 巴圖魯 貝勒的使者 魏 宰桑 巴林的 額布格得 貝勒的 巴揚阿 的

juleri gisurefi, gajiha juwan ihan be gaiha, tebuhe loosa hiya be sindafi
前 說了 拿來 十 牛 把 取 使住 勞薩 轄 將 釋於

unggihe,
送

neici han i elcin jifi geli hendume, meni beile gashūme genehe bade geren
內齊 汗 的使者來了又 說 我們的 貝勒 盟誓 去 於處 衆

i juleri (原檔殘缺)* niyalma, juwe tanggū susai niyalma ukame jifi, bi tere
的 前 人 二 百 五十 人 逃 來我 那

be gemu asarahabi, halhūn oho manggi, gemu gama seme suweni elcin de
將 都 收留了 熱 已 後 都 拿 如此 你們的 使者 於

henduhe sere, tere be somimbi seme akdarakūci, be gashūre seme henduhe
說了　說　那　將　藏匿　由於　若不信賴　我們　盟了誓　如此　說了

manggi, tere elcin i gisun be ineku ui jaisang, bayangga geren de donjibume
後　那　使者的　話　把　同　魏　宰桑　巴揚阿　衆人　於　使聞知

gisurefi, gaifi tebuhe, cahar ubasi, haise gebungge juwe niyalma be sindafi
說了　捕　使住　察哈爾　烏巴什　海色　名叫　二　人　把　釋放了

unggihe,,
送來

戾字號老檔第一〇五號下頁至一〇六號上頁原文　（見附圖七十六～七十七）

tere biyade jarut bai jocit keoken i elcin jibi hendume bi baicaci meni
那　月於　扎魯特地方的　卓齊特　扣肯　的　使者　來　說　我　若查　我們的

gurun i niyalma juwan sejende tebubi, yehei jekube gajihabi terei jalinde
國　的　人　十　車於　使載　葉赫的　糧食把　拿來　那　因爲

juwan sejen tohoho ihan be benjihe, erei amala bi geli baicara jai jeku gajiha
十　車　套的　牛　把　送來　此　後　我　又　查　再　糧食　拿來

niyalma tucici geli erei adali sejen tolome ihan benjire, jai yeheci burlame
者　若出　又　這　樣　車　數　牛　送來　再　從葉赫　逃

genehe juwan niyalma bi, terebe halhūn oho manggi gama, te ere beikuwen
去　十　人　有　把那　熱　已　後　使拿去今　此　寒冷

de unggici gemu geceme bucembi, erei dabala bibi burakū seme mimbe
時　若送　皆　凍　死了　此　僅　有　不給　如　把我

akdarakūci bi gashūre seme henduhe manggi, terei gisun be kalka i hung
若不信　我　盟誓　如此　說了　以後　那　話　將　喀爾喀的　洪

baturu beilei elcin ui jaisang barin i ebugedei beilei bayanggai juleri
巴圖魯　貝勒的　使者　魏　宰桑　巴林　的　額布格得　貝勒的　巴揚阿的　前

gisurebi gajiha juwan ihan be gaiha, tebuhe loosa hiya be sindabi unggihe,,
說了　拿來　十　牛　把　取　使住　勞薩　轄　將　釋放　送

neici han i elcin jibi geli hendume meni beile gashūme genehe bade geren
內齊　汗　的使者　來了　又　說　我們的　貝勒　盟誓　去　於處　衆人

i juleri (babai)* niyalma juwe tanggū susai niyalma ukame jibi bi, terebe
的以前的　各處的　人　二　百　五十　人　逃　來有　把那

gemu asarahabi, halhūn oho manggi gemu gama seme suweni elcin de
都 收留了 熱 已 後 都 拿 如此 你們的 使者 於

henduhe sere, terebe somimbi seme akdarakūci, be gashūre seme henduhe
話 說了 把那些 藏匿 如此 若不信賴 我們 盟了誓 如此 說了

manggi, tere elcin i gisumbe ineku ui jaisang bayangga gerende donjibume
後 那 使者 的 把話 同 魏 宰桑 巴揚阿 於衆人 使聞知

gisurebi gaibi tebuhe, cahar ubasi haise gebungge juwe niyalmabe sindabi
說 捕 使住 察哈爾 烏巴什 海色 名叫 二 把人 釋放了

unggihe,,
送來

* 括號內的 babai 一字，老檔上殘缺了一半，因此重鈔老檔注以「原檔殘缺」，此據上下文義及所殘餘的 bai 一字而補以 babai。

天字號老檔第一〇五號下貝至一〇六號上頁之譯文：

那月（天命五年正月）扎魯特地方卓齊特扣肯的使者來了說：「我查我國的人，裝了葉赫的糧食十輛車子拿來了。因此將十輛車上所套用的牛送來。今後我再查，如果發見再有去拿糧食的人，也照樣的按車數送牛來。還有從葉赫逃去的十個人，待天氣熱了後送來。現今天氣冷時若送回，都將被凍死了。除此之外，若還有不給你們，而不信任我，我可以盟誓。」如此說了以後，將他們的話，於喀爾喀洪巴圖魯貝勒的使者魏宰桑，及巴林額布格得貝勒的使者巴揚阿面前說明後。就將所拿來的十隻牛收下。把留住於此的勞薩轄釋放回去。

內齊汗的使者來了又說：「我們貝勒去盟誓的地方，於衆人面前各處逃來的人有二百五十個，把他們都留下了。等天氣熱了後送回。已給你們的使者說過了。你們如果不信任我們，認爲我們把那些人藏匿起來的話，我們可以盟誓。」這樣說了後，將那使者的話，同樣的使魏宰桑，巴揚阿等衆人聞知了，遂將留住在此察哈爾的烏巴什，海色二人釋放回去。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二十八（天命六年）原文：

omšon biya i ice inenggi, du tang darhan hiya be liyoodung de geren beise
十一 月 的初一 日 都 堂 達爾漢 轄 將 遼東 於 衆 貝勒們

de ulin baime gaiha, jai geli suje ulin hūlhaha seme ini deo dartai gercilefi,
與 財 求 取 更 又 緞 財 盜取 因 他的 弟弟 達爾太 出首

simiyan ci ebsi hergen i bodome šangnaha aika jaka be, hūlhaha ulin be
瀋陽 自 以來 職位 的 計算 賞與 一應 物件 把 盜取 財物 把

gemu gaifi, emu ubu be gerci de buhe, juwe ubu be du tang, dzung bing
皆 取 一 分 把 出首 於 與了 二 分 把 都 堂 總 兵

guwan, fujiyang, ts'anjiyang, iogi ci wesihun šangname buhe, du tang ni
官 副將 參將 遊擊 自 以上 賞 與 都 堂 的

hergen be efulefi ilaci jergi dzung bing guwan obuha, gisun ci nakabuha, ulin
職位 把 革了 第三 級 總 兵 官 使作 話 從 使停 財

buhe jirgalang age, jaisanggū age, yoto age, šoto age, ere duin beile be suwe
與 濟爾哈朗 阿哥 宰桑古 阿哥 岳託 阿哥 碩託 阿哥 此 四 貝勒 把 你等

embici dergi ahūta i sargan (原檔殘缺)* angga sime buhe, embici suweni
或者 上 兄長們的 妻子 口 塞 與了 或者 你等的

dergi eshete ahūta be ume han tebure, membe han tebu seme tuttu gūnime
上 叔父們 兄長們 將 不要 汗 使坐 把我們 汗 坐 因而 那樣 想了

ulin buhe dere, tuttu akūci suwe hehe i mujilen i gese kai seme weile arafi,
財 與了 想是 那樣 若不是 你等 女子 的 心 的相似 啊 因而 罪 定了

hehesi i fokto nerebufi hūsihan hūwaitabufi na be hergen arafi, hergen i dolo
女子們的 短袍 使穿了 裙子 使繫了 地 把 畫 作牢 畫 的裏邊

ilan inenggi ilan dobori horiha, han i beye, tere ilan beile i tehe bade genefi,
三 日 三 夜 監禁 汗的 親自 那 三 貝勒的 坐 於處 去了

jusei baru gasame dere de cifeleme becefi boode unggihe,,
兒子們 向 怨 臉正 於 吐唾沫 責罵了 於家 送回

張字號原檔第二一九號至二二〇號及來字號原檔第三十七號至三十八號原文：（見附圖七十八～八十二）

omsion biyai ice inenggi dutan darhan hiya be liodun de geren beisede
十一 月的 初一 日 都堂 達爾漢 轄 把 遼東 於 衆 與貝勒們

ulin baime gaiha jai geli suje ulin hūlhaha seme ini deo dartai gercilebi
財 求 取 更 又 緞 財 盜取 因 他的 弟弟 達爾太 出首

simiyanci ebsi hergen i bodome sangnaha aika jakabe hūlhaha ulin be gemu
自瀋陽 以來 職位 的 計算 賞 把一應 物件 盜取 財物 把 皆

gaibi emu ububе gercide buhe, juwe ububе dutan sumingguwan fujan sanjan
取 一 把分 於出首 與了 二 把分 都堂 總兵官 副將 參將

iogici uwesihun sangname buhe, dutan i hergen be efulebi ilaci jergi
自遊擊 以上 賞 與 都堂 的 職位 把 革了 第三 級

sumingguwan obuha, gisunci nakabuha, ulin buhe jirgalang age, jaisanggū
總兵官 使作 從話 使停 財 與 濟爾哈朗 阿哥 宰桑古

age, yoto age, sioto age, ere duin beile be suwe embici dergi ahūta i sargan
阿哥 岳託 阿哥 碩託 阿哥 此 四 貝勒 把 你等 或者 上 兄長們 的 妻子

de korabi angga sime buhe, embici suweni dergi eshete ahūta be ume han
於 通姦 口 塞 與了 或者 你等的 上 叔父們 兄長們 把 不要 汗

tebure, membe han tebu seme tuttu gūnime ulin buhe dere, tuttu akūci suwe
使坐 把我們 汗 坐 因而 那樣 想了 財 與了 想是 那樣 若不是 你等

hehe i mujilen i gese kai, seme uile arabi hehesi fokto nerebubi hūsihan
女子 的 心 的 相似 啊 因而 罪 定了 女子們 短袍 使穿了 裙子

hūwaitabubi na be hergen arabi, hergen i dolo ilan inenggi, ilan dobori horiha,
使繫了 地 把 畫 作牢 畫 的裏邊 三 日 三 夜 監禁

(tere de cifelehe),註 han i beye tere ilan beile i tehe bade genebi jusei baru
那裏 於 吐唾沫 汗 的親自 那 三 貝勒的 坐 於處 去了 兒子們 向

gasame derede cifeleme becebi boode unggihe,,
怨 於臉上 吐唾沫 責罵了 於家 送

註：括號中的滿文，係來字號原檔之文，而來字檔至此即完了。

張字號原檔第二一九號至二二〇號之譯文：

十一月初一日(天命六年)：都堂達爾漢轄在遼東向衆貝勒們索求財物更又偷盜綢緞財物。經他的弟弟達爾太出首告發；因此將達爾漢轄自得瀋陽以來，以職位所得的一切賞物，以及盜取的財物，皆都追收回來。把這些收回的財物，分成三分。一分給與出首之人。其它二分，分賞與自都堂、總兵官、副將、參將、遊擊以上各官員。並革去達爾漢轄都堂之職，降作第三級的總兵官，從此停止他的說話權。給與達爾漢轄財物的濟爾哈朗阿哥，宰桑古阿哥，岳託阿哥，碩託阿哥等四貝勒，『你等給他財物的原因，或是因

爲你們曾與你等兄長們的妻子通姦，爲了塞住別人的口，所以纔給別人財物。或則是希望別人不要支持你們上面的諸叔兄長們以後坐了汗位，而擁護你們坐汗位，因而給與財物。假若不是那樣，你們的心不是與女人的心一樣嗎？』因而定了他們的罪，使他們穿了女人的短袍，繫了女人的裙子，劃地爲牢，監禁他們三日三夜。汗親自去到那三貝勒[註]坐牢處，向諸兒子們抱怨，並向他們臉上吐了唾沫加以責罵後，送回家中。

註：前文中所說：在遼東給與達爾漢財物的，是濟爾哈朗阿哥，宰桑古阿哥，岳託阿哥，碩託阿哥等四貝勒。但此處又說「三貝勒的坐牢處」前後記載矛盾。此處恐應爲四貝勒之誤。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二十八（天命六年十一月）原文：

han i bithe, juwan de wasimbuha, sain etuku mahala etufi cimari dari han i
汗 的 書　十　於　下了　好的 衣服 媛帽 穿了 早朝 每 汗 的

yamun de, beise i yamun de yamulaha manggi, yali bujufi arki nure wenjefi
衙門 於 貝勒們 的 衙門 於　朝見　後　肉 煮了 燒酒 黃酒 溫着

sile cai omibure ulebure doro be, ere liyoodung ni elgiyen bade ainu nakaha,
湯 茶　使飲　使吃　禮 把 這　遼東　的 寬裕 於地方 爲何 停止

du tang dzung bing guwan ci fusihūn, iogi ts'anjiyang ci wesihun, idu jafafi
都 堂　總　兵　官　自 以下 遊擊　參將　自 以上　班　執

meni meni beise i yamun de gajifi, fe kooli sarila, nirui niyalma cimari
各自 各自的 貝勒們 的 衙門 於 領來 舊 例　設宴 牛彔的　人　早朝

dari nirui ejen beiguwan i yamun de yamula, beiguwan gaifi ts'njiyang, iogi
每 牛彔的 額眞 備禦官 的 衙門 於 朝見　備禦官　率領　參將　遊擊

de yamula, ts'njiyang iogi gaifi fujiyang de yamula, fujiyang gaifi du tang
於　朝見　　參將　遊參 率領　副將 於　朝見　　副將　率領 都 堂

dzung bing guwan de yamula, du tang dzung bing guwan gaifi meni meni
總　兵　官 於 朝見　都　堂　總　兵　官　率領 各自 各自

hošoi ejen beise i yamun de šun gabtame yamula, tereci hošo i beise
和碩的 額眞 貝勒們 的 衙門 於 日　射　朝見　自那　和碩 的 貝勒們

meni meni gūsai beise ambasa gemu isahabi dasahabi seme han de alanju,
各自 各自　旗的 貝勒們 大臣們　皆　招集　整齊了　如此　汗　於 來報告

beiguwan etuku gūlha mahala ilan jergi ci wesihun dagila, ts'anjiyang iogi
備禦官　衣服　靴子　媛帽　三　襲　自　以上　備辦　　參將　遊擊

duin jergi ci wesihun dagila, fujiyang sunja jergi ci wesihun dagila, du tang
四 襲 自 以上 備辦 副將 五 襲 自 以上 備辦 都 堂

dzung bing guwan nadan jergi ci wesihun dagila, uttu (原檔殘缺)* yadabufi,
總 兵 官 七 襲 自 以上 備辦 如此 使貧乏

jergi niyalma ci sitabufi, han i ere šangnara de baharakū ofi, jai buyehe seme
同級的 人 自 落後 汗 的 此 賞 於 不得 因爲 又 願之 說

aide bahambi, nikan baha niyalma saikan gosime hairame genggiyen i banjirakū,
何處 得 尼堪 得 者 好好的 愛護 愛惜 聰明 的 不生活

dergi niyalmai kooli be tuwarakū buyarame gejureme aika gaijara weilebure
上 者 例 把 不看 細小 需索 甚麼 取拿 使作事

ohode, baha niyalma gaibumbi, beye inu wasimbi kai, hergen akū buya
設若 得 者 使取 身 亦 降 啊 職位 沒有 小

niyalma, yaya hafasa jidere be saci tehe baci ili, morilaha bici ebu, jugūn be
者 諸 官員們 來 把 若知道 居住 自處 起立 乘馬 若有下馬 道 把

šolo arame jaila, beiguwan, ts'anjiyang iogi be acaci, sara kiru be jailabufi
空隙 作 躲避 備禦官 參將 遊擊 把 若相會 傘 旗 把 使避

sini beyei teile aca, ts'anjiyang iogi, fujiyang be acaci sara kiru be jailabufi
你的 自己 單獨 會見 參將 遊擊 副將 把若會見 傘 旗 把 使避

ineku beyei teile aca, fujiyang, du tang dzung bing guwan be acaci, sara kiru
本 自己 單獨 會見 副將 都 堂 總 兵 官 把若會見 傘 旗

be jailabufi beyei teile aca, tucifi yabure bade ocibe, beye tefi banjire de
把 使避 自己 單獨 會見 出去 行走 於處 雖 身體 坐了 生活 時

bicibe, doro be ume jurcere,,
雖 禮 把 不要 違背

來字號原檔第三十九號下頁至四十一號上頁原文：（見附圖八十三～八十六）

han i bithe juwan de wasimbuha, sain etuku mahala etubi cimari dari han
汗 的 書 十 於 下了 好 衣服 煖帽 穿了 早朝 每 汗

i yamunde beisei yamunde yamularabe, yamulaha manggi yali bujubi arki
的 於衙門 貝勒們的於衙門 把朝見 朝見 以後 肉 煮 燒酒

nure uwenjebi sile cai omibure ulebure doro be ere liodun i elgiyen bade
黃酒 溫着 湯 茶 使飲 使吃 禮 把 這 遼東 的 寬裕 於地方

ainu nakaha, dutan sumingguwan ci fusihūn, iogi sanjan ci uwesihun idu
爲何 停止 都堂 總兵官 自 以下 遊擊 參將 自 以上 班

jafabi meni meni beisei yamunde gajibi fe kooli sarila, nirui niyalma
執 各自 各自 貝勒們的於衙門 領來 舊 例 設宴 牛彔的 人

cimari dari nirui ejen beiguwan i yamunde yamula, beiguwan gaibi sanjan
早朝 每 牛彔的 額眞 備禦官 的 於衙門 朝見 備禦官 率領 參將

iogi de yamula, sanjan iogi gaibi fujan de yamula, fujan gaibi dutan
遊擊 於 朝見 參將 遊擊 率領 副將 於 朝見 副將 率領 都堂

sumingguwan de yamula, dutan sumingguwan gaibi meni meni hosioi ejen
總兵官 於 朝見 都堂 總兵官 率領 各自 各自 和碩的 額眞

beisei yamunde siyun gabtame yamula, tereci hosioi beise meni meni gūsai
貝勒們的於衙門 日 射 朝見 自那 和碩的 貝勒們 各自 各自 旗於

beise ambasa gemu isahabi dasahabi seme han de alanjiu, beiguwan etuku
貝勒們 大臣們 皆 招集 整齊了 如此 汗 於 來報告 備禦官 衣服

gūlha mahala ilan jergici uwesihun dagila, sanjan iogi duin jergici uwesihun
靴子 嫈帽 三 自襲 以上 備辦 參將 遊擊 四 自襲 以上

dagila, fujan sunja jergici uwesihun dagila, dutan sumingguwan nadan jergici
備辦 副將 五 自襲 以上 備辦 都堂 總兵官 七 自襲

uwesihun dagila, uttu dagilarakū gūwai etuku gūlha mahala baibi etubi
以上 備辦 如此 不備辦 別人的 衣服 靴子 嫈帽 借 穿了

yamulaha buhe niyalma baiha niyalmade gemu uile, emu beiguwan de juwe
朝見 給與 者 求借 者於 皆 罪 一 備禦官 於 二

ilan minggan niyalma bumbikai, bubi dahara niyalma uwesihun ejen fusihūn
三 千 人 給了嗎 給了 跟隨 者 貴 額眞 賤

oci acarakū seme dasa sembikai, doro be gūnime beyebe dasarakū baha
若是 不合 如此 整理 說啊 禮 把 念 把自己 不治理 得

jakabe jing uweceme meteme boo be yadabubi jergi niyalmaci sitabubi han
物件把 只是 祭祀 還願 家 把 使貧乏 同級的 自人 落後 汗

i ere sangnarade baharakū obi jai buyehe seme aide bahambi, nikan baha
的 這 賞時 不得 因爲 又 願 說 從何處 得 尼堪 得

niyalma saikan gosime hairame genggiyen i banjirakū dergi niyalma i kooli
者 好好 愛之 惜之 聰明 的 不生活 上 者 的 例

tuwarakū buyarame gejureme aika gaijara uilebura oho de baha niyalma
不看 細小 需索 甚麼 取拿 使作事 設 若 得 者

gaibumbi beye inu wasimbi, hergen akū buya niyalma, yaya hafasa jiderebe
使取 身 亦 降 職位 沒有 小 者 諸 官員們 來把

saci tehe baci ili, morilaha bici ebu, jugūn be siolo arame jaila, beiguwan
若知道 居住 自處 起立 乘馬 若有 下馬 道 把 空隙 作 躲避 備禦官

sanjan iogi be acaci sara kiru be jailabubi sini beyei teile aca, sanjan
參將 遊擊 把 若會見 傘 旗 把 使避 你的 自己 單獨 會見 參將

iogi fujan be acaci sara kiru be jailabubi ineku beyei teile aca, fnjan dutan
遊擊 副將 把 若會見 傘 旗 把 使避 本 自己 單獨 會見 副將 都堂

sumingguwan be acaci sara kiru be jailabubi beyei teile aca, tucibi yabure
總兵官 把 若會見 傘 旗 把 使避 自己 單獨 會見 出去 行走

bade ocibe beye tebi banjire de bici be doro be ume jurcere,,
於處 雖 身體 坐 生活 時 雖 禮 把 不要 違背

來字號原檔第三十九號下頁至四十一號上頁之譯文：

汗於初十日（天命六年十一月）下書說：「每天早晨要穿戴好的衣帽，往汗的衙門與諸貝勒的衙門處朝見。朝見以後，應溫酒煮肉飲以湯茶相款待，此一禮節爲何在物資寬裕的遼東而停止。自都堂、總兵官以下，至遊擊、參將以上，要輪班實行，按照舊例於各各貝勒們的衙門設宴。各牛彔的人，應於每晨前往各牛彔額眞備禦官的衙門處晉見。由備禦官率領往參將、遊擊處晉見。參將、遊擊率領了往副將處晉見。副將率領了往都堂總兵官處晉見。都堂、總兵官率領了，前往各各和碩額眞貝勒們的衙門處，射日晉見。自那裏和碩貝勒們把各旗的貝勒大臣們招集整齊了，前來與汗報告。備禦官的衣帽靴子要備辦三套以上，參將、遊擊要備辦四套以上。副將要備辦五套以上。都堂、總兵官要備辦七套以上。如不這樣備辦，借別人的衣帽靴子穿戴着朝見，借與的人與求借的人都問罪。每一備禦官給了二三千人，若是備禦官穿戴的尙不如跟隨的僕人，那樣不合理；所以說叫你們整理呀！想念着禮節而不整理自己，把所獲得的物品都祭祀還願的浪費了，而使家中貧乏，落於同階級的人之下。因爲得不到汗

的賞賜時，再希望也得不到甚麼！所獲得的漢人若不好好的愛惜資明的過生活，不顧上面所定的法規，一味的需索，甚麼東西都搶去，甚麼事情都要他們作，就把給你們的漢人都收回來，將你們降級錢用。凡是沒有職位的小民，若是看見諸位官員們來了，應自坐處起立；若是乘馬，應自馬上下來。避於道旁若是備禦官會見了參將、遊擊應把傘旗都收了避開，隻身會見。若是參將、遊擊會見了副將，也應把傘旗收了避開，隻身會見。若是副將會見了都堂、總兵官，也應把傘旗收了避開，隻身會見。卽是在出外行走處，或是自身住坐時，也不要違背了禮節。」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三十一（天命六年十二月）原文：

orin emu de, monggo i jeku baihanjire duin tanggu sejen i niyalma be, han
二十 一 於 蒙古 的 穀 來求 四 百 車 的 人 把 汗

de fonjihakū jase dosimbuha seme, suna efu, kangkalai, (原檔殘缺)註
於 沒有問 邊境 使進入 因而 蘇納 額駙 康喀賚

張字號原檔第三一五號至三一六號原文：（見附圖八十七、八十八）

orin enmude* monggo i jeku bahanjire duin tanggu sejen i niyalma be han
二十 於一 蒙古 的 穀 來求 四 百 車 的 人 把 汗

de fonjiha akū jase dosimbuha seme suna efu haggalai,註 (hanggambi)
於 問 沒有 邊境 使進入 因而 蘇納 額駙 阻止 阻止

張字號原檔第三一五號至三一六號之譯文：

二十一日（天命六年十二月）蒙古前來求糧食的四百輛車子的人，未經汗的許可卽進入邊境，因而被蘇納額駙阻止。

* 新滿文的數辭一，emu，老滿文常作 enmu 下同此。

註：根據所附張字號的原檔三一五葉的最後一段至三一六葉的第一段所寫，這一段老滿文頗爲完整，並沒有殘缺的痕跡。然而何以乾隆重鈔老檔時，在此段之末註上「原檔殘缺」數字？頗費猜測。經我們反覆的詳細考慮，或是乾隆重鈔老檔時，誤將段末的一字，認爲是人名的 kangkalai（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譯作：康喀賚。）假若此字確爲人名，當然此一段文義，應爲一不完整的殘缺記事。但是老滿文原無圈點，僅從字形上看，既可讀爲 kangkalai，又可讀爲 kanggalai 或 kanghalai，或 hanggalai, hanghalai, hangkalai, 或 ganggalai, ganghalai, gangkalai, 等。不過在許多原檔中，假若是兩個人名或地名連書，往往會在人名與人名之間，加上兩點以資識別的。如此段文字，上爲 Suna efu（蘇納額駙），下爲 kangalai（康喀賚），則應在蘇納額駙人名之下加上兩點。可是此段老滿文原檔並沒有在蘇納額駙名下加點。由於以上的原因，我們懷疑這個末尾的老滿文，不一定必是人名，或應爲一個寫錯的別字。從此字的外形看我們推測或應爲 hanggalaha 一字的訛誤。按滿文的 hanggambi 一字，義爲「阻止」。從此段文義上看：蒙古

前來求穀的人與車，既未經汗的許可擅入了邊境，當然應該攔阻止他們進來，詞意頗順。因此我們推測此處既非「原檔殘缺」，亦非人名之 kangkalai（康喀賚）或應爲 hanggalaha（阻止）一字的訛誤。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三十五（天命七年二月）原文：

guwangning de anafu tehe amba beile(原檔殘缺)* age be orin de amin beile
廣寧 於 戍守 居住 大 貝勒 阿哥 把 二十 於 阿敏 貝勒

(原檔殘缺)* ere emu ucuri jobombi dere, han i beye ci aname, beisei beye
此 一 機會 艱苦 罷 汗 的 自身 從 起 貝勒們的自己

inu cooha debi, aika jaka be icihiyame jobombi kai, ya takūrara baita oci,
也 兵 於在 一應 物件 把 處理 艱苦 啊 那個 差遣 事 若是

wang iogi, dai iogi i gese niyalma be ume takūrara, mujilen tondo ulin
王 遊擊 戴 遊擊 的 一樣 人 把 不要 差遣 心 正直 財

gaijarakū iogi sabe takūra, genehe boigon be joriha ba i boode kamcime
不貪 遊擊 等把 差遣 去 戶 把 指示 地方 的 於家 合

tebu, usin acan tarikini, tarime tesurakūci, fusi, niowanggiyaha, keyen, cilin,
使住 田地 會合 要耕種 耕種 若不够 撫西 清河 開原 鐵嶺

caiha, fanaha ergide jase jakarame, meni meni teisu teisu babe acan tarikini,
柴河 范河 在邊上 邊境 沿 各 各 相 當 地方把 合 要耕種

ginjeo i juwe wei, cing ho, be tu cang be tubade unggihe de, usin weilere
錦州 的 二 衛 清 河 白土 廠 把 那去處 送 時 田地 耕作

erin tutarahū seme guwangning de tebuhe,,
時 恐遲 因而 廣寧 於 使住

張字號原檔第四二六號至四二八號原文：（見附圖八十九～九十一）

guwangning de anfu* tehe amba beile jirgalang* ege be orin de amin beile
廣寧 於 戍守 居住 大 貝勒 濟爾哈朗 阿哥 把 二十 於 阿敏 貝勒

（尙缺二字）ere emu ucuri jobombi dere, han i beyeci aname beisei beye
這 一 機會 辛苦 罷 汗 的 從自身 起 貝勒們的自己

inu cooha tebi aika jakabe icihiyame jobombi kai, ya takūrara baita oci
也 兵 居住 一應 物件把 處理 艱苦 啊 那個 差遣 事 若是

wang iogi dai iogi gese niyalma be ume takūrara, mujilen tondo ulin gaijarakū
王 遊擊 戴 遊擊 一樣 人 把 不要 差遣 心 正直 財 不貪

iogisa be takūra, genehe boigon be joriha bai boode kamcime tebu, usin
遊擊們把 差遣 去 戶 把 指示 地方的 於家 合 使住 田地

acan tarikini, tarime tesurakūci, fusi niowangniyaha keyen cilin caiha fanaha
會合 要耕種 耕種 若不够 撫西 清河 開原 鐵嶺 柴河 范河

ergide jase jakarame meni meni teisu teisu babe acan tarikini, ginjoi juwe
在邊上 邊境 沿 各 各 相 當 地方把 合 要耕種 錦州的 二

ui cinghoo betucang be tubade unggihede, usin uilere erin tutarahū seme
衛 清河 白土廠 把 那去處 送 田地 耕作 時 恐遲 因而

guwangnin de tebuhe,,
廣寧 於 使住

* 新滿文戍守的 anafu, 老滿文均作 anfu.. 可參閱清宗室宜興之「清文補彙」，下同此。
* 此 jirgalang 一名，原檔尚餘 jirga 等字，其下殘缺，我們以臆補之。
* 此 處尚缺二字原檔僅存 jai 其下殘缺，我們無法補出。

張字號原檔第四二六號至四二八號之譯文：

將戍守在廣寧的大貝勒（按卽代善），濟爾哈朗・阿哥，於二十日（天命七年二月）與阿敏貝勒（此處尚缺二字）這些時候，想是很辛苦吧！卽汗自己與諸貝勒們也住在軍中，處理一應事務亦很辛苦。若有任何差事，如王遊擊、戴遊擊一類的人，不要派遣。要擇心地正直，不貪財物的遊擊們遣派。前去的人戶，要與指定地方的人戶合住，要合着耕種田地。若是耕地不够，可擇沿邊境撫西(撫順)清河、開原、鐵嶺、柴河、范河等處，各自在相當的地方與當地人戶合種。錦州二衞的人，送往清河、白土廠地方時，耕種時節恐已過遲，所以留在廣寧居住。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四十一（天命七年四月）原文：

kubuhe suwayan i gūsa i bargiyara ba, caiha, fu an, fanaha, ilu, sancara pu,
鑲 黃 的旗的 收 地方 柴河 撫 安 范河 懿路 三岔兒 堡

cilin, (原檔殘缺) sung giya po, ding dz po, bi yen, giyahūcan, ere juwan emu
鐵嶺 宋 家 泊 丁 字 泊 必 音 嘉湖站 此 十 一

hoton be bargiyambi,,
城 把 收

張字號原檔第五五三號原文：（見附圖九十二第三行起）

kubuhe suwayan i gūsa i bargiyara ba, caiha, tu an, fanaha, ilu, sancara fu,*
鑲 黃 的旗的 收 地方 柴河 撫 安 范河 懿路 三盆兒 堡

cilin, jengsibu,* sunggiyabo,* dingsebo, biyen, giyahūcan, ere juwan emu hoton
鐵嶺 曾遲堡 宋家泊 丁字泊 必音 嘉湖站 此 十 一 城

be bargiyambi,,
把 收

* 附圖九十二第四行末尾一字，尙可看出 jengsi 二字，僅 bu 字殘缺下一半而已。
* 新滿文之 pu 字，老滿文作 fu 或作 bu, 下同此。
* 按老滿文中無 p 音字，常以 b 字代之，下同此。

張字號原檔第五五三號之譯文：

鑲黃旗接收的地方：柴河、撫安、范河、懿路、三岔兒堡、鐵嶺、曾遲堡、宋家泊、丁字泊、必音、嘉湖站。把此十一個城接收。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四十二（天命七年六月）原文：

ice nadan de, lio fujiyang bithe wesimbume, g'ai jeo i amala gūsin ba i
初 七 於 劉 副將 書 上 蓋 州 的北 三十 里 的

dubede, bo lo pu i jakade hūsita nirui aha šose tehebi, acafi tehe nikan,
末於 孛 羅 堡 的 跟前 胡西塔 牛彔的 奴隸 碩色 居住 合 住 尼堪

g'ai jeo de lio fujiyang de habšanafi, amala mini ihan be jušen tarimbi, mini
蓋 州 於 劉 副將 於 去告了狀 北 我的 牛 把 珠申 耕種 我的

beyebe inu jušen takūrambi, mini sargan inu buda bujubumbi, mini ujihe
自身把 也 珠申 差使 我的 妻子 也 飯 使煮 我的 養

ulgiyan be, amba ulgiyan de emu juwe jiha maktame bufi, gidame jafafi wambi
猪 把 大 猪 於 一 二 錢 擲 與了 强迫 捉去 殺了

seme uttu habšara jakade, bi emu niyalma be takūrame jušen bithe emu
因而 這樣 告了狀 以故 我 一 人 把 差遣 珠申 書 一

hontoho, nikan bithe emu hontoho de arafi unggime, han, cananggi šajin i
半 尼堪 書 一 半 於 寫了 送去 汗 前者 法 的

bithe arame, nikan i ihan be jušen ume takūrara, meni meni giyalakū de
書 定了 尼堪 的 牛 把 珠申 不要 差使 各自各自的 間隔 於

tefi, jeku be oci, dendefi anggala bodome jefu seme tuttu donjiha kai, nikan
居住 糧食 把 若是 分 口 計算 吃 如此 那樣 聽聞 啊 尼堪

si, sini ujihe ulgiyan be ume bure, gidame jafafi gaici, si minde alanju, bi
你 你的 養 猪 把 不要 給與 强迫 捉捕 若取 你 於我 來報告 我

beise ambasa de alara seme arafi unggihe bithe be, hūsita nirui aha šose
貝勒們 大臣們 於 告訴 如此 寫了 送去 書 把 胡西塔 牛彔的 奴隸 碩色

tatame gaifi hūwalafi waliyaha, takūrâha niyama be huthufi (原檔殘缺) aita
扯 取 撕破了 丟棄 差遣 人 把 捆綁 愛塔

ainaha amban bihe, mini kamciha niyalma be si ainu beidembi seme, mini
怎樣 大臣 有 我的 兼管 者 把 你 爲何 審斷 說了 我的

jai jergi takūraha juwe jušen be, hūsita nirui guwanggun gebungge
第二 次 差遣 二 珠申 把 胡西塔 牛彔的 光棍 名叫

niyalma, ere juwe jusen, nikan be suwaliyame jafafi gamaki sere be, jai ceni
者 此 二 珠申 尼堪 把 一齊 捕拿 要拿去 說 把 再 他們的

nirui juwe niyalma, ere takūraha mujangga, si ere be ainu gamambi seme
牛彔的 二 人 這 差遣 果然 你 此 把 爲何 拿去 說

nakabufi amasi unggihe, uttu emu niyalma be takūraci, jafafi huthufi tantara,
停止 以後 送了 如此 一 人 把 若差 拿捕了 捆綁 打了

juwe niyalma be takūraci, jafafi tantara oci, jai han i ai ai weile be, be
二 人 把 若差 拿捕了 打了 若是 再 汗的 各樣 事情 把 我等

adarame mutembi, aita sini neneme takūraha emu niyalma, amala takūraha
如何 能辦 愛塔 你的 先 差遣 一 人 以後 差遣

juwe niyalma, tere ilan niyalma be gemu jafafi liyoodung de unggi, hūsita
二 人 那 三 人 把 皆 拿了 遼東 於 送 胡西塔

niru i niyalma be ini nirui niyalma de afabufi ganabuha,,
牛彔 的 人 把 他的 牛彔的 人 於 委派 使取去

辰字號原檔第五號至八號原文：（見附圖九十三～九十六）

ice nadande lio fujan bithe uwesimbume, geijoi amala gūsin bai dubede
初 七於 劉 副將 書 上 蓋州的 北 三十 里的 末於

bolofui jakade hūsita nirui aha siose tehebi, acabi tehe nikan geijode
孛羅堡的 跟前 胡西塔 牛彔的 奴隸 碩色 居住 合 住 尼堪 於蓋州

lio fujande habsanabi amala mini ihan be jusen tarimbi mini beyebe inu
劉 於副將 去告了狀 北 我的 牛 把 珠申 耕種 我的 自身把 也

jusen takūrambi, mini sargan inu buda bujumbumbi, mini ujihe ulgiyan be
珠申 差使 我的 妻子 也 飯 使煮 我的 養 猪 把

amba ulgiyan de emu juwe jiha maktame bubi gidame jafabi wambi, seme
大 猪 於 一 二 錢 擲 與了 强迫 捉去 殺了 因而

uttu habsara jakade bi emu niyalma be takūrame jusen bithe emu hontoho,
這樣 告了狀 以故 我 一 人 把 差遣 珠申 書 一 半

nikan bithe emu hontoho de arabi unggime han cananggi sajin i bithe arame
尼堪 書 一 半 於 寫了 送去 汗 前者 法 的 書 定了

nikan i ihan be jusen ume takūrara, meni meni giyalakūde tebi jeku be oci
尼堪 的 牛 把 珠申 不要 差使 各自各自的 於間隔 居住 糧食 把 若是

dendebi anggala bodome jefu seme tuttu donjiha kai, nikan si sini ujihe
分 口 計算 吃 如此 那樣 聽聞 啊 尼堪 你 你的 養

ulgiyan be ume bure, gidame jafabi gaici si minde alanjiu bi beise ambasade
猪 把 不要 給與 强迫 捉捕 若取 你 於我 來報告 我 貝勒們 於大臣們

alara seme arabi unggihe bithe be, hūsita nirui aha siose tatame gaibi
告訴 如此 寫了 送去 書 把 胡西塔 牛彔的 奴隸 碩色 扯 取

hūwalabi waliyaha, takūraha niyalma be huthubi (tantaha)* aita ainaha amban
撕破了 丢棄 差遣 人 把 捆綁 打了 愛塔 怎樣 大臣

bihe mini kamciha niyalma be si ainu beidembi, seme mini jai jergi takūraha
而 我的 兼管 者 把你爲何 審斷 如斯 我的 第二次 差遣

juwe jusen be hūsita nirui guwanggun gebungge niyalma ere juwe jusen
二 珠申 把 胡西塔 牛彔的 光棍 名叫 者 此 二 珠申

nikan be suwaliyame jafabi gamaki serebe jai ceni nirui juwe niyalma ere
尼堪 把 一齊 捕拿 要拿去 把說 再 他們的 牛彔的 二 人 此

takūraha mujagga si ere be ainu gamambi seme nakabubi, amasi unggihe,
差遣 果然 你 此 把 爲何 拿去 說 停止 以後 送了

uttu emu niyalmabe takūraci jafabi huthubi tantara juwe niyalmabe takūraci
如此 一 把人 若差遣 拿捕了 捆綁 打了 二 把人 若差遣

jafabi tantara oci jai han i ai ai uile be, be adarame mutembi, aita sini
拿捕了 打了 若是 再 汗 的 各 樣 事情 把我等 如何 能辦 愛塔 你的

nememe* takūraha emu niyalma, amala takūraha juwe niyalma, tere ilan
先 差遣 一 人 以後 差遣 二 人 彼 三

niyalmabe gemu jafabi liodun de unggi, hūsita nirui niyalma be ini nirui
把人　皆　拿了　遼東　於　送　胡西塔 牛彔的　人　把他的 牛彔的

niyalma de afabubi ganabuha,,
人　於　委派　使取去

* 按乾隆重鈔老檔所標的（原檔殘缺）處，根據辰字原檔，此字僅缺上邊一部份，其下尙可看出爲 taha, 所以我們推測應爲 tantaha.。
* 原檔的 nememe 應爲 neneme 之誤。

辰字號原檔第五號至八號之譯文：

初七日：(天命七年六月)劉副將（愛塔）上書說：「蓋州北方三十里處孛羅堡跟前，有胡西塔牛彔的奴隸碩色在居住。與他合住的漢人，前來蓋州劉副將處告狀說：『在北邊，我的牛要與珠申耕種，我自己要供珠申差遣，我的妻子也要與他們煮飯。而我養的大猪，他們僅丟給一二錢銀子就强迫捉去殺了』。因而前來告狀。我卽派去一人拿了寫着一半珠申文，一半漢文的書信送去說。汗前日所定的法規『漢人的牛，珠申不要差使。各住各的地方，若是吃的糧食，要按人口計算分派食用。這樣聽說嗎？你們漢人養的猪，不要給他們。若是强迫捉取，你們可以來我處報告，我會告訴各貝勒大臣們。』這樣寫信送去。但是胡西塔牛彔的奴隸碩色，把書信搶去撕破丟棄了，並將差去的人捆綁拷打。『愛塔是如何的大臣？我管下的人，你如何可以審斷？』因而我第二次又派了兩個珠申前去，而胡西塔牛彔有名叫光棍者，說要把兩個珠申與漢人都一齊拿捕。有其他牛彔派去的兩個人說：『你們爲何拿捕這些人？』曾加阻止後，他們始將我派去的人送回。像這樣，派去一個人，被捕拿捆綁打了；派去兩個人，也被捕拿捆綁打了。茲後汗的各種事情，我怎麼能辦？」汗說：「愛塔；你把你先派去的一個人，與後派去的兩個人，都送到遼東來。再派其他牛彔的人，去把胡西塔牛彔的人取來。」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四十三（天命八年正月）原文：

tere inenggi, monggo gurun i kalka i labasihib taiji, ini harangga dehi
那　日　蒙古　國　的 喀爾喀 的 拉巴斯奚博 台吉 他的　屬下　四十

boigon adun ulha be gajime ubašame jihe,,
戶　牧羣 牲畜 將 拿了　叛　來

tere inenggi, labasihib taiji de seke i hayaha jibca, dobihi dahū, seke i
那　日　拉巴斯奚博 台吉 於 貂皮 的 緣邊　皮襖　狐皮　皮端罩 貂皮 的

mahala sohin gūlha, foloho umiyesun, (原檔殘缺)* uyun suje, mocin samsu
煖帽 皂 靴 彫花 腰帶 九 緞子 毛青 翠藍布

tanggū, menggun i cara emken, moro juwe, fila juwe, jakūn guise, duin gio,
百 銀 的酒海 一個 椀 二 碟子 二 八 樻子 四 隻

dehi ulhūma, jakūn sin bele, jakūn sejen moo, ai ai tetun yooni buhe, dahaha
四十 雉 八 升 米 八 車 木 各樣 器皿 全 與了 隨從

gucu sede ninggun jibca, duin elbihe dahū, emu umiyesun buhe, manggo
伙伴 等於 六 皮襖 四 貉皮 皮端罩 一 腰帶 與了 莽古

tabunang de seke i hayaha jibca, silun i dahū, seke i mahala, sohin gūlha,
他布囊 於 貂皮的 緣邊 皮襖 猞猁孫的 皮端罩貂皮 的 煖帽 皂 靴

foloho umiyesun, mocin samsu tanggū, emu gecuheri, uyun suje, jakūn guise,
彫花 腰帶 毛青 翠藍布 百 一 蟒緞 九 緞子 八 樻子

ai ai tetun yooni buhe, jai duin gio, dehi ulhūma, jakūn sin bele, jakūn sejen
各 樣 器皿 全 與了 又 四 隻 四十 雉 八 升 米 八 車

moo buhe, dahaha juwan gucu de ulhun sindaha hubtu juwan, duin umiyesun
木 與了 隨從 十 伙伴 於 領子 施 棉袍 十 四 腰帶

buhe,,
與了

冬字號老檔第七號原文：（見附圖九十七、九十八）

juwan emu de monggo gurun i kalka i labashib taiji ini harangga dehi
十 一 於 蒙古 國 的 喀爾喀 的 拉巴斯奚博 台吉 他的 屬下 四十

boigon adun ulha be gajime ubasame jihe, labashib taiji de sekei hayaha
戶 牧羣 牲畜 將 拿了 叛 來 拉巴斯奚博 台吉 於 貂皮的 緣邊

i jibca, dobihi dahū, sekei mahala, sohin gūlha, foloho imisun*, emu gecuheri,
的 皮襖 狐皮 皮端罩 貂皮的 煖帽 皂 靴 彫花 腰帶 一 蟒緞

uyun suje, mocin samsu tanggū, menggun i cara emke, moro juwe, bila juwe,
九 緞子 毛青 翠藍布 百 銀 的酒海 一個 椀 二 碟子 二

jakun guweise,*(duin gio, dehi ulhūma, jakūn sin bele, jakūn sejen moo)* ai
八 樻子 四 隻 四十 雉 八 升 米 八 車 木 各

ai tetun yoni bube, dahaha gucuse de ninggun jibca, duin elbihe dahū, emu
樣 器皿 全 與了 隨從 伙伴們 於 六 皮襖 四 貉皮 皮端罩 一

imisun buhe, manggo tabunang de seke i hayaha i jibca, silun i dahū, sekei
腰帶 與了 莽古 他布囊 於貂皮的 緣邊 的皮襖 猞猁孫的 皮端罩貂皮的

mahala, sohin gūlha, foloho imisun, mocin samsu tanggū, emu gecuheri,
媛帽 皂 靴 彫花 腰帶 毛青 翠藍布 百 一 銷緞

uyun suje, jakūn guweise, ai ai tetun yoni buhe, (jai duin gio, dehi ulhūma,
九 緞子 八 櫃子 各 樣 器皿 全 與了 又 四 隻 四十 雉

jakūn sin bele jakūn sejen moo buhe)* dahaha juwan gucu de ulhun sindaha
八 升 米 八 車 木 與了 隨從 十 伙伴 於 領子 施

huktu juwan, duin imisun buhe,,
棉袍 十 四 腰帶 與了

* 新滿文 umiyesun 的老滿文作 imisun, 下同此。
* 新滿文的 guise 老滿文作 guweise。
* 括號內的滿文，原係被墨塗去的，經我們詳察後譯出。

冬字號老檔第七號之譯文：

十一日（天命八年正月），蒙古國喀爾喀的拉巴斯奚博·台吉，帶領了他屬下的四十戶人家，及牧養牲畜叛來。給與拉巴斯奚博·台吉，貂皮鑲邊的皮襖，狐皮的皮大衣，貂皮的媛帽，皂靴，彫花的腰帶，銷緞一疋，緞子九疋，毛青翠藍布百疋，銀製的高脚酒杯一個，椀二個，碟子二個，八個櫃子，四隻鹿，四十隻雉雞，八升米，八車木料，以及各樣的器皿全都給了。並給隨從來的伙伴們，六件皮襖，四件貉皮的皮大衣，一條腰帶。又給莽古·他布囊貂皮鑲邊的皮襖，猞猁孫皮的皮大衣，貂皮的媛帽，皂靴，彫花的腰帶，毛青翠藍布百疋，銷緞一疋，緞子九疋，八個櫃子，以及各樣的器皿全都給了。又給了四隻鹿，四十隻雉雞，八升米，八車木料。並給隨從來的十個伙伴們，有領子的棉袍十件，四條腰帶。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五十一（天命八年五月）原文：

han ice uyun de jakūn hošonggo ordo de jan i bira i gu, sargan juse be gemu
汗 初 九 於 八 角的 宮殿 於 占 的 河 的 姑 女 子等 把 皆

isabufi jafafi boode tehe hehe niyalma suwe šajin fafun be jurceme doro be
召集了 結親 家於 居住 女 人 你等 法 度 把 違背 道 把

efuleme banjirengge ai sain, hahai erdemu be gung be tuwafi, teisu acabume
破壞 生活的 何 好 男的 才能 把 功 把 視 相稱 合適

suwembe tese de buhebi dere, tere be suwende salibuhabio, suwe eigete be
把你等 彼等 於 與了 啊 彼 把 於你等 使專主嗎 你等 丈夫們 把

jobobume asuru ehe facuhūn banjirengge, hutu ci hono ehe kai, šun i elden
勞苦 甚 惡 亂 生活的 鬼 比 尙且 惡 嗎 日的 光

de eiten jaka banjire gese, sargan juse suwe han i elden de ekisaka banjicina,
於 一切 物件 生 一樣 女 兒們 你等 汗的 光 於 悄悄的 生活是呢

ehe facuhūn ai baita, gu si sargan juse be doigonde saikan taciburakū ofi,
惡 亂 何 用 姑 你 女 子們 把 於預先 好好 不教訓 因爲

weile de afanaha manggi, jai si mini duka de ume jidere, mimbe ume
罪 於 遭遇着 以後 再 你 我的 門 於 不要 來了 把我 不要

tafulara,,
勸

宙字號原檔第八號至第十號原文：（見附圖九十九～一〇一）

han ice uyun de jakūn hosionggo ordo de jan i birai guu* sargan juse be
汗 初 九 於 八 角的 宮殿 於 占的 河的 姑 女 兒們 把

gemu isabubi tacibume henduhe bithei gisun, sargan jusei ehe facuhūn
皆 召集了 教訓 說 書的 話 女 兒們的 惡 亂

banjirei jalinde gasame hendurengge, abkai sindaha gurun i ejen han, doro
生的 爲時 抱怨 說的 天的 設置 國 的主 汗 道

yoso be abka de acabume dasarakūci ombio, abka de acabume dasarangge
統 把 天 於 迎合 若不治理 可以嗎 天 於 迎合 治理的

adarame seci, sain be yendebume tukiyembi, ehe be isabume wambi, musei
怎麼 若說 善 把 與 揚 惡 把 盡 革 我們的

gasan i beise be waha, giribuhangge minde aika bade kimun biheo, doro
村莊 的 貝勒們 把 殺了 殺的 於我 豈 地方 仇 有嗎 道

be efuleme ehe facuhūn obi sajin be jurcerakū gamahangge tere kai, gunun
把 破壞 惡 亂 因爲 法 把 不違 拿的 那個 啊 國

ejilehe doro jafaha beise be sajin be jurcerakū gamahangge, suweni hasaha
掌握 政 執 貝勒們 把 法 把 不背 拿的 你等 剪子

jafaha hehe niyalma doro be efuleme facuhūn banjici tere baire ai bi suwende
拿 女 人 政 把 破壞 亂 若生 那 求 何有 於你等

anabi doro be efulebumbio, haha niyalma uksin saca etubi dain de emu bade
寬容 政 把 破壞嗎 男 人 甲 盔 穿 戰爭 於 一 處

bucerengge hebebe efulerakū doroi jalinde bucembikai, hasaha jafabi boo de
死了　共同　不破壞　政的　爲時　死了啊　剪子　拿　家於
tehe hehe niyalma suwe sajin fafun be jurceme, doro be efuleme banjirengge
居住　女　人　你等　法　度　把　違背　政　把　破壞　生的
ai sain, hahai erdemu be gung be tuwabi teisu acabume suwembe tesede
何　善　男子的　才能　把　功　把　視　相稱　合適　把你等　於彼等
buhebidere, tere be suwende salibuhabio, suwe eigetebe jobobume asuru ehe
與了啊　彼　把　於你等　使專主的嗎　你等　將丈夫們　苦擾　甚　惡
facuhūn banjirengge hutuci hono ehe kai, siyun i elden de eiten jaka banjire
亂　生的　比鬼　尙且　惡　啊　日　的　光　於　一切　東西　生
gese sargan juse suwe han i elden de ekisaka banjicina, ehe facuhūn ai baita,
一樣　女　兒們　你等　汗　的　光　於　安靜　生活是呢　惡　亂　何　用
guu si sargan juse be doigon de saikan taciburakū obi uilede afanaha manggi,
姑　你　女　兒們　把　預先　於　好好　不教訓　因爲　於罪　遇着了　以後
jai si mini duka de ume jidere, mimbe ume tafulara,,
再　你　我的　門　於不要　來了　把我　不要　勸了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五十一譯文：

汗於初九日(天命八年五月)於八角殿召集占河地方的姑娘及他的女兒們訓教說：「你等結了婚在家居住的女人們，違背法禁，破壞政道，有何益處？男人憑其才能以求功名，因兩相匹配，始將你們與他們爲妻。難道將你們給他們爲妻是使你們管制他們嗎？你們若以悍惡凌逼你們的丈夫，比之鬼魅猶惡。如萬物皆賴日光而生，女兒們！你們當憑着汗的光安分的生活啊！爲惡生亂有何益處？姑娘，若是因爲你不預先好好的管教你的女兒們，儻其犯了罪後，你就再也不要登我的門了。也不必再勸阻我了。」

宙字號原檔第八號至第十號之譯文：

汗於初九日(天命八年五月)於八角殿召集占河地方的姑娘及他的女兒們訓教說的話，因爲那些女兒們爲惡生亂時，汗抱怨說的「天設一國之主的汗，若不體合天意治理道統，可以嗎？怎麼說穩算迎合天意治理呢？是要興舉善者，盡除惡者。我們村莊中的貝勒們亦有被殺者。豈是與我有仇，實是因爲毀法亂紀破壞道統，法所不容穩拿辦

的。就是執掌國政的貝勒們違法倘且拿辦，你們拿剪子的女人，若是毀法亂紀，而有所求，對你們豈能寬容而縱其破壞道統？男子們披堅執銳共效於戰陣者，皆因不毀共同之盟以維政統而以身殉。你們拿剪子居家之女流，違法犯紀，破壞政統，有何好處？男人憑其才能以求功名，因兩相匹配，始將你們與他們爲妻。難道將你們給他們爲妻，是使你們管制他們嗎。你們若以悍惡凌逼你們的丈夫，比之鬼魅猶惡。如萬物皆賴日光而生，女兒們！你們當憑着汗的光安分的生活啊！爲惡生亂有何益處？姑娘，若是因爲你不預先好好的管教你的女兒們，儻其犯了罪後，你就再也不要登我的門了。也不必再勸阻我了。」

註：由以上兩種不同檔册所載之同一史事比較，很顯然乾隆重鈔老檔將這一段史實簡略了很多，究係鈔寫者所誤？抑爲乾隆帝有意所刪，不得而知特此註明。

* 新滿文的姑 gu, 老滿文作 guu, 下同此。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五十三（天命八年五月）原文：

gūsin de, korcin i ooba taiji, geren beise de uuggihe bithei gisun, cahar,
三十 於 科爾沁 的 奧巴 台吉 衆 貝勒們 於 送了 書的 話 察哈爾

kalka, suwende gelerakū bime, geli olhome ceni dolo ehe be waliyafi, gaiha
喀爾喀 於你們 不怕 雖 又 懼怕 他們的 內部 惡 把 棄 取

jaka be bederebume hebe acahangge, tere inu facuhūn, ai sain seme gūnifi
物件 把 使歸還 商議 合的 他們 也 亂 何 好 如斯 念及

acahabi kai, be inu abkai kesi de, gūwa de gelerakū bime, geli beyebe sula
合 啊 我們 也 天的 恩 於 別人 於 不怕 雖 又 把身體 閉

sindarakū, olhome hecen hoton jase furdan be akdulame dasambi, suweni
不放 懼怕 城 城 邊境 關 把 堅固 整修 你們的

korcin neneme ahūn deo i dolo ulin ulha temšeme facuhūrafi joboho be,
科爾沁 先前 兄 弟 的 內 財物 牲畜 爭 作亂 苦 把

tohantai jergi ambasa de fonjime tuwacina, ahūn deo i dolo facuhūrame
託漢太 級 大臣們 於 問了 看罷 兄 弟 的 內 作亂

ishunde ulin ulha gaiha baha seme ai gebu, tubabe gūnifi, suweni dolo emke
彼此 財物 牲畜 拿取 得 如此 何 名 把那裏 想了 你們的 內 一個

be tukiyefi han obufi, geren gemu emu hebei banjici, cahar, kalka, suwembe
把 舉用 汗 使作 衆 皆 一 商議 若生 察哈爾 喀爾喀 把你們

necici ojorakū okini, mini ere gisun be suwembe inu saišambi dere seme
若侵犯 不可 罷 我的 這 話 把 把你們 也 讚成 啊 如斯

henduhe, han obure be suwe manggi acarakū ojorakūci, nakaci suweni ciha
說了 汗 使作 把 你們 以後 不合 若不可 若止 你們的 意思

dere, suwembe wakalaci wakalakini seme, mini geli dasame hendurengge,
啊 把你們 若責備 就責備吧 說 我的 再 更 說的

ahūn deo i dolo, hebe akū ehe facuhūn banjifi, ahūn deo ci fakcafi, gūwa de
兄 弟的 內 商議 不 惡 亂 生了 兄 弟 自 分散了 別人 於

gidabuha niyalma, gaiha sargan, yaluha morin be hono bahafi salirakū kai,
被欺壓 者 娶 妻 乘 馬 把 尙且 得了 不自主 啊

te bicibe, suweni korcin i beise, gemu emu hebe ofi, julesi nukteci sasa,
今 雖 你們的 科爾沁 的 貝勒們 皆 一 商議 因爲 南邊 若放牧 一齊

amasi nukteci sasa yabucina, ai weile be jargūci sede anafi beideme, meni meni
北邊 若放牧 一齊 行吧 何 罪 把 斷事官 等於 委 審斷 各自 各自

baru haršara niyalma be sain serede, beise i beye facuhūn ombikai, jušen
方面 偏向 者 把 好 說時 貝勒們 的自己 亂 可也 珠申

niyalma de ya ejen waka, ejen halaci, elemangga derengge doro efujerehū
者 於 誰 額眞 非 額眞 若代 反倒 體面 政 恐敗壞

seme, tere beye de alifi gūnirakū kai erin erinde ambasa beisei beye, emu
說了 那 身體 於 承受 不想 啊 時 時於 大臣們 貝勒們 自己 一

bade acafi dulimba de tefi, deote juse be sindafi geren i duileme, miningge
處 會合 中 於 坐了 弟弟們 兒子等 把 任了 衆人 的 審理了 是我的

siningge seme haršarakū seme gashūfi, weile i waka uru be tuwame tondoi
是你的 說 不偏向 如此 盟誓 事 的 非 是 把 看 正直的

beideme, doro be genggiyen i dasame banjici antaka, niyalma weile akū bade
審斷 政 把 清明 的 治理 若生 何如 人 事 沒有 處

ehe be deribumbio, niyalma i dele ejen, abka bikai, abka de gelerakūn,
惡 把 開始嗎? 人 的 上 額眞 天 有啊 天 於 不怕

angga i weile serengge, mini elcin be batangga yehe de huthufi bufi wabuha,
昂阿 的 罪 說的 我的 使者 把 敵人 葉赫 於 捆綁了 與了 使殺

angga sinde koroho ba bici, si wacina, batangga niyalma de huthufi bufi waci,
昂阿 於你 恨 處 若有 你 殺罷 爲敵 者 於 捆綁 與了 若殺

gicuke wakao, jai suweni korcin de yabure elcin be, umai dube lakcarakū
可羞 不是嗎 再 你們的 科爾沁 於 行的 使者 把 全 末後 不絕

jing tosofi waha, yaya kooli de, waci, waha turgunde weile bumbi, gaici,
常 攔截 殺了 諸凡 例 於 若殺 殺 於緣故 罪 與了 若取

gaiha jaka be toodambi, tuttu oci, weile wajire doro tere kai, angga jing
取 物件 把 償還 那樣 若是 罪 完了 道 那 啊 昂阿 經常

wahai dele wara, gaihai dele gaici, ere ainaha seme hokorakū nikai seme,
殺的 上 殺 取 上 若取 此 怎麼 說 不停 呢啊 說

angga (原檔殘缺)* meni korohogge tere inu, jai sangtu i ama jongnon, mini
昂阿 我們的 恨的 那 是 再 尙圖 的 父 鍾嫩 我的

tebuhe urgudai hada i gašan be sucuha, mini sui be gūwa de buhe, amaga
使住 烏爾古代 哈達的 村莊 把 襲擊 我的 衣服 把 別人 於 與了 以後

sui be burede, nenehe jafan i dele geli jafan ambula gaiha, sargan jui de
衣服 把 與時 先前 聘禮 的 上 又 聘禮 多 取了 女 子 於

ūmci buhekū kiyangdulaha, tuttu kiyangdulaha seme, be ushame tehe manggi,
私產 不與 使强 那樣 强行 說 我等 惱怒 住 以後

jongnon hendume, be waka mujangga, ūmci bure seme mini elcin be jalidame
鍾嫩 說 我等不對 果然 私產 與 說 我的 使者 把 用奸計

gamafi, yaluha morin gamaha ulin be gemu gaifi genehe, elcin untuhun bošofi
拿去 乘的 馬 拿去的 財物 把 都 拿了 去了 使者 空身 驅逐

unggihe, jai juwe jergi elcin be gaihangge, emgeri daya de genehe elcin be
送了 再 二 次 使者 把 取的 一次 邊牙 於 去的 使者 把

tosofi, etuhe etuku gajire ulha be gemu gaifi, niohušun bošofi unggihe, jai
阻攔 穿的 衣服 拿來的 牲畜 把 都 取了 光着身體 驅逐 送了 再

bak de genehe elcin be tosofi niyalma waha, ulha be gemu gaiha, sangtu
巴克 於 去的 使者 把 匪 人 殺了 牲畜 把 都 取了 尙圖

i beye de weile akū mujangga, jongnon i araha weile kai, niyalmai weile
的 自己 於 罪 無 果然 鍾嫩 的 起了 罪 啊 人的 罪

ninggun bayade niyambio, jorgon biyade gecembio, sangtu i ama i araha weile
六 於月 燜了嗎 十二 於月 凍了嗎? 尙圖 的 父 的 犯 罪

be we wacihiyahabi, niyalmai weile niyarakū serengge tere kai, jai hubiltu,
把 誰 完結 人的 罪 不爛 說的 那 啊 再 胡必爾土

ineku elcin be wafi gamara ulin be gemu gaiha, tuttu ofi, sangtu(原檔殘缺)*
相同 使者 把 殺了 拿 財 把 都 取 那樣因爲 尙圖

冬字號老檔第四十號下頁至四十四號下頁原文：（見附圖一〇二～一一〇）

gūsin de, korcin i ooba taiji geren beise de unggihe bithe i gisun, cahar
三十 於 科爾沁 的 奧巴 台吉 衆 貝勒們 於 送了 書 的 話 察哈爾

kalka suwende gelerakū bime geli olhome ceni dolo ehe be waliyabi, gaiha
喀爾喀 於你們 不怕 雖 又 懼怕 他們的 內部 惡 把 棄 取

jakabe bederebume hebe acahangge, tere inu facuhūn ai sain seme gūnifi
把物件 使歸還 共同 商議(會盟) 他們 也 亂 怎麼 好 如斯 念及

acahabikai, be inu abkai keside gūwade gelerakū bime geli beyebe sula
和啊 我們 也 天的 於恩 於別人 不怕 雖 又 把自己 閑

sindarakū olhome hecen hoton jase furdan be akdulame dasambi, suweni
不放 愼 城 城 邊境 關 把 堅固 整修 你們的

korcin neneme ahūn deo i dolo ulin ulha temseme facuhūrafi joboho be toohatai
科爾沁 先前 兄 弟的 內 財 牲畜 爭 作亂 苦 把 託哈泰

jergi ambasa de fonjime tuwacina, ahūn deoi dolo facuhūrame ishunde ulin
級 大臣們 於 問了 看罷 兄 弟的 內 作亂 彼此 財

ulha gaiha baha seme ai gebu, tubabe gūnifi suweni dolo emke be tukiyefi han
牲畜 拿取 得 如此 何 名 把那裏 想了 你們的 內 一個 把 舉用 汗

obufi geren gemu emu hebei banjici cahar kalka suwembe necici ojirakū
使作 衆 皆 一同 商議 若生 察哈爾 喀爾喀 把你們 若侵犯 不可

okini, mini ere gisun be suwembe inu saisambi dere seme henduhe, han
罷 我的 這 話 把 把你們 也 讚成 罷 如斯 說了 汗

oburebe suwe manggi acarakū (ojirakū)* oci nakaci suweni ciha dere,
把使作 你們 以後 不合 不可 若 若止 你們的 意思 想是

suwembe wakalaci wakalakini seme mini geli dasame hendurengge ahūn deo
把你們 若責備 就責備吧 說 我的 再 更 說的 兄 弟

i dolo hebe akū ehe facuhūn banjifi, ahūn deoci fakcafi gūwade gidabuha
的 內 商議 不 惡 亂 生了 兄 自弟 分散了 於別人 被欺壓

niyalma gaiha sargan yaluha morin be hono bahafi salirakū kai, te bicibe suweni
者 娶 妻 乘 馬 把 尙且 得了 不自主 啊 今 雖 你們的

korcin i beise gemu emu hebe obi julesi nukteci sasa, amasi nukteci sasa
科爾沁 的 貝勒們 皆 一同 商議 因爲 南邊 若放牧 一齊 北邊 若放牧 一齊

yabucina, ai uile be jargūci sede anafi beideme meni meni baru harsara
行吧 何 罪 把 斷事官 等於 委 審斷 各自 各自 方面 偏向

niyalma be sain serede beisei beye facuhūn ombikai, jusen niyalma de ya
者 把 好 說時 貝勒們的 自己 亂 可也 珠申 者 於 何

ejen waka, ejen halaci elemangga derengge, doro efujerahū seme, tere beye
額眞 非 額眞 若替 反以爲 體面 政 恐敗壞 如斯 那 自己

de alifi gūnirakū kai, erin erin de beise ambasai beye emu bade acabi
於 承受 不想 啊 時 時 於 貝勒們 大臣們的 自己 一 處 會合

dulimbade tefi, deo te juse be sindafi geren i duileme miningge siningge
於中間 坐了 弟弟 們 兒子們 把 任了 衆人 的 審理了 是我的 是你的

seme harsarakū seme gashūfi uilei waka uru be tuwame tondoi beideme doro
說了 不偏向 如此 盟誓 事的 非 是 把 看 正直的 審斷 政

be genggiyen i dasame banjici antaka, niyalma uile akū bade ehe be deribumbio,
把 清明 的 治理 若生 何如 人 事 沒有 處 惡 把 開始嗎

niyalmai dele ejen abka bikai, abka de gelerakūn anggai uile serengge mini
人的 上 額眞 天 有啊 天 於 不怕 昂阿的 罪 說的 我的

elcin be batangga yehede huthufi bufi wabuha, angga sinde koroho ba bici
使者 把 敵人 於葉赫 捆綁了 與了 使殺 昂阿 於你 恨 處 若有

si wacina, batangga niyalma de huthufi bufi waci, gicuke wakao, jai suweni
你 殺罷 敵人 者 於 捆綁了 與了 若殺 可羞 不是嗎 再 你們的

korcin de yabure elcin be umai dube lakcarakū jing tosofi waha, yaya kooli
科爾沁 於 行的 使者 把 全 末後 不絕 常 攔截 殺了 諸凡 例

de waci waha turgunde uile bumbi, gaici gaiha jaka be toodambi, tuttu oci
於 若殺 殺了 於緣故 罪 與了 若取 取了 物件 把 償還 那樣 若是

uile wajire doro tere kai, angga jing wahai dele wara gaihai dele gaici ere
罪 完了 道 那 啊 昂阿 經常 殺的 上 殺 取的 上 若取 此

ainaha seme hokorakū nikai seme, angga de meni korsohongge tere inu, jai
怎麼 說 不停 呢啊 說 昂阿 於 我的 恨的 那 是 再

angtu ama jongnon mini tebuhe urgūdai hadai gasan be sucuha, mini sui
伺圍 父 鍾嫩 我的 使住 烏爾古代哈達的 村莊 把 襲擊 我的 衣服

be gūwade buhe, amaga sui be bure de nenehe jafan i dele geli jafan ambula
把 於別人 與了 以後 衣服 把 與 時 先前 聘禮的上 又 聘禮 多

gaiha, sargan jui de ūmci buheku kiyangdulaha, tuttu kiyangdulaha seme,
取了 女 子 於 私產 不與了 使强 那樣 强行 說

be ushame tehe manggi, jongnon hendume be waka mujangga, ūmci bure
我等 惱怒 住 以後 鑲嫩 說 我等 不對 果然 私產 與

seme, mini elcin be jalidame gamabi yaluha morin gamaha ulin be gaifi genehe
說 我的 使者 把 用奸計 拿去 乘 馬 拿去的 財物 把拿了 去了

elcin be untuhun bosiofi unggihe, jai juwe jergi elcin be gaihangge emgeri daya
使者 把 空身 驅逐 送了 再 二 次 使者 把 取的 一次 逵牙

de genehe elcin be tosofi etuhe etuku gajire ulha be gemu gaibi nihesiun*
於 去的 使者 把 阻攔 穿的 衣服 拿來的 牲畜 把 都 取了 光着身體

bosiofi unggihe, jai bak de genehe elcin be tosofi niyalma be waha ulha be
驅逐 送了 再 巴克 於 去的 使者 把 阻攔 人 把 殺了 牲畜 把

gemu gaiha, sangtui beye de uile akū mujangga jongnon i araha uile kai;
都 取了 尙圖 自己 於 罪 無 果然 鑲嫩 的 犯了 罪 啊

niyalmai uile ninggun biyade niyambio, jorgon biyade gecembio, sangtui amai
人的 罪 六 月於 爛了嗎 十二 月於 凍了嗎 尙圖 父的

araha uile be uwe wacihiyahabi, niyalmai uile niyarakū serengge tere kai,
犯 罪 把 誰 完結 人的 罪 不爛 說的 那 啊

jai hūbiltu ineku elcin be wabi gamara ulin be gemu gaiha, tuttu obi sangtu
再 胡必爾土 相同 使者 把 殺了 拿 財 把 都 取 那樣 因爲 尙圖

hūbiltui gurun ulha anggai emgi suwaliyabubi bahaci gaisu beye be ume
胡必爾土的 國 財 人口 一同 使混合 若得到 取 身體 把 不

wara seme ujulaha beise geren cooha be unggihede gūwa uile akū gurun be
殺 如此 爲首的 貝勒們 衆 兵 把 遣時 別人 罪 無 國 把

balai suwaliyaburakū seme, monggoi cooha emu minggan, jusen cooha sunja
濫 不混合 說 蒙古的 兵 一 千 珠申 兵 五

tanggū be unggifi genehe cooha i niyalma uile akū niyalma be ilan inenggi
百 把 遣派了 去了 兵 的 人 罪 無 者 把 三 日

duleme genebi uilengge niyalma be wahangge tere inu, manju korcin meni
過了 去 罪的 人 把 殺的 那 是 滿洲 科爾沁 我們

juwe gurun be cahar kalkai gidasara de korsobi meni juwe gurun emu hebei
二 國 把 察哈爾 喀爾喀 欺壓 於 恨 我們 二 國 一同 商議

sain banjimbi seme, abka na de akdulame gashūmbi, cahar kalkai jalindara
好 生 說 天 地 於 信賴向 盟誓 察哈爾 喀爾喀的

gisun, sain ulin de dosifi korcin de hebe akū manju neneme cahar kalka de
話 好 財 於 進了 科爾沁 於 商議 不 滿洲 先 察哈爾 喀爾喀 於

acaci manju be abka wakalabi sui isifi girenggi sarame. senggi boihon de
若合 滿洲 把 天 責備 罪 及 骨骸 暴之 血 土 於

ujubume bucekini korcin manju de hebe akū, cahar kalkai jalindara gisun,
首先 死罷 科爾沁 滿洲 於 商議 不 察哈爾 喀爾喀的 謊 話

sain ulin de dosibi cahar kalka de acaci korcin be abka wakalabi sui isifi
好 財 於 進了 察哈爾 喀爾喀 於 若合 科爾沁 把 天 責備 罪 及

girenggi sarame, senggi boihon de ujubume bucekini, abka de akdulame
骨骸 暴之 血 土 於 首先 死罷 天 於 信賴

gashūha gisun de isibume akdun tondo banjici abka na de saisame gosibufi
盟誓 話 於 致 固守 正直 若生 天 地 於 嘉獎 被愛

se jalaha golmin juse omosi jalan halame tumen aniya taibin jirgame kemuni
歲 節 長 子 孫 世 代 萬 年 太平 安樂 常常

abka gosikini,,
天 憐愛呢

冬字號老檔第四十號下頁至四十四號下頁之譯文：

三十日（天命八年五月）與科爾沁的奧巴台吉及其衆貝勒送的書說：「察哈爾，喀爾喀雖然不怕你們，但要存有戒懼之心，他們內部棄惡而和好，將彼此間取得的財物相互歸還而結盟。他們念及內部混亂無何好處時，因而始彼此言和。我們蒙天之佑，雖不怕他人，但是亦不敢有所疏失，所以將城池邊關都堅固的加以修整。你們科爾沁，先前內部弟兄間爲了爭奪財物牲畜而生亂，很苦吧？可以問託哈泰等大臣們就知道了。兄弟間彼此生亂爭奪財物牲畜，縱然爭奪到了，又有何光榮？若想及此。你們還是在你們之內選一人出來作汗，衆人聯合起來，那樣察哈爾，喀爾喀想要侵犯你們就不可能了。我的這些話，這樣說也許你們會讚成吧！如果你選出了某人作汗以後，若有不合

適處亦可將其罷免，那就隨你們的意思了。若是責備你們就責備吧。我所以再說：兄弟鬧不和而生亂，兄弟亦就分散了，那就要被人欺壓的。比如娶一個妻子，或是乘一匹馬，尙且不能任意自主啊！今則，你們科爾沁的貝勒們，若能同心同德和好相處，若是需要往南邊放牧就一齊往南邊，需要往北邊放牧就一齊往北邊吧！將任何罪犯都交由斷事官去審理。若是各自對各自一方面偏袒，而各說各好時，是貝勒們自己亂了法。以人民而言，誰不是他們的主人？設若人民代替主人，雖以爲很體面，如此道統恐被破壞了。貝勒們自己並沒有想到自己所承受的是什麼。應該時時貝勒們與大臣們會合居於中間，委任子弟們去審理，對我的你的決不偏袒，如此盟誓，看事情的是非曲直審理，若能將國政清明的治理，不好嗎？人若是快樂無事的生活時會作惡嗎？人民之上尙有主人，尙有天呀！難道不怕天嗎？」說起昂阿的罪過：「他將我的使者，捆綁了送與我的敵人葉赫殺了，若是和你昂阿有仇，你可以殺，若是捆綁了送於我的敵人殺，豈不是可恥嗎？再者前去你們科爾沁的使者，經常不斷的被攔截殺了，若是按照法例，殺了抵罪，將拿去的財物如數償還，若如此就無罪了，也確是道理呀！而昂阿常常的殺的殺了，取的取了。如此爲何不停止呢？這就是我與昂阿的仇恨。再者尙圖的父親鍾嫩，將我居住在烏爾古代哈達的村莊襲擊，將我的衣物給了別人，其後還給我衣物時，又將先前聘禮之上多要聘禮。而且又把女兒的私房强行不給，那樣逞强說。等我們惱怒息了以後，鍾嫩說：『完全是我們不對，說給的私房要給的』用奸計誆我的使者又拿回去。反將我的使者乘的馬及拿去的財物都被留取了，將使者空身驅逐回來。更將第二次去的使者，也被拿捕。又一次把前去的使者，在名叫遙牙的地方攔截。甚而將使者穿的衣服及拿去的牲畜都被留取了，光着身體被逐回。更於巴克地方攔截我的使者，竟將人都殺了而將牲畜截去。這樣果眞是尙圖無罪嗎？還是鍾嫩犯的罪呢！人的罪於六月暑天會爛嗎？於十二月的冬天會凍嗎？尙圖父親犯的罪又由誰來抵償呢？常說：人犯的罪是不會滅的。更而胡必爾圖亦同樣的殺了我的使者，將使者的財物都留取了，因爲這樣，若是把尙圖與胡必爾圖的國人財物一同得到後，不要把他二人殺了」，這樣派遣衆兵前往征伐時，對爲首的衆貝勒們說：「不要濫殺無罪的國人。」遂派了蒙古兵一千，珠申兵五百前去，將獲得的國人，查察了三日，有罪者都殺了。

我們滿洲、科爾沁兩國，同恨察哈爾、喀爾喀之欺壓，爲了我們兩國共同善處，對天盟誓說：「若我滿洲不與科爾沁商議聽從察哈爾、喀爾喀之謊言，收受他們的好財物，而與察哈爾、喀爾喀和好，天必罪我滿洲，使我暴骨流血而先死。科爾沁若不與滿洲商議，聽從察哈爾、喀爾喀之謊言，收受他們的好財物，而與察哈爾、喀爾喀和好，天必罪科爾沁，使你暴骨流血而先死。若固守兩國對天所盟誓言，誠正而生活，則天必嘉許，壽歲綿長子孫世代萬年共享太平安樂」。

* 括號內的滿文，原被墨塗去，經我們補出者。
* 按各字號老檔，也有部分檔角殘損缺字的情形，我們係據列字號原檔所補。
* 新滿文的 niohušun 裸體，老滿文作 nihesiun。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五十四（天命八年六月）原文：

han i bithe, ninggun biyai juwan juwe de amba beile de wasimbuha, fu jeo
汗的書 六 月的 十 二 於 大 貝勒 於 下了 復 州

i ba i usin i jeku be, musei coohai niyalma morin uleburahū, balai
的 地方 的 田 的 穀 把 我們的 兵的 人 馬 恐喂 胡亂

fehuterahū, monggo cooha be unege de afabu, usin i jeku be fehuterahū,
恐踐踏 蒙 兵 把 兀訥格 於 交付 田 的 穀 把 恐踐踏

morin uleburahū, olji araha niyalma be, boigon araha niyalma be, tariha usin
馬 恐喂 俘虜 做了 者 把 戶 做 者 把 耕種 田

be, gemu niru tome gese dendefi bu, ini tehe gašan ini boode musei
把 皆 牛彔 每一 相同 分配 與 他的 居住 村莊 他的 於家 我們的

coohai niyalma emgi tefi, ini fe jeku, jai ice tariha fulu jeku be, jugūn
兵的 人 一塊 居住 他的 舊 穀 又 新 耕種 多餘 穀 把 路

de gajire bele niohukini, beise be ere biyai orin de halame genembi, orin
於 拿來 米 要舂 貝勒們 把 本 月的 二十 於 更換 去 二十

sunja de isinambi, coohai niyalma be halame nadan biyai juwan de genembi,
五 於 到了 兵的 人 把 更換 七 月的 十 於 去了

tofohon de isinambi, tere halame genere cooha isinaha manggi, meni meni
十五 於 到了 那 更換 去 兵 到了 以後 各自 各自

nirude goiha gašan usin i jeku be, saikan getuken i afabufi, daliha boigon olji
於牛彔 輪着 村莊 田 的 穀 把 好好的 明白 的 交付了 趕回 戶 俘虜

be, gemu suwe(原檔殘缺)* daliha boigon i uljiyan ci wesihun, morin ihan ci
把　皆　你們　　趕回　戶的　猪　自　以上　馬　牛　自

fusihūn, gemu siden de sindafi, bayan niyalmai boigon be tofohon angga de
以下　皆　公平　於　放置　富　者的　戶　把　十五　口　於

juwe morin, juwe ihan, juwe eihen bu, yadara boigon de juwan angga de emu
二　馬　二　牛　二　騾　與　貧　戶　於　十　口　於　一

ihan, emu eihen bu, yadara niyalmai juwan haha de emu morin bu, ulgiyan
牛　一　騾　與　貧　者的　十　男　於　一　馬　與　猪

be, genehe ambasa tuwame boigon i niyalma de elheken i bu, ume wara seme
把　去的　大臣們　視　戶　的　人　於　從容　的與　不要　殺　如此

hendu,,
說

盈字號原檔第十八號至十九號原文：（見附圖一一一～一一二）

han i bithe ninggun biyai juwan juwe de amba beile de wasimbuha, fujoi
汗　的　書　六　月的　十　二　於　大　貝勒　於　下了　復州的

bai uain i jeku be musei coohai niyalma morin uleburahū, balai fehuterahū,
地的　田　的　穀　把　我們的　兵的　人　馬　恐喂　胡亂　恐踐踏

monggo cooha be unege de afabu usin i jekube fehuterahū, morin uleburahū,
蒙古　兵　把　兀訥格　於　交付　田　的　把穀　恐踐踏　馬　恐喂

olji araha niyalma be, boigon araha niyalma be, tariha usin be gemu niru
俘虜　做了　者　把　戶　做　者　把　耕種　田　把　皆　牛彔

toome gese dendebi buu, ini tehe gasan, ini boode musei coohai niyalma
每一　相同　分配　與　他的　居住　村莊　他的　於家　我們的　兵的　人

emgi tebi ini fe jeku, jai ice tariha fulu jeku be jugūn de gajire bele
一塊　居住　他的　舊　穀　又　新　耕種　多餘　穀　把　路　於　拿來　米

niohukini, beise be ere biyai orin de halame genembi, orin sunjade isinambi,
要舂　貝勒們　把　本　月的　二十　於　更換　去　二十　於五　到了

coohai niyalma be halame, nadan biyai juwan de genembi, tofohon de
兵的　人　把　更換　七　月的　十　於　去　十五　於

isinambi, tere halame genere cooha isinaha manggi meni meni nirude goiha
到了　那　更換　去　兵　到了　以後　各自　各自　於牛彔　輪着

gasan usin i jekube saikan getuken i afabubi daliha boigon, olji be gemu
村莊 田 的 把穀 好好 明白 的 交付了 趕回 人戶 俘虜 把 皆
suwe (gajire jugūn iacabuha boigon)* daliha boigon i ulgiyanci uwesihun,
你們 拿來 路上 分散的 人戶 趕回 人戶 的 猪自 以上
morin ihanci fusihūn gemu siden de sindabi, bayan niyalmai boigon be tofohon
馬 牛自 以下 皆 公衆 於 放置 富 者的 戶 把 十五
angga de juwe morin, juwe ihan, juwe eihen buu, yadara boigon de juwan
口 於 二 馬 二 牛 二 騾 與 貧 戶 於 十
angga de emu ihan, emu eihen buu, yadara niyalmai juwan haha de emu
口 於 一 牛 一 騾 與 貧 者的 十 男 於 一
morin buu, ulgiyan be genehe ambasa tuwame boigon i niyalmade elheken
馬 與 猪 把 去的 大臣們 視 戶 的 人於 從容
buu, ume wara seme hendu,,
與 不要 殺 如此 說

* 括號裏的滿文，就是乾隆重鈔老檔所缺，但是據盈字原檔所缺的幾個滿文，大半都可看出來是甚麼字，我們將它補出來。

盈字號原檔第十八號至十九號之譯文：

汗於六月十二日（天命八年）下書與大貝勒說：「復州地方田裏的糧食，不要使我們的兵士們喂馬，或是胡亂踐踏。交付與兀納格管理的蒙古兵，也不要使踐踏田裏的糧食，或是喂馬。將編爲俘虜的人，與編爲人戶的人，都使他們耕種田地，把他們平均的分與每一牛彔。與他們居住的村莊，以及他們的家裏，都要與我們的兵士共同居住，把他們剩餘的穀物，及新種植剩餘的穀物，都舂成米拿回來。貝勒們於本月二十日前去替換，於二十五日可到。兵士們於七月初十前往替換，於十五日可到。前往替換的兵士到了以後，要各牛彔將分配與他們的村莊、田地與糧食，好好的明白的交代。將驅回的人戶與俘虜，都由你們帶來。把路上逃散人戶，以及驅回人戶的牲畜，自猪以上馬牛以下都交於公家處理。富有者的人戶，每十五口給馬二匹，牛二隻，騾二匹。貧窮的人戶，每十口給牛一隻，騾一匹。貧人每十男丁給馬一匹。所有的猪，可由去的大臣們視各戶人口從容的分給，不要隨便殺了。」這樣說了。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五十五（天命八年六月）原文

han i bithe, ninggun biyai juwan nadan de amba beile de unggihe, fu jeo de
汗的書　六　月的　十　七　於　大　貝勒於　送了　復　州於

anafu tehe morin i cooha be ebsi g'ai jeo de acabufi tere emu minggan
戍守　居住　馬　的　兵　把往這邊　蓋　州於　使合　那　一　千

cooha de, jakūn gūsade emu fujiyang, emu gūsai emte iogi gaifi tekini, fu
兵　於　八　於旗　一　副將　一　旗的　各一　遊擊　率領　居住罷　復

jeo i yafahan cooha be g'ai jeo i teisu tehe yafahan de neme, yafahan coohai
州的　步　兵　把　蓋　州的對着　居住　步　於令增加　步　兵的

tariha usih be fu jeo i usin i jeku de kamcifi tomsokini, monggo de emu
耕　田　把復　州的田的穀　於　合了　收拾罷　蒙古　於　一

gūsade barang ni jergi emte amban gaifi tekini, jai monggo i uksin etuhe
旗於　巴郎　的級的　各一　大臣　率領　居住罷　再　蒙古　的　甲　披

morin akū niyalma de yaluci ojoro teisungge morin be icihiyame bu, sain
馬　沒有　者　於若乘騎　可以　相稱的　馬　把　料理　給與　好

morin ume bure, arsari weileci ojoro ihan be sonjofi emu minggan gajime
馬　不要　給　普通的若是事情可以　牛　把　選　一　千　拿來

jio, guwangning ci gajiha boigon de bumbi, uksin etuhekū ulha akū monggo
來　廣寧　自拿來　人戶　於　給與　甲　未披　牲畜沒有　蒙古

de duin sunja angga de emu ihan, juwe ilan angga de emu eihen bu, bume
於四　五　口　於一　牛　二　三　口　於一　騍　給　給

funcehe morin losa ihan eihen be niyalma tucibufi adula, tere adulara niyalma
剩餘　馬　騾子　牛　騍　把　人　使出　放牧　那　放牧　者

de olji ci tulgiyen tucibume gaifi, duin niyalma de acan emu hehe bu, jakūn
於俘虜自　以外　使出　取　四　人　於　合　一　女子　給　八

booi geo i adun tuwakiyara niyalma inenggi goidaha suilaha, emu niyalma
家的　騍的牧羣　看守　者　日　久　勞苦　一　人

de emte hehe bu, jai usih weilere aha i gese niyalma be juse hehe ama aja
於各一　女子　給　再　田　耕種　奴隸的一樣　者　把　兒　女　父　母

be faksalarakū sunja tanggū boigon ara, tere boigon i juwan angga de emu
把　不要分散　五　百　戶　作　那　人戶的　十　口　於　一

ihan emu eihen bu, nadan fere de tebunembi, ambasa ulgiyan ambula oci
牛 一 驢 給 納丹 拂勒 於 去居住 諸大 猪 多 若是

jakūn boo juwete tanggū gaisu, komso oci emte tanggū gaisu, buya ulgiyan
八 家各 二 百 取 少 若是 各一 百 取 小 猪

be monggo de ulgiyan uda seme buhe menggun gaime bu, icihiyame funcehe
把 蒙古 於 猪 買 如此 給與 銀子 取 給 處理 剩餘

niyalma, icihiyame funcehe ulgiyan, etuku, buyarame aika jaka be niru
人 處理 剩餘 猪 衣服 零星 一應 物件 把 牛彔

bodome dendefi gajime jio, ubade dasame icihiyaki, monggo de olji ulha
計算 分 取來 來 此處 再 處理罷, 蒙古 於 俘虜 牲畜

adulara niyalma de, fu jeo i fe jeku isirakūci, maise muji be hadufi tuwame
放牧 者 於 復 州的 舊 糧食 若不够 小麥 大麥 把 割 看着

bu, olji ulha adulara niyalma monggoso i nukteme ginjeo i baru ba i sain be
給 俘虜 牲畜 放牧 者 蒙古等 的 遊牧 金州 的方向 處的 好 把

tuwame casi duleme genefi amasi ulebume, jakūn biyade ira hadume jio, fu
看 那邊 過 去 以後 喂 八 於月 黍 割 來 復

jeo de dosinju, jakūn booi baitalarangge ilata (原檔殘缺) ihan tucibume
州 於 進來 八 家的 使用的 各三 牛 使出

gaifi beise i sasa gajime jio, nadan biyai ice de juranu,,
取 貝勒們的一齊 拿來 來 七 月的 初 於 出發去

盈字號原檔第三十三號至三十六號原文(見附圖一一三～一一六)

han i bithe ninggun biyai juwan nadan de amba beilede unggihe, fujode
汗的書 六 月的 十 七 於 大 於貝勒 送了 於復州

anfu tehe morin i cooha be ebsi geijo de acabubi, tere emu minggan cooha
戍守 居住 馬 的 兵 把 往這邊蓋州 於 使合 那 一 千 兵

de, jakūn gūsa de emu fujan, emu gūsai emte iogi gaibi tekini, fujoi yafahan
於 八 旗 於 一 副將 一 旗的 各一 遊擊 率領 要居住復州的 步

coohabe geijoi teisu tehe yafahan de neme, yafahan i coohai tariha usin be
兵把 蓋州 對着 居住 步 於令增加 步 的兵的 耕 田 把

fujoi usin i jeku de kamcibi tomsokini, monggo de emu gūsade barang i
復州的 田的 穀 於 合了 要收拾 蒙古 於 一 旗於 巴郎 的

jergi emte amban gaibi tekini, jai monggoi uksin etuhe morin akū niyalma
級的 各一 大臣 率領 要居住 再 蒙古的 甲 披 馬 沒有 者

de yaluci ojoro teisungge morin be icihiyame buu, sain morin ume bure,
於 若乘騎 可以 相稱的 馬 把 料理 給與 好 馬 不要 給

arsari uileci ojoro ihan be sonjobi emu minggan gajime jio, guwangnin ci
普通的若是事情可以 牛 把 選 一 千 拿來 來 廣寧 自

gajiha boigon de bumbi, uksin etuhekū, ulha akū monggo de duin sunja
拿來 人戶 於 給與 甲 未披 牲畜 沒有 蒙古 於 四 五

angga de emu ihan, juwe ilan angga de emu eihen buu, bume funcehe
口 於 一 牛 二 三 口 於 一 騾 給 給 剩餘

morin loosa ihan eihen be niyalma tucibubi adula, tere adulara niyalma de
馬 騾子 牛 騾 把 人 使出 放牧 那 放牧 者 於

oljici tulgiyen tucibume gaibi duin niyalma de acan emu hehe buu, jakūn
俘虜自 以外 使出 取 四 人 於 合 一 女子 給 八

booi geoi adun tuwakiyara niyalma inenggi goidaha suilaha emu niyalmade
家的 騾的 牧羣 看守 者 日 久 勞苦 一 人於

emte hehe buu, jai usin uilere ahai gese niyalmabe juse hehe ama aja be
各一 女子 給 再 田 耕種 奴隸的一樣 者把 兒 女 父 母 把

faksalarakū sunja tanggū boigon ara, tere boigon i juwan anggade emu ihan
不要分散 五 百 戶 作 那 人戶的 十 口於 一 牛

emu eihen buu, nadan fere de tebunembi, ambasa ulgiyan ambula oci jakūn
一 騾 給 納丹 拂勒 於 使去住 諸大 猪 多 若是 八

boo juwete tanggū gaisu, komso oci emte tanggū gaisu, buya ulgiyan be
家 各二 百 受取 少 若是 各一 百 受取 小 猪 把

monggo de ulgiyan uda seme buhe, menggun gaime buu, icihiyame funcehe
蒙古 於 猪 買 如此 給與 銀子 取 給 處理 剩餘

niyalma, icihiyame funcehe ulgiyan, etuku, buyarame aika jakabe niru bodome
人 處理 剩餘 猪 衣服 零星 一應物件把牛彔 計算

dendebi gajime jio, ubade dasame icihiyaki, monggo de olji ulha adulara
分 取來 來 此處 再 處理罷 蒙古 於 俘虜 牲畜 放牧

niyalma de fujoi fe jeku isirakūci maise muji be hadubi tuwame buu, olji
者 於 復州的 舊 糧食 若不够 小麥 大麥 把 割 看着 給 俘虜
ulha adulara niyalma, monggosoi nukteme ginjoi baru bai sain be tuwame
牲畜 放牧 者 蒙古等的 遊牧 金州的 方向 處的 好 把 看
casi duleme genebi amasi ulebume jakūn biya de ira hadume jio, fujo de
那邊 過 去 以後 喂 八 月 於 黍 割 來 復州 於
dosinju, jakūn booi baitalarangge ilata (morin* sunjata) ihan tucibume gaibi
進來 八 家的 使用的 各三 馬 各五 牛 使出 取
beise i sasa gajime jio, nadan biyai ice de juranu,,
貝勒們 的 一齊 拿來 來 七 月的 初 於 出發去

* 括號內的滿文，原即院藏重鈔老檔所缺，但是盈字號原檔上面可看出上一字 morin 馬字的中間一半，下一字尚可看出 Sunjata 五字的下面一半。

盈字號原檔第三十三號至三十六號之譯文：

於六月十七日(天命八年)與大貝勒送了汗的書說：「命將戍守居住於復州的騎兵，與這邊的蓋州會合。把那一千兵，要由八旗中選一副將，每一旗選一遊擊率領居住。將復州的步兵，往增援蓋州對着居住的步兵。步兵耕種田地的糧食，可與復州田地的糧食合起來收割。蒙古人的各旗，要由巴郎階級的大臣各一人率領居住。再者：蒙古披甲的人若沒有馬乘騎，可把相稱的馬與他們乘騎。但好的馬不要給他們。若是普通的事情，可選牛一千隻拿來，給與自廣寧遷來的人戶。未披甲又沒有牲畜的蒙古人，四五口人可給牛一隻，二三口人可給驢一匹。將給他們剩餘的馬、騍子、牛、驢等牲畜，可以派人趕出去放牧。給那些放牧的人，要從俘虜以外的人中選派，每四人合着給一個女子。替八家看守騍牲牧羣的人，日久辛勞，每一人可給一女子。再者，在田裏從事耕種與奴隸一樣的人，不要使他們的父母兒女分散，每五百戶編爲一處，這些人戶，每十口人給牛一隻，驢一匹。命他們往納丹拂勒地方去居住。若是養的大猪多，八家各受取二百隻，若是養的不多，各受取一百隻。小猪，可交由蒙古人買來給與，取了銀子給他們。處理剩餘的人，剩餘的猪，以及衣服和零星的物件，可以牛彔計算分與他們拿來，到這裏再處理。看守俘虜放牧牲畜的蒙古人，若是復州的舊糧食不够，可監督着收割麥子或大麥給他們。放牧俘獲牲畜的蒙古人們，要命他們過去金州好的地方後放

牧，再往回來喂養。到了八月來收割糜子，可命進入復州。八家各出使用的牲畜，馬各三匹，牛各五隻取了後，由貝勒們一齊拿來，於七月初就要出發了。」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五十五（天命八年六月）原文

kubuhe lamun de dobakū golo, nikata birgan ci casi, salun, silhi, huju,
鑲　藍　於　多巴庫　路　尼喀塔　小河　自　那邊　薩倫　西爾席　胡住

suwayan jidun, 〔原檔殘缺〕 hada, ilan hada, ere emu ubu,
刷延　山脊　　哈達　依蘭　哈達　這　一　分

gulu lamun de, uluri meifen ci molokji i baru uluri ere emu ubu,
正　藍　於　兀魯哩　昧芬　自　莫洛克集　的　方向　兀魯哩　這　一　分

gulu šanggiyan de, tumen i (原檔殘缺) amasi, liyoo gu šan i muke ci julesi,
正　白　於　土門　的　　北方　遼　孤　山　的　水　自　南方

botun i cargi meiren ci ebsi tasha muhaliyan i baru emu ubu,,
包頓　的　那邊　山肩　自　這邊　塔斯哈　穆哈連　的　方向　一　分

盈字號原檔第三十七號至三十八號原文（見附圖一一七、一一八）

kubuhe lamun de dobakū golo nikata birganci casi samun* silhi, huju
鑲　藍　於　多巴庫　路　尼喀塔　自小河　那邊　薩門　西爾席　胡住

suwayan jidun (juru)* hada ilan hada ere emu ubu,
刷延　山脊　雙　峯　三　峯　這　一　分

gulu lamun de uluri meifenci (*)molokji baru uluri ere emu ubu,
正　藍　於　兀魯哩　昧芬自　莫洛克集　方向　兀魯哩　這　一　分

gulu sanggiyan de tumen i (birai)* amasi liogusan mukeci julesi, bootun i
正　白　於　土門　的　河的　北方　遼孤山　水自　南方　包頓　的

cargi meirenci ebsi tasha muhaliyan i baru emu ubu,
那邊　自山肩　這邊　塔斯哈　穆哈連　的　方向　一　分

* 此 juru 一字，係在附圖一一七中第八行最末的一字，從字形殘留部份，尚可看出其上爲一 ju 字或 jo 字，而下一字，僅可看出爲 ro 字或 ru 字之一半，但此句 juru hada 之下文，爲 ilan hada (三峯)，由於此吾人斷其應爲 juru hada (雙峯)。當然亦可能爲一 juwe (二)字。不過從此字下一字的字形中，尚可看出應爲一 ra 字頭之字形，而其下一字母，亦尚可看出爲一完整的圓圈。所以吾人選擇了 juru 一字而補新檔之缺。

* 從附圖一一七第九行最末一字看之，其下似乎尚缺一字。

* 附圖一一七最末一行的最末一字，從其殘留部份看之，尚可看出爲一 bi 字，因此吾人補其爲 birai (河)字。

* 新檔的 Salun. 一地名，原檔作 Samun。

盈字號原檔第三十七號至三十八號之譯文：

鑲藍旗在多巴庫路，自尼喀塔小河那邊，薩門、西爾席、胡住。剛延岡，雙峯，三峯這是一分。

正藍旗在兀魯哩，自昧芬、經莫洛克集向兀魯哩，這是一分。

正白旗在土門河的北方，自遼孤山上水的南方，自包頓的那邊山肩，向這邊至塔斯哈，穆哈連，這是一分。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五十五（天命八年六月）原文：

orin emu de, munggatu de unggihe bithei gisun, julergi jecen i kuwa lan ho
二十 一 於 猛阿突 於 送了 書 說 南 邊境的 誇 欄 河

ba i niyalma, suwende cargi ci giyansi lakcarakū jimbi, jafu bithe be
地方的 人 於你們 那邊 自 奸細 不斷 來 箚付 書 把

ambasa alime gaici, buya niyalma gercileme alanjimbi, tuttu oci suweni beye
大臣們 受 若取 小 者 告發 來報告 那樣若是你們的 身

bucembi, tubade tehei bihede suwende elhe akū, duleke aniya ice jasei
死了 於那裏 居住的 有時 於你們 安 不 去 年 新 境的

tulergi ci jasei dolo guribume icihiyaha, hafasa usin boo jeku be getuken i
外 自 境的 內 移動 料理 官員們 田 家 糧食 把 明白 的

icihiyame buhekū ofi joboho, te suwembe terei gese jobobume guriburakū,
料理 不與 因爲 苦 今 把你們 那 一樣 使苦 不使移動

tere boo tarire usin be gemu doigonde te icihiyafi bumbi, suweni kuwa lan
住 家 耕 田 把 皆 於預先 今 料理 與了 你們的 誇 欄

ho i niyalma be gajifi, jušen i tehe ša ho, cang an, jaling (原檔殘缺) tebumbi,
河的 人 把 拿來 珠申的 居住 沙 河 長 安 札令 使住

juwan tumen inenggi usin bumbi, suwende buhe usin i ejen jušen be amasi
十 萬 日 田 與了 於你們 與 田的 主 珠申 把 北

liyoha bitume jase neime tebume unggimbi, jai dulga be suweni guribuhe
遼河 沿 境 開 使住 送 他的 半 把 你們的 移

ba i boo usin de tebume unggimbi, gurime jidere niyalma suwe am ahūta
處的家田於使住　送了　移　來　者　你們　父　兄們

neneme hūdun jifi, suweni tere boo usin be ejeme gaisu, juse deote booi
先　速　來　你們的　住　家　田　把　記　取　兒子們　弟弟們　家的

niyalma be gaifi, usin i jeku be saikan weileme tomsome gaisu, suweni jeku
人　把　率領　田的穀　把　好好　做事　收拾　取　你們的　糧食

de be darakū, suweni bade teme genere jušen de hūlašame jembio, meni
於我們　不管　你們的　地方上　居住　去　珠申　於　換　吃嗎　各自

meni jeku be juweme jembio, suweni ciha, ya jafu bithe be alime gaifi
各自　糧食　把　運　吃嗎　你們的　隨意　誰　劄付　書　把　受　取

ubašambi seme hebdehe niyalma bici, neneme aššafi han i baru jici, amala
叛　說　商議　者　若有　先　動　汗的地方　若來　回來

gercilehe seme weile akū,,
出首　說　罪　無

盈字號原檔第三十九號至四十一號原文：（見附圖一一九～一二一）

(dutan i bithe)* orin emu de (wasimbuha)* munggatu de unggihe bithei
都堂的書　二十　一　於　下了　猛阿突　於　送　書的

gisun, julergi jecen i (siuyan, cingtai ioi,)* kuwalanho ba i (maguwal sai
話　南　邊境的　秀巖　青台　峪　誇爛河　地方的　馬胯兒　寨

bai)* niyalma suwende cargici jiyansi lakcarakū jimbi, safu* bithe be ambasa
地方的　人　於你們　自那邊　奸細　不斷　來　劄付　書　把　大臣們

alima gaici, buya niyalma gercileme alanjimbi, tuttu oci suweni beye bucembi,
受　若取　小　者　出首　來報告　那樣若是　你們的　身　死了

tubade tehei bihe de suwende elhe akū, duleke aniya ice jasei tulergici jasei
於那裏居住的　有　時　於你們　安　不　去　年　新　境的　自外　境的

dolo guribume icihiyaha hafasa usin boo jekube getuken i icihiyame buhekū
內　移動　料理　官員們　田　家　把糧食　明白　的　處理　不與

obi joboho, te suwembe terei gese jobobume guriburakū tere boo tarire usin
因爲　苦　今　把你們　居住的一樣　使苦　不使移動　住　家　耕　田

be gemu doigon de, te icihiyabi bumbi, (siuyan cingtai ioi bai niyalmabe gajibi,
把　皆　預先　於今　處理　與了　秀巖　青台峪地方的　把人　拿來

lioduni? bai jusen tehe gasan, saho, mugiya bu jaling sai cang an, cangsing,
遼東的地方的珠申 居住 村 沙河 穆家 堡 札令 寨 長 安 長興

hubi i ujing ing, jang i san, sicang ede tebumbi, erei siurdeme...., usin
虎皮 驛 武靖 營 章 義 站 西昌 於此 使居住 此 週圍 田

tumen inenggi cimari usin tucibubi bumbi, maguwal sai ba i niyalma be niojan
萬 日 晨 田 使出 與了 馬胯兒 寨地方的 人 把 牛莊

de tebumbi, duin tumen cimari usin bumbi,)* suweni (cingtai ioi)* kuwalanhoi
於 使住 四 萬 日 田 與了 你們的 青台 峪 誇欄河的

niyalmabe gajibi jusen i tehe saho, cang an, janling sai (gaici yoojo de)*
人 拿來 珠申 的 居住 沙河 長 安 札令 寨 若取 耀州 於

tebumbi, (saniguwai ujing ing, jang isan,)* juwan tumen inenggi (cimari)*
使住 三義拐 武靖 營 章 義站 十 萬 日 晨

uain bumbi, suwende buhe usin i ejen jusen be amasi lioha bitume jase
田 與了 於你們 與 田 的 主 珠申 把 北 遼河 沿 境

neime tebume unggimbi, jai dulga be suweni guribuhe bai boo usin de
開 使住 送了 他的 半 把 你們的 移 處的 家 田 於

tebume unggimbi, gurime jidere niyalma suwe ama ahūta neneme hūdun
使住 送了 移 來 者 你們 父 兄們 先 速

jibi suweni tere boo usin be ejeme gaisu, juse deote booi niyalmabe gaibi
來 你們的 住 家 田 把 記 取 兒子們 弟弟們 家的 把人 率領

usin i jeku be saikan uileme tomsome gaisu, suweni jeku de be darakū,
田 的 穀 把 好好 做事 收拾 取 你們的 糧食 於 我們 不管

suweni bade teme genere jusen de hūlasame jembio, meni meni jeku be
你們的 地方上 住 去 珠申 於 換 吃嗎 各自 各自 糧食 把

juweme jembio, suweni ciha, ya safu bithe be alime gaibi ubasambi seme
運 吃嗎 你們的 隨意 誰 箚付 書 把 受 取 叛 說

hebedehe niyalma bici neneme assabi han i baru jici, amala gercilehe seme
商議 者 若有 先 動 汗 的 地方 若來 回來 出首 說

uile akū,,
罪 無

* 新滿文的 jafu 劄付，老滿文作 safu。

盈字號原檔第三十九號至四十一號之譯文：

都堂於二十一日（天命八年六月）下書與猛阿突說：「南邊邊境的岫巖、青台峪、跨欄河及馬胯兒寨等處的人，從那邊常有奸細不斷的前來你們那裏。若有大臣們接受敵人箚付者，被小人出首告發，就將你們處死。在那裏居住對你們並不安全，去年處理新從境外移入境內的人戶，因爲處理的官員們，未能將田地、房屋、糧食等明白的辦理給你們，使你們很受苦。現今要使你們遷移，決不再叫你們像從前那樣受苦，因爲已預先將你們住的房屋，耕種的田地等，現在都辦好給你們。（將原住在岫巖、青台峪地方的人移來，於遼東地方住有珠申的村莊，如沙河、穆家堡、長嶺站、長安、長興、虎皮驛、武靖營、章義站、西昌等處，使他們居住。在以上等地的週圍，撥出萬晌田地與你們。將原住馬胯兒寨的人，移往牛莊去住，另撥四萬晌的田地與他們。）(註)你們原住（青台峪）跨欄河地方的人，移來珠申居住的沙河、長安、札令寨（自取得的耀州）等處居住。（於三義拐、武靖營、章義站）給他們十萬晌田地耕種。將給你們田地的主人珠申們，送往北邊遼河沿岸去開墾居住。再將他們的一半送往你們原移來的地方使居住。要移來的人，可使你們的父兄迅速先來，將分給你們的房屋，田地接收記清楚。子弟們可率領你們的家人前來，好好的種田好好的收獲。你們的糧食，我們不加干涉。與你們那地方去住的珠申換着吃嗎？或是各自的將糧食運來吃呢？都隨你們的意思。若是有誰接受了敵人的箚付書，相議叛亂時，首先向汗的地方來，以後就是被出首了也無罪。」

註：文中所有括號內的字句，均係原檔中被墨塗去者，經我們詳細校出，補於文中。但從所譯文句中看來，被塗去之文句，似是寫錯者，因爲大多不能與上下文義聯貫。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五十六（天命八年六月）原文：

orin ninggun de, julergi jase bitume anafu tehe soohai dzung bing guwan,
二十　六　於　南　邊境　沿着　戍守　居住　曹海　總　兵　官

turgei dzung bing guwan de, jambulu nirui sabi, tulai nirui šose, jai juwe
圖爾格　總　兵　官　於　占布祿 牛彔的 薩畢　圖賴 牛彔的 碩色　又　二

niyalma, ere duin niyalma be takūrame jafabufi unggihe bithei gisun, sio yan
人　此　四　人　把　派遣　使拿了　送　書的　話　岫　巖

i ba i facabuha niyalmai fe jeku be, balai ume mamgiyara, boigon i niyalma
的地方的　使散　者的　舊糧食 把 胡亂 不要　浪費　戶 的　人

de, olji niyalma de tuwame bufi, nadan biyade akūtala jetere bele niohubu,
於 俘虜 者 於 視 與了 七 於月 未至 吃的 米 使碾

musi ambula arabu, ice tariha jeku be bala i morin uleburahū, boigon, olji be,
麥子 多 使磨 新 耕種 糧食 把 胡亂的 馬 恐喂 戶 俘虜 把

bele jaka dagilame bahai teile jurambu, hehe juse bucerahū, sejen de tebu,
米 物件 備辦 得的 獨自 使起行 女 兒們 恐死 車 於 使生

eihen de yalubu, jaka ambula gaisu se, ubade isinjiha manggi, olji dendere de,
騸 於 乘騎 物件 多 取 說 此處 來到了 以後 俘虜 分 時

ninggun nadan inenggi ombi, moo akū buda aide arafi jembi, fe jeku (原檔殘缺)*
六 七 日 可 木 沒有 飯 何以 做 吃 舊 糧食

盈字號原檔第五十號原文：（見附圖一二二）

orin ninggun de julergi jase bitume anfu tehe soohai sumingguwan turgei
二十 六 於 南 邊境 沿着 戍守 居住 曹海 總兵官 圖爾格

sumingguwan de jambulu nirui sabi, tulai nirui siose, jai juwe niyalma, ere
總兵官 於 占布祿 牛彔的 薩畢 圖賴 牛彔的 頑色 又 二 人 此

duin niyalma be takūrame jafabubi unggihe bithei gisun, sioyan i bai facabuha
四 人 把 派遣 使拿了 送 書的 話 岫巖 的地方的使散

niyalmai fe jeku be balai ume mamgiyara, boigon i niyalma de olji niyalma
者的 舊 糧食 把 胡亂 不要 浪費 戶 的 人 於俘虜 者

de tuwame bubi, nadan biyade akūtala jetere bele niohubu, musi ambula
於 視 與了 七 於月 未至 吃的 米 使碾 麥子 多

arabu, ice tariha jekube balai morin uleburahū, boigon olji be bele jaka
使磨 新 耕種 把糧食 胡亂的 馬 恐喂 戶 俘虜 把 米 物件

dagilame bahai teile jurambu, hehe juse bucerahū sejen de tebu eihen de
備辦 得的 獨自 使起行 女 兒們 恐死 車 於 使坐 騸 於

yalubu, jaka ambula gaisu se, ubade isinjiha manggi olji dendere de ninggun
乘騎 物件 多 取 說 此處 來到了 以後 俘虜 分 時 六

nadan inenggi ombi, moo akū buda aide arabi jembi, fe jeku (bume funcehe
七 日 可 木 沒有 飯 何以 做 吃 舊 糧食 與了 有餘

de saikan....* i asara,)**
時 好好 的 收藏

* 此處尚缺一字無法補入。

** 括號內的滿文就是重鈔老檔所缺，部分滿文尚可看出，均經我們補入。

盈字號原檔第五十號之譯文：

二十六日(天命八年六月)派遣了占布祿牛彔的薩畢，圖賴牛彔的碩色，和其他二人，共計四人持書送與戍守南方沿邊居住的總兵官曹海，及總兵官圖爾格等的話：「幽處地方逃散者舊存的糧食，不要胡亂的浪費。可視情形給現有的人戶及俘虜們。七月底以前，要將吃的米碾好，使多磨麵粉。新種的糧食不要胡亂喂馬，使拿到備辦米物的人戶及俘虜即刻起行。婦孺們免於途中死亡，可使坐車或騎騾，叫他們可多拿取物品。到此處以後，分俘虜六七日就可分完。沒有木柴怎麼做飯吃？舊有的糧食與他們後若有剩餘，要好好的保存起來。」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五十七(天命八年七月)原文：

han hendume, urut i beise, ini monggo gurun i han be ehe, muse be sain
汗 說 兀魯特的貝勒們他的 蒙古 國 的 汗 把 惡 我們 把 善

seme baime jihe, tuttu baime jihe beise be ai ai weile oci, musei jakūn beise
說 求 來 那樣 求 來 貝勒們把 各樣 罪 若是我們的 八 貝勒們

beyei emu adali obu, aika bucere weile oci, ume bucebure, ini bade unggi,
自己的 一 樣 做爲 任何 死 罪 若是 不 使死 他的地方 送

jihe beise suwe ubade niyaman jafafi fulehe oki seme, meni juse be gaiha
來 貝勒們 你等 此處 親戚 結納 根 要做 說 我們的 女兒 把 娶

niyalma, meni juse de ume olhoro, suwembe goro baci baime jihe jilakan
者 我們的 女兒們 於 不要 畏懼 把你們 遠 自處 求 來 可憐

seme gosime, juse be suwende buhebi dere, suwembe juse de salibuhabio,
因爲 疼愛 女兒們 把 於你們 給了 啊 把你們 女兒們 於 使專主嗎？

suweni monggo cahar, kalka i beise i juse be sain gucu de ambasa de bufi,
你們的 蒙古 察哈爾 喀爾喀 的貝勒們的 女兒們 把 好 朋友 於 大人們 於 給了

eigen be jobobure, gurun be suilabure be, be inu donjifi meni juse terei
夫 把 使苦 國人 把 使勞 把我們 也 聞 我們的 女兒們 那

adali eigen be jobobure gasabure oci, suwe loho (原檔殘缺)* wara, ehe oci
樣 夫 把 使苦 使怨恨 若是 你們 腰刀 殺 惡 若是

mende ala, wara ba oci waki, wara ba waka oci, imbe hokobufi gūwa juse
於我們 告 殺 處若是請殺 殺 處 非 若是 把他 使離婚 別的女兒們

be geli bure, jusei ehe be mende alarakūci suwe ehe, suwe alafi meni
把 再 給與 女兒們的 惡 把 於我們 若不告 你們 惡 你們 告了 我們的

juse be harime ehe be hendurakūci be ehe, jai suweni aika joboro suilara
女兒們 把 偏護 惡 把 若不說 我們 惡 再 你們的 何 苦 勞

ba bici, ume gidara, mende ala,,
處 若有 不要 隱忍 於我們 告

han hendume, babai efu i sargan gege fasire jakade, babai efu i eme gasame
汗 說 巴拜 額駙的 妻子 格格 上吊 因爲 巴拜 額駙的 母 怨恨

hendume, donggo efu i jui de buhe gege fasime bucehe seme, karu donggo
說 董鄂 額駙的兒子於 給與 格格 上吊 死了 因爲 報 董鄂

efu i jui be waha, muse be terei gese ohode ainara seme gisurehe sere,
額駙的兒子 把 殺了 我們 把 那 樣 若是時 怎麼 如此 話 說了

suwembe tere be jergileci ombio, mimbe ya waki sehekū, mini emu mafa
把你們 那 把 若同樣 可以嗎？ 把我 何人 要殺 不說 我的 同 祖

de banjiha ninggun beise i juse omosi inu mimbe waki seme ududu jergi
於 生 六 貝勒們的 子 孫們 也 把我 要殺 如此 許多 次

kicefi mutehekū, tereci ba bai jušen gurun, nikan gurun ya mimbe waki
用功夫 不成 自那 處處的 珠申 國人 尼堪 國人 誰 把我 要殺

sehekū, tuttu waki seme dailandufi etehekū mohofi dahaha, ceni ehe be
不說 那樣 要殺 如此 相戰爭 不勝 力竭 投降 他們的 惡 把

gūnime gemu waci, bi emhun banjimbio seme ehe be gūnirakū, jui bure
想 皆 若殺 我 獨自 生嗎 如此 惡 把 不念 兒子 給與

amban obure, ujici nenehe ehe be toodame baili tusa isiburakū, geli ehe
大臣 使作 若養 先 惡 把 償還 恩情 益 不至 更 惡

mujilen jafafi mimbe gasabume banjire (原檔殘缺)* waka, donggo efu de mini
心 執 把我 使怨 生 非 董鄂 額駙於 我的

amba sargan jui be bufi hojihon obuha, ini juwe jui de, geli mini juwe omolo
長 女 兒 把給了 妥壻 使作 他的 二 子 於 更 我的 二 孫

sargan jui be buhe, jui be jobobume eigen bisire emu hocikon sain hehe be,
女　兒 把 給了 女兒把　苦　　夫　有　一　美　好　女　把

eigen ci faksalafi ini jui de guweleku buhebi, jai geli dahabume gamaha
夫　從　分離 他的子 於　妾　給有 再　更　使隨從　拿去

juwe sargan jui be eigen buhekū, miyamifi ini jui de buhebi, tuttu ilan sain
二　女　子 把 夫　不與　飾　他的子 於 給有　那樣 三 好

hehe be miyamifi bufi, mini omolo be hihalarakū jobobume ojoro jakade, jui
女 把　飾　與了 我的　孫 把 不希罕　使苦　爲　時　子

joboro be ini eshete ahūta de alahabi, alaha gisun be beise minde wesimbuhekū,
苦　把他的叔父等 兄等 於 報告了 報告　話　把貝勒們 於我　不上

ceni cisui tafulafi unggihebi, tuttu alaha seme ini eigen sargan i baru
他們的私自　勸了　送　那樣 報告 如斯 他的　夫　妻　的　向

becunume feshešeme wahabi, tuttu wafi ce fasime bucehebi seme alanjiha
口角打架　踢　殺了　那樣 殺 他們 上吊　死了　如此　來報告

bihe, geren genefi duileme tuwaci, f sime bucehengge waka, ce wafi faksidame
有　衆人　去　審理　若見　上吊　死的　非 他們殺　用巧計

fasibuhabi, weile i turgun tere inu, suweni banjiki seme baime jihe beise be,
使上吊了　罪　的 緣故　那　是　你們的　要生　因爲　求　來 貝勒們把

wanume dailafi eterakū dahaha niyalma be gemu emu adali gūnici, mimbe
共殺　戰爭　不勝　投降　者　把 皆　同　樣　若念　把我

genggiyen serengge ai, ya be, suweni beyebe tesei jergileme ainu gūnimbi,
明　　說的 甚麼 誰 以 你們的 把身體 他們的 相等　爲何　念

den alin i ninggu, gorokici sabumbi, sain niyalma gebu enggici donjimbi,
高 山 的 上　要自遠　使看　好　人　名　背地裏　聞

kalka i beise mimbe sain seme donjifi buyeme sebjeleme jihe, tuttu buyeme
喀爾喀 的 貝勒們 把我 好 因爲 聞　願　樂　來 那樣　願

sebjeleme jihe beise be ujire be, mini beye te toktobume hendufi amaga juse
樂　來 貝勒們把 養 把 我的 身體 今　定　說了　後　子

omosi jalan halame sain ujikini seme hendure gisun ere inu, suwembe ujime
孫們　世　代　善　要養 如此 說了　話　此 是　把你們　養

elere unde kai, (babai monggo gugun i beile, han i hojihon, donggo, golo i
足 尙未 啊 巴拜 蒙古 國 的 貝勒 汗 的 女壻 董鄂 地方 的

gebu, efu sehengge, han i jušen gurun be dahabuha fonde, ini amba sargan
名 額駙 稱謂 汗 的 珠申 國 把 投降 時 他的 長 女

jui be bufi tuttu efu sehe, gebu hohori,,)
兒 把 與了 那樣 額駙 叫做 名 活活哩

盆字號原檔第七十二號至七十五號原文：（見附圖一二三～一二六）

han hendume, urutoi beise, ini monggo gurun i han be ehe, muse be sain
汗 說 兀魯特的貝勒們 他的 蒙古 國 的 汗 把 惡 我們 把 善

seme baime jihe, tuttu baime jihe beise be ai ai uile oci, musei jakūn beise
說 求 來 那樣 求 來 貝勒們 把 各樣 罪 若是 我們的 八 貝勒們

beyei emu adali obu, aika bucere uile oci ume bucebure, ini bade unggi,
自己的 同 樣 做爲 任何 死 罪 若是 不 使死 他的地方 送.

jihe beise suwe ubade niyaman jafabi fulehe oki seme meni juse be gaiha
來 貝勒們 你等 此處 親戚 結納 根 要做 說 我們的 女兒們 把 娶

niyalma meni juse de ume olhoro, suwembe goro baci baime jihe jilakan
者 我們的 女兒們 於 不要 畏懼 把你們 遠 自處 求 來 可憐

seme gosime jusebe suwende buhe bidere, suwembe jusede salibuhabio,
因爲 疼愛 把女兒們 於你們 給了 有啊 把你們 於女兒們 使專主嗎？

suweni monggoi cahar kalkai beisei jusebe sain gucude ambasa de bubi
你們的 蒙古的 察哈爾 喀爾喀貝勒們的把女兒們 好 於朋友 大人們 於 給了

eigen be jobobure gurun be suilabure be, be inu donjibi meni juse terei adali
夫 把 使苦 國人 把 使勞 把我們 也 聞 我們的女兒們 那 樣

eigen be jobobure gasabure oci suwe loho (約缺五個字)* ume wara, ehe oci
夫 把 使苦 使怨恨 若是 你們 腰刀 (詳後小註) 不要 殺 惡 若是

mende ala, wara be oci waki, wara be waka oci imbe hokobubi gūwa jusebe
於我們 告 殺 把 若是 請殺 殺 把 非 若是 把他 使離婚 別的 把女兒們

geli bure, jusei ehe be mende alarakūci suwe ehe, suwe alabi meni jusebe
再 給與女兒們的 惡 把 於我們 若不告 你們 惡 你們 告了 我們的把女兒們

harime ehe be hendurakūci be ehe, jai suweni aika joboro suilara ba bici
偏護 惡 把 若不說 我們 惡 再 你們的 何 苦 勞 處 若有

ume gidara mende ala,,
不要　隱忍　於我們　告

han hendume, babai efui sargan gege fasire jakade, babai efui eme
汗　說　巴拜　額駙的　妻子　格格　上吊　時　巴拜　額駙的　母

gasame hendume, donggo efui jui de buhe gege fasime bucehe seme karu
怨恨　說　董鄂　額駙的兒子於給與　格格　上吊　死了　因爲　報

donggo efui jui be waha, musebe terei gese ohode ainara seme gisurehe
董鄂　額駙的兒子把　殺　把我們　那　樣　若是時　怎麼　如此　話

sere, suwembe tere be jergileci ombio, mimbe ya waki sehekū, mini emu
說了　把你們　那　把　若同樣　可以嗎　把我　何人要殺　不說　我的　同

mafade banjiha ninggun beisei juse omosi inu mimbe waki seme udu udu
於祖　生　六　貝勒們的子　孫們　也　把我　要殺　如此　許　多

jergi kicebi mutehekū, tereci ba bai jusen gurun, nikan gurun ya mimbe
次　用功夫　不成　自那　處處的　珠申　國　尼堪　國　誰　把我

waki sehekū, tuttu waki seme dailandubi etehekū mohobi dahaha, ceni ehe
要殺　不說　那樣　要殺　如此　相戰爭　不勝　力竭　投降　他們的　惡

be gūnime gemu waci bi emhun banjimbio seme ehebe gūnirakū jui bure,
把　想　皆　若殺我　獨自　生嗎？　如此　把惡　不念　兒子給與

amban obure ujici nenehe ehebe toodame baili tusa isiburakū geli ehe mujilen
大臣　使作　若養　先　把惡　償還　恩情　益　不至　更　惡　心

jafabi mimbe gasabume banjire jakade karu waha,* donggo efu de mini
執　把我　使怨　生　因爲　報　殺　董鄂　額駙於　我的

amba sargan jui be bubi hojihon obuha, ini juwe jui de geli mini juwe sargan
長　女　兒把給了女壻　使作他的二　子　於　更　我的　二　女

jui omolo be buhe, jui be jobobume eigen bisire emu kocikon sain hehebe
兒　孫　把給了女兒把　苦　夫　有　一　美　好　女把

eigenci faksalabi ini jui de geoleku* buhebi jai geli dahabume gamaha juwe
從夫　分離了他的子　於　妾　給有　再　更　使隨從　拿去　二

sargan jui be eigen buhekū miyambi ini jui de buhebi, tuttu ilan sain hehe
女　子　把　夫　不與　飾　他的子　於　給有　那樣　三　好　女

be miyamibi bubi mini omolo be hihalarakū jobobume ojoro jakade jui joboro
把 飾 與了 我的 孫 把 不希罕 使苦 爲 時 女兒 苦

be ini eshete ahūta de alahabi, alaha gisun be beise minde uwesimbuhekū,
把 他的叔父等 兄等 於 報告了 報告 話 把貝勒們 於我 不上

ceni cisui tafulabi unggihebi, tuttu alaha seme ini eigen sargan i baru
他們的 私自 勸了 送 那樣 報告 因爲 他的 夫 妻 的 向

becenume fesheseme wahabi, tuttu wabi, ce fasime bucehebi seme alanjiha
口角打架 踢 殺了 那樣 殺 他們 上吊 死了 如此 來報告

bihe, geren genebi duileme tuwaci fasime bucehengge waka, ce wabi
有 衆人 去 審理 若看 上吊 死的 非 他們 殺

faksidame fasibuha bi uilei turgun tere inu, suweni banjiki seme baime jihe
用巧計 使上吊 了 罪的 緣故 那 是 你們的 要生 如此 求 來

beise be, wanume dailabi eterakū dahaha niyalmabe gemu emu adali gūnici
貝勒們 把 共殺 戰爭 不勝 投降 者把 皆 同 樣 若念

mimbe genggiyen serengge ai yabe, suweni beyebe tesei jergileme ainu
把我 明 說的 甚麼 以誰 你們的 把身體 他們的 相等 爲何

gūnimbi, den alin i ninggu gorokici sabumbi, sain niyalmai gebu enggici
念 高 山的 上 要自遠 使看 好 人 名 背地裏

donjimbi, kalkai beise mimbe sain seme donjibi buyeme sebjeleme jihe, tuttu
聞 喀爾喀的貝勒們 把我 好 因爲 聞 願 樂 來 那樣

buyeme sebjeleme jihe beise be ujirebe mini beyete toktobume hendubi amaga
願 樂 來 貝勒們把 把養 我的 身體今 定 說 後

juse omosi jalan halame sain ujikini seme hendure gisun ere inu, suwembe
子 孫們 世 代 善 要養 如此 說了 話 此 是 把你們

ujime elere unde kai,, (suwende salibuha nikan de jeku menggun obuho
養 足 尙未 啊 於你們 使專主 尼堪 於 穀 銀 使作

mooi aldan gaimbikai tere baicarangge ba na gūrime jabduhekū bi, toktoho
木的 遠 取啊 那 查的 所在地 移去 不及 有 定

manggi bahambikai, ere kemuni bici ujimbi serengge ai jabe,,)*
以後 得啊 此 限度的 若有 養 說好 何 把易

(erebe dubede arambi., babai monggo gurun i beile han i hojihon donggo
把此段 於末尾 寫 巴拜 蒙古 國 的貝勒 汗的 女壻 董鄂

goloi gebu efu sehengge han i jusen gurun be dahabuha fonde ini amba
地方的 名 額駙 稱謂 汗的 珠申 國 把 投降 時 他的 長

sargan jui be bubi tuttu efu sehe gebu hohoro,)**
女 兒 把 與了 故而額駙的叫做 名 活活哩

* 此處原檔約缺五字，惟最後一字爲 ume 尙可辨認，根據日本東洋文庫所譯「滿文老檔」第三册所註，此處猜補爲 ume 一字，但事實上，尙缺約四、五個字，所以未親原檔性態臆測，似並不確實。此即原檔之可貴處。據滿文本清太祖實錄戰圖卷七，此處所缺之文，或應爲 beri jafabi gabtame sacime, 等字。

* 此處新滿文鈔作 waka 是非之非，但是根據原檔文義，此字應爲一 waha 殺人之殺。

* 新滿文的妾字 guweleku，老滿文作 geoleku.

* 括號內的滿文，原係用墨塗去者，我們將它譯寫出來，以存其眞。

** 此段小註，原是寫在此段的前面者，可是註前有「把此段寫在段末」之語，所以我們將它移至段末。

盈字號原檔第七十二號至七十五號之譯文：

汗說：「兀魯特的貝勒們，厭惡他們自己的蒙古國汗，而說我們好要求前來，這些求來的貝勒們，若是犯了各樣的罪，與我們八貝勒自身一樣看待。若犯任何死罪，均赦其死罪，送他們回原住的地方去。前來的貝勒們，若要於此處結親生根，而娶了我們女兒的人，不要畏懼我們的女兒，因爲我憐惜你們遠道來服，所以纔將我的女兒們給你們。給你們的女兒們，並不是叫她們管束你們的。聽說：你們蒙古的察哈爾，喀爾喀的貝勒們，常把你們的女兒給你們的好朋友和大臣們，使她們困擾丈夫，虐苦國人。如果我們的女兒也是那樣的困擾丈夫而生怨恨，你們不要用刀殺害或用箭射殺，若是作惡，你們來報告我，若是應該殺的罪即殺，若是不該殺的罪，使她們和你們離婚，再將別的女兒給你們。若是給你們的女兒作了惡事而你們不向我報告，那是你們不對。若是你們報告了，我把我們的女兒袒護而不說她們不對，那是我的不對。再者，你們若有任何困擾勞苦之處，不要隱忍，向我來報告。」

汗說：「巴拜額駙的妻子格格上吊時，巴拜額駙的母親抱怨着說：『給董鄂額駙兒子爲妻的格格上吊死了。因爲報復，殺死了董鄂額駙的兒子。要是將我們也那樣，怎麼辦呢？』若把你們也照那樣可以嗎？何人不說要殺我，就是我們同祖父生的六貝勒們的子孫們，也說要殺我。甚而許多次要殺我都沒有成功。從那時，到處的珠申國、明國的人，誰不說要殺我。因爲他們都要殺我，所以纔互相戰爭。他們不能戰勝我，力竭而投降。若是念及他們要殺我之仇恨，豈不都應該把他們殺了嗎？難道殺了他們叫我獨

自生存嗎？因此不念他們的罪惡，毫將我的女兒給他們，使他們作了大臣加以恩養。原希望他們能够補過而報恩，因爲他們又存壞心，對我而生怨恨，所以設殺了他們以爲報復。將我的長女兒給了董鄂額駙爲妻，使他做了我的女壻。進而又將我的兩個孫女兒給了他的兩個兒子爲妻。然而他却虐待我的孫女，他將另外一個已有丈夫的美麗女子，使與丈夫分離，給他的兒子做了妾。更而又將隨從去的兩個女子，不給她們的丈夫，打扮了給了他的兒子。將這樣三個女子，都打扮了給他的兒子，而將我的孫女兒嫌棄。這樣困擾我的孫女兒時，我的孫女們曾將他們困擾他們兒子們的情形，告訴了她的叔父、兄長們。貝勒們並沒有將這種情形向我報告，經他們私下裏勸諭了就送她們回去。她們的丈夫聞知她們曾經那樣來報告，即將他們的妻子毆打足踢而死。就這樣打死了，反來報說是她們上吊死了。經衆人前往審看，並非上吊而死，是他們打死後，用巧計做作上吊而死。這就是他們致罪的緣由。我若是將你們爲了生存而求來服的貝勒們，以戰爭不勝而投降的人同樣看待，何以別人稱我爲明汗？怎麼會把你們與他們同樣看待？要從高的山上纔能看得遠，人的善名是要別人背地裏稱讚的。喀爾喀的貝勒們，因爲聽聞我好，所以纔樂於來投，把那樣自願樂於來投的貝勒們收養。我親自說的：後世的子孫們，要世代的善於收養。這是我說的話。我尚未能够使你們滿足的養活啊！（給你們所管的漢人們，應出的糧食、銀子、草料、馬匹等差賦，已經收取了吧？因爲要移動地方，沒有來的及，等安定以後可以收到的。就這樣的養活你們，又談何容易！）」

（把此段小註寫在段末）（巴拜，蒙古國的貝勒，汗的女壻。董鄂地方名；稱謂額駙者，來投汗的珠申國時，汗將自己的長女給他爲妻，因此稱謂額駙，賜名活活哩。）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五十七（天命八年七月）原文：

ineku tere inenggi, fu jeo de baha olhū* ulin be, enculeme ainu dendehe
同 那 日 復 州 於 獲得 財 把 擅自 爲何 分了

seme weile arafi, abtai nakcu, donggo efu, unege baksi de buhe orita etuku,
罪 定了 阿布太 納喀出 董鄂 額駙 兀訥格 巴克什於 與了 各二十 衣服

susaita yan i weile gaiha, yeodehe, yegude, moobari de juwanta etuku, orin
各五十 兩 的 罪 取 約德赫 葉古德 毛巴哩 於 各十 衣服 二十

sunja yan i weile gaiha, joriktu ecike, asan, tobohoi ecike, burgi age, dajuhū
五　兩 的 罪　取 卓禮克圖額齊客 阿山　脫博輝 額齊客布爾濟阿哥 達朱屬

de tofohoto etuku, gūsita yan i weile gaiha, ilden, baise, loosa, babutai age,
於 各十五　衣服 各三十 兩 的 罪　取　依勒登 拜色　勞薩　巴布泰 阿哥

boitohoi, yungšun, andarhan, tuntai, keri, yehe i subahai, tainju, (原檔殘缺)
保託輝　楊孫　安達爾漢　屯泰　客哩 葉赫 的 舒巴海　塔隱住

moohai, yarna, (原檔殘缺) orita yan i weile gaiha, uici, ulai yangšan, tuhei
毛海　雅爾納　　各二十 兩 的 罪　取　維齊 兀拉的　楊善　突赫依

gedurbei, kanangga, hamgū, haningga, santan, begei, gabula, cohoro, untai,
格都爾背　喀爾阿　罕固　哈寧阿　山坦　白格　噶布拉　綽和羅　溫泰

fanduri, gaha, baindai, šose, haksaha, sihan ede sunjata etuku, tofohoto yan
范都哩　噶哈　巴因代　碩色　哈克薩哈　希漢 於此　各五　衣服　各十五　兩

i weile gaiha,,
的 罪　取

盈字號原檔第八十一號至八十二號原文：（見附圖一二七、一二八）

ineku tere inenggi fujo de baha olho* ulin be enculeme ainu dendehe seme
同　那　日　　復州 於 獲得 牲畜 財物 把　擅自　爲何　分了　因此

uile arabi abtai nakcu, donggo efu, unege baksi de buhe orita etuku susai
罪 定了 阿布太納喀出，董鄂　額駙，兀訥格巴克什 於　與了 各二十 衣服 五十

ta yan i uile gaiha, yeodehe yegude moobari de juwanta etuku, orin sunja
各 兩 的 罪　取　約德赫 葉古德 毛巴哩 於　各十　衣服　二十　五

yan i uile gaiha, joriktu ecike, asan, tobohoi ecike, burgi age, dajuhū de
兩 的 罪　取　卓禮克圖 額齊客 阿山　脫博輝 額齊客布爾濟阿哥 達朱屬 於

tofohoto etuku gūsita yan i uile gaiha, ilden baisan loosa, babutai age, boitohoi
各十五　衣服 各三十　兩 的 罪　取　依勤登 拜山　勞薩　巴布泰 阿哥 保託輝

yungsiun, andarhan, tuntai, keri, yehei subahai, tainju (langse)* moohai,
楊孫　安達爾漢　屯泰　客哩 葉赫 的 舒巴海　塔隱住　朗色　毛海

yarna, (bangsu karkaji, unahalai,.....)* orita yan uile gaiha, uici ulai
雅爾納　幫書　喀爾喀濟 兀納哈來　　各二十　兩　罪　取　維齊 兀拉的

yangsan tuhei gendurbei, kanangga hamgū haningga santan begei gabula
楊善　突赫依 根都爾背　喀爾阿　罕固　哈寧阿　山坦　白格　噶布拉

cohoro untai fanduri gaha baindai siose haksaha sihan ede sunja ta etuku
綽和羅 溫泰 范都哩 噶哈 巴因代 碩色 哈克薩哈 希漢 於此 五 各 衣服

tofohoto yan i uile gaiha,,
各十五 兩 的 罪 取

註：括號內的人名，係據盈字原檔（附圖一二七）殘留字蹟所補者。

* 此滿文的 olho 一字，張玉金氏斷爲蒙文，我們認爲應是牲畜的 ulha 之誤字，請參閱本文第一節。

盈字號原檔第八十一號至八十二號之譯文：

同日（天命八年七月初八日）爲何擅自將復州所獲得的（牲畜）財物分了。因此定了罪，將阿布太、納喀出、董鄂額駙、兀訥格巴克什等，各將給他們的衣服二十件收回，並各罰銀五十兩。約德赫、葉古德、毛巴哩等，各將給他們的衣服二十五件收回，並各罰銀二十五兩。卓禮克圖額齊客、阿山、殷博輝額齊客、布爾濟阿哥、達朱扈等，各將給他們的衣服十五件收回，並各罰銀三十兩。依勒登、拜山、勞薩、巴布泰阿哥、保託輝、楊孫、安達爾漢、屯泰、客哩、葉赫的舒巴海、塔隱住、（朗色）(註)、毛海、雅爾納、(幫書、喀爾喀濟、兀納哈來、……等)(註)各罰銀二十兩。維齊、兀拉的楊善、突赫依、根都爾背、喀襲阿、罕固、哈寧阿、山坦、白格、噶布拉、綽和羅、溫泰、范都哩、噶哈、巴因代、碩色、哈克薩哈、希漢等，各將給他們的衣服五件取回，並各罰銀十五兩。

註：盈字原檔第八十一頁第十行最後一字 langse 一名尚可看出一大半。

註：同頁最後一行其下所缺之文，或應爲 ede juwan ta etuku；即各取回衣服十件。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五十七（天命八年七月）原文：

dajuhū gaiha yung ning giyan pu i teisu emu tanggu (原檔殘缺) dobori dosifi
達朱扈 取 永 寧 監 堡的 向 一 百 夜晚 進入

amasi genehe,,
後 去

盈字號原檔第七十七號原文：（見附圖一二九）

dajuhū gaiha yung ning jiyan fui teisu emu tanggu (isime) dobori dosibi
達朱扈 取 永 寧 監 堡的 向 一 百 將及 夜晚 進入

amasi genehe,(註)
後 去

盈字號原檔第七十七號之譯文

達朱屋取了的永寧監堡的對面，將及一百於夜晚進入同去。(註)

註：此段似非全文，根據原檔（附圖一二九）在此段之末，亦尚可看出有缺文的痕蹟，而新檔反而未註「原檔殘缺」。但是新檔此段所註的「原檔殘缺」處，尚可看出爲一 isime (及)，却被註以「原檔缺殘」。

註：按日本東洋文庫譯本「滿文老檔」將此段中的一百數詞後面，加譯爲「一百艘」，蓋爲一百隻船，因爲此段原檔下有殘缺，僅從文中無法看出所稱一百，究係指人，抑係指船而言。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五十八（天命八年七月）原文：

jarut weijeng beile i jui sangtu taiji, dehi haha, ninju (原檔殘缺) duin hehe,
札魯特 衛徵　貝勒的兒子 尙圖　台吉 四十　男人　六十　　四　女人

juwe temen gajime ukame jihe,,
二　駱駝　領了　逃　來

盈字號原檔第八十六號原文（見附圖一三〇）：

jarut uijeng beilei jui sangtu taiji dehi haha, ninju (morin)* duin hehe juwe
札魯特 衛徵 貝勒的兒子 尙圖　台吉 四十 男人 六十　馬　四 女人 二

temen gajime ukame jihe, (jimbi seme alanjiha,,)*
駱駝　領了　逃　來　來　因而 前來報告

* 重鈔滿文老檔所殘缺之處，原檔尚可看出爲一m字頭的滿文，所以我們臆補爲 morin 馬字。
* 段末括號內的滿文原係被墨塗去者。

盈字號原檔第八十六號之譯文：

札魯特部衛徵貝勒的兒子尙圖台吉，帶領了四十名男子，六十匹馬，四名女子，二匹駱駝逃，，因而前來報告。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五十八（天命八年七月）原文：

orin ninggun de, bahūn (原檔殘缺) emu morin gajime han de hengkileme
二十　六　於 巴混　　一　馬　領了　汗 於　叩頭

jihe, temen morin be gaihakū amasi bederebuhe,,
來了 駱駝　馬　把 不收　歸　還

盈字號原檔第九十八號原文：（見附圖一三一）

orin ninggunde bahūn (taiji emu temen,) emu morin gajime, han de hengkileme
二十　六於　巴混 台吉 一 駱駝　一　馬　領了　汗 於　叩頭

jihe, temen morin be gaihakū amasi bederebuhe,,
來了 駱駝　馬　把　不收　歸　還

盈字號原檔第九十八號之譯文：

二十六日（天命八年七月）巴混台吉，帶領了一匹駱駝，一匹馬，前來與汗叩頭。駱駝與馬匹均不收，使其領回。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五十九（天命八年九月）原文：

juwan duin de, han geren beise fujisa monggo beise be gaifi, alin bira be
十 四 於 汗 衆 貝勒們夫人等 蒙古 貝勒們 將 率領 山 河 把
abalambi seme dung ging ni hecen ci juraka, juraka inenggi hū pi i hecen
狩獵 因爲 東 京 的 城 從 出發 出發 日 虎皮 驛 城
i juleri juwan ba i dubei amba jugūn i šun dekdere ergi alin i ninggude
的 南 十 里的外的 大 路 的日 出 方向 山的 於上
deduhe, jai cimari jarut gurun de elcin genehe arajai sinjifi medege alame,
住宿 次 晨 札魯特 國 於 使者 去了 阿拉寨來到了 消息 報告
musei bithe be neici beile tuwafi, ere gisun gemu mujangga, cahar kalka
我們的書信 把 內齊 貝勒 看了 此 話 都 實在的 察哈爾 喀爾喀
acaha, korcin muse ilan gurun ere gisun be dabame encu mujilen i banjici,
會合 科爾沁 我們 三 國 這 話 把 越過 異 心 的 若生
tere ehe kai, ai ai gisun oci han i ciha seme hendumbi seme alanjiha, tere
那 惡 啊 各種 話 若是 汗 的意思 如此 說了 因而 前來報告 那
elcin i emgi sangtu i deo sanggūli emu temen emu morin (原檔殘缺)*
使者 的 同 倘圖 的弟弟 桑古利，一 駱駝 一 馬
*(原檔殘缺) sanggarjai nakcu niyakūrafi hengkilefi tebeliyeme acaha, han de
桑噶爾寨 納喀出 跪了 叩頭 抱 見 汗 於
acame wajiha manggi, amba beile, amin beile, manggūltai beile, duici beile
相會 完了 以後 大 貝勒 阿敏 貝勒 莽古爾泰 貝勒 第四 貝勒
de ilhi ilhi tebeliyeme acaha, gajiha sargan jui aldangga niyakūrafi hengkileme
於 以次 抱 見 領來 女 兒 遠處 跪了 叩頭
acaha, tere yamji duin ihan wafi sarilara de, sanggarjai nakcu be han i ici
相見 那 晚 四 牛 殺了 宴席 時 桑噶爾寨 納喀出 把 汗 的右
ergi ashan de hanci tebufi sarilaha,,
邊 側 於 近 使生 宴席了

宙字號原檔第七十九號至八十號又洪字號原檔第一〇八號原文：（見附圖一三二～一三四）

juwan duin de, han geren beise fujisa, monggoi beise be gaibi alin birabe
十　四　於 汗　衆　貝勒們 福晉們 蒙古的 貝勒們 將 率領了 山　河把

abalambi seme dungjing i hecenci juraka, juraka inenggi hūbi i heceni juleri
行獵　因而　東京　的 自城　出發　出發 ㇀日　虎皮驛 城的　南

juwan bai dubei amba jugūn i siyun dekdere ergi alin i ninggude deduhe,
十　里的 外　大　道 的 日　出　方向 山的　上於　住宿

jai cimari jarutoi gurun de elcin genehe, arajai isinjibi medege alame musei
次　晨　札魯特的 國　於 使者　去了　阿拉寨　到來　消息　報告了我們的

bithe be neici beile tuwabi ere gisuu gemu mujangga, cahar kalka acaha,
書　把 內齊 貝勒　看了　這　話　都　實在　察哈爾 喀爾喀　會見

korcin muse ilan gurun ere gisun be dabame encu mujilen i banjici tere
科爾沁 我們　三　國　這　話　把　踰過　別　心　的 若生　那

ehe kai, ai ai gisun oci han i ciha seme hendumbi seme alanjiha, tere elcin i
惡　呀 各樣　話　若是 汗 的任憑 如此　說了　因而 前來報告　那 使者 的

emgi sangtui deo sanggūli emu temen, emu morin (jai ini juwe ahūn i
同　尙圖　弟弟 桑古利　一　駱駝　一　馬　又 他們　二　兄 的

juwe morin be gajime han de hengkileme jihe,
二　馬　把 帶了　汗 於　叩頭　來了

jai saho buci takūraha gisun, niyangniyanggung de jase uileme genehe
又 沙河 堡自　派遣　說　娘娘宮　於 邊境　修築　去

niyalmabe gemu sindabi unggi, usin uilekini, usin uilebure niyalma tucibubi
人把　皆　放置　送了　田　要耕種　田　使耕種　者　使派出

saikan bosiome hūdun uilebu,,
好好　催促　迅速　耕種

degelei age, sioto age jibi hotonte de, niyangniyanggun i fe anfu coohai
德格類 阿哥 碩託 阿哥來了 城住　於　娘娘宮　的 舊 戍守　兵的

dele, emu nirui emte niyalma be emu fujan gaibi jase bitume neigen tebu,
首領　一 牛彔的 各一　人　把　一　副將 率領 邊境　沿　平均 使住

fujan sini beye jasei dulimba de te seme bithe unggihe, jai ere doron i bithe
副將 你的 自己邊境的　中間　於住 如此　書　送了　又 此　印 的 書

arabi, jilgalang age, dodo age be, han be baime jio seme takūraha,,
寫了 濟爾哈朗 阿哥 多鐸 阿哥 把 汗 把 找　來 如此　派遣了

tofohon de simiyan i juleri hunehe birai dalin de deduhe, tere inenggi korcin
十五 於 瀋陽 的 南 渾河 河的 岸上 於 住宿 那 日 科爾沁

i minggan mafai jui sanggarjai nakcu ini sargan jui be benjime, emu morin
的 明安 馬法的兒子 桑噶爾寨 納喀出他的 女 兒 把 送來 一 馬

gajime jihe, han de acarade emgi jihe urutoi ilima beile neneme niyakūrabi
帶領 來了 汗 於 相見時 同 來的兀魯托的依里馬貝勒 先 跪下

hengkilebi han i buhi be tebeliyeme acaha, terei sirame)* sanggarjai nakcu
叩頭 汗的膝下 把 抱見禮 相見 那 接着 桑噶爾寨 納喀出

niyakūrabi hengkilebi tebeliyeme acaha, han de acame wajiha manggi, amba
跪下 叩頭 抱見禮 相見 汗 於 相見 完了 後 大

beile amin beile manggultai beile hong taiji beile de ilhi ilhi tebeliyeme acaha,
貝勒 阿敏 貝勒 莽古爾泰 貝勒 洪 台吉 貝勒 於 依 次 抱見禮 相見

gajiha sargan jui aldangga niyakūrabi hengkileme acaha, tere yamji duin
領來的 女 兒 遠遠 跪下 叩頭 相見 那 晚 四

ihan wabi sarilarade sanggarjai nakcu be han i ici ergi ashan de hanci
牛 殺了 設宴時 桑噶爾寨 納喀出 把 汗 的 右 方 側 於 近

tebubi sarilaha,,
使坐 筵宴

* 括號內的滿文，係經我們詳對所有散頁無年月原檔尚找出補入者。請參閱附圖一三四。

宙字號原檔第七十九號至八十號又洪字號原檔第一〇八號之譯文：

十四日（天命八年九月）汗率領了諸貝勒、桑福晉（夫人）以及蒙古的貝勒們，前往山河行獵。自東京城出發，出發的那天，住宿在虎皮驛城南十里外大路東方的山上。次晨，前去札魯特國的使者阿拉寨回來報告消息說：「內齊貝勒已把我們信看了，『這些話都是實在的，察哈爾和喀爾喀聯合，若是我們科爾沁三國踰越盟言，別生異心，那就是惡者。若有甚麼話，由汗決定好了。』這樣說了。」前來報告；尙圖的弟弟桑古利與使者一同前來，帶來了一匹駱駝，一匹馬。又帶來了他二兄的兩匹馬，與汗叩頭來了。

又自沙河堡派人說：「將在娘娘宮修築邊境的人，都放回來，叫他們種田。選出種田的人，要好好的督促，迅速的種田。」

命「德格類阿哥，碩託阿哥來管城，將舊有戍守娘娘宮的軍隊裏面，每一牛彔各選一人，由一副將率領，使平均的沿着邊境居住。副將自己於邊境中間居住。」如此送了書信。又寫了用印的書信，召濟爾哈朗阿哥，多鐸阿哥等，前來汗處。

十五日，住宿於瀋陽南方渾河岸上。那日科爾沁的明安馬法的兒子桑噶爾寨納喀出，將他的女兒送來，並帶了一匹馬前來與汗相見時，同他一路來的兀魯特的岱里馬貝勒，首先跪下叩頭，抱汗膝行禮相見。接着桑噶爾寨納喀出跪下叩頭，並行抱見禮。相見行禮完畢後，又與大貝勒、阿敏貝勒、莽古爾泰貝勒、洪台吉貝勒等，依次行抱見禮相見。送來的女兒在遠處跪下，與汗叩頭相見。是日夜晚殺了四隻牛設筵時，使桑噶爾寨納喀出坐於汗的右旁近處，設筵相待。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六十一（天命九年正月）原文：

orin sunja de, adahai iogi, hithai daise iogi be, busan dzung bing guwan,
二十　五　於　阿達海 遊擊 希特海 代子 遊擊 把 布善　總　兵　官

dajuhū fujiyang de unggihe, unggihe gisun, niyang niyang gung ni (原檔殘缺)*
達朱扈　副將 於　送了　　送　　話　　娘　娘　宮 的

teisu, duin tanggū cooha be duin bade buksifi, nikan hehe juse, ihan eihen
對着　四　百　兵 把 四 處於 埋伏了　尼堪　女　兒們　牛　騾

gamafi yarkiyame tuwa, yarkiyara de dosici suweni beye balai ume lature,,
拿了　引誘　看　引誘　於若進入 你們的 身體 妄　不要　侵犯

寒字號原檔第九十二號至九十三號原文：（見附圖一三五。一三六）

orin sunja de, adahai iogi, hithai daise iogi be busan sumingguwan, dajuhū
二十　五　於　阿達海 遊擊 希特海 代子 遊擊 把 布善　　總兵官　　達朱扈

fujan de unggihe, unggihe gisun, niyangniyanggung i dogon i teisu, duin
副將 於　送了　　送　　話　　娘娘宮　　的 渡口 的 對着　四

tanggū cooha be duin bade buksibi, nikan hehe juse ihan eihen gamabi
百　兵　把　四　處於　埋伏了　尼堪　女　兒們　牛　騾　拿了

yarkiyame tuwa, yarkiyara de dosici suweni beye balai ume lature,,
引誘　看　引誘　於若進入 你們的 身體 妄　不要　侵犯

寒字號原檔第九十二號至九十三號之譯文：

二十五日（天命九年正月）將阿達海遊擊，希特海代子遊擊，派往布善總兵官達朱屬副將處。帶去的話說：「在娘娘宮渡口的對面，派四百兵分四處埋伏。看見漢人的婦孺牽着牛驢引誘，若走近引誘處時，你們自己不要妄狂的侵犯。」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六十四（天命十年）原文：

juwe biyai ice de, lio wei guwe, gin šeng jin be, mao wen lung de takūraha
二 月的初一於 劉 惟 國 金 興 錦 把 毛 文 龍 於 遣

bithei gisun, sini takūraha giyansi karun jihe niyalma be kemuni jafafi fonjici,
書的 話 你的 派遣 奸細 卡倫 來 者 把 常常 捕捉了 若問

simbe han i takūraha juwe amba hafan be waha, han de weile bahabi seme
把你 皇帝的 派遣 二 大 官員 把 殺 皇帝 於 罪 得了 如此

alambi, jai šanaha i ergici ukame jihe niyalma alaci, inu simbe han de weile
報告 再 山海關的 自方 逃 來 者 若告 也 把你 皇帝 於 罪

bahafi, han, solho i han de simbe jafa seme bithe unggihe seme alambi, te
得 皇帝 朝鮮的 王 於 把你 捉 說 書 送了 如此 報告了 今

lioi šūn keo be gaifi, jang ban i hūwang io gung de fonjici, inu tere emu
旅 順 口 把 取了 張 盤的 黃 有 功 於 若問 也 那 一

songko, jai solho i amasi nikan han de bithe unggime, ere mao wen lung
樣 又 朝鮮的 送回 尼堪 皇帝 於 書 送了 這 毛 文 龍

julesi emu oksun oksome baharakū, beyebe somime tefi ukame jihe niyalma
從前 一 步 走 不得 把自己 藏匿 居住 逃 來 者

be ton arafi, han simbe holtome minde cooha bi seme caliyan gaijara, meni
把 數 做作 皇帝 把你 僞 於我 兵 有 說 錢糧 來取 我們的

solho gurun be jobobure singgeri hūlha kai, erebe bi jalidafi jafafi benere,
朝鮮 國 把 使若 鼠 賊 啊 將此 我 使計 捕捉了 送

akūci, mao wen lung ini gucuse be huwekiyebufi, imbe jafabumbi dere seme
否則 毛 文 龍 他的朋友們 把 鼓勵 把他 使捉 罷 因而

bithe unggihe sere, si han i jalin de faššambi dere, han ajigen, ambasa
書 送了 說 你皇帝的 爲 於 奮勉 想 皇帝 幼小 大臣們

(原檔殘缺)* simbe solho i jakūn goloi ulin, han i wasimbuha caliyan alin i
把你 朝鮮的 八 道的 財物 皇帝的 使下 錢糧 山的

gese muhaliyahabi seme, sini banjire be we buyembi, si han i hecen i tutala
相似　堆積　說 你的 生 把誰 願 你皇帝的 城 的 那些

ambasa de emke emken i gemu saišabuci akūmbumbio, mini dolo simbe
大臣們 於 一 個個 的 皆 若被獎 盡心嗎 我的 心中 把你

solho i i jeo hecen be gaifi, minde fisa sindafi tehede, solho simbe adarame
朝鮮 的義 州 城 把 取了 於我 背 設置 居住時 朝鮮 把你 如何

necimbi, tuttu si, i jeo de tehe manggi, solho dahaci wajiha, daharakūci,
侵犯 那樣 你 義 州 於 居住 以後 朝鮮 若從 完了 若不從

minde cooha ganju, tuttu minde fisa sindafi solho be dahabufi banjici, sini
於我 兵 來取 那樣 於我 背 設置 朝鮮 把 使從 若生 你的

banjirengge goro kai, si, sini han de weile bahafi nikan de geneci ojorakū,
生的 遠 啊 你 你的皇帝於 罪 得 尼堪 於 若去 不可

solho simbe biburakū, bi simbe sindambio, si absi genembi, si aikabade giyansi
朝鮮 把你 不留 我 把你 放嗎 你何處 去 你 設若 奸細

takūrame, ukanju alime gaime, minde waka sabuha seme gūnirahū, meni
派遣 逃人 受 取 於我 非 看見 如此 恐想 各

meni ejen i jalin de faššara be, geli ehe gūniha doro bio, si minde dahaci,
各的 主人的 爲 於 奮勉 把 又 惡 想 道理 有嗎你 於我 若降

mini jalin de geli terei gese faššarakūn, julge han sin, cu ba wang be waliyafi,
我的 爲 於 又 那的 相似 不奮勉 從前 韓 信 楚 覇 王 把 棄

han wang han de dahahabi, hū ging de, lio u jeo be waliyafi, tang wang
漢 王 皇帝於 相從 胡 敬 德 劉 武 周 把 棄 唐 王

han de dahahabi, tuttu dahafi, amba gung gaifi, amaga jalan de algin gebu
皇帝 於 相從 那樣 從 大 功 取了 後 世 於 聲 名

werihebi kai, tese be geli niyalma ini han de tondo akū, weri han de ubašaha
留 啊 他們 把 又 人 他的皇帝於 忠 不 他人的皇帝於 叛

sembio, si sarkūn, tese de abkai gashan bidere, niyalmai jobolon akū kai,,
說嗎 你 不知 他們 於 天的 殃 想是有 人的 憂患 沒有 啊

收字號老檔第十三號至十六號原文：（見附圖一三七～一四三）

juwe biyai ice de, lio uwei guwe, jin sing jin be moo uwenlung de takūraha
二 月的 初一 於 劉 惟 國 金 興 錦 把 毛 文龍 於 遣

bithei gisun, sini takūraha jiyansi karun jihe niyalma be kemuni jafafi fonjici
書的 話 你的 差遣 奸細 卡倫 來 者 把 曾經 捕捉了 若問

simbe, han i takūraha juwe amba hafan be waha, han de uile bahabi seme
把你 皇帝的 差遣 二 大 官員 把 殺了 皇帝於 罪 得了 如此

alambi, jai šanahai ergici ukame jihe niyalma alaci inu simbe han de uile
報告 再山海關的 自方 逃 來 者 若告 也 把你 皇帝於 罪

bahabi, han solhoi han de simbe jafa seme bithe unggihe seme alambi, te
得了 皇帝朝鮮的 王 於 把你 捉 說 書 送了 如此 報告了 今

lioisiungkeo be gaifi, jang ban i hūwang iogung de fonjici inu tere emu
旋順口 把 取了 張 盤的 黃 有功 於 若問 也 那 一

songko, jai solhoi amasi nikan han de bithe unggime ere moo uwenlung
樣 又朝鮮的 送回 尼堪 皇帝於 書 送了 這 毛 文龍

julesi emu okson oksome baharakū beyebe somime tefi ukame jihe niyalma
從前 一 步 走 不得 把自己 藏匿 居住 逃 來 者

be ton arafi, han simbe holtome minde cooha bi seme caliyan gaijara, meni
把 數 做作 皇帝 把你 僞 於我 兵 有 說 錢糧 來取 我們的

solho gurun be jobobure singgeri hūlha kai, ere be bi jalidafi jafafi benere,
朝鮮 國 把 使若 鼠 賊 啊 此 將我 使計 捕捉了 送

akūci moo uwenlung ini gucuse be huwekiyebufi imbe jafabumbi dere seme
否則 毛 文龍 他的朋友們 把 鼓勵 把他 使捉 罷 這樣

bithe unggihe sere, si han i jalinde faššambi dere, han ajigen, amban ulin
書 送了 說 你皇帝的 爲於 奮勉 想 皇帝 幼小 大臣 財

de dosi, simbe solhoi jakūn goloi ulin, han i wasimbuha caliyan alin i
於 入 把你 朝鮮的 八 道的 財物 皇帝的 使下 錢糧 山 的

gese muhaliyahabi seme sini banjire be uwe buyembi, si han i heceni tuttala
相似 堆積 說 你的 生 把 誰 願 你皇帝的 城的 那些

ambasa de emken emken i gemu saisabuci akūmbumbio, mini dolo simbe
大臣們 於 一個 個 的 皆 若被獎 盡心嗎 我的 心中 把你

solhoi ijo hecen be gaifi, minde fisa sindafi tehede, solho simbe adarame
朝鮮的義州 城 把 取了 於我 背 設置 居住時 朝鮮 把你 如何

nacimbi, tuttu si ijo de tehe manggi solho dahaci wajiha, daharakūci minde
侵犯　那樣 你義州於 居住　以後　朝鮮　若從　完了　若不從　於我

cooha ganjiu, tuttu minde fisa sindafi solho be dahabufi banjici sini banjirengge
兵　來取 那樣 於我　背　設置 朝鮮 把　使從　若生 你的　生的

goro kai, si sini han de uile bahafi nikan de geneci ojorakū, solho simbe
遠　啊 你你的皇帝的 罪　得　尼堪 於 若去　不可　朝鮮 把你

biburakū, bi simbe sindambio, si absi genembi, si aikabade jiyansi takūrame
不留　我 把你　放嗎　你何處　去　你　設若　奸細　派遣

ukanju alime gaime minde waka sabuha seme gūnirahū, meni meni ejen i
逃人　受　取　於我　非　看見 如此　恐想　各　各的 主人的

jalinde fassara be geli ehe gūniha doro bio, si minde dahaci mini jalinde geli
爲於　奮勉　把 又 惡　想　道理有嗎你 的我　若降　我的　爲於　又

terei gese fassarakūn, julge hansin suba wang be waliyafi, hanwang han de
那的 相似　不奮勉　從前 韓信 楚霸　王　把　棄　漢王　皇帝 於

dahahabi, hū jing de lio u jeo be waliyafi tang wang han de dahahabi, tuttu
相從　胡 敬 德 劉武周 把　棄　唐　王 皇帝於 相從　那樣

dahafi amba gung gaifi amaga jalan de algin gebu werihebi kai, tesebe geli
從了　大　功　取了　後　世 於 聲　名　留　啊 把他們 又

niyalma ini han de tondo akū weri han de ubasaha sembio, si sarkūn, tese
人　他的 皇帝 於　忠　不 他人的皇帝於　叛　說嗎　你　不知　他們

de abkai gashan bidere, niyalmai jobolon akū kai,,
於 天的　殃　想是呢　人的　憂患　沒有 啊

收字號老檔第十三號至十六號之譯文：

二月初一日（天命十年）派劉惟國、金興錦送書與毛文龍說：「將你曾經派來的奸細捕捉審問了，說：『你曾將你們皇帝派遣來的兩個大官殺了。因此得罪了你們的皇帝。』進而再問從山海關方面逃來的人，也說是『你將你們皇帝得罪了。你們的皇帝並曾致書與朝鮮國王，命將你擒獲。』現在我們已取得了旅順口，詢問張盤的部下黃有功，他也一樣如此說。再者朝鮮國王曾回書與你們的皇帝說：『這個毛文龍一步也逃不出去，將身體隱匿起來。爲將逃人詐稱軍兵數，向我們要取錢糧，這是困擾我們朝鮮國

的鼠賊。我們將設計將他捕捉送來，或則獎勵毛文龍的親友將他捕捉。』你或許想替你的皇帝出力，你的皇帝年幼，大臣貪贓，雖然朝鮮八道的財物，皇帝賜給你的錢糧堆積如山，但是誰又願你生存？你皇帝的城池那麼多，難道一個一個的大臣都被獎賞而爲國出力嗎？我心中想，你可取朝鮮的義州城，我居於背後爲援，朝鮮決不敢侵犯你。那樣居於義州以後，朝鮮若順從你就算了。若不順從，我可派兵支援你。這樣我在你後面支援而使朝鮮降服，你就可以安心常久生活了。你得罪了你的皇帝，回返明朝絕對不行，而朝鮮又不留你，我豈能放你？那麼你往何處去呢？深恐你設若念及從前曾屢派奸細收受逃人與我爲敵，其實那是各爲其主出力，豈能以惡爲念？你若是投降我，不也是同樣的爲我出力嗎？昔日韓信棄楚霸王而降漢王，胡敬德棄劉武周而降唐王，那樣棄暗投明立了大功後，揚名後世，難道還有人說他們不忠於他們的皇帝，背叛他們的皇帝嗎？你不知道，他們雖有天災，但是不會有人禍呀！』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七十九（萬曆三十八年）原文：

uju mukūn i duici tatan, han i booi ejehe, hai si alcu wei i du jy hūi ši
第一 族 的第四 部 汗的家的 敕書 海 西阿勒楚 衛的都 指 揮 使

adu, wan lii i duici aniya duin biyai tofohon de baha, jimiki wei i du jy hūi
阿都 萬 曆的第四 年 四 月的 十五 於 得 濟米乞 衛的都指 揮

ši dotoga i jui ubadai, wan lii i orin nadaci aniya juwe biyai ice uyun de
使 多託噶的兒子 烏巴代 萬 曆的二十 第七 年 二 月的 初 九 於

baha, durbi ho wei i du jy hūi ši gimboo i omolo namdari, wan lii i orin
得 朶兒必河 衛的都指 揮使 金寶 的 孫 南達哩 萬 曆的二十

emuci aniya uyun biyai orin ilan de baha, ujahu wei i du jy hūi ši jangburu
第一 年 九 月的二十 三 於 得 兀札忽 衛的都 指 揮使 張布魯

i jui anjuhū, wan lii i orin (原檔殘缺)(註) aniya juwe biyai (原檔殘缺)(註)
的兒子 安主屋 萬 曆的二十 年 二 月的

uyun de baha, mušu ho wei i du jy hūi tungjy daimbulu i jui mangsi, wan
九 於 得 木束 河 衛的都 指 揮 同知 代因布魯的兒子 莽席 萬

lii i orin sunjaci aniya sunia biyai ice de baha, kaiking wei i du jy hūi
曆的二十 第五 年 五 月的初一 於 得 開慶 衛的都 指 揮

tungjy gelehun i jui daibulun, wan lii i orin sunjaci aniya sunja biyai ice
同知 葛勒混 的兒子 代布倫 萬 曆的二十 第五 年 五 月的初一

de baha, mušu ho wei i du jy hūi ciyanši ungtai i jui jiltu, wan lii i orin
於 得 木束 河 衞 的都指揮 僉事 翁太 的兒子濟兒突 萬 曆的 二十

emuci aniya uyun biyai orin ilan de baha, donggo šan wei i du jy hūi ciyanši
第一 年 九 月的二十 三 於 得 董鄂 山 衞的都指揮 僉事

hūsitun i omolo baha, wan lii i orin nadaci aniya juwe biayi ice uyun de
胡西屯的 孫 巴哈 萬 曆的二十 第七 年 二 月的 初 九 於

baha, hai si ši fo wei i du jy hūi ciyanši ugesang ni jui santan, wan lii i
得 海 西西佛 衞的都指揮 僉事 兀格尙 的兒子 山炭 萬 曆的

jai aniya juwan biyai ice jakūn de baha, hai si jontoji wei i du jy hūi ciyanši
第二 年 十 月的 初 八 於 得 海西準托集 衞的都指揮 僉事

hūsihan i jui daiši, wan lii i jai aniya juwan biyai ice jakūn de baha,,
胡希漢 的兒子代西 萬 曆的第二 年 十 月的 初 八 於 得

洪字號原檔第四十一號至四十三號原文（見附圖一四四～一四六）

uju mukūn i duici tatan, han i booi ejehe, haisi alcu ui dujihūi se adu wali
第一 族 的第四 部 汗 的家的 勅書 海西 阿勒楚衞 都指揮 使 阿都 萬曆

duici aniya duin biyai tofohon de baha, jimiki ui dujihūi se dotoga jui
第四 年 四 月的 十五 於 得 濟米乞 衞 都指揮 使 多託噶 兒子

ubadai wali orin nadaci aniya juwe biyai ice uyun de baha, durbi hoo ui
烏巴代 萬曆 二十 第七 年 二 月的 初 九 於 得 朶兒必 河 衞

dujihūi se gimbao omolo namdari wali orin emuci aniya uyun biyai orin ilan
都指揮 使 金寶 孫 南達哩 萬曆 二十 第一 年 九 月的 二十 三

de baha, ujahū ui dujihūi se jangbaru jui anjuhū wali orin aniya juwe biyai
於 得 兀札忽 衞 都指揮 使 張巴魯 兒子安住屬 萬曆 二十 年 二 月的

uyun de baha, musu hoo ui dujihūi tungji dain bulu jui mangsi wali orin
初九 於 得 木束 河 衞 都指揮 同知 代因 布魯 兒子 莽席 萬曆 二十

sunjaci aniya sunja biyai ice emude baha, kaiking ui dujihūi tungji gelehūng
第五 年 五 月的 初 一於 得 開慶 衞 都指揮 同知 葛勒洪

jui daibulun wali orin sunjaci aniya sunja biyai ice emude baha, musu hoo
兒子 代布倫 萬曆 二十 第五 年 五 月的 初 一於 得 木速 河

ui dujihūi camse ungtai jui jintu wali orin emuci aniya uyun biyai orin ilan
衛 都指揮 僉事 翁太 兒子 金突 萬曆 二十 第一 年 九 月的 二十 三

de baha, donggoosan ui dujihūi camse hūsitun omolo baha wali orin nadaci
於 得 董鄂山 衛 都指揮 僉事 胡西屯 孫 巴哈 萬曆 二十 第七

aniya juwe biyai ice uyun de baha, haisi sifoo ui dujihūi camse ugesang jui
年 二 月的 初 九 於 得 海西 西佛 衛 都指揮 僉事 兀格尙 兒子

santan wali juwe aniya juwan biyai ice jakūn de baha, haisi jontoji ui dujihūi
山炭 萬曆 二 年 十 月的 初 八 於 得 海西 準托集 衛 都指揮

camse hūsihan jui daisi wali juwe aniya juwan biyai ice jakūn de baha,,
僉事 胡希漢 兒子 代西 萬曆 二 年 十 月的 初 八 於 得

註：此洪字檔中的老滿文字形，特別奇特，如 h 字頭的字，大都是將 a 字頭書寫的筆劃粗一點即可。下同此。

洪字號原檔第四十一號至四十三號之譯文：

第一族的第四部，汗家的勅書：海西，阿勒楚衛的都指揮使阿都，是於萬曆第四年四月十五日得的勅書。

濟米它衛都指揮使多託噶的兒子烏巴代，是於萬曆第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得的勅書。

朶兒必河衛都指揮使金寶的孫子南達哩，是於萬曆第二十一年 九 月 二十三日 得的勅書。

兀札忽衛都指揮使張布魯的兒子安住扈，是於萬曆二十年 (註) 二月初九日 (註) 得的勅書。

木東河衛都指揮同知代因布魯的兒子莽席，是於萬曆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得的勅書。

闊慶衛都指揮同知葛勒洪（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作葛勒混 gelehun）的兒子代布倫，是於萬曆第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得的勅書。

木東河衛都指揮僉事翁太的兒子金突（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作濟兒突 jiltu），是於萬曆第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得的勅書。

董鄂山衛都指揮僉事胡西屯的孫子巴哈，是於萬曆第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得的勅書。

海西，西佛衛都指揮僉事兀格尙的兒子山炭，是於萬曆第二年十月初八日得的勅書。

海西，準托集衛都指揮僉事胡希漢的兒子代西，是於萬曆第二年十月 初八日 得的勅

書。

註：根據洪字原檔(見附圖一四四)第七行，其末一字的旁邊，明明白白的書有一 aniya (即年字)，而乾隆重鈔滿文老檔時，竟不細檢，反書「原檔殘缺」四字以惑人。不知原檔的人，尙不知此段中缺少一字？抑或缺少一段？特此註明，以便知道原檔之可貴，與乾隆重鈔老檔之疏忽。

註：同上洪字原檔第八行的第三字，僅有一數詞 uyun (九)字，當係書寫原檔時所漏。因爲此字之前爲 juwe (二) biyai (月的)二字，其下僅有一數詞的九 uyun，當然很可能是十九日，或二十九日。不過根據原檔書寫的一般情形，爲初九日的可能最大。由於早期書寫的老滿文，大多是詞句簡略，初九日僅書一九字即可。所以我們推測此處或非殘缺，實是簡略所致。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七十九（萬曆三十八年）原文：

uju mukūn i jakūci tatan, darhan hiya (原檔殘缺) wei du iy hūi ši cinggiha
第一 族 的第八 部 達爾漢 轄 衛 都 指 揮 使 青吉哈

i jui hūsimu, wan lii i orin emuci aniya uyun biyai orin ilan de baha,
的兒子 屈希木 萬 曆的二十 第一 年 九 月的 二十 三 於 得

darhan hiya, u lii wei i du jy hūi ši ungnahū i omolo dayangga, giya jing
達爾漢 轄 兀里 衛的都 指 揮 使 翁納忽 的 孫 達揚阿 嘉 靖

ni dehi juweci aniya ninggun biyai juwan duin de baha, darhan hiya, hai si
的四十 第二 年 六 月的 十 四 於 得 達爾漢 轄 海 西

baori wei i du jy hūi ši kekuhe i jui mungla, lung king ni sunjaci aniya
包哩 衛 的都 指 揮 使 客苦赫的兒子 猛拉 隆 慶 的 第五 年

jakūn biyai orin sunja de baha, darhan hiya, hai si wen giya wei i du jy
八 月的 二十 五 於 得 達爾漢 轄 海 西 溫 家 衛 的 都 指

hūi ši asana i jui susu, lung king ni sunjaci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sunja de
揮 使阿薩納的兒子秃秃 隆 慶 的 第五 年 八 月的 二十 五 於

baha, alima, kema wei i du jy hūi ši balida i jui barda, wan lii i orin
得 阿里瑪 客瑪 衛 的都 指 揮 使 巴里達的兒子巴爾達 萬 曆的二十

nadaci aniya juwe biyai ice uyun de baha, darhan hiya, moo ho wei i du jy
第七 年 二 月的 初 九 於 得 達爾漢 轄 木 河 衛 的都 指

hūi tungjy jotangga i omolo hūsimu, giya jing ni dehi juweci aniya ninggun
揮 同知 卓湯阿 的 孫 忽西木 嘉 靖 的四十 第二 年 六

biyai juwan duin de baha, darhan hiya, gi tan wei i du jy hūi tungjy aru i
月的 十 四 於 得 達爾漢 轄 吉 灘 衛的都 指 揮 同知 阿魯的

omolo domodaicu, wan lii i juwan uyuci aniya ninggun biyai orin duin de
孫 多莫代楚 萬 曆的 十 第九 年 六 月的 二十 四 於

baha, darhan hiya, hai si šeri wei i du jy būi ciyanši batinu i jui bakemu,
得 達爾漢 轄 海西色哩 衛的都指揮 僉事 巴提努的兒子 巴客木

lung king ni ilaci aniya duin biyai orin sunja de baha, janggiya, halu ho wei
隆 慶 的第三 年 四 月的二十 五 於得 章嘉 哈魯河 衛

i du jy hūi ciyanši mungke i jui daising, wan lii i orin sunjaci aniya sunja
的都指揮 僉事 猛克 的兒子 代興 萬 曆的二十 第五 年 五

biyai ice de baha, alima, daruhai ilike wei i du jy hūi ciyanši er i omolo
月的 初一於 得 阿里瑪 達魯海 依里克 衛的都指揮 僉事 額爾的 孫

iha, wan lii i orin sunjaci aniya sunja biyai ice de baha,,
依哈 萬 曆的二十 第五 年 五 月的 初一於 得

洪字號原檔第二十九號至三十一號原文：（見附圖一四七～一四九）

uju mukūni jakūci tatan, darhan hiya (uje)*ui dujihūi se cinggiha jui hūsimu
第一 族的 第八 部 達爾漢 轄 兀者衛 都指揮 使 青吉哈 兒子 愿希木

wali orin emuci aniya uyun biyai orin ilan de baha, darhan hiya uli ui
萬曆 二十 第一 年 九 月的 二十 三 於 得，達爾漢 轄 兀里衛

dujihūi se ungnahū omolo daiyangga giyajin dehi juweci aniya ninggun biyai
都指揮 使 翁納忽 孫 代揚阿 嘉靖 四十 第二 年 六 月的

juwan duin de baha, darhan hiya haisi baori ui dujihūi se kekuyehe jui
十 四 於 得，達爾漢 轄 海西 包哩 衛 都指揮 使 客苦也赫 兒子

mungla lungkin sunjaci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sunja de baha, darhan hiya
猛拉 隆慶 第五 年 八 月的 二十 五 於 得，達爾漢 轄

haisi unje ui dujihūi se asana jui susu lungkin sunjaci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海西 溫者衛 都指揮 使阿薩納兒子 秃秃 隆慶 第五 年 八 月的 二十

sunja de baha, alima kema ui dujihūi se balida jui barda wali orin nadaci
五 於 得，阿里瑪 客瑪 衛 都指揮 使 巴里達 兒子 巴爾達 萬曆 二十 第七

aniya juwe biyai ice uyun de baha, drhan hiya moo ho ui dujihūi tungji
年 二 月的 初 九 於 得，達爾漢 轄 木 河 衛 都指揮 同知

jotangga omolo hūsimu giyajin dehi juweci aniya ninggun biyai juwan duin
卓湯阿 孫 忽西木 嘉靖 四十 第二 年 六 月的 十 四

de baha, darhan hiya jita ui dujihūi tungji aru omolo domodaicu wali juwan
於 得，達爾漢 轄 吉塔衛 都指揮 同知 阿魯 孫 多莫代楚 萬曆 十

uyuci aniya ninggun biyai orin duin de baha, darhan hiya haisi siri ui dujihūi
第九　年　六　月的 二十 四 於 得，達爾漢 轄 海西 希哩衞 都指揮

camse batinu jui bakemu lungkin ilaci aniya duin biyai orin sunja de baha,
僉事 巴提努 兒子 巴客木　隆慶　第三　年　四　月的 二十　五 於 得，

janggiya halu hoo ui dujihūi camse mungke jui daising wali orin sunja aniya
章嘉　哈魯 河 衞 都指揮 僉事　猛克　兒子 代興　萬曆 二十　五　年

sunja biyai ice emude baha, alima daruhai ilike ui dujihūi camse er omolo
五　月的 初　一於　得，阿里瑪 達魯海 依里克衞 都指揮　僉事 額爾　孫

iha wali orin sunja aniya sunja biyai ice emude baha,,
依哈萬曆 二十　五　年　五　月的 初　一於　得，

* 括號內的滿文根據背圖一四七第二行第一字尚可看出一大半應爲 uje 衞。

洪字號原檔第二十九號至三十一號之譯文：

第一族的第八部：達爾漢轄的兀者衞都指揮使青吉哈的兒子屋希木，是於萬曆第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得的勅書。

達爾漢轄的兀里衞都指揮使爺納忽的孫子代揚阿（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作達揚阿 dayangga）是於嘉靖第四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得的勅書。

達爾漢轄的海西，包哩衞都指揮使客苦也赫（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作客苦赫 kekuhe）的兒子猛拉，是於隆慶第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得的勅書。

達爾漢轄的海西溫者衞（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作溫家衞 wen giya wei）都指揮使阿薩納的兒子秃秃，是於隆慶第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得的勅書。

阿里瑪的客瑪衞都指揮使巴里遠的兒子巴爾達，是於萬曆第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得的勅書。

達爾漢轄的木河衞都指揮同知卓湯阿的孫子忽西木，是於嘉靖第四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得的勅書。

達爾漢轄的吉塔衞（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作吉灘衞 gi tan wei）都指揮同知阿魯的孫子多莫代楚，是於萬曆第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得的勅書。

達爾漢轄的海西希哩衞（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作色哩衞 šeri wei）都指揮僉事巴提努的兒子巴客木，是於隆慶第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得的勅書。

章嘉的哈魯河衞都指揮僉事猛克的兒子代興，是於萬曆第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得的勅書。

阿里瑪，達魯海的依里克衙都指揮僉事額爾的孫子依哈，是於萬曆第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得的勅書。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七十九（萬曆三十八年）原文：

uju mukūn i juwan juweci tatan, tundai, gio ta wei i du jy hūi ši dobuha
第一 族 的 十 第二 部 頓代 絞塔 衙 的都指揮使 多布哈

i jui daiši, wan lii i orin nadaci aniya juwe biyai ice uyun de baha, tantaiju,
的兒子代希 萬 曆的二十 第七 年 二 月的 初 九 於 得 談泰住

hailan ceng wei i du jy hūi ši mori i omolo utai, wan lii i orin nadaci aniya
海蘭 城 衙 的都指揮使 毛哩的 孫 烏泰 萬 曆的二十 第七 年

juwe biyai ice uyun de baha, gintaisi, habujai, acan hai si silmen wei i du
二 月的 初 九 於 得 錦台什 哈布褰 共有 海 西 失里綿 衙 的都

jy hūi ši isuha i jui saosi, giya jing ni dehi sunjaci aniya nadan biyai orin
指 揮 使依蘇哈的兒子 掃希 嘉 靖 的 四十 第五 年 七 月的 二十

emu de baha, tantaiju, guli san wei i du jy hūi ciyanši uyaha i omolo
一 於 得 談泰住 忽里 山 衙 的都 指 揮 僉事 兀雅哈的 孫

saimbolot, giya jing ni gūsin duici aniya nadan biyai orin nadan de baha,
薩因勃羅特 嘉 靖 的 三十 第四 年 七 月的 二十 七 於 得

sarin, sanuka, acan sajin ho wei i du jy hūi ciyanši dingge i omolo bantasi,
撒隣 撒努喀 共有 撒錦 河 衙 的都指揮 僉事 丁哥 的 孫 班塔什

giya jing ni gūsin jakūci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emu de baha, tumei, cakiri,
嘉 靖 的三十 第八 年 八 月的二十 一 於 得 圖昧 察其哩

acan hai si yar wei i du jy hūi ciyanši albatai i jui bartai, giya jing ni dehi
共有 海 西雅爾 衙 的都 指 揮 僉事 阿兒巴台的兒子巴爾台 嘉 靖 的 四十

sunjaci aniya nadan biyai orin emu de baha, budasiri, gumu ho wei i du
第五 年 七 月的二十 一 於 得 布達希哩 古木 河 衙 的都

jy hūi ciyanši muhaliyan i omolo ahai, giya jing ni gūsin jakūci aniya jakūn
指 揮 僉事 穆哈連 的 孫 阿海 嘉 靖 的 三十 第八 年 八

biyai orin emu de baha, (原檔殘缺) hai si taibu wei i du jy hūi ciyanši ceke
月的 二十 一 於 得 海 西 台布 衙 的都 指 揮 僉事 車克

i jui dungbolot, daisi, lung king ni tehe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ilan de
的兒子 董勃羅特 代西 隆 慶 的 坐位 年 八 月的 二十 三 於

baha, burhai, hai si simu wei i du jy hūi ciyanši saiha i omolo yolan, giya
得 布爾哈 海 西 析木 衛 的都 指 揮 僉事 塞哈的 孫 約闌 嘉

jing ni dehi ilaci aniya ninggun biyai orin juwe de baha,,
靖 的 四十 第三 年 六 月的 二十 二 於 得

洪字號原檔第十七號至十八號原文：（見附圖一五〇～一五二）

uju mukūni juwan juweci tatan, tundai jiota ui dujihūi se dobuha jui daisi
第一 族的 十 第二 部 頓代 覺塔 衛 都指揮 使 多布哈 兒子 代希

wali orin nadaci aniya juwe biayi ice uyun de baha, tantaiju halamcing ui
萬曆 二十 第七 年 二 月的 初 九 於 得 談泰住 哈蘭城 衛

dujihūi se mori omolo utai wali orin nadaci aniya juwe biyai ice uyun de
都指揮 使 毛哩 孫 烏泰 萬曆 二十 第七 年 二 月的 初 九 於

baha, gintasi habujai acan haisi silimen ui dujihūi se isuhan jui saosi giyajiħ
得 錦台什 哈布寨 共有 海西 失里綿 衛 都指揮 使 依蘇漢 兒子 搔希 嘉靖

dehi sunjaci aniya nadan biyai orin emude baha, tantaiju huli san ui dujihūi
四十 第五 年 七 月的 二十 一於 得 談泰住 忽里 山 衛 都指揮

camse uyaha omolo sain bolot giyajin gūsin duici aniya nadan biyai orin
僉事 兀雅哈 孫 薩因勃羅特 嘉靖 三十 第四 年 七 月的 二十

nadan de baha, sarin sanuka acan sajin hoo ui dujihūi camse dingge omolo
七 於 得 撒隣 撒努喀 共有 撒錦 河 衛 都指揮 僉事 丁哥 孫

bantasi giyajin gūsin jakūci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emude baha, tumei cakiri
班塔什 嘉靖 三十 第八 年 八 月的 二十 一於 得 圖昧 察其哩

acan haisi yar ui dujihūi camse alabatai jui bartai giyajin dehi sunjaci aniya
共有 海西 雅爾 衛 都指揮 僉事 阿拉巴台 兒子巴爾台 嘉靖 四十 第五 年

nadan biyai orin emude baha, budasiri gumu hoo ui dujihūi camse muhalang
七 月的 二十 一於 得 布達希哩 古木 河 衛 都指揮 僉事 穆哈郎

omolo ahai giyajin gūsin jakūci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emude baha, (tantaiju)
孫 阿海 嘉靖 三十 第八 年 八 月的 二十 一於 得 談泰住

haisi taibu ui dujihūi camse cake jui dungbolot daisi lungkin tehe aniya
海西 台布 衛 都指揮 僉事 車克 兒子 董勃羅特 代西 隆慶 坐位 年

jakūn biyai orin ilan de baha, burhai haisi simu ui dujihūi camse saiha omolo
八 月的 二十 三 於 得 布爾哈 海西 析木 衙 都指揮 僉事 塞哈 孫
yaolang giyajin dehi ilaci aniya ninggun biyai orin juwede baha,,
妖郎 嘉靖 四十 第三 年 六 月的 二十 二於 得

洪字號原檔第十七號至十九號之譯文：

第一族第十二部，頓代，覺塔衙（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作"絞塔衙" gio ta wei）都指揮使多布哈的兒子代希，是於萬曆第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得的勅書。

談泰住，哈蘭城衙（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作"海蘭城衙" hailan ceng wei）都指揮使毛哩的孫子烏泰，是於萬曆第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得的勅書。

錦台什，哈布塞二人共有的海西，失里綿衙都指揮使依蘇漢（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作"依蘇哈" isuha）的兒子掃希，是於嘉靖第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得的勅書。

談泰住，忽里山衙都指揮僉事兀雅哈的孫子薩因勃羅特，是於嘉靖第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得的勅書。

撒隣，撒努喀二人共有的撒錦河衙都指揮僉事丁哥的孫子班塔什，是於嘉靖第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的勅書。

剛昧，察其哩二人共有的海西，雅爾衙都指揮僉事阿拉巴台（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作"阿兒巴台" albatai）的兒子巴爾台，是於嘉靖第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得的勅書。

布達希哩，古木河衙都指揮僉事穆哈郎（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作"穆哈連" muhaliyan）的孫子阿海，是於嘉靖第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的勅書。

談泰住，海西，台布衙都指揮僉事車克的兒子董勃羅特，代西，是於隆慶即位年（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得的勅書。

布爾哈，海西，析木衙都指揮僉事塞哈的孫子妖郎（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作"約蘭" yolan），是於嘉靖第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得的勅書。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八十一（萬曆三十八年）原文：

ilaci mukūn i juwan juweci tatan, abatai, lumbu, fiongdon, hai si hoši wei
第三 族 的 十 第二 部 阿巴泰 倫布 費揚敦 海 西 忽失 衙
i du jy hūi ši tobono i jui saosi, lung king ni tehe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的 都 指 揮 使 脫博諾的 兒子 掃西 隆 慶 的 坐位 年 八 月的 二十

ilan de baha, nomci, bonakon wei i du jy hūī tungjy tulei i jui bodonggo,
三 於 得 諾木齊 博那昆 衛的都指揮 同知 圖壘的兒子 博東果

wan lii i juwan emuci aniya omšon biyai juwan nadan de baha, nomci, aru
萬 曆的 十 第一 年 十一 月的 十 七 於得 諾木齊 阿魯

wei i du jy hūi tungjy (原檔殘缺) jui sujangga, wan lii i orin nadaci aniya
衛的都指揮 同知 兒子 蘇章阿 萬 曆的二十 第七 年

juwe biyai ice uyun de baha, nomci, todai, hai si hali šo wei i du jy hūi
二 月的 初 九 於 得 諾木齊 脫帶 海 西 哈里所 衛的都指揮

tungjy cohongge i omolo saosi, wan lii i uyuci aniya duin biyai orin jakūn
同知 綽洪額 的 孫 掃席 萬 曆的第九 年 四 月的二十 八

de baha, altusan, hai si ši ho wai i du jy hūi tungjy holomi i jui utai, giya
於 得 阿兒圖善 海 西 希 河 衛 的都指揮 同知 和羅米的兒子兀泰 嘉

jing ni dehi sunjaci aniya nadan biyai orin emu de baha, abatai, coro wei
靖 的四十 第五 年 七 月的二十 一 於 得 阿巴泰 綽落 衛

i du jy hūi ciyanši kude i omolo keitemu, giya jing ni dehi juweci aniya
的都指揮 僉事 庫德的 孫 克依特木 嘉 靖 的 四十 第二 年

ninggun biyai juwan duin de baha, baduri, u lii wei i du jy hūi ciyanši
六 月的 十 四 於 得 巴都哩 兀里 衛 的都指揮 僉事

cukungge i jui imahu, lung king ni tehe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ilan de
楚孔額 的兒子 依瑪胡 隆 慶 的 坐位 年 八 月的 二十 三 於

baha, aisingga, sirungge, (原檔殘缺) lamtai i jui barbu, wan lii i orin sunjaci
得 愛興阿 希龍額 蘭台 的兒子 巴爾布 萬 曆的二十 第五

aniya (原檔殘缺) biyai (原檔殘缺) baha, nanjilan, hai si namu wei i du jy
年 月的 得 南濟藍 海 西 納木 衛的都指

hūi ciyanši silingga i jui taoge, wan lii i sunjaci aniya jorgon biyai ice sunja
揮 僉事 希領阿 的兒子 陶格 萬 曆的 第五 年 十二 月的 初 五

de baha, manggatu, hai si uje san wei i du iy hūi ciyanši haiju i jui carbuha,
於 得 莽阿圖 海 西兀者 前 衛 的都指揮 僉事 海柱的兒子察爾布哈

wan lii i sunjaci aniya jorgon biyai orin nadan de baha,,
萬 曆的 第五 年 十二 月的 二十 七 於 得

洪字號原檔第五十二號至五十三號原文：（見附圖一五三、一五四）

ilaci mukūni juwan juweci tatan, abatai, lumbu biyongdon haisi hūsi ui
第三 族的 十 第二 部 阿巴泰 倫布 費揚敦 海西 忽失 衛

dujihūi se tobono jui saosi lungkin tehe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ilan de
都指揮 使 脫博諾 兒子 掃西 隆慶 坐位 年 八 月的 二十 三 於

baha, nomci bonakong ui dujihūi tungji tulei jui bodonggo wali juwan emuci
得 諾木齊 博那空 衛 都指揮 同知 圖壘 兒子 博東果 萬曆 十 第一

aniya omson biyai juwan nadan de baha, nomci aru ui dujihūi tungji (dahabu)
年 一 月的 十 七 於 得 諾木齊阿魯衛 都指揮 同知 遼哈布

jui sujangga wali orin nadaci aniya juwe biyai ice uyun de baha, nomci
兒子 蘇章阿 萬曆 二十 第七 年 二 月的 初 九 於 得 諾木齊

todai haisi haliso ui dujihūi tungji cohongge omolo saosi wali uyuci aniya
脫帶 海西 哈里所 衛 都指揮 同知 綽洪額 孫 掃席 萬曆 第九 年

duin biyai orin jakūn de baha, altusan haisi hiho ui dujihūi tungji (wali
四 月的 二十 八 於 得 阿兒圖善 海西 希河 衛 都指揮 同知 萬曆

gūsin jakun)* hoolomi jui utai giyajin dehi sunjaci aniya nadan biyai orin
三十 八 和羅米 兒子兀泰 嘉靖 四十 第五 年 七 月的 二十

emude baha, abatai coroo ui dujihūi camse kuyede omolo keitemu giyajin
一於 得 阿巴泰 綽落 衛 都指揮 僉事 庫頁德 孫 克依特木 嘉靖

dehi juweci aniya ninggun biyai juwan duin de baha, baduri uli ui dujihūi
四十 第二 年 六 月的 十 四 於 得 巴都哩兀里衛 都指揮

camse cukungge jui imahu lungkin tehe aniya jakūn biyai orin ilan de baha,
僉事 楚孔額 兒子 依瑪胡 隆慶 坐位 年 八 月的 二十 三 於 得

(altusan haisi hiho ui)* aisingga sirungge ui dujihūi tungji (其下尙缺一字)*
阿兒圖善 海西 希河 衛 愛興阿 希龍額 衛 都指揮 同知

lamtai jui barbu wali orin sunjaci aniya (sunja) biyai (orinde)* baha, nanjila
蘭台 兒子巴爾布 萬曆 二十 第五 年 五 月的 二十於 得 南濟拉

haisi namu ui dujihūi camse silingga jui taoge wali sunjaci aniya jorgon
海西 納木 衛 都指揮 僉事 希領阿 兒子 陶格 萬曆 第五 年 十二

biyai ice sunja de baha, manggatu haisi uje san ui dujihūi camse haiju jui
月的 初 五 於 得 莽阿圖 海西兀者 前 衛 都指揮 僉事 海柱 兒子

carbuha wali sunjaci aniya jorgon biyai orin nadan de baba,,
察爾布哈 萬曆 第五　年　十二 月的 二十　七 於 得

洪字號原檔第五十二號至五十三號之譯文：

第三族的第十二部，阿巴泰、倫布、費揚敦、海西，忽失衞都指揮使脫博諾的兒子搠西，是於隆慶卽位的那年（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得的勅書。

諾木齊，博那空（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作博那昆 bonakon）衞都指揮同知圖壘的兒子博東果，是於萬曆第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得的勅書。

諾木齊，阿魯衞都指揮同知達哈布的兒子蘇章阿，是於萬曆第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得的勅書。

諾木齊、脫帶，海西，哈里所衞都指揮同知綽洪額的孫子搠席，是於萬曆第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得的勅書。

阿兒圖善，海西，希河衞都指揮同知和羅米的兒子兀泰，是於嘉靖第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得的勅書。

阿巴泰，綽落衞都指揮僉事庫頁德（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作庫德 kude）的孫子克依特木，是於嘉靖第四十二年六月十日得的勅書。

巴都哩，兀里衞都指揮僉事楚孔額的兒子依瑪胡，是於隆慶卽位的那年（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得的勅書。

（阿兒圖善，海西，希河衞）(註)愛興阿，希龍額(衞都指揮同知……其下尙缺字)(註)蘭台的兒子巴爾布，是於萬曆第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得的勅書。

南濟拉（乾隆重鈔滿文老檔作南濟藍 nanjilan）海西，納木衞都指揮僉事希領阿的兒子陶格，是於萬曆第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得的勅書。

莽阿圖，海西，兀者前衞都指揮僉事海柱的兒子察爾布哈，是於萬曆第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得的勅書。

註：括號內的阿兒圖善，，海西，希河衞等字，原是用墨塗去者，經我們加以補出。
註：括號內的都指揮同知數字係據原檔殘留部分所補。

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七十四（無年月檔）原文：

wan lii i dehi juweci aniya (原檔殘缺)* tasha aniya ninggun biyai juwan
萬　曆的四十 第二　年　　寅　年　六　月的　十

nadan de, šang hesei benjihe bithei karu gisun ere inu,,
七 於 賞 敕書的 送來 書的 回報 話 這 是

(原檔殘缺)* biyai ice inenggi, julergi de anafu tehe coohai ambasa de
月的 初一 日 南 於 戍守 居住 兵的 大臣們 於

wasimbuha, jušen nikan jeku ganara be karmambi seme han donjifi gasambi,
下了 珠申 尼堪 穀 取去 把 保護 說 汗 聞 怨了

jeku ganara jušen nikan casi cihai baime ganakini, coohai niyalma dahame
穀 取去 珠申 尼堪 那邊 意思 求 去取好了 兵的 人 從

gene, jiderede amala fiyanjilafi bargiyame gaju, ere bithe be jirhai si dashūwan
去 來時 後 殿 收 拿來 此 書 把 濟爾海你 弓袋

ergi galai duin gūsa de isibu, jebele ergi galai duin gūsa de gangguri efu
方 手的 四 旗 於 令致 箭袋 方 手的 四 旗 於 剛古哩 額駙

si isibu, isiburakūci suwende weile,,
你 令致 若不令致 於你們 罪

洪字號原檔第一一二號至一一三號原文：（見附圖一五五、一五六）

mali dehi juweci aniya tasha aniya ninggun biyai juwan nadan de sang
萬曆 四十 第二 年 寅 年 六 月的 十 七 於 賞

hesei benjihe bithei karu gisun ere inu,,
旨的 送來 書的 回報 話 這 是

(tasha aniya)* ninggun biyai ice inenggi julergide anfi tehe coohai ambasa
寅 年 六 月的初一 日 於南邊 戍守 居住 兵的 大臣們

de wasimbuha, jusen nikan jeku ganara be harmambi(註) seme, han donjibi
於 下了 珠申 尼堪 穀 去取 把 管制 因爲 汗 聞

gasambi, jeku ganara jusen nikan casi cihai baime ganakini coohai niyalma
怨了 穀 去取 珠申 尼堪 那邊 意思 求 去取好了 兵的 人

dahame gere, jidere de amala biyanjilabi bargiyame ganjiu, ere bithebe
從 去 來 時 後 殿 收 拿來 此 書把

jirhai si dashūwan i ergi galai duin gūsade isibu, jebele ergi galai duin
濟爾海你 弓袋 的方 手的 四 旗於 令致 箭袋 方 手的 四

gūsade gangguri efu si isibu, isiburakūci suwende uile,,
旗於 剛古哩 額駙你 令致 若不令致 於你們 罪

* 開首的六字，根據洪字原檔(附圖一五六)尙可看出爲滿文的 ninggnu （六）字。乾隆重鈔老檔時，竟隨意以「原檔殘缺」而塞責，可謂草率過甚。再根據洪字原檔（附圖一五五）書有「萬曆四十二年寅年」字樣，

所以我們在開首六月之前加書了「寅年」tasha aniya 二字。
註：此字據我們詳證上下文義，認爲應該是 harmambi。

洪字號原檔第一一二號至一一三號之譯文：

此是萬曆四十二年（寅年）六月十七日，於接到賞給敕書後，送來回奏的話。

（寅年）六月初一日，給戍守南邊住兵的大臣們下書說：「聽說曾管制珠申前往漢人那邊去取糧食，汗頗爲抱怨；可使珠申隨便前去漢人那邊去取糧食，並派兵跟隨前去，回來時要殿後收集拿來。命濟爾海將此書送到左翼四旗去，剛古哩額駙將此書送到右翼四旗去。若送不到，惟你們是罪。」

（三）附錄：清太宗初設六部考實

清代之初設六部(吏、戶、兵、禮、刑、工六部)，事在清太宗天聰五年七月（明毅宗崇禎四年，西元一六三一）。然此一制度，純係仿自明代。據史料叢刊初編天聰朝臣工奏議，天聰七年八月初九日（明崇禎六年，西元一六三三）「參將寧完我請變通大明會典設六部通事」奏文中云：

我國六部之名，原是照蠻子家（卽指明朝）立的。其中當舉事宜，金官原來不知，漢官承政當看會典上事體，某一宗我國行得，某一宗我國且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減，參漢酌金，用心籌思，就今日規模立個金典出來……。

由以上紀錄可知；雖然清人初設六部之形態，多係仿自明代，但其所設六部之實質，或並不與明制盡同。然而清人初設六部之史實眞象如何？在現存清代官修之史籍中，記載頗多分歧。進而由於此類清代官修記載之互異，常使近代研究清史之學者們，對清代初設六部之問題，均無所適從。我們不自量力，僅將清代官修史籍中，有關初設六部之史實，一一加以析出，相互參校。再根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庋藏之「老滿文原檔」等直接史料，逐一考訂，以就正於學界諸先進。

清代官修史籍中有關初設六部史料之比較。

據清三朝實錄本之太宗實錄（按清太宗實錄今已發見者，約有四種版本。其一；故宮原藏有清太宗實錄初纂本。其二；康熙重修之清三朝實錄本此本今已不存。現日本尚有於清嘉慶年間手抄之三朝實錄

本，即本文所引之本。其三：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之清太宗實錄稿本殘卷。其四：爲現今流行於世的乾隆重修本。今引錄三朝實錄本，而注明乾隆重修本之異文。）

天聰五年七月庚辰條云：

議定官制設立六部乾隆本作：上集諸貝勒大臣議，爰定官制，設立六部。命墨勒根代青貝勒多爾袞管吏部事。乾隆本墨勒根作墨爾根。圖爾格爲承政，滿朱習禮爲蒙古承政，李延庚爲漢承政。其下設參政八員，以索尼爲啓心郎。德格類貝勒管戶部事，乾隆本德格類貝勒，作貝勒德格類。英俄爾岱、覺羅薩璧翰爲承政，巴思翰爲蒙古承政，金玉和爲漢承政。三朝本金玉和，誤。乾隆本作吳守進，正。復設參政八員，乾隆本作：其下設參政八員。以布丹爲啓心郎。薩哈廉貝勒管禮部事，乾隆本作：貝勒薩哈廉。巴都禮、吉孫爲承政。布顏代爲蒙古承政，金玉和爲漢承政。復設參政八員，乾隆本作：其下設參政八員。以祁充格爲啓心郎。岳託貝勒管兵部事。乾隆本作：貝勒岳託。那木泰，葉克舒爲承政，乾隆本作：納穆泰，葉克書。金礪爲漢承政，蘇納爲蒙古承政。乾隆本作：蘇納在前，金礪在後。復設參政八員，乾隆本作：其下設參政八員。以穆成格爲啓心郎。濟爾哈朗貝勒管刑部事。乾隆本作：貝勒齊爾哈朗。車爾格，曹海爲承政，乾隆本曹海，作索海。高鴻中，孟喬芳爲漢承政，多爾濟爲蒙古承政。乾隆本多爾濟在前，高鴻中，孟喬芳在後。復設參政八員。乾隆本作：其下設參政八員。以額爾克圖爲啓心郎。乾隆本作：額爾格圖。阿巴泰貝勒管工部事。乾隆本作：貝勒阿巴泰。孟阿圖，康喀賴爲承政，祝世蔭爲漢承政，巽努克爲蒙古承政。乾隆本巽努克在前，孟阿圖，康喀賴在後。復設參政八員。漢人二員，蒙古二員。乾隆本作：其下設滿洲參政八員蒙古參政二員，漢參政二員。以苗碩渾爲滿洲啓心郎，羅綉錦，馬鳴佩爲漢啓心郎。乾隆本羅綉錦作羅繡錦，馬鳴佩作馬鳴珮。其餘辦事筆帖式，各酌量事務煩簡補授。乾隆本煩作繁。諭曰：乾隆本作上諭曰：文人稱榜式者，俱著停止，乾隆本作：文臣稱巴克什者，俱停止。稱爲筆帖式。如欽賜榜式名者，仍許稱榜式。乾隆本作：如本賜名巴克什者仍其名。

按照一般史例，實錄應爲一切官修史籍史料之依據，但是許多清代官修史籍中，對清代初設六部之記載，與清太宗實錄所載，並不完全相符。此種記載互異之情形，頗猶疑。如清通典卷二十四職官典之二云：

初天聰五年十月（應爲七月之誤）議定官制，建六部，每部各一貝勒主之。吏部

設滿洲承政一員，戶、禮、兵、刑、工五部承政二員。蒙古承政六部各一員。漢承政吏、戶、禮、兵、工各一員，刑部二員。……左右侍郎，滿洲、漢人各一人，掌佐理銓衡，以貳尚書。崇德三年（明毅宗崇禎十一年，西元一六三八）。定六部承政外皆爲左右參政順治元年（西元一六四四）改左右參政爲左右侍郎。……又各部初設有啓心郎三員，滿一人，漢二人，順治十五年（西元一六五八）裁。

從以上清通典所說：清代初設六部之史實，與清太宗實錄相較，則可看出二書間記載之不同點。例如：

一、通典所載六部之官階，承政以下爲「左右侍郎」。並說：「崇德三年定六部承政外皆爲參政」。但從通典之文觀之，似乎「左右侍郎」一名，至順治元年始有。而在此以前上至崇德三年，又似乎此名應稱爲「左右參政」。但崇德三年以前，此名爲何？通典未載而且實錄僅載此官稱爲「參政」，並未見分有左右也。又實錄「參政」一職，吏、戶、禮、兵、刑等五部，每部均設有八員。而工部設有十二員之多。若參以乾隆本之清太宗實錄所云：「工部……其下設滿洲參政八員，蒙古參政二員，漢參政二員。」之說，似乎其他吏、戶、禮、兵、刑等五部，所設之「參政八員」，又均爲滿洲人。更與通典所云「左右侍郎，滿洲、漢人各一人」之說，相差甚遠。此其一。

二、通典云：「各部初設有啓心郎三人，滿洲一人，漢二人。」雖然實錄中每部亦均設有啓心郎之職，但各部所設之名額，又不盡同。除吏、戶、禮、兵、刑等五部，每部僅列有啓心郎一人外，獨工部設有啓心郎三人。且實錄曾將各部啓心郎之人名，均詳細列出，而吏、戶、禮、兵、刑等五部，每部不但僅列有啓心郎一名，其所載之人名，又均爲滿洲人，未見有漢人啓心郎之設。惟工部列有啓心郎三人，滿人爲苗碩渾，漢人爲羅綉錦與馬鳴佩。此又係實錄與通典之互異處。此其二。

至於清文獻通考一書，因其所據之史料爲清太宗實錄，故其所載與清太宗實錄完全相同。惟清史稿所記，又與以上三種清代官書歧異，或另有所據。如清史稿職官志，初設六部之文云：

初天聰五年詔羣寮議定官制，建六部，各以貝勒一人領之。（原註云：順治元年罷，八年復以親王、郡王兼攝，九年罷。）置承政四人。（原註云：滿二人，蒙、漢各一人。惟工部滿一人，漢二人。）參政八人。（原註云：惟工部置蒙、漢各二人，共十二人。）啓心郎一人。（原註云：工部置漢二人，順治九年定秩視侍郎。）

以上清史稿所說，其與清太宗實錄、清通典各書之不同處，有如下列：

一 清太宗實錄及通典等書，均載六部承政之人數，吏部三人，滿、蒙、漢各一人。戶、禮、兵、工等四部，每部各四人，滿二人，蒙、漢各一人。惟刑部設有五人，滿、漢各二人，蒙古一人。而清史稿說：「各部均置承政四人。」並註云「滿二人，蒙、漢各一人。惟工部滿一人，漢二人」。此其一。

二、細按三朝實錄本清太宗實錄之文「吏、戶、禮、兵、刑各部……復設參政八員。工部復設參政八員。漢人二員，蒙古二員。」辭義頗有不太明顯之處。蓋六部參政一職，究係均爲八員？抑或惟吏、戶、禮、兵、刑五部爲八員。獨工部爲十二員？以吾人之淺識，此段文義或應解釋爲「六部參政應均爲八員。」而工部「復設參政八員」一句下之「漢人二員、蒙古二員」之說，或係結以上六部參政每部八員各族分配名額之注脚。卽註明各部參政八員中，包括有漢人二員，蒙古二員。其他四員則爲滿人耳。但乾隆本之清太宗實錄，或將此段文義誤解，以爲「吏、戶、禮、兵、刑各部」均祇設有參政八員。而實錄工部復設參政八員句，與漢人二員，蒙古二員句相連，遂誤以爲「工部之所設參政八員」，應皆爲滿人故而乾隆本將三朝本之「復設參政八員」句上，加添「滿洲」二字，因此六部參政一職，遂變成吏、戶、禮、兵、刑五部「各設八員」。獨工部參政一職之數爲「滿洲八員，漢人二員，蒙古二員」，共計十二員矣。進而從一般情理推測，清之初設六部，純係仿自明代，各官職稱與權轄，清人恐尙未深悉。所以除去貝勒總管部務爲各部之長外，其下之各種屬官中，按理應爲滿漢人兼用，始可發揮六部之功能。加以當時清人統制下之人民，已非純爲滿人，投降之漢官、漢民，已相當之多。從其六部承政一職，必須擇「滿洲、漢人、蒙古人」三者兼用，或可知

清人仿明制「設官分職」之原因，卽因其國中之社會形態，已由單純的部落社會，急遽擴展爲國家社會。其原始所用於管理生活單純女眞人之法，早已不太適用。加以大量的漢人與蒙古人，從戰爭中俘虜，或從明朝、蒙古逃來。故而不得不改變方法，以管理大量增加之漢人與蒙古人。從其生活環境言，其所可根據之辦法，僅有漢人之方法，較爲適合，故更不得不加採用。然而澈底執行明代之法制者，又不得不借重漢人與漢官。所以其六部中之「參政」一職，每部有八員之多，而八員中竟全是滿人，或當爲不太合理之處置。再據乾隆本清太宗實錄天聰五年十二月丙申條云：「上以元旦朝賀屆期，諭八旗諸貝勒大臣曰：『禮部參政李伯龍疏奏：我國朝賀行禮時，不辨官職大小，常有隨意排列，踰越班次者，應請酌定儀制』等語。此言誠是。」可知禮部中尙有漢人參政。而此條之時間，上距初設六部時，爲時僅有五月。尙在六部衙門建成前之八月（按六部新建衙門竣工在天聰六年八月癸酉。）進而更據清太宗實錄天聰六年十一月丁未條云：「上諭六部諸貝勒曰：『國家初設六部時，滿洲、蒙古、漢人，各部承政、參政，分爲二行，定有班次』……。」是可知清人初設六部的承政、參政中，原包括有滿人，蒙古人與漢人。從以上所舉證各條，或可知三朝實錄本清太祖實錄所云：「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復設參政八員。」應爲完整之文句。而其下所云「漢人二員，蒙古二員」句，乃是解釋在參政八員之名額中，包括有「漢人二員，蒙古人二員」。也祇是實錄未能將完整之語義表達，省略「內滿洲四員，漢人二員，蒙古二員」之「內滿洲四員」一句耳。若以乾隆本所云爲是；那麼除工部參政「滿洲八員，漢人二員，蒙古二員，」共十二名外，其它「吏、戶、禮、兵、工五部」之設「參政八員」，究應純爲滿人？抑滿漢蒙古人均有？證以前引「禮部參政李伯龍」之文，則可知禮部八員參政中，含有漢人參政在內。如此者，所謂「參政八員」，絕非純滿洲人者可知。若果然，則工部「復設參政八員」之下，實無庸再贅以「漢人二員，蒙古二員」之文。若以上所斷不誤，或可知三朝實錄所載，僅有缺文而已。而乾隆重修之清太宗實錄，似未經細審上下文義，卽冒然在工部「復設參政八員」句中，妄改增爲

「其下設『滿洲』參政八員。」以致於工部之參政一職，竟在此種庸人妄筆之下，變爲十二名，而異於它部。就當時之形勢觀之，吏部、兵部、刑部等之職務，似均較工部重要而繁雜。而竟將不太重要之工部，多設官職，似亦非常情所許。准此論證，清史稿竟不加詳審，而將工部「參政」一職之名額，直書爲十二人。此乃清史稿誤釋實錄之文。此其二也。

綜合以上引證清代官修史籍所說，對有關清代初設六部之史實，非略而不詳，卽彼此矛盾。然而近代研究清史者，或因無法覓得眞實之史料，所以每據以上各書之說，遂下結論。例如蕭一山先生之「清代通史」卷上第十章。第四節「政治上之建設」一段中卽說：

天聰五年，始定議設立六部；凡吏、戶、禮、兵、刑、工，一如明制，每部皆以一貝勒主之。……六部各設貝勒一人，曰「管某部事」，猶後之管部也。其下有承政、參政，啓心郎，辦事，筆帖式等官。承政滿、蒙、漢各一人；承政之下，皆設參政八人，惟工部分滿八人，蒙漢各二員。猶後之尚書侍郎也。辦事筆帖式，則各酌量事務繁簡補授。文臣賜號巴克式、榜式者，仍許舊稱，其餘並令改稱筆帖式。

觀以上蕭氏之文，知其不但根據互相矛盾之清修官書，加以鈔錄，並將各書互異之說揉雜撰入。或因蕭氏不諳清初滿文官稱之故，而將同名異譯之「巴克什」與「榜式」，亦誤認爲不同之二稱。按巴克什，榜式一名，滿文均書作 baksi，清人早期均譯「榜式」，其後又改譯作「巴克什」。雖漢字之書寫，容有不同，其實皆滿文 baksi 一名之兩譯也。

至於日本學者稻葉君山氏之「清代史」，對清代初設六部事，僅略說：「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衙門，在天聰五年設立。」未能詳言初設六部之情形，似嫌過於簡略。

年前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見清初之滿文原始殘檔數十葉，內有「無圈點老滿文原檔」七頁，恰爲清太宗天聰五年七月初設六部之原檔，頗爲珍貴。經李光濤先生攝影洗印，囑爲譯註。始澈底明瞭清代初設六部之史實。並由此等珍貴之原始史料，證明上引之清代所有官修史籍，對天聰五年七月初設六部之記載，皆爲望風

捕影之說，故而特將之譯註於後，以供參考：

清太宗天聰五年七月初八日，初設六部之老滿文原檔。

1.（請參閱圖版一五七～一六三）。

2. 附原檔老滿文譯註部份。

sure han i sunjaci aniya nadan biyai ice jakūn, ninggūn jurgan be toktobuha
天聰 汗 的 第五　年　七　月的 初　八　六　部　將　定立

dangse..
檔子

*..hafan i jurgan i beile..(gūsa ejelehe beile oci hafan i jurgan i hosioi
吏 的 部 的貝勒　旗　管理　貝勒 則 吏 的 部 的和碩的

beile sembi, gūsa ejelehekū taiji oci hafan i jurgan i taiji sembi..) aliha
貝勒 稱謂：旗　未管　台吉 則 吏 的 部 的台吉 稱謂：　承

amban duin.. (monggo emke, jusen juwe, nikan emke.) ashan i amban
政　四　　蒙古　一人　珠申 二人 尼堪　一人　侍　　郎

juwan duin.. (monggo duin, jusen jakūn, nikan juwe.) mujilen bahabukū
十　四　　蒙古　四人 珠申　八人 尼堪　二人　啓心　　郎

duin,. (jusen juwe, nikan juwe.) bithesi juwan.. (jusen jakūn, nikan juwe.)
四　珠申 二人 尼堪　二人　筆帖式　十　珠申 八人 尼堪　二人

janggin. (emu nirui emte.) takūrabure niyalma. (gūsata emte,)
章京　二 牛彔 各一人　差　人　每一旗 各一人

*..boigon i jurgan i beile.. (gūsa ejelehe beile oci boigon i jurgan i hosioi
戶 的 部 的貝勒　旗　管理　貝勒 則　戶 的 部 的 和碩

beile sembi, gūsa ejelehekū taiji oci boigon i jurgan i taiji sembi,.) aliha
貝勒 稱謂：旗　未管　台吉 則　戶 的　部 的台吉 稱謂：　承

amban duin,. (monggo emke, jusen juwe, nikan emke.) ashan i amban
政　四　　蒙古　一人 珠申　二人 尼堪　一人　侍　　郎

juwan duin.. (monggo duin, jusen jakūn, nikan juwe.) mujilen bahabukū
十　四　　蒙古　四人 珠申　八人 尼堪　二人　啓心　　郎

duin. (jusen juwe, nikan juwe.) bithesi juwan jakūn.. (jusen juwan
四　珠申 二人　尼堪　二人　筆帖式　十　八　珠申　十

ninggun, nikan juwe.) sang da juwan. (jusen jakūn, nikan juwe.) cifun
六人 尼堪 二人 倉 長 十 珠申 八人 尼堪 二人 稅課

da juwan juwe.. (jusen jakūn, nikan duin.) janggin. (emu nirui emte.)
長 十 二 珠申 八人 尼堪 四人 章京 一 牛彔 各一人

trkūrabure niyalma. (emu jalan ta emte.)..
差 人 一 札闌 每名一人

*..doroloṅ i jurgan i beile.. (gūsa ejelehe beile oci dorolon i jurgan i hosioi
禮 的 部 的貝勒 旗 管理 貝勒 則 禮 的 部 的 和碩

beile sembi, gūsa ejelehekū taiji oci dorolon i jurgan taiji sembi.) aliha
貝勒 稱謂： 旗 未管 台吉 則 禮 的 部 台吉 稱謂： 承

amban duin.. (monggo emke, jusen juwe, nikan emke.) ashan i amban
政 四 蒙古 一人 珠申 二人 尼堪 一人 侍 郎

juwan dujn.. (monggo duin, jusen jakūn, nikan juwe.) mujilen bahabukū
十 四 蒙古 四人 珠申 八人 尼堪 二人 啓心 郎

duin.. (jusen juwe, nikan juwe.) bithesi juwan. (jusen jakūn, nikan juwe.)
四 珠申 二人 尼堪 二人 筆帖式 十人 珠申 八人 尼堪 二人

janggin. (emu nirui emte.) takūrabure niyalma. (emu jalan ta emte.)
章京 一 牛彔 各一人 差 人 一 札闌 每各一人

*..coohai jurgan i beile.. (gūsa ejelehe beile oci coohai jurgan i hosioi beile
兵 部 的 貝勒 旗 管理 貝勒 則 兵 部 的 和碩 貝勒

sembi, gūsa ejelehekū taiji oci coohai jurgan i taiji sembi.) aliha amban
稱謂 旗 未管 台吉 則 兵 部 的台吉 稱謂 承 政

duin. (monggo emke, jusen juwe, nikan emke.) ashan i amban juwan
四 蒙古 一人 珠申 二人 尼堪 一人 侍 郎 十

duin. (monggo duin, jusen jakūn, nikan juwe.) mujilen bahabukū duin.
四 蒙古 四人 珠申 八人 尼堪 二人 啓心 郎 四

(jusen juwe, nikan juwe.) bithesi juwan jakūn. (jusen juwan ninggun,
珠申 二人 尼堪 二人 筆帖式 十 八 珠申 十 六人

nikan juwe.) janggin. (emu nirui emte.) takūrabure niyalma. (emu jalata
尼堪 二人 章京 一 牛彔 各一人 差 人 一 札闌每

emte.)
各一人

..beidere jurgan i beile.. (gūsa ejelehe beile oci beidere jurgan i hosioi
刑　部 的 貝勒　旗　管理　貝勒 則　刑　部 的 和碩

beile sembi, gūsa ejelehekū taiji oci beidere jurgan i taiji sembi.) aliha
貝勒 稱謂　旗　未管　台吉 則　刑　部 的台吉 稱謂　承

amban duin.. (monggo emke, jusen juwe, nikan emke.) ashan i amban
政　四　蒙古　一人　珠申　二人　尼堪　一人　侍　郎

juwan duin. (monggo duin, jusen jakūn, nikan juwe.) mujilen bahabukū
十　四　蒙古　四人　珠申　八人　尼堪　二人　啓心　郎

duin. (jusen juwe, nikan juwe.) bithesi juwan. (jusen jakūn, nikan juwe.)
四　珠申　二人　尼堪　二人　筆帖式　十　珠申　八人　尼堪　二人

janggin. (emu nirui emte.) takūrabure niyalma. (gūsa ta juwete.)
章京　一　牛彔 各一人　差　人　旗 每 各二人

*..uilere jurgan i beile. (gūsa ejelehe beile oci uilere jurgan i hosioi beile
工　部 的 貝勒　旗　管理　貝勒 則　工　都 的 和碩　貝勒

sembi, gūsa ejelehekū taiji oci uilere jurgan i taiji sembi.) aliha amban
稱謂　旗　未管　台吉 則　工　部 的台吉 稱謂　承　政

duin. (monggo emke, jusen juwe, nikan emke.) ashan i amban juwan
四　蒙古　一人　珠申　二人　尼堪　一人　侍　郎　十

duin. (monggo duin, jusen jakūn, nikan juwe.) mujilen bahabukū duin.
四　蒙古　四人　珠申　八人　尼堪　二人　啓心　郎　四

(jusen juwe, nikan juwe,) bithesi juwan. (jusen jakūn, nikan juwe.)
珠申　二人　尼堪　二人　筆帖式　十　珠申　八人　尼堪　二人

janggin. (emu nirui emte.) takūrabure niyalma. (emu nirui emte.)
章京　一 牛彔 各一人　差　人　一 牛彔 各一人

*..hosioi beile.. (gūsa ejelehe beise be.) taiji. (gūsa ejelehekū sula beise be.)
和碩 貝勒　旗　管理 貝勒們 把　台吉　旗　未管　閑 貝勒們把

beise be ninggun jurgan de sindahangge. hosioi beile oci tere jurgan i
貝勒們把　六　部　於　設置的　和碩的 貝勒 則 那　部　的

hosioi beile sembi, taiji oci tere jurgan i taiji sembi. ninggun jurgan de
和碩的 貝勒 稱謂　台吉 則 那　部 的 台吉 稱謂　六　部　於

beisei sirame sindaha amban be. tere jurgan i aliha amban sembi. aliha
貝勒們的 繼 設置 大臣 把 那 部 的 承 政 稱謂 承

amban i ilhi sindahangge be. tere jurgan i ashan i amban sembi. juwete
政 的 副 設置的 把 那 部 的 侍 郎 稱謂 兩個

bithesi be tere jurgan i mujilen bahabukū sembi. terei fejergi jakūn
筆帖式 把 那 部 的 啓心 郎 稱謂 此 下 八

bithe arara urse be tere jurgan i bithesi sembi.
文書 辦理 等 把 那 部 的 筆帖式 稱謂

gūsai ejen. meiren i ejen. jalan i ejeen. nirui ejen. (ere duin jergi emu
旗的 額眞 梅勒 的額眞 札闌的 額眞 牛彔的 額眞 此 四 級 都

kadalara gebu.) sumingguwan. fujan. sanjan. iogi. beiguwan, cansun. siopu.
總管 名 總兵官 副將 參將 遊擊 備禦官 千總 守堡

(ere nadan jergi gemu uwesire waisire gebu.)
此 七 級 都 上 下 名

yaya bitehei nivalma be baksi sere be gemu naka. bithesi seme hula. han
諸 辨文書 者 把 榜式 稱 把 都 停止 筆帖式 稱 呼 汗

cohome baksi gebu buhe niyalma be. bakai seme hula..
特別 榜式 名 與 者 把 榜式 稱 呼

3. 老滿文原檔漢文譯註部份。

定立六部的檔子：天聰汗的第五年七月初八日。

吏部的貝勒：管理固山（旗）的貝勒，稱爲吏部的和碩貝勒。未管固山（旗）的台吉，稱爲吏部的台吉。

承政四：珠申(註一)（滿）二，蒙古一個，尼堪(註二)（漢）一個。

侍郎十四：珠申八，蒙古四，尼堪二。

啓心郎四：珠申二，尼堪二。

筆帖式十：珠申八，尼堪二。

章京：每一牛彔一名。

差人：每固山（旗）一名。

戶部的貝勒：管理固山（旗）的貝勒，稱爲戶部的和碩貝勒。未管固山（旗）的台

吉，稱爲戶部的台吉。

承政四：珠申二，蒙古一個，尼堪一個。

侍郎十四：珠申八，蒙古四，尼堪二。

啓心郎四：珠申二，尼堪二。

筆帖式十八：珠申十六，尼堪二。

倉長十：珠申八，尼堪二。

稅課長十二：珠申八，尼堪四。

章京：每一牛彔一名。

差人：每一扎闌一名。

禮部的貝勒：管理固山（旗）的貝勒，稱爲禮部的和碩貝勒。未管固山（旗）的台吉，稱謂禮部的台吉。

承政四：珠申二，蒙古一個，尼堪一個。

侍郎十四：珠申八，蒙古四，尼堪二。

啓心郎四：珠申二，尼堪二。

筆帖式十：珠申八，尼堪二。

章京：每一牛彔一名。

差人：每一扎闌一名。

兵部的貝勒：管理固山（旗）的貝勒，稱爲兵部的和碩貝勒。未管固山（旗）的台吉，稱爲兵部的台吉。

承政四：珠申二，蒙古一個，尼堪一個。

侍郎十四：珠申八，蒙古四，尼堪二。

啓心郎四：珠申二，尼堪二。

筆帖式十八：珠申十六，尼堪二。

章京：每一牛彔一名。

差人：每一扎闌一名。

刑部的貝勒：管理固山（旗）的貝勒，稱爲刑部的和碩貝勒。未管固山（旗）的台吉，稱爲刑部的台吉。

承政四：珠申二，蒙古一個，尼堪一個。

侍郎十四：珠申八，蒙古四，尼堪二。

啓心郎四：珠申二，尼堪二。

筆帖式十：珠申八，尼堪二。

章京：每一牛彔一名。

差人：每一固山（旗）二名。

工部的貝勒：管理固山（旗）的貝勒，稱爲工部的和碩貝勒。未管固山（旗）的台吉，稱爲工部的台吉。

承政四：珠申二，蒙古一個，尼堪一個。

侍郎十四：珠申八，蒙古四，尼堪二。

啓心郎四：珠申二，尼堪二。

筆帖式十：珠申八，尼堪二。

章京：每一牛彔一名。

差人：每一牛彔一名。

和碩貝勒：將管理固山（旗）的諸貝勒。（稱爲：某部的和碩貝勒）。

台吉：將未管固山（旗）的閑散諸貝勒。（稱爲：某部的台吉）。

將置於六都的貝勒們，稱爲和碩貝勒，亦卽稱那部的和碩貝勒。台吉：卽稱那部的台吉。

於六部貝勒們之下設置的大臣，稱爲那部的承政。將設置的副承政，稱爲那部的侍郎。將兩個筆帖式，稱爲那部的啓心郎。自此以下八個辦理文書的人們，稱爲那部的筆帖式。

固山（旗）額眞（主），梅勒額眞，扎蘭額眞，牛彔額眞，此四級均名曰總管。

總兵官，副將，參將，遊擊，備禦官，千總，守堡，此七級皆上下酌量名之。

把稱作榜式各辦理文書的人，皆令停止，皆稱筆帖式。汗特別賜與榜式名號者，仍稱榜式。

註一：清人未入關前，每稱其民族爲 juren（珠申）。此名稱之本義不明。許多中外學者，均以吾國古代之「肅愼」相附會。滿文字書中僅釋作「滿洲臣僕」稱作「珠申」。此爲清太宗天聰九年以後之解釋（參

見清太宗實錄天聰九年十月庚寅條）。此字之本義：據吾人之臆測，當爲滿文 juse 一字之異譯。按滿語 juse 原爲 jui（兒子、子）一字之多數。故 juse 義爲「豪兒子，兒子們」。而滿語尾音的 n 音，應用時尚無定例，不易捉摸。如滿語之 amban（大）亦可譯 amba。ajige（小）亦可譯 ajigen。致於 jusen 之 se 與 juse 之 se，在新滿文中雖然大有分別，但在老滿文中，二字的書寫完全一樣。由此吾人初步臆測：滿語的 jusen 其原義或應爲「子民」或「兒子們」。不過此處之 jusen「珠申」一名含義，亦即後日所稱之「滿洲」或「滿洲人」。

註二：早期清人稱「漢人」多稱 nikan「尼堪」，此字之原義亦不明（可參閱拙著：「滿人稱謂『漢人』爲『尼堪』意義之臆測」一文，文見大陸雜誌特刊第二輯）此處之 nikan「尼堪」，即稱「漢人」者。

由以上所譯清代初設六部的老滿文原檔，再證以前引清修各官書，可知官修各書所載，殆皆未實。最低限度，在清代最初定立六部之時，必當以此老滿文原檔所載爲信史也。今將以上所引清代官修各書之說，證以老滿文原檔所載，其應辯證者：

㈠主管六部事務的貝勒，其眞正的職稱，應爲「某部的和碩貝勒」。而其實際的職權，不但執掌各部行政之大權，並且掌握各旗的兵權。這可證明清代初期之制度，完全是軍政合一的形式。

㈡在清代初設六部之時，除去執掌各部行政大權的和碩貝勒以外，尙有「台吉」一階，爲清代官書所漏列。此一階級的人選，係以「未管固山（旗）事務之貝勒或台吉」充之，形式上似爲各部和碩貝勒之副。吾人以前研究清初之官制，每認「貝勒」似較「台吉」職位爲高。其實證以老滿文原檔，所謂「貝勒」「台吉」者，原非官職之稱。僅是對部落酋長以及其子侄之尊號而已。所以自從清太祖公開抗明以後，始自稱「汗」外；較早的史籍，多稱「淑勒貝勒」。即由於稱汗以後，始稱兄弟、子侄爲「貝勒」爲「台吉」。然而「貝勒」與「台吉」二名，在眞正的階級上，似無等級之差別。如上引原檔曾說：「台吉：未管固山（旗）事務的貝勒們，稱謂台吉。」進而更證以老滿文原檔中，每稱清太宗爲「洪台吉貝勒」hong taiji beile,（日譯滿文老檔多改作第四貝勒 duici beile）。可知貝勒與台吉僅是名稱字面之不同，在職級上原無分別也。

㈢從六部最高階級之貝勒、台吉二職觀之：似可明瞭在清代初年之一切制度中，雖其外型多取之明代；但是實際上仍然未脫家族掌握軍政大權的範圍。凡管理軍政大權之人，都是他們一氏族中，有直接血緣關係的兄弟子侄。但是除去其掌握實權的親族外，在其下供其驅使以辦理行政事務的人，始由其親族以外之人擔任。

㈣在清初六部中，貝勒、台吉官階以下之職稱滿文稱曰「aliha amban」按清文鑑譯此名爲「尙書」，似與滿文原義不符。滿文 aliha 一字，是從 ali 一字而來。其原義爲「擎」或「承擔」「擔當」。所以 aliha 一字，原爲「承當」一語之動詞。而滿文之 amban 義爲「大臣或大人」。因此 aliha amban 一名，應譯作「承政大臣」。證以清太宗實錄中所稱「承政」，似較後日譯爲「尙書」要適合字義多了。惟清修官書所載六部承政之名額，不但互異，且又均係訛誤之證。如清實錄說：「吏部承政三人，滿、蒙、漢各一人。戶、禮、兵、工四部，每部各設承政四人，滿二人，蒙、漢各一人。獨刑部設承政五人，滿、漢各二人，蒙古一人。」通典、文獻通考等書說同實錄。清史稿則說：「六部各設承政四人，滿二人，蒙、漢各一人。」惟工部承政各民族之分配額爲「滿一人，漢二人。」文似矛盾。因爲每部各設承政四名，而分配額爲「滿二人，蒙、漢各一人。」而工部亦應爲四人。但何以其分配額僅舉「滿一人，漢二人」三名？似與每部四名承政之數不合。否則或卽漏書「蒙古一人」之文，二者必有一誤。姑勿論其誤何在，惟證以所譯老滿文原檔之文，可知清修官書所載六部初設承政之人數，似均非史實。

㈤六部承政官職以下之另一官階，老滿文原檔書作 ashan i amban 就滿文之原義釋之：ashan 一字，原爲「侍坐之侍，旁邊之旁，側面之側」。此字之字根，原爲 asha，其義爲「鳥雀之翅膀，身體旁邊之佩帶」。亦卽「側翼或兩翼」之義，而 amban 爲「大臣或大人」。若是 ashan i amban 相連用，似可譯爲「兩側大臣」。然官修各書均記爲「參政」。獨清通典曾有「左右侍郎，滿洲、漢人各一人。掌佐理銓衡以貳尙書」之記載。從其文義徵之：通典之文似係記載後日實地官職之稱，或非初設六部之職名。但徵諸前引清太宗實錄天聰五年十二月條所載：「禮部參政李伯龍」之文，進而證以羅振玉所編之「史料叢刊初編」一書，內收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上，有李伯龍劾寧完我奏一件。其時間爲天聰六年正月初八日。但其職稱却云：「禮部侍郎李伯龍」。羅氏所據原係清內閣大庫所出之檔冊，似較可信。參以滿文 ashan i amban 之原義爲「兩側大臣」。此名似應譯作「左右侍郎」或僅譯「侍郎」似較官修各書之譯爲「參政」爲合適。至於「參政」一名，若以滿文譯之，以應稱爲 aisilara dasan i hafan, 或 aisilara dasan i

amban 或 aisilame dasara i hafan, aisilame dasara amban。若僅就滿文之原義譯之：ashan i amban 一名，似應譯「侍郎」或「左右侍郎」。如此者，清通典之文似有追述初設六部職稱之意，或較其他官修各書之稱爲「參政」者妥實。

至於初設六部各部設置「侍郎」一職之人數，清實錄說：「每部設參政（侍郎）八員，獨工部設參政（侍郎）十二員，內滿洲八員，蒙古參政二員，漢參政二員。」清史稿說同實錄。通典僅說「六部各設左右侍郎滿洲、漢人各一人。」但是證以前譯清代初設六部之老滿文原檔，實際上初設六部時，每部均設置侍郎（參政）十四人，而其各民族之分配額，爲「滿洲（珠申）八人，蒙古四人，漢（尼堪）二人。」證以清太宗實錄天聰六年十一月丁未條云：「上諭六部諸貝勒曰：『國家初設六部時，滿洲、蒙古、漢人，各部承政、參政，分爲二行，定有班次。」是可知清代初設六部時，承政、參政均有滿人、蒙人與漢人。而實錄除工部外，其他六部均僅云「其下設參政八員」而不云八員中，究竟是全爲滿人，抑或蒙古、漢人均有？證以清實錄天聰五年十二月丙申條：「禮部參政李伯龍疏奏」，是清代初設六部時，在禮部中有漢人參政之設。如此當可知即是清實錄本身，亦前後記載矛盾，更證以原檔，則可確知所有清代官修各書，記載清代初設六部之（侍郎參政）一職，不但名稱訛誤，即各部之名額；亦均爲不實之說也。

㈥六部侍郎(參政)一職下之，另一職官，老滿文原檔中書爲 mujilen bahabukū。按滿文 mujilen 一字，原義爲「心」。而 bahabukū 一字的語根爲 baha，其原義爲「得到甚麼之得」。若加一 bu 字，義爲「使得到」「被得到」。再加一官稱名詞之 kū 而成爲一完整之官稱 mujilen bahabukū。其義即「使得心之官」或「被得心之官」。清修官書均譯爲「啓心郎」，義尚脗合。

至於啓心郎一職之職務，清修官書多未詳載。據清禮親王昭槤之嘯亭雜錄卷二云：「國初滿臣不解漢語，每部置啓心郎一員，以通曉國語之漢員爲之。職正三品，每議事坐其中，後多緣以爲奸，乃汰去。」此說似乎不實，蓋證以實錄所云：六部所設之啓心郎，實皆爲滿人。如吏部啓心郎爲索尼，戶部啓心郎爲布丹，禮部啓心郎爲祁充格，兵部啓心郎爲穆成格，刑部啓心郎爲額爾格圖，工部

啓心郎爲苗碩渾、羅繡錦、馬鳴珮。實錄所載雖殘闕不完（詳後），然所記初設六部之啓心郎，大半爲滿洲人，可知嘯亭雜錄所說，未得其實。且嘯亭雜錄所說六部啓心郎之職務，實同「通譯」，似亦與啓心郎之名不相稱。據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上：「鮑承先等議考察啓心郎優劣奏」云：「皇上所設啓心郎者，原爲檢舉不公不法事。……今立啓心郎一年有餘，各部啓心郎所講公道有那幾件，便是替朝廷幹事……。」又據清太宗實錄天聰七年十月己巳條云：「上召文館滿漢儒臣，及六部滿漢啓心郎等入內廷，命依次坐，諭啓心郎等曰：『……向嘗誡諭爾等啓心郎，不得干預部事。但坐於各貝勒之後，儻有差謬，則啓其心。今聞各部貝勒多在私家理事，果爾則設立衙門何爲？此皆妄自尊大，而慢於政事也。似此情事，爾等何不開導之？……如朕與諸貝勒，或不理國政，貪貨利、耽酒色，貽誤機務，爾等言之。朕若不聽，朕之過也。至爾等既任啓心郎之職，遇本部貝勒有過，言之不從，遂默而不言可乎？當再三言之，終不見從，方可奏朕』……。」是可知清代啓心郎一職，其職務近似各貝勒之顧問，更兼有明代「御史」之職務。至於六部中各部所設啓心郎之名額，清代官修各書又相互不同。如清實錄云：「吏、戶、禮、兵、刑等五部，各部均僅設啓心郎一員，且均爲滿人。獨工部設啓心郎三員，滿一人，漢二人。」清史稿說同實錄。清通典則說：「又各部初設有啓心郎三員，滿一人，漢二人。」但證以上譯老滿文原檔，清代初設六部時，各部所設之啓心郎，實爲每部四人。而其分配名額爲滿（珠申）二人，漢（尼堪）二人，且啓心郎之人選本係從筆貼式中挑選者。由此或可知清代官修各書之誤矣。

㈦在清代初設六部時，除去以上職官以外，其下尚有「筆帖式」一職。爲清通典、清文獻通考，清會典等書所不載。雖清實錄曾有：「其餘辦事筆帖式，各酌量事務繁簡補授。」但未言各部所設人數。根據上譯老滿文原檔所載：各部附設筆帖式之人數，亦相互不同：如吏、禮、刑、工等四部，各設有筆帖式十人，滿（珠申）八人，漢（尼堪）二人。戶、兵二部竟各設筆帖式十八人，滿（珠申）十六人，漢（尼堪）二人。此亦可略補清代官修各書之缺漏也。

㈧根據老滿文原檔所記，戶部尚有「倉長」及「稅課長」二職，爲清代官修各書所未載。戶部之設此二職，或因戶部管理糧，稅兩種特殊事務之故。而倉長一職，

竟設有十人之多（滿八人，漢二人）。稅課長達十二人（滿八人，漢四人）。由此當可想見：當時清人之發展，其經濟成長，已非舊有部落制度所可適應。故而不得不漸漸走向國家財政經濟之制度。此亦官書所闕者。

㈨除去戶部獨設之「倉長」及「稅課長」外，六部中最初均設有「章京」一職。按章京一名前史未見，不知清人由何而來。惟清文鑑臣宰類將章京釋曰：tušan jergi bisire hafan be janggin sembi,,「將有職級的官員叫做章京。」似乎有些含混不清。蓋不知清初何職爲無職級者？又據清文彙書云：「章京，乃文武有責任執掌之有司官。」是清文彙書將 tušan jergi bisire hafan 釋作「有責任執掌」。更使人如墮五里霧中。以吾人推測滿文章京 janggin 一名，或係漢語「將軍」一名之對音。查考清文鑑「鎭國將軍」滿文書作 gurun be dalire janggin，「輔國將軍」書爲 gurun be aisilara janggin，是滿文將漢文的「將軍」書爲 janggin。更據清文補彙云：「janggin deli」漢文釋曰：「將軍石」（門洞中間安定欄門之大方石）。或可證明滿文「章京」一名，當係假自漢文之「將軍」者。或曰：清文鑑中另有「將軍」一稱，滿文曰：jiyang giyun，其釋義曰：cooha be uheri kadalarangge be jiyanggiyun sembi,,義謂「總管軍隊稱作將軍」。似乎「將軍」與「章京」有別。然考清人未入關前，許多名稱非假自漢人，卽借自蒙古。或因早期清人，對漢語之發音，審音未確，誤將近似將軍二字之字音譯之而成 janggin，迨此名沿用日久成俗後，始發覺漢文之「將軍」，原應讀爲：jiyanggiyun，與 janggin 一名之發音有別。故而始有「章京」janggin「將軍」jiyanggiyun二名之混用。若然者，始可解釋何以清人將「章京」釋作：「乃文武有責任執掌之有司官」。

至於六部初設章京之名額，各部均爲每一牛彔一人。此亦官修史書之漏誤也。

㈩根據老滿文原檔，在清代初設六部時，六部中最末一階爲「差人」。滿文曰 takūrabure niyalma，各部設置之人數，或因各部事務之繁簡各不相同。其中吏部與刑部，是每一固山（旗）選派一人。戶部，禮部，兵部，是每一扎蘭選派一人。工部是每一牛彔選派一人。此一職稱不能列入職官，但爲明瞭清代初設六

部之形態，或可從所有組成六部之份子中，得其梗概也。

綜合以上所論，可知後日清代官修各書，雖辭藻絢美，然文過勝質，已流於巧飾，要非史家之筆。爰據老滿文原檔略綴拙見，草成此文，以就正於諸先進焉。

老滿文原檔論輯

附錄（二）

陳捷先著

「舊滿洲檔」述略

輯自民國五十八年八月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之

「舊滿洲檔」

「舊滿洲檔」述略

陳捷先

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清代文獻二百零四大箱，其中大多數是中文的檔案，但也有不少滿洲文的材料。像實錄、聖訓、起居註、大臣和將軍的奏章等等，從清初到清末，每代都有，收藏之豐，是目前中外各國任何滿文資料中心所不及的。尤其是故宮博物院珍藏的「舊滿洲檔」，更是全世界僅有的瑰寶。這一套舊檔多半是用古體滿洲文寫製的，成書的時間距今已有三百多年，是滿洲文書檔中最古老的作品。舊檔裏記載的全是滿洲族人在入關以前所發生的大小事件，這些記事不但告訴我們「八旗牛彔之淵源，賞給世職之緣由」；並且我們也可以從而了解很多被後世清代君主所諱飾或刪除的重要史事。而就當時所用的文字本身來看，舊檔似乎也可以幫助我們鈎考出滿文字形與語音由舊變新的若干過程與原始，所以對於研究清初史事和滿洲語文的人來說，這一套舊檔眞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資料，價值之高是無法估計的。然而，近幾十年來國家動亂頻仍，學術界受到很大的影響，清初研究停滯不前，滿文滿語幾乎成了絕業。加上故宮博物院幾度搬遷，因此看過這批珍貴舊檔的人實在不多，對舊檔從事過研究的更是寥寥可數。

現在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先生爲了宣揚我國文化特質，流傳珍貴史料，決心把院藏的清代文獻全數公開，以利學人研究；但是這項計劃所需的經費過於龐大，一時無法全部刊行。所以目前決定先把這批「舊滿洲檔」影印成書，公諸世界。這是出版界的大事，也是研究清史與滿文學人的大喜信息。蔣先生囑我在影印前代爲策劃整理並作專文介紹，我感到非常榮幸。雖然我自己的學力有限，但對於這種重要的名山事業，我是極願奉獻棉薄的，因爲公開史料不僅代表我們觀念的進步，更足以促進我們學界術水準的提高，而這些都正是今天國內最需要的。

現在影印「舊滿洲檔」的工作已經快完成了，我願把我個人在故宮博物院工作經年的膚淺心得寫在下面，作爲對這批舊檔的初步介紹和研究。

一、舊滿洲檔之命名、由來及其相關之諸問題

記述滿洲部族入關前大小事蹟的這批檔案，到目前爲止至少有「檔子」（dangse）、「日記」、「無圈點檔」、「無圈點滿文檔子」（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dangse)、「有圈點滿文檔子」(tongki fuka sindaha hergen i dangse)、「滿文老檔」、「滿洲秘檔」、「老滿文原檔」、「舊滿洲檔」等等不同的稱謂。(註一)每一種名稱多少含有不同的意義，是一般人不容易分別的。

「檔子」和「日記」是滿洲部族在入關前給這批資料所定的名目，在當時是非常適合的。乾隆初年，大臣鄂爾泰等在內閣大庫中發現了一批滿文檔冊，由於「檔內文字，不僅無圈點，復有假借者」，所以當時就給這批舊檔稱爲「無圈點檔」。不過嚴格的說，這種名稱是不盡確當的，因爲當時發現的並非全部都是無圈點的滿文檔冊，其中有若干冊已經是用有圈點的滿文寫製的了。至於「無圈點滿文檔子」和「有圈點滿文檔子」是清高宗時重鈔關外舊檔所採用的名稱，因爲重鈔的本子有原樣照鈔和增加圈點的不同，所以成書以後也有上述的區別。清朝末年，日本學人內藤虎次郎 (Naitō Torajirō)在盛京崇謨閣看到滿文檔案，後來他寫文章介紹這批材料時，他稱之爲「滿文老檔」。這個名稱只是指乾隆朝重鈔的無圈點和有圈點兩種滿文檔冊而言，和入關以前製成的舊檔是無關的。內藤採用這個名稱，據說是完全爲了「方便」。「滿洲秘檔」是金梁輯譯滿文檔案時用的，所指的檔案也是乾隆朝的重鈔本。前幾年廣祿老師和李學智先生用「老滿文原檔」這個名稱，按「原檔」一詞，乾隆時已經使用，後來日本學者也有引述的。然而「老滿文原檔」所指的檔冊應該是滿洲人在關外用老滿文所寫的那些檔子，至於同時期用新滿文所作的舊檔似乎就不能包含在內了。我們現在用「舊滿洲檔」來命名這批舊檔，實際上是從清高宗上諭裏得來的靈感，主要的相信這個名稱既可以分別舊檔與乾隆重鈔本在時間上的先後，同時也可以包含早期滿洲人在關外用老滿文和新滿文兩種文體所記的檔案。

滿洲人在血緣和文化上都和女眞人同源，不過滿洲文字和女眞文字在外形上却沒有相關的聯繫。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清太祖努爾哈齊因爲部族中沒有文字，所以就命令大臣噶蓋和額爾德尼二人把蒙古字改編成滿洲文，頒行族中，這是滿文創製的開始。當時草創的這種文字，就是今天我們所謂的「老滿文」(fe manju hergen)。(註二)不過這種字體簡古，聲韻不全的老滿文，字母中有很多是雷同不易分辨的，尤其在拼切漢字的時候，不但容易錯誤，同時也不敷應用；所以到清太宗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一六三二年）三月，皇太極又命儒臣達海酌量把老滿文加上圈點，使字形和發音都變得清楚易辨，不致混淆。這種經過改造增

創過的老滿文，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新滿文」(ice manju hergen)。(註三)由於新舊滿文最顯著的區別在於圈點的有無，所以「老滿文」又稱爲「沒有放上圈點的滿文」(tongki fuka sindaha akū manju i hergen)，「新滿文」則稱爲「放了圈點的滿文」(tongki fuka sindaha manju i hergen)。

滿洲人在創製滿文以前，族中文移往來所用的文字，清朝官書裏沒有明確的記載，不過從清太祖命大臣創製滿文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知道用蒙古文譯寫文書是當時流行的。同時，在朝鮮的史籍中，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出另外一些眞象。河世國在探訪夷情的報告裏說：

「……奴乙可赤（按指努爾哈齊）……麾下……文學外郎，則唐人投屬虜地，幾至三十年，而凡所通書，此人專掌云。」(註四)

這份報告是明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年）朝鮮平安道兵使給政府的呈文，文中所說「文學外郎」相信是指一個掌文書的人，「唐人」當然是指「漢人」。同年十二月，朝鮮政府又派一個叫申忠一的官員專程到努爾哈齊的老寨子裏訪問，並且和滿洲部族的首領們在一起共渡了新年。申忠一回國後著有建州紀程圖記，裏面也提到：

「……歪乃本上國人，來於奴酋處掌文書云。」(註五)

「外郎」、「歪乃」應該是滿文 wailan 的譯音，是「書記」、「秘書」等的意思。由此可知，滿洲人在沒有文字以前也用漢人來掌文書，當然所用的文字應該是漢文。

後金汗國建立後的第四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一六一九年），朝鮮人李民寏被滿洲俘虜，據他在後金新都界藩城中的觀察，他說：

「……胡中只知蒙書，凡文簿皆以蒙字記之。若通書我國（朝鮮）時，則先以蒙書起草，後華人譯之以文字。」(註六)

李民寏的這段記事可能稍有問題，因爲我們知道清太祖創製滿文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文移往來」上的需要。李民寏被俘的時候已經是滿文創製後的第二十年，滿文應該在滿洲部族中通行了。如果當時還用蒙文來記事通書，似乎與情理不合。再說滿文是由蒙文脫胎而來，字形和發音都很相似，李民寏看到的究竟是蒙文還是滿文，實在很成問題。況且在建元天命的前一年滿洲部族中已經有記載檔冊的記錄了：

「sure amba genggiyan han i ilibuha eiten hacin i sain doro be,
淑勒 大 庚寅 汗 的 建立的 一切 種種 的 好 政 把

erdeni baksi ejeme bitheleme gaiha., an i bithe ere inu.
額爾德尼 巴克什 記 寫錄 取了 經常的 書 這 就是」(註七)

意思是：「額爾德尼巴克什把聰睿（淑勒）的大英明（庚寅）汗所建立的一切善政都記錄了下來，這是經常的事。」

額爾德尼是創製滿文的人，實際上極大部份工作是他做成的，因爲萬曆二十七年和他同時被任命擔任這件工作的噶蓋在同年之中就被努爾哈齊殺掉了。(註八)天命建元前一年額爾德尼記載檔冊（當然很可能在更早就開始記檔子了），相信他不會捨滿文而用蒙文的。

同時天命六年（一六二一年）五月舊滿洲檔裡還看到這樣的一段記事：

「orin ninggun de, dangse be dasame tuwabi, kitanggūr be sanjan
二十 六 於 檔子 把 修改 看了 契譚古爾 把 參將

obuha. nikasa be, bucehe niyalma be, gemu dasame encu dangse
任命 漢人們 把 死去的 人 把 都 修改 分別的 檔子

araha,
寫製了」(註九)

意思是：「（五月）二十六日，把檔子修改並看了。任命契譚古爾爲參將。又修改了漢人們及死去人（的事），寫在不同的檔子裏。」

檔案既已修改了，可見在這以前早就記載了檔案。現在我們看到舊滿洲檔中達海等人在天命六年和稍晚所記的檔案，他們不但註明日期，如「十月裏」、「二月裏」等等，並且所用的文字確是老滿文。(註十)

滿洲部族中早年記載檔案的機關據清官書裏說到太宗天聰三年（一六二九年）才正式成立，那年四月皇太極設立文館，命令儒臣分爲兩直，巴克什達海等四人繙譯漢字書籍，巴克什庫爾纏等四人「記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註十一)不過這個「文館」顯然是由「書房」擴充而來，實際上在當時仍以書房爲稱；而書房的設置，相信早在太祖時就有了。天聰六年書房秀才李棲鳳說：「臣得侍書房已幾七年……」，可見天命年間已有書房存在。(註十二)到了太宗時代，「榜式（按卽巴克什）在書房中日記，皆係金字，而無漢字」。(註十三)天聰六年，達海去世以後，書房中已經用「櫃子收貯文書」了，當時所記檔子之多，由此也可以想見。(註十四)

清太祖和太宗兩朝究竟記注了多少「本朝政事」？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在乾隆時代發現他們入關前的舊檔共有三十七本。民國二十年左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整理內閣大庫檔案時見到了乾隆朝裝裱過的三十七本，後來又發現三本舊檔是乾隆時未見也未經裝裱的，所以總共是四十本。這四十本正好太祖和太宗朝各佔一半，前後歷時三十年（明萬曆三十五年至清太宗崇德元年、一六〇七年至一六三六年）。這批檔案就是我們現在影印的這部「舊滿洲檔」。(註十五)

舊滿洲檔雖然都經裝裱成冊，聽起來好像都是整齊無缺的了，但是這批檔案外形與內容都雜亂無序，而且存在的問題很多。現在且舉出幾點重要的如下：

㈠舊滿洲檔裏所用的文字不一，有無圈點的老滿文，有加了圈點的過渡期新滿文，也有加圈點的標準體新滿文。

㈡舊滿洲檔所用的紙張也不一樣，有明代遼東各衙門的舊公文紙，也有來自高麗的箋紙。

㈢舊滿洲檔雖然都製成於明末，但也有原本與重鈔的不同，四十本中有單一份的，也有重複的本子。

㈣舊滿洲檔裏的記載有記事本末體的，也有編年體的。

㈤舊滿洲檔用紙的尺寸不一，書寫的書法、行款和風格都不盡相同。有塗刪增飾的地方，也有糟舊殘缺的地方。

這些都是舊滿洲檔的特別處，也是這批檔案產生問題的原因所在。雖然這些特別處有助於研究舊滿洲檔的若干問題，但是僅僅根據這些特別處而臆測很多有關問題是絕對危險的。比方有人根據舊滿洲檔裏天命六年以前的記事不多，而且敍述是紀事本末體的，天命六年以後記事突增，體例又係編年，因而就論定天命六年以前的記載都是後世追述的，成書的時間一定較晚。可是常識告訴我們：史料是愈晚愈多的，文字是愈改愈華麗的。況且舊滿洲檔裏自天命元年以來，記事就已逐漸增多，而且漸成編年之體。這些事實又將作如何解釋呢？譬如又有人認爲凡是寫在或重鈔在高麗箋紙上的舊滿洲檔都至少是清太宗天聰六年以後的產品，因爲那一年朝鮮政府才和滿洲部族訂立歲貢「大紙千帙、次紙千帙」的條約。以前滿洲人的衣食都有問題，對這些與日常生活關係不大的紙張必然不會多所貯存，那裏還夠供來做日常記錄史事之用？乍聽起來，不無道理。可是天聰六年以前滿洲部族中是不是存貯

高麗箋紙或其他紙張呢？這事在滿文檔案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天命六年十二月初八日記着：

「han i ku de sindara iletu alban gaijara jaka be, ekiyemburakū
汗 的 庫 於 放的 公 課物 收取 東西 把 不減少

madaburakū fe kemuni gaimfi terei tulgiyen nikan i hafasai
不增加 舊 仍 要收 那 他 漢人 的 官員們的

beye ini cisui enculeme gaijara handu, maise, turi, malanggū,
自己 他的 私下 有異心 收取 粳米 小麥 豆 胡麻

jeku, sogi, giyen, bii, hoošan, ai ai buyarame gaijara alban be
穀 菜 靛藍 筆 紙 各 種 零星的 取得 公課 把

nakabuha
全停止」(註十六)

意思是：「收取放置在汗庫裏的公課，不予增加，也不予減少，還照舊例徵納。禁止其他漢人官員私自零星擅取粳米、小麥、豆、胡麻、穀、菜、靛藍筆紙作公課的行爲。……」

天命八年二月初六日記載裏說：

「solho i ilan jergi elcin jihe hafan i han de gaijiha menggun,
朝鮮 的 三 度 使者 來到 官員 的 汗 於 拿來的 銀子

ceceri, miyanceo, hoošan, ai jaka be, gemu juwe gurun i ueile
絹 棉紬 紙 一切 東西 把 都 二 國 的 事

wajire dube be tuwame, warkasi dain de jafabi ujihe hafasai
終結 到頭 把 看吧 瓦爾喀的 戰爭 於 捕捉的 收養的 官員們的

boode asarabuha bihe, joribi gaji sere moo uwenlung be
家裏 貯藏 在 指示 給送來 說的 毛 文龍 把

burakū, baibi jaldame medege gaime yabure jakade, tere asaraha
不給與 只是 誆騙 消息 取得 走來 因爲 那 貯藏的

jaka be gemu gaibi siden i ku de sindaha, ceceri uyunju sunja,
東西 把 都 拿了 公 的 庫 裏 放了 絹 九十 五

miyanceo emu tanggū orin……hoošan uyunju sunja kiyan, efulehe
棉紬 一 百 二十 紙 九十 五 帙 破了的

hoošan nadanju sunja, iolehe hoošan i boro dobton tofohon,……
紙 七十 五 油 紙 的 涼帽 蓋上 十五……」
(註十七)

意思是：「朝鮮第三次來的使者官員給汗所帶來的銀子、絹、棉紬、紙等物件，爲了等兩國間的事情完結以後再說，先都存藏在瓦爾喀戰役中捕獲而被

收養的那些官員的家中。由於（朝鮮人）不遵照指示把毛文龍抓來，只是誆騙而來收取消息，所以把那些存藏的東西都沒入公庫了。計有絹九十五匹，棉紬一百二十匹，紙九十五帙，破紙七十五帙，盖上油紙的涼帽十五頂……」

又天命十年四月裡記着：

ice juwe de, han, warka de genehe coohai niyalma be okdome,
初 二 日 汗 瓦爾喀 於 前去的 軍 人 把 迎接

abalame simiyan hecon ci gūlmahūn erinde amargi duka be tucibi,
狩獵 瀋陽 城 從 卯 刻 北 門 從 出了

……ice ilan i cimari, warka de cooha genehe ambasai takūraha
初 三 的 早上 瓦爾喀 於 軍 前去的 大臣們的 遣派的

niyalma han de alanjime,……jakūn ihan wame tu wecehe, cooha
人 汗 於 來告 八 牛 殺了 纛 祭祀 軍

genehe wangšan ecike, dajuhū cergei, geren coohai niyalma be
去 王善 叔叔 達朱戶 車爾格 衆 軍 人 把

gaibi han de hengkileme acaha……tanggū gurgu i yali, juwe
來了 汗 於 叩頭 相會 一百個 野獸 的 肉 二

tanggū malu arki be, coohai niyalma, boigon i niyalma be sarilaha,
百 瓶 燒酒 把 軍 人 編戶 的 人 把 宴了

ice nadan de amasi bederehe, ice jakūn de, coohai niyalma, boigon
初 七 於 後 回來 初 八 於 軍 人 編戶

i niyalma de sunja minggan hoošan siordefi werihe
的 人 於 五 千 紙 卷 留下了 (註十八)

意思是：「初二日，汗去迎接前往征伐瓦爾喀的軍人，卯刻出瀋陽城的北門狩獵。……初三日早上，前往瓦爾喀的大臣們派人來向汗報告了。……殺了八隻牛祭纛，領兵的王善叔叔、達朱戶、車爾格等率衆軍向汗叩頭相見。……用一百隻野獸的肉和兩百瓶燒酒宴了軍士和編戶的人。初七日回兵。初八日給軍士們及編戶的人留下了五千卷紙。」

根據滿洲源流考、戰蹟輿圖及聖武記等書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東海瓦爾喀部的位置大約是在烏蘇里江上游，到綏芬河以西的濱海一帶，正是中韓兩國交界的地區。這裡所得到的紙張，相信都是高麗的產品了。留給軍士們就有「五千卷」，數量之多不能爲少。就單以天命八年存庫的「九十五帙」好紙及「七十五帙」破紙來說，已足夠製成現在存留的「舊滿洲檔」了！總而言之，清太祖時代滿洲部族中就

已經存有大量的高麗箋紙，用紙張的有無說明這些檔案的製作年代顯然有了問題。再說天聰六年訂約要朝鮮歲貢「大紙千帙、次紙千帙」是不是因爲滿洲部族中有用紙的需要才在約中訂明這個數量？而這個用紙的需要是不是又和他們多年來的使用有關呢？

關於舊滿洲檔製作過程中的一些問題，與其作危險的猜測，武斷的結語，不如做些合理的敍述，等到證據確實了，再來挂證。如果單從舊滿洲檔本身來看，我認爲最多只能對這批檔案的製作和重鈔等問題作如下的看法：

㈠檔冊中行款不一的，字跡潦草的，用紀事本末體記載的部份，在製作的時間上可能要比行款及字跡整潔、用編年體記載的早一些，這是史料學上的通則。

㈡檔冊所用紙張，有明代公文紙和高麗箋紙兩種，其中明代公文紙的使用應該和滿洲部族勢力在明代遼東的擴張有關。他們在天命三年（一六一八年）陷撫順、清河；四年克開原、鐵嶺；六年攻佔遼陽、瀋陽。在這以前當然他們不可能大量的用遼東衙門的公文紙。不過高麗箋紙的用來寫製檔案，則不能一定說是要晚到天聰時代。

㈢檔冊裡的記事，從天命六年二月起不僅有了清楚的系統，而且有了豐多的內容，這是事實。然而自天命元年以來，檔案的記載雖然不多，但是編年的形式已經確立了，這是值得注意的事。

㈣至於舊滿洲檔在明代末年重鈔的時間，由於我們史料不足，我認爲還是不確定說那一年重鈔或是從那一年到那一年重鈔的好，更不能一概的論定重鈔都是天聰以後的事。實際上從張字檔裡我們已經看到天命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有關改記檔子的事了，重複的本子不都是改記的結果嗎？

以上是舊滿洲檔的名稱，由來和一些有關問題的概說，現在再來看看這批檔案收藏和流傳的情形以及中外學界對它研究的狀況。

二、舊滿洲檔與滿文老檔

按照清朝的定制，只有在奉旨修撰實錄，或爲諸臣立傳，或爲編製文獻目錄的時候，有關官員才能有機會參看前朝的檔案，所以中秘的藏本是外間不得共見的。尤其是用滿文寫製的這批舊檔，字體簡古，「不易辨識」，能窺悉其內容的人就更

不多了。

舊滿洲檔雖是清人入關前的珍貴記錄，但是入關以後却很少人珍惜它們。直到乾隆初年，我們才又聽到有關舊滿洲檔的消息。

清高宗是一個「稽古右文」的君主，同時對於他們滿洲部族的「滿語滿俗」更是關心。他一再訓諭他的族人要以「清語騎射爲事」，不可廢弛，更不能遺忘。當他發現舊滿洲檔能辨識的人不多並且檔案本身「因年久殘闕」的時候，他就立即下令叫臣工們儘速整理，托裱裝訂，並且設法保存，以防日形糟壞，以免將來失據。高宗對先人文化遺產的整理與發揚是值得稱道的，不過這項工作在當時不僅費時，而且費力。現在引錄幾件有關的文獻，可以看出乾隆初年整理的部份情形。

先看乾隆六年鄂爾泰和徐元夢等的奏摺：

「內閣大學士太保三等伯臣鄂爾泰等謹奏：爲遵旨事，乾隆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奉上諭：『無圈點字原係滿文之本，今若不編製成書貯藏，日後失據，人將不知滿文肇端於無圈點字。著交鄂爾泰、徐元夢，按照無圈點檔，依照十二字頭之順序，編製成書，繕寫一部，並令宗室覺羅學及國子監各學，各鈔一部貯藏。欽此。』臣等詳閱內閣庫存無圈點檔，現今雖不用此體，而滿洲文字實肇基於是。且八旗牛彔之淵源，實給世職之緣由，均著於斯。檔內之字，不僅無圈點，復有假借者，若不融會上下文字之意義，誠屬不易辨識。今奉聖旨編書貯藏，實爲注重滿洲文字之根本，不失其考據之至意。臣謹遵聖旨，將檔內之字加設圈點讀之，除可認識者外，其有與今之字體不同，及難於辨識者，均行檢出，附註現今字體，依據十二字頭編製成書，謹呈御覽；俟聖裁後，除內閣貯藏一部外，並令宗室覺羅學及國子監等學各鈔一部貯存，以示後人知滿洲文字肇端於此。再查此檔因年久殘闕，既期垂之永久，似應逐頁托裱裝訂，爲此謹奏請旨。乾隆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註十九）

由此可知在乾隆初年發現舊滿洲檔的時候，已經有很多老滿文是當時的人「不易辨識」的了。爲了讓人知道「滿文肇基於無圈點字」，所以由鄂爾泰等編纂了一部新舊滿文對照表，這部書就是所謂的「無圈點字書」（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bithe）。

乾隆六年這部有助於閱讀老滿文的辭書編好以後，整理舊檔與重鈔舊檔的工作

是否就隨即展開，這事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到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在大學士舒赫德的奏摺裡，我們可以看出重鈔舊檔的情形了：

「本年二月十二日，奏明將內閣大庫恭藏無圈點老檔三十七冊，交國史館纂修等官，加增圈點，照緊趕辦，陸續進呈。……查老檔原頁共計三千餘篇，今分頁繕錄，並另行音出一份，篇頁浩繁，未免稽延時日。雖老檔卷頁前經裝裱，究屬年久糟舊，恐日久摸擦，所關甚鉅，必須迅速趲辦。敬謹尊藏，以昭慎重。……」（註二十）

舒赫德的奏摺裡雖然說到重鈔的原因，但不夠清楚；清實錄裡有一條記載可以用來補充：

「軍機大臣奏。內閣大庫恭藏無圈點老檔，年久齟舊，所載字畫，與現行清字不同，乾隆六年，奉旨照現行清字，繫成無圈點十二字頭，以備稽考。但以字頭匣正字蹟，未免逐卷翻閱，且老檔止此一分，日久或致擦損，應請照現在清字，另行音出一分，同原本恭藏。得旨：是應如此辦理。」（註二十一）

從以上這兩條史料中，我們可以了解一些乾隆朝朝重鈔舊檔的情形：㈠重鈔舊檔完全是爲了這批文獻在當時已經「年久糟舊」，怕「日久擦損」，所以要「迅速趲辦」。㈡在乾隆年間所發現的舊滿洲檔只有三十七冊，並不是今天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四十冊這個數目。㈢重鈔的本子有當時通行的清字本和「另行音出一分」的不同。所謂音出的一分當然就是指仿照無圈點老滿文的字體，再照鈔了一分。唯一和舊滿洲檔不同的就是乾隆朝重鈔的無圈點檔在書法和所用紙張方面與入關前製作的不同。㈣重鈔的工作由國史館官員擔任，他們「分頁鈔錄」，並且「陸續進呈」，恭請高宗審訂。

乾隆朝重鈔的兩種本子，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滿文老檔」。

同年十一月初九，清高宗在另外一個諭旨裡說：

「朕恭閱舊滿洲檔冊，太祖太宗初創鴻基，闢取輿圖甚廣。即如葉赫、烏拉、哈達、輝發、那木都魯、綏芬、尼瑪察、錫伯、爪勒察等處皆在舊滿洲檔冊之內，雖在東三省所屬地方，因向無繪圖，竟難按地指名，應爲考驗。邇來平定準噶爾回疆等處時，朕特派大臣官員，將所有地方，俱已繪圖，昭垂永久。列祖初開鴻業，式廓疆圉，豈可轉無繪圖。著恭查滿洲檔冊，詳對盛京誌、

實錄，繕寫清單，札寄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等各將省城爲主，某地距省城幾許，現今仍係舊名，或有更改，並有無名山大川，古人遺蹟，逐一詳查，三者會同，共繪一圖呈覽。」（註二十二）

可見在半年多以後，清高宗就已經看到重鈔後「陸續進呈」的本子了。同時爲了給東三省所屬地方繪圖，又命令詳查盛京誌、實錄等書的資料，與舊檔核對。這事與重鈔老檔本上的附註有關，下面將再討論。

又根據方甦生先生所發現的大學士阿桂滿本堂堂諭，其中有：

「奉阿、于中堂諭，現在遵旨再辦老檔一分，恭送盛京。仍派前次辦理之內閣中書興寧、繼善、三官保、達敏、貴保、湖里布、官亮、隆興等八員，上緊趕辦……十月十五日。」

方先生又說：「此文前有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堂諭一件，後有四十四年正月一件，此曰十月十五日，可知爲四十三年。」（註二十三）

堂諭既說「遵旨再辦老檔一分，恭送盛京。」可見已經完成了一份。也就是說北平的重鈔本老檔在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以前就已完成繕寫的工作了，而盛京的老檔是在這個時候才着手鈔錄。

盛京藏本的完成年月，清官書裡沒有提及，不過在奉天的舊文獻裡却有這麼珍貴的一件：

「爲奏聞接收無圈點老檔及輿圖冊寶石等件敬謹尊藏由奏，爲奏聞事。恭照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初四日，據盛京戶部侍郎全　自京回任，遵旨恭賫無圈點老檔前來。奴才福謹即出郭，恭請聖安，同侍郎全　恭賫老檔至內務府衙門。奴才福查明賫到老檔，共十四包計五十二套三百六十本，敬謹查收。伏思老檔乃紀載太祖太宗發祥之事實，理宜遵旨，敬謹尊藏，以示久遠。奴才福當即恭奉天命年無圈點老檔三包計十套八十一本，天命年加圈點老檔三包計十套八十一本，於崇謨閣太祖實錄聖訓金匱內尊藏；恭奉天聰年無圈點老檔二包計十套六十一本，天聰年加圈點老檔二包十套六十一本，崇德年無圈點老檔二包計六套三十八本，崇德年加圈點老檔二包六套計三十八本，於崇謨閣太宗實錄聖訓金匱內尊藏，並督率經營各員，以時晒晾，永遠妥協存貯。……所有奴才福接收老檔……等件，敬謹尊藏收貯緣由，理合恭摺奏聞，伏乞睿鑒謹奏。奉硃批

諭旨：知道了。欽此。」（註二十四）

由此可知，乾隆四十五年年初，盛京收藏的滿文老檔已經重鈔完畢。從時間上看，這批檔案比北平藏本的完成要快得多，而存藏在盛京的老檔同樣的也有無圈點和加圈點的兩種。

北平和盛京的兩種滿文老檔，在內容和外形上都沒有什麼區別，唯一不同的是北平藏本中有乾隆朝在文裡很多難通晦澀的詞句間所加的附註，而盛京本沒有。整個老檔中約有附註四百五十條左右，其中雖然有不少地方參考了「盛京誌」（mukden i egetun i bithe），「實錄」（yargiyan kooli）甚至「最近盛京將軍處送來的地名冊」（jakan mukden i jiyanggiyūn i baci baicafi benjihe ba i gebu i cese）；但是註文的大部份還是以「滿文鑑」（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舊滿語」（yargiyan kooli ci tukiyeme tucibure fe manju gisun i bithe）以及「無圈點十二字頭」（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juwan juwe uju）三書爲主要的依據。附註的內容很有參考的價值，不過其中也有不可盡信的地方。同時有加註後反使文義不明的，甚至也有因附註而致誤的。有該註而不註的，也有不須註而註釋很多的。這也許是當時工作人員的了解和我們今天的不同，他們所受到的客觀環境也不能以今天的環境來比。高宗當時給老檔加註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事，如果一定說他存有居心那也未免就太苛求了。（註二十五）

不論北平貯藏的也好，盛京貯藏的也好；加註的也好；不加註的也好。這些舊檔和老檔都隨着清高宗的內禪而被深鎖在大內裡了。直到二十世紀的初期，才被人們再度發現。

三、舊滿洲檔與滿文老檔的譯述及研究

在談舊滿洲檔和滿文老檔的譯述及研究概況之前，我認爲應該先說一說內藤發現滿文老檔的經過。

內藤虎次郎原是日本著名東洋史學者那珂通世的學生，是一位熱心研究我國滿洲問題的漢學家。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正值日俄戰爭以後，內藤來我國瀋陽訪問，在盛京崇謨閣的秘藏中，他看到了很多珍貴的史料，「滿文老檔」便是其中之一。七年以後，他又和羽田亨同到瀋陽，用晒藍圖的方法，把崇謨閣的滿文

老檔複印了一套，共有四千多張。返國以後就寫了一篇專文「清朝開國期的史料」，介紹「滿文老檔」，並開列老檔每套每冊的記事年月。他又說：「實錄太祖一朝不過八卷，這批老檔却有八十一冊之多。太宗實錄裡載其在位十七年間的事只共六十七卷，老檔中記太宗七年間事多達九十九冊。尤其是初稱大清國號，上皇帝尊號的崇德元年，這一年中老檔有三十八冊之多。……與漢文記錄相比，其事實之加詳當無疑問。」(註二十六) 這批深藏在皇宮裡的寶物，從此和國際學術界人士見面了。

就在內藤發現滿文老檔的同時（也許是稍後不久），我們中國也有人注意到這些「三百年來之秘史」了。

在清末民初，大家對滿洲人多少有些成見和惡感，滿洲的文物就像敝履一樣，不被人注意。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有一批清末的臣民，特別是滿族的後裔，他們爲了顧戀舊國，爲了闡揚前朝的聖德，而從事清代事蹟的整理和著述工作，把他們的「黍離之悲」隱寄在史書之中，借文字來抒發他們的孤憤和懷念。

金梁所輯印的「滿洲老檔秘錄」（書名又稱爲「滿洲秘檔」）就是在這種心境下完成的作品。

「滿洲老檔秘錄」是節譯了一部份滿文老檔裡的史事而成書的。這本書初刋於民國七年，民國二十二年再版。至於這書的開始輯譯，根據金梁在再版的時候說「回憶昔上崇謨，檢譯老檔，忽忽二十餘年」這句話來看，可以相信輯譯的工作似應開始於清末民初。「秘檔」一共選錄了清太祖、太宗兩朝的舊事一百六十七則，有長有短，共約五萬字左右。當然這個數量比起舊檔全部記錄來，眞是微乎其微！由於這些輯譯的史事都是「三百年來之祕史」，所以初版成書以後，一時洛陽紙貴，很快就售罄了。當時很多名人如徐世昌、高友唐、林紓等等，都稱讚金梁的這本書勝過司馬溫公的涑水紀聞。(註二十七) 不過後來研究清史的人却認爲這書的內容極不妥切，很多地方頗有問題。

有人認爲金梁所輯的「滿洲祕檔」常常竊取東華錄裡的記述。像七大恨等等的文件，幾乎直抄全文。甚至還說「所謂滿文老檔，或但檢得其標題，卽鈔襲東華錄以了事。」說金梁用這種手法來欺人，並沒有顧到滿文的眞意。(註二十八)

也有批評「滿洲秘檔」對清初史事的譯述有隱諱鄙俚，刪竄怪誕的缺點。像「崔應時上書請進兵」一節就是很好的例證。滿洲既是「蕞爾小夷」，他們在草昧之

初，荒誕不經的事是在所難免的。實錄一修再修已經把這類事刪汰得一乾二淨，老檔裏能倖存這類記載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了。金梁在民國期間輯譯這本書實在沒有隱諱的必要。同時清太宗殺掉崔應時，禁絕這種荒唐行徑，不但足以表示滿洲當時知識的進步，而且可以說明滿洲種族的優秀，根本看不出金梁爲什麼要「棄不復譯」的理由。（註三十九）。

也有人說金梁的譯述是隨意翻成漢文的，沒有做任何一點考證的工作。像書中的很多名詞和尊稱，都是他隨心所欲而採用的，跟清初的史實根本不合。譬如滿洲、後金、大金、大清等等，金梁竟誤信別人的譯文而武斷定論。汗與皇帝等異同的誤解之類，都是書中有問題的地方。（註三十）

更有人用舊滿洲檔勘對滿洲秘檔，而指出若干書中草率與失眞事實的。像「征朝鮮凱旋」一節中阿敏曾兩次派人報告太祖而被混爲一談以及「汗」被譯爲「朕」、「御」、「皇上」等等的不當，這一切都充分表現金梁輯譯這書的不夠信達。（註三十一）

其實金梁這書中的錯誤又何止以上這幾方面呢！單拿他所譯各節的年月來看，就可以了解這書的價值如何了。「滿洲秘檔」既是取材於崇謨閣的藏本，我們就用崇謨閣的滿文老檔來校對它，發現就有如下的這些錯誤：

㈠太祖朝的計有：

「太祖責弟」條，金書說己酉年三月間的事（見第十八頁），而實際時間是二月（老檔太祖卷一頁二十五）。

「太祖諭厚待僕夫」條，金書說是天命六年二月所記（第四十四頁），老檔則記爲是年閏二月十六日（卷十七頁二十六）。

「太祖拔瀋陽城」條，金書說是天命六年二月（頁四十五），老檔則載六年三月（卷十八頁一）。

「太祖築城東京」條，金書記天命六年九月（頁五十八），老檔則明確記築城事是在天命六年八月（卷二十六頁三十四）。

「達爾漢納賄受罰」條，金書記爲天命六年十二月（頁五十九），但是老檔的記載則在六年的十一月朔日（卷二十八頁一）。

「褒蘇喇嘛請葬於遼陽」條，金書文中有「（褒蘇）於乙酉年冬十月故」這句

話（頁七十）。按乙酉年在明清之際一爲明神宗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年），一爲清世祖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年），這兩年都與實際時間不合，而老檔裏記載此事實係「辛酉年（天命六年）冬十月」，而不是乙酉年（見卷四十頁六）。

「蒙古飲酒過量者有罰」條，金書記爲天命七年七月（頁七十三），老檔則記爲天命八年正月（卷四十四頁一）。

「太祖定各衙門信號」條，金書記天命八年三月（頁七十六），老檔則記天命八年四月（卷四十八頁四十七）。

㈡太宗朝的計有：

「岳起鸞請與明和被誅」條，金書排在天聰元年正月太宗與袁崇煥書之前，未載年月（頁一一〇）。「滿洲秘檔」按體例是編年的，所以岳起鸞這一條似乎應爲天聰元年正月間事。老檔則證爲天聰元年三月初二日（老檔太宗卷二頁一起）。

「朝鮮王弟不肯服賜衣」條，金書記爲天聰元年四月（頁一二五），老檔則記爲五月初三日（太宗卷五頁二十一）。

「太宗祭金太祖世宗陵」條，金書記爲天聰三年十二月十日（頁一五一），老檔記爲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辛酉（卷二十頁十五）。

「太宗致劉氏弟兄書」條，金書記爲天聰四年六月（頁一五七），老檔記爲四年九月初二（卷三十二頁七起）。

「太宗再致祖大壽書」條，金書記爲天聰五年十月（頁一六三），老檔則記爲五年九月十八日（卷四十一頁十六）。

「太宗遣達海勸張春」條，金書記爲天聰五年十月（頁一六五），老檔記爲五年九月（卷四十一頁三十九）。

「大淩河殺人而食」條，金書記爲天聰五年十一月（頁一六六），老檔記爲五年十月（卷四十二頁二十）。

「祖大壽遣子謀降」條，金書記爲天聰五年十一月（頁一六六），老檔記爲五年十月（卷四十二頁二十三）。

「祖大壽歸降誓天」條，金書記爲天聰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頁一七一），老檔記爲天聰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卷四十三頁一）。

從以上這些具體的事實裏，我們可以知道金梁的「滿洲秘檔」確有不可信的地

方。最簡單的年月都弄錯了，內容的可靠性就更可想見了。

不過，如果我們能了解金梁輯譯這書的目的、經過和他個人的生平等等以後，相信我們也就能了解「滿洲秘檔」的弊病是不能免除的了。

先來看看金梁第一次輯印這本書的自序：

「盛京故宮舊藏滿洲老檔一百七十九冊，分紀天命、天聰、崇德朝事，多三朝實錄、開國方略、東華錄所不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誠三百來年之祕史也。原本爲無圈點體滿文，其字近蒙古，與通用滿洲文字不同，繙譯至難。經滿漢學士十餘人之手，費時二載，今始脫稿。當分編百卷，以卷帙過多，校刋非易，遂擇要摘錄，名曰：『滿洲老檔祕錄』、亦曰：『滿洲祕檔』，先付繕印，此不及全書二十分之一。以索觀者多，聊快先睹云爾。」（註三十二）

民國二十二年再版的時候，他又說：

「滿洲祕檔原名滿洲老檔祕錄，初版早罄，而願閱者多馳書紛索，乃復增題而重刋之。其書亦自有可存者：一原檔滿文百八十冊，編年紀事，爲實錄、本紀之所本。惟續修紀錄，不免諱飾，已多削改。而是書爲當時舊檔，獨存其眞，此可存者一也。一國號初曰滿洲，天命年已稱後金，見於遺朝鮮國王書。天聰年則稱大金，見於金漢蒙古子弟讀書諭及奉天城門題額。崇德年始稱大清，見於陳杜明等書，始不復用滿洲國號，此可存者二也。一尊號在太祖時即稱皇帝，見察哈爾致太祖書。亦仍稱汗，見朝鮮國書。至太宗時猶然，及崇德年始內外皆用帝號，此可存者三也。一記事如前大福金之獲罪大歸，後大福金之遺命同殉等節，皆實錄所未詳，而毛文龍輸誠通好，前後來書，備載於檔，尤爲詳確。其餘未見於國史者尙多，此可存者四也。略舉數端，足見是編之貫直。全檔百卷、別有副本，惜以卷帙過鉅，未能即付刋耳。回憶昔上崇謨，檢譯老檔，忽忽二十餘年，恍如隔世云。」（註三十三）

從這些序文當中我們可以看出：㈠金梁本人對滿文的知識似乎有限，因爲他說老檔「繙譯至難」、「經滿漢文學士十餘人之手，費時二載」才輯譯成書，他自己很可能沒有參加實際的工作。其實他也承認這件事，他對謝國楨說：「識滿洲老檔之字者極尠，當譯書時，請滿洲翰林數人，從事編譯。」同時他又說這些翰林「也不識其字也，乃就官修開國方略等書，與之約略相同者，即鈔錄之，其文不同者，

乃以意譯之。」(註三十四) 所以鈔撮在東華錄裏的記事，漏譯原檔，亂採稱號等等的毛病當然就發生了。金梁又只照譯好的漢文，沒有參看滿文原義，解釋滿洲等稱號，於是又做出了若干錯誤的結論。至於很多不雅馴俚的地方常被「棄不復譯」，我倒認爲這是和輯譯人的當時心境有關，他們要隱托孤忠，要闡揚聖德，怎麼能寫出他們祖先的荒誕不經來呢？(二)金梁兩次在序文裏說他輯譯的老檔「全檔百卷，別有副本，惜以卷帙過鉅」，「校刋非易」「未能即付印耳」等等的一類話，我看是不可靠的。「費時兩載」就譯完的東西怎麼花了十五年還「校刋」不完呢？乾隆朝重鈔的老檔共有一百八十冊，數量可說是相當多的（金序裏兩次所說的冊數不同）。既是「繙譯至難」，連滿洲翰林們也「不識其字」，怎麼能在兩年內全部脫稿，實在很有問題。

金梁不是一個嚴謹的史學家，這點也可以從他編著的「清帝外紀」、「清后外傳」、「光宣小紀」等這一類作品裏知道，他眷戀前朝，所以留心前朝的掌故。與其說他是個學者，還不如說他是個愛國者。他對學問的興趣不如政治的興趣大。在戊戌政變期間，北京城裏大興黨錮，「邏騎四出，人皆側目，不敢偶語。獨金梁伏闕上萬言書，指斥宮闈，直詆時相（榮祿），請殺之以謝天下，海內震驚」。(註三十五) 由此也可以看出金梁個性中的激進和熱狂。

了解這本書的輯譯目的，輯譯諸人的心情，金梁本身的史學訓練以及他的政治生涯背景以後，「滿洲祕檔」被大家詬病的原因也就很容易瞭解了。不過憑心而論，這本書還是國內唯一翻譯滿文檔冊較有系統的作品，它對後來我國史學界和史家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很多人深入的鑽研清史，很多人埋首於滿文檔冊中，又何嘗不多少是受了這本書的刺激和引誘呢？

金梁以後，國內對滿文檔冊整理和研究比較有貢獻的還是故宮博物院的文獻館以及在館裏工作的一批學人。民國二十年三月，文獻館同仁在整理內閣東庫積檔的時候發現了三十二本滿文的檔案，原按千字文編號，「檔案多用明代舊公文紙或高麗箋書寫，字爲無圈點之滿文，且時參以蒙字。……原檔長短厚薄不一，……厚者五百餘頁，薄者僅九頁。中有一冊，附註漢文，知爲戰陣記功之簿。……」這是自乾隆以來，舊滿洲檔再度被發現的記錄，只是文中所述的冊數與原藏的數目不同。(註三十六)

到了民國二十三年方甦生先生才把貯藏在北平的幾種不同的滿文檔冊，作了一次詳細而正確的介紹。他說：

「……加圈點老檔正本五包，二十六套，一百八十本。無圈點老檔正本五包，二十六套，一百八十本。又有無圈點草本五包，共五十二套。此檔兩分，均存文獻館，完好無缺。……

滿文老檔（按指舊滿洲檔）爲盛京舊檔之巨擘，其記事年代起天命，以迄崇德元年。今存文獻館者凡三十七冊，蓋自乾隆以來即僅有此數。原本以明代舊公文紙或高麗箋書寫，中多殘闕。冊形之廣狹修短、葉數之多寡極不一致。其文字於額爾德尼草創，達海增補及加圈點者，三體兼而有之，此因其記事年代先後而漸生變化者也。」（註三十七）

第二年，故宮文獻館又發現舊滿洲檔一批，據說：

「本館最近整理內閣殘亂檔案，復發見老滿文檔冊三冊，一爲天命九年（明天啓四年、西元一六二四），一爲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西元一六三二）、一爲天聰九年。均未加裝裱，而其字體及記事體裁，與已裱之老檔頗爲相近，當係同類之物，而爲乾隆六年裝裱時所未見者。」（註三十八）

這發現的三本，嚴格的說不能統稱之爲「老滿文檔冊」，因爲天聰九年的那本（故宮編號滿附第三冊）裏面，大部份已經用新滿文字體紀事了。前後發現的四十本就是我們今天影印的這部「舊滿洲檔」。

從民國二十年到二十五年，故宮文獻館除了發現和介紹這批滿文的檔冊之外，也做了不少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像編製「無圈點滿文字典」、輯譯「漢譯滿洲老檔拾零」等等，都是初步而重要的工作。張玉全的「述滿洲老檔」，李德啓的「滿文老檔的文字及史料」、「滿洲文字的來源及其演變」等等則爲討論滿文本身問題及滿文史料價值的專論。（註三十九）

綜觀文獻館諸先生在這期間的工作，我自己認爲對這批檔案的介紹和保存是有貢獻的。「漢譯滿洲老檔拾零」雖然取材還是乾隆朝重鈔的本子，雖然只在民國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之間的「故宮週刊」中零星的刊載，但內容都是金梁所輯的書裏沒有的，國內學界從而又悉知更多早年滿洲的「秘史」。張李二先生的研究成果，現在看來也許多少有些問題，但是他們的滿文知識和對滿文檔案的重視、熱心是值

得稱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國內大家忙於抗戰，故宮珍藏也忙着疏散搬遷。對滿文資料的研究和整理來說幾乎沒有做一點工作。不過東鄰的日本學者却發表具體的研究成果了。民國二十八年藤岡勝二(Fujioka Katsuji)的「滿文老檔」在東京出版，這是自內藤發現滿文老檔以來，日本學者中利用這批檔案所做的最早的而有系統的一部譯述。藤岡晚年的心力全灌注在這項工作中，可惜他生前並未能親見這書的出版。藤岡是個語言學家，對歷史學的知識和訓練稍有欠缺。他的譯文當中間或有未譯的字句，也有未定的字句，尤其對於若干的史事似乎還有進一步考證的必要。藤岡以後，日本學者翻譯滿洲檔案出名的還有今西春秋 (Imanishi Shunjū)。今西先生得戰爭之便，看到了貯藏在北平的乾隆朝重鈔本，也鈔閱了乾隆朝附註的滿文。民國三十二年到三十三年之間，他連續的在大連圖書館編印的「書香」雜誌中發表他的「滿文老檔」譯文和羅馬註音，給人不少方便。今西後因戰爭結束而停頓工作，前後譯完清太祖朝的十五卷檔冊。他翻譯的滿文老檔在史事方面非常注意，唯一不盡理想的地方，正如日本學者所說的：「文中常見意譯，有時不易瞭解」。

日本學人對滿文老檔整理和研究的最大貢獻還是完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洋文庫集合了很多日本阿爾泰學的專家，組織了一個「滿文老檔研究會」，根據盛京崇謨閣的有圈點藏本從事譯述與註釋的工作。這項工作由和田清 (Wade Sei)、江實 (Gō Minoru) 和山本達郎 (Yamamoto Tatsurō) 三人指導，參加工作的有神田信夫 (Kanda Nobuo)、島田襄平 (Shimada Jōhei) 岡本敬二 (Okamoto Keiji)、本田實信 (Honda Minobu)、石橋秀雄 (Ishibashi Hideo)、松村潤 (Matsumura Jun) 和岡田英弘 (Okada Hidehiro) 等人。他們前後費時多年，終於譯註完了老檔的全部。民國四十四年起，東洋文庫印行了他們工作的成果，計有太祖朝的三大本，太宗朝的四大本，合計二千七百六十五頁，另有人名及地名索引等二百多頁。這是自內藤發現老檔以來中日學界之間對滿文老檔研究的最大成就，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

總之，金梁的「滿洲祕檔」、今西的「滿文老檔」以及神田等人的集體工作成果，他們都是根據滿文老檔譯述的；也就是說：他們都取材於乾隆朝的重鈔本。至於滿洲人入關前的「舊滿洲檔」，我們只能從張玉全等人的文章裏了解一點大概，

像㈠舊檔是用老滿文寫的，字體簡古。㈡舊檔所用的紙張是明代的公文紙和朝鮮的箋紙；裝成的本子厚薄不一，尺寸大小也不同。㈢舊檔裏有殘缺及塗改的。㈣舊檔的次序紊亂等等。舊檔的眞正內容如何，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民國五十四年六月，廣祿老師和李學智先生合著了一篇「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這是兩位先生鑽研「舊滿洲檔」三數年的成果。（註四十）他們不但詳細的介紹了舊滿洲檔，並且還做了一些比較的研究。同時更開列了一份舊檔的簡目，使人對舊檔的內容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日本神田信夫先生對廣、李二先生的論文雖然說「以往原檔的介紹極其簡略，現在由於兩氏研究的結果，始得知其詳。」但是仍有「急於强調原檔史料價值」的看法。（註四十一）我自己則以爲文中有些地方可能還有問題。例如簡目這一部份，就有以下幾點須要注意的：

㈠論著裏說：「第五冊，原編辰字、故宮編號第十二冊。自清太祖天命七年（壬戌）六月起，至同年六月底止。……」（註四十二）

實際上這冊舊滿洲檔裏所記的事是天命七年（一六二二年）三月和六月間的，並不是只記六月一個月中的事。

㈡「第九冊，原編寒字，故宮編第十六冊。自清太祖天命九年（甲子）正月起，至同年六月止。……」（註四十三）

實際上這冊檔案只有天命九年（一六二四年）正月和六月兩個月的事，並不是從正月到六月。

㈢「第十冊，原編收字，故宮編第三十四冊。自清太祖天命十年（乙丑）正月起，至同年十一月止。……」（註四十四）

可是其中缺少那年九月的記事。

㈣「第十二冊，原編黃字，故宮編第三冊。清太祖天命十一年（丙寅）間。……」（註四十五）

這一冊的內容只是丙寅年五月一個月中的事。

㈤「第十八冊、原編洪字，故宮編第六冊。冊內包括清太祖及太宗朝無年月檔。……明代舊公文紙及高麗箋紙雜書。……」（註四十六）

然而這一冊中有八十一頁既非太祖朝，亦非太宗朝，而是明萬曆三十八年的舊

檔，同時全冊除用明代公文紙及高麗箋紙書寫的以外，還夾有一頁木刻的印刷板。

(六)第二十四冊，原編成字，故宮編第二十四冊，係清太宗天聰三年（己巳）正月至六月，四年（庚午）七月至十一月……共計四十八頁。」（註四十七）

可是這一冊裏記有天聰三年（一六二九年）正月、二月、四月、六月、七月等的史事，缺該年三月和五月的。天聰四年的記載冊中則有五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及十二月的，唯獨沒有十一月的記錄。另外還有天聰五年正月、二月和閏十一月的史事。

(七)「第二十八冊、原編調字，故宮編第二十八冊。自清太宗天聰四年（庚午）二月起，至同年四月止。……」（註四十八）

調字檔中的記事應該是天聰四年（一六三〇年）正月（該冊末頁）、二月、三月的，文中並沒有四月的記載。

(八)「第三十三冊，原編暑字，故宮編第十八冊。自清太宗天聰五年（辛未）正月起，至同年十二月止。……」（註四十九）

實際上這一年的記事中缺少八、九、十這三個月的記載。

(九)「第二十冊，原編藏字，故宮編號第二十一冊。高麗箋紙書寫。……」（註五十一）

這一冊中也有用明代舊公文紙寫的。

以上種種都是極其微小的問題，特別是些有關年月方面的，實在不值得一提的。尤其舊檔篇幅如此之多，年月編排又是那麼混亂無序，這一點小錯誤是絕對難免的。

（有關這部份年月的校訂，我參考了不少故宮博物院文獻處張潘淑碧女士多年校對工作的結果，我不敢掠人之美，謹此附註，並致謝意。）

由於舊滿洲檔的次序紊亂，記事又有重複，我們這次又新編了一個目錄，作爲這目前影印刊行這部檔案先後的依據：

I、原編荒字，故宮舊編號第七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中記事紊亂，有不按年月順序的。現在把檔中所見的年月，排此如下：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三月、九月。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一六〇八）三月、六月。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一六〇九）二月、三月、九月。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二月、十一月、十二月。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二月、七月、十二月。

萬曆四十年（壬子）四月、九月、十月。

萬曆四九一年（癸丑）一、三、六、九、十二諸月。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四月、六月、十一月、十二月。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一、三、四、六及九至十二月。

天命元年（丙辰、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一、二、五、六、七、八、十、十一、十二諸月。

天命二年（丁巳、萬曆四十五年）一至四月及六、七、十諸月。

天命三年（戊午、萬曆四十六年）一月至十二月。

天命四年（己未、萬曆四十七年）一月至三月。

Ⅱ、原編昃字，故宮舊編號第十一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中記事紊亂，並且有若干部份和荒字檔內容重複，現在開列如下：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一六一五年）六月、九至十二月。

天命元年（丙辰、萬曆四十四年）一月、二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

天命二年（丁巳、萬曆四十五年）一至四月及六、七、十諸月。

天命三年（戊午、萬曆四十六年）一月至十二月。

天命四年（己未、萬曆四十七年）全年只缺九月。

天命五年（庚申、泰昌元年、一六二〇年）一至九月。

（以上兩冊合爲本「舊滿洲檔」第一冊，頁一至頁五七二）。

Ⅲ、原編張字，故宮舊編號第十五冊、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中記事計有：

天命六年（辛酉、天啓元年）二月、閏二月、三月至十二月等。

天命七年（壬戌、天啓二年）正月至四月。

（以上爲本「舊滿洲檔」第二冊，頁五七三至頁一一三二）

Ⅳ、原編來字，故宮舊編號第十七冊。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中記事有和張字檔重複的，但內容有繁簡的不同。所記年月如下：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至十一月。

Ⅴ、原編辰字，故宮舊編號第十二冊。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前有「天聰三年」字樣，內文有與張字檔重複的。所記年月爲：

天命七年（壬戌）三月至六月。

Ⅵ、原編列字、故宮舊編號第十四冊，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內文記事共有：

天命八年（癸亥）正月至五月。

Ⅶ、原編冬字，故宮舊編號第二十冊。高麗箋紙書寫，大部份用老滿文，也有記事用加圈點滿文的，但與新滿文加圈點的情形稍有不同。內容與列字檔相同，但詳略有別。記事年月與列字檔同：

天命八年（癸亥）正月至五月。

（以上四冊合爲本「舊滿洲檔」第三冊，頁一一三三至頁一五九六）。

Ⅷ、原編盈字、故宮舊編號第十冊。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所記史事爲：

天命八年（癸亥）六月至七月。

Ⅸ、原編寒字，故宮舊編號第十六冊，明代舊公文紙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一至二十八頁是滿漢文對照的，漢文用詞粗俗（如「葉赫」作「拽黑」，「輝發」作「廻扒」），且多別字（如昧寫成眛，勅寫成勅，擊作擊等等），還有很多古怪不雅的人名（如「阿害義」、「你他哈」、「風苦」、「哈失土狗皮」等等），是四十冊舊滿洲檔中唯一部份記事旁有漢文翻譯的，冊中年月有紊亂無序的。所記年月是：

天命九年（甲子）正月與六月。

Ⅹ、原編收字，故宮舊編號第三十四冊。高麗箋紙書寫，大部份的記事用新滿文，字形和後世流行的無大區別。冊中所記年月爲：

天命十年（乙丑、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年）正月至八月及同年十月至十一月。

Ⅺ、原編黃字，故宮舊編號第三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所記史事

有：

天命十一年（丙寅）五月。

（以上四冊合爲本「舊滿洲檔」第四冊，頁一五九七至頁二〇三六）

XII、原編宙字，故宮舊編號第五冊、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中記事年月紊亂，內容多有與列字檔和盈字檔重複的，內有一頁是天命辛酉（六年）十二月漢人降臣給清太祖所上的漢文奏章，勸太祖「成帝王之正業」的。後來也被雜放在遼東衙門的公文中，記上了老滿文。本冊所記年月共有：

天命七年正月。

天命八月五月、六月、八月和九月。

天命九年一月、二月、四月和六月。

天命十年一月、二月和八月。

天命十一年三月、五月、六月、閏六月、七月和八月。

XIII、原無編號，故宮舊編號滿附第一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記事計有：

天命九年一月、三月。

天命十一年七月、八月。

XIV、原編洪字，故宮舊編號第六冊。明代舊公文紙及高麗箋紙書寫，檔中文字很亂，有無圈點老滿文，有半加圈點的新滿文，也有標準體的加圈點新滿文。記事雜亂無章，缺殘塗改常見，有太祖朝無年月檔，也有太宗朝的無年月檔，並有八十一頁萬曆三十八年的舊檔，內容多降人名冊。

XV、原編藏字，故宮舊編號第二十一冊。明代舊公文紙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首有滿文「天聰二年五月」等字，實際上這冊舊檔是太祖天命八年（癸亥，檔裡誤作壬亥）頒給投降漢官的敕書檔，這事可由劉興祚（愛塔）和趙一鶚等人官銜證知。

XVI、原編往字，故宮舊編號第十九冊。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這冊是清太祖朝的無年月檔，內容是有關八旗官員的敕書和誓文。

XVII、原編宿字，故宮舊編號第十三冊。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木刻本，是清太祖朝的敕書檔。

XVIII、原編露字，故宮舊編號第三十三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是清太祖朝的無年月檔。

XIX、原編致字，故宮舊編號第三十六冊，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是清太祖朝的無年月檔。

XX、原編無號，故宮舊編號第三十五冊，清太祖朝的殘缺檔案，全本三十二頁沒有一頁完整的。同時乾隆朝裝裱時又常把無關的殘頁裱在一起，因此更形雜亂。

（以上九冊合爲本「舊滿洲檔」第五冊，頁二〇三七至頁二五五八）

清太宗朝舊滿洲檔：

XXI、原編天字、故宮舊編號第一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中也有後來增改的新滿文）。所計史事時間爲：

清太宗天聰元年（丁卯、一六二七年）正月至十二月。

XXII、原編歲字，故宮舊編號第二十五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中也有後來增改的新滿文）。記事時間爲：

天聰二年（戊辰）正月至四月。

XXIII、原編閏字，故宮舊編號第二十二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中有後來增改的新滿文）。記事爲：

天聰二年正月至十二月。

XXIV、原編陽字，故宮舊編號第二十九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記事計有：

天聰三年（己巳）一月、二月及閏四月等。

XXV、原編秋字，故宮舊編號第三十七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記事計有：

天聰三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個月。

XXVI、原編調字，故宮舊編號第二十八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記事時間爲：

天聰四年（庚午）正月（該冊末頁）、二月及三月。

（以上六冊合爲本「舊滿洲檔」第六冊，頁二五五九至頁三〇五四。）

XXVII、原編月字，故宮舊編第九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及部份蒙古文。記事計有：

天聰四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及五月。

XXVIII、原編雨字，故宮舊編號第三十二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記事計有：

天聰四年二月、三月、四月及五月。

XXIX、原編雲字，故宮舊編號第三十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及蒙古文。記事計有：

天聰四年三月及四月。

XXX、原編騰字，故宮舊編號第三十一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記事計有：

天聰四年三月、四月及五月。

XXXI、原編呂字，故宮舊編號第二十七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記事計有：

天聰四年四月、五月及六月。

XXXII、原編暑字，故宮舊編號第十八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記事計有：

天聰五年（辛未）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十一月及十二月。

XXXIII、原編餘字，故宮舊編第二十三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記事計有：

天聰五年七月、八月及九月。

XXXIV、原編律字，故宮舊編號第二十六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記事計有：

天聰五年十月。

（以上八冊合爲本「舊滿洲檔」第七冊，頁三〇五五至頁三五九六）

XXXV、原編成字，故宮舊編號第二十四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記事計有：

天聰三年正月、二月、四月、六月及七月。

天聰四年五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及十二月。

天聰五年正月、二月及閏十一月。

XXXVI、原編地字，故宮舊編號第二冊，高麗箋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冊中已見部份老滿文加放圈點，不過和後世通行的仍不完全相同）。記事計有：

天聰六年（壬申、一六三二年）正月、二月、三月及四月。

XXXVII、原編無號，故宮舊編號滿附第二冊，高麗箋紙書寫，老滿文及略放圈點新滿文。記事計有：

天聰六年正月至十二月。

（以上三冊合爲本「舊滿洲檔」第八冊，頁三五九七至頁四〇六六）

XXXVIII、原無編號，故宮舊編號滿附第三冊，高麗箋紙書寫，新滿文，不過也有部份未加圈點。記事計有：

天聰九年（乙亥）正月至十二月全年。

（以上爲本「舊滿洲檔」第九冊，頁四〇六七至頁四六〇二）

XXXIX、原編日字、故宮舊編號第八冊、高麗箋紙書寫，新滿文。記事計有：

天聰十年（丙子、一六三六年）一月至四月。

崇德元年（丙子、一六三六年）四月至八月。

（按天聰十年五月改元崇德）

XV、原編宇字、故宮舊編號第四冊，高麗箋紙書寫，新滿文。所記史事有：

崇德元年九月、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

（以上兩冊合爲本「舊滿洲檔」第十冊頁四六〇三至頁五三七八）

以上原編號碼是乾隆重鈔時編定的，按千字文而來，其中缺少「玄」字，那是敬避清聖祖御名「玄燁」的原因。故宮舊編號是民國二十年再度發現這批檔案後製定的，不過這些編號只是把「天、地……黃、宇、宙、洪、荒……」等等變爲「一、二、三、四……」而已，和舊滿洲檔的記事內容及時間可以說根本沒有什麼關係。我們現在重編的次序是根據以下幾個原則而成的：

㈠舊滿洲檔是一批珍貴的史料，爲了保存它們的眞貌，我們這次只照原來的本子影印刊行，不拆裂原書，不刪除重複，甚至連殘缺不清的也附印在內。

(二)舊滿洲檔四十冊，前後紀事三十年，時間是決定先後次序的好依據。我們尤其注意一冊中記事的最後時間，所以我們編了新號碼。像滿附第一冊放在宙字檔之後，成字檔插在律地兩號之間等等，都是不讓較晚的年月在先期出現。

(三)舊滿洲檔的內容有專記史事和只載敕書等的不同，所以內容也是決定次序先後的另一標準。我們這次編號的原則是以史事爲先，雜項居後。

四、舊滿洲檔的價值

有關清朝初年的史事，明末官私著作裏都曾記述，朝鮮的史料中也有記載；不過都是零星而沒有系統的。滿洲實錄和漢文本清實錄裏記述的比較多，但有增飾和隱諱的缺點，都不能和舊滿洲檔的史料價值相比。舊滿洲檔可以說是清初史事的基本而不可或缺的材料，在質和量兩方面都有優長的特點。尤其對於老滿文文字本身的研究，更是現存的唯一成套的資料。現在我就從語文和史事等方面，來談談舊滿洲檔的價值。

第一、舊滿洲檔可以鈎考滿文由舊變新的原始與過程

老滿文初創以後，由於音韵不全，字跡不清，在拼寫方面都有了問題。使用三十多年以後，才在字形和發音上做了改革，語法和用詞方面也有了調整。然而滿文由舊變新的過程和若干眞象又是如何呢？這是一般人無法知道的。現在從這份老滿文著作裏，我們看到不少資料，似乎可以幫助我們鈎考出滿文新舊嬗變的痕跡。我自己不是語言學家，以下只是我個人的一些膚淺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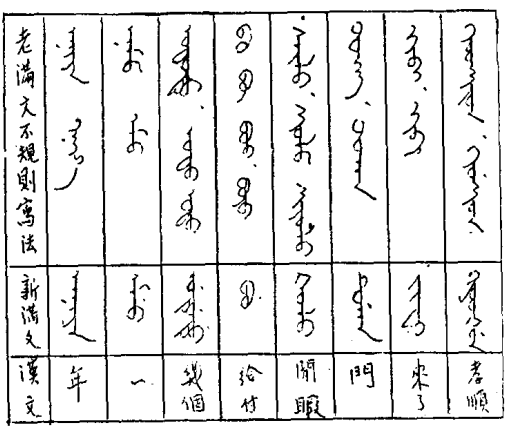
(一)從字形上看：老滿文原是從蒙古文蛻變來的，字形和蒙文的幾乎一樣，甚至有不少字借用了蒙古文。新滿文創製以後，在字形上至少有三點和老滿文不同，這些不同的地方也正是新滿文的進步處：

(1)酌加圈點：老滿文中有很多發音不同而形狀一樣的字母。這些字母用在詞句當中，如果不按上下文義來看，是常常不易辨清的。天聰六年，達海奉命給老滿文「酌加圈點」，就是在老滿文的若干字母右邊加上一個圓圈或是一個小點，以爲辨別。例如 ka（ᡴᠠ）字右邊加上一點就讓成 ga（ᡤᠠ）字，加上一圈就讓成 ha（ᡥᠠ）字。以前老滿文中，由於沒有圈點，aga 與 aha 的寫法完全一樣，不分析上下文義就無法確知其眞意。到了加上圈點以後，當然就很容易的看出什麼是「雨」（aga）

和什麼是「奴隸」（aha）來了。其他如「魚刺」（haga）與「男子」（haha），「戶」（boigon）與「土」（boihon）等等，都是顯著的例子。

(2)淘汰蒙文：滿洲部族在入關以前和蒙古人的關係非常密切，舊滿洲檔裏仍存有很多他們與蒙古往來的文件，這些文件當中有記載當時交涉經過的，也有雙方訂立的盟約和誓詞。文件中雖以老滿文爲主，但也有摻雜少數蒙古文的，甚至還有全件都用蒙文的。然而到新滿文創製以後，蒙古文字則在滿洲書檔中不見了。

(3)統一寫法：老滿文的寫法不像新滿文那樣整齊劃一，有時一個字有幾種不同的寫法，教人看了眼花撩亂。以下略舉幾個例子，說明老滿文在這方面不規則的情形：



新滿文的情形就不一樣，不但字跡清楚，寫法也很一致，比老滿文容易識別。同時後來由於漢化的原因，新滿文在字形上除了有正楷、草書以外，更進一步的創造了篆體。根據東華錄的記載，新滿文的篆體有十六種之多，有名的盛京賦、「廣運之寶」圖印等等，都是清代滿文篆體作品中的珍寶。

這是舊滿洲檔中所提供的有關滿文字形由舊變新的一部份資料。

(二)從發音上看：滿洲文是阿爾泰語的一支，據西方學者的研究，其原始可能與敍利亞文有關。(註五十二)這種文字，不像六書的中文，它沒有四聲，也不是筆劃的堆砌，而是和西方的文字一樣，由字母拼成字義的。滿文的字母繁多，拼寫很是複雜，所以不易普遍流傳。尤其是在草創之初，發音方面更顯得簡陋。現在我們用舊滿洲檔中的老滿文和後來增改過的新滿文相互校對，發現有下面幾點值得注意

的：

(1)老滿文裏沒有漢人的舌尖音和捲舌音以及一些特別的音素，所以舊滿洲檔裏把「罪」字譯成「sui」，「涿」和「祖」字譯成「so」，「州」字譯成「jo」，「楚」字譯成「su」等等。清太宗時，由於和漢人接觸日多，爲了消弭這個缺陷，爲了記載和應用上的發音正確，就在酌加圈點的同時，又特別增加了十個字母，專爲拼切漢字漢音之用。這十個新的字母是 k'、g'、h'、ts'、ts、dz、zy、sy、cy 和 jy。等到這些字母增入以後，滿文的發音更形完備了。從新舊滿文的記載中最能看出這件事：

老滿文	新滿文	漢文意思
boo	poo	炮
bu	pu	堡
dutan	du tang	都堂
fujan	fujiyang	副將
geijo	g'ai jeo	蓋州
hiosiun	hiyoošun	孝順
jo	jeo	州
liodun	liyoodung	遼東
miocan	miyoocan	鳥槍
sanjan	ts'anjiyang	參將
sio	siyoo	蕭
sumingguwan	dzung bing guwan	總兵官
tagiyan	taigiyan	太監
wali	wan`lii	萬曆

(2)老滿文中有很多母音重複的單字，新滿文中則給簡化了。下面是一部份實例：

老滿文	新滿文	漢文意思
buu	bu	給、予、付
guu	gu	姑

hoo	ho	河
hoose	hose	盒子
kuu	ku	庫
loose	lose	騾子
moocin	mocin	毛青布
oojin	ojin	長掛子
siusihu	šusiha	鞭子
siusiu	šušu	高粱
tuu	tu	蠹

(3)老滿文原來也有不少子音重複的單字，新滿文中也作了改進，這類的字像：

老滿文	新滿文	漢文意思
batta	bata	仇敵
siyun	šun	太陽
tuttala	tutala	那些
uttala	utala	這些

(4)新滿文中有不少字是「we」字開頭的，像「we」（誰）、「wehu」（船）「weihe」（牙）、「weihun」（生）、「wesi」（刀）、「wesihun」（升）等等；可是這些字在老滿文中却寫成「uwe」、「uwehu」、「uweihe」、「uweihun」」、「uwesi」「uwesihun」了，也就是在「we」字前頭加了一個「u」音。這其中的原因雖不能盡悉，但有兩點事實是可能與這現象有關的：(a) 我們知道滿文是由蒙文脫胎而來，字形與發音都和蒙文有極多的相似處。蒙文中「u」音是輕音，又是兩性的通音，所以增用「u」音在發音上無礙，在字義上不影響男女或陰陽。(b) 老滿文由於沒有圈點，「wa」、「we」兩個字母在外形上是一樣的。像「wasihūn」和「wesihun」這兩個字，如果照老滿文的寫法寫出來，實在是沒有一點分別的；可是這兩個字在意義上有天壤之別。「wasihūn」是「下」、「降」等等的意思，而「wesihun」則表示「上」、「陞」。爲了在字形和字義上有所區別，老滿文中用到「上」、「陞」的時候，都在字的上部加上一個「u」字，這樣不會弄錯，而且字音也不受影響。到新滿文創製以後，圈點可以辨別「wa」

「we」了，所有「we」開頭的字當然也就不必再加「u」字了。

(5)新滿文動詞過去式的語尾用 fi，老滿文動詞過去式語尾用 bi，兩者顯然不同。過去學者都認爲是時態上變化的問題，甚至有人說：「此種由 bi 變 fi 之原因，尚無可靠之史料加以證明。……最初之老滿文中，恐尚無現在、過去動詞之分別或在詞之語尾均加 bi 而代表之。……而其後演變爲 fi 字之原因，或係分別時間性之需要，或爲調節語尾聲調等原因，而始將原來語尾之 bi 改爲 fi 字者。」這種說法能否成立當然很有問題，不過現在我們在閱讀舊滿洲檔以後，發現新舊滿文之間，不僅是動詞過去式（老滿文中的動詞確是有時態分別的）的語尾由 bi 改變爲 fi，並且還有很多老滿文的字中含有 bi 音的都在新滿文中變成 fi 了。例如：

老滿文	新滿文	漢文意思
bi(i)	fi(i)	筆
biongdon	fiongdon	費揚敦（人名）
jabiyan	jaifiyan	界藩（地名）
taibin	taifin	太平

由此可見，bi 變爲 fi 不是時態變化的問題，而是發音變化上的問題。同時在舊滿洲檔裏我們還可以看出：p 音常用 b 音代替（如槍炮之「炮」，老滿文作 boo，新滿文作 poo），而 f 音又可以代替 b 音（如城堡之「堡」，舊檔裏常寫成「fu」或者「bu」，新滿文中則作「pu」）。所以我自己認爲 p、b、f 這三個音在老滿文中可能是有相當關連的，且能互用的，這當中的關係和變化似乎應該從蒙文方面研究才好，因爲直到今天，蒙文中還是用 p 的時候多，用 b 的字較少，而 f 音只有在外來語的方面才用上呢！

(三)從句構上看：舊滿洲檔裏的記事除了字跡潦草，塗刪常見以外，在字或詞之間常常還有些和新滿文用法不同的地方，這些特別處相信對新舊滿文的演變可以提供出珍貴資料。現在開列幾點如下：

(1)老滿文中的所有格形容詞常和名詞等連着寫，新滿文則不然：

老滿文	新滿文	漢文意思
deoi	deo i	弟弟的
guruni	gurun i	國家的

gūsin bai	gūsin ba i	三十里的
mujilen:	mujilen i	心裏的
solhoi	solho i	朝鮮的

這種所有格的形容詞在用法上似乎還有更須注意的地方。舊滿洲檔常見這一類的記載：

basan i gebungge amban （巴山名字的大臣）

gūwa i niru （其他的牛彔）

juwe minggan i olji （兩千個俘虜）

這些所有格「i」（的）在新滿文中似乎都可以省略掉了。

(2)老滿文中的前置詞、感嘆詞也有和動詞名詞等連着寫的，這也是新舊滿文的相異處：

老滿文	新滿文	漢文意思
amade	ama de	在父親處
juseci	juse ci	從兒子們那裏
coohabe	cooha be	把軍隊
wahakū	waha akū	不殺
acahabikai	acahabi kai	和好啊！
gaihabihe	gaiha bihe	拿來了

同時，老滿文中前置詞「be」（把、將）這個字和名詞語尾是「n」的連寫的時候，還有值得注意的就是原係「n」的語尾，連寫了以後就成「m」了。下面這幾個字都是舊滿洲檔裏常見的：

老滿文	新滿文	漢文意思
ambambe	amban be	把大臣
gisumbe	gisun be	把話
ihambe	ihan be	把牛
morimbe	morin be	把馬

(3)老滿文中對漢字人名、地名和官職名稱的翻譯，不但拼切的聲音不準，很多的寫法也和新滿文不同：

老滿文	新滿文	漢文意思
hansin	han sin	韓信
moo uwenlung	mao wen lung	毛文龍
fujo	fu ieo	復州
goijo	g'ai jeo	蓋州
dujihūi	du jy hūi	都指揮
dutan	du tang	都堂
sumingguwan	dzung bing guwan	總兵官
wali	wan lii	萬曆

這些句構的不同，正足以說明老滿文的簡陋和新滿文的進步。

(四)從風格上看：老滿文不但字體簡古，同時在用字用詞方面也顯得單純樸實。比方說舊滿洲檔裏有很多地方遇到「汗」、「天」等字的時候都還跟一般字一樣的繕寫，並不如後世的滿洲實錄或乾隆朝重鈔的老檔，改用抬頭或空一格的方式繕寫來表示尊敬。無疑地、新滿文的書檔是受到了漢化的影響，老滿文中則仍有原始的淳樸。

還有舊滿洲檔的記事，常有不必要的文句，尤其是時間一類的記述。例如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記載，乾隆重鈔的老檔只寫着「十二月的二十五日」（jorgon biyai orin sunja i inenggi），可是荒字號舊滿洲檔裏却在這個月日之前多寫着「同是那個牛兒年」（ineku tere ihan aniya）。重鈔本老檔在天命三年四月十五日的記事裏說李永芳是「城主遊擊」（hecen i ejen iogi），而老滿文的寫法則爲「城主遊擊衙的官員」（hecen i ejen iogi hergen i hafan）（見荒字檔頁九十八）。諸如此類，舊滿洲檔中俯拾皆是。

另外舊滿洲檔裏親切平實，不像新滿文記載中講求形式，注重名位。天命五年三月大福金衰代獲罪大歸的一節中，老滿文裏記述太祖派了達爾漢轄、額爾德尼巴克什、牙遜和蒙噶圖四個「人」（niyalma）去查詢究竟（見昃字檔頁一一三上後改爲「大臣」），而乾隆重鈔本的老檔中則說所派的是四個「大臣」（amban），（見卷十四頁三十八老）。滿文早期記事中凡是太祖、太宗的談話概用「hendume」這個平常的「說」字，後世清代帝王的談話，在滿文書檔裏則有用「hese」（敕

諭、命令、意旨）這個專用動詞了。

以上是就風格來談老滿文與新滿文的差別處，至於舊滿洲檔紀事部份對清初史事研究的珍貴處，將在下面再述。

㈢從外來語看：若干年來，滿洲人一直和漢人及蒙古爲鄰，這兩大鄰人對滿洲的影響可以說至深且鉅。就以語文一端來說，滿文字彙中的外來語即以假借漢蒙的爲多。像「gobi」（戈壁）、「sain」（好）、「han」（汗）、「taiji」（台吉）、「baturu」（巴圖魯）、「jargūci」（扎爾固齊）等等都是從蒙文中借來的。從漢文中取借的更是不勝列舉。有人仔細檢查過「清文彙書」、「清文鑑」等滿洲詞典，發現有三分之一的滿洲字彙都是和漢文有關。這種說法可能有其正確性，因爲在舊滿洲檔中就到處可以看到老滿文時代所借取的漢字。這類借用的字彙太多，現在略舉一二如下：

beiguwan（備官）　fujan（副將）　iogi（遊擊）　tungji（同知）
fuma（駙馬）　jiyansi（奸細）　suban（書辦）　tajiyan（太監）
kung（功）　sang（賞）　sui（罪）　wang（王）　boo（炮）
miocan（鳥槍）　giocan（教場）　tuu（纛）　ing tao（櫻桃）
megu（磨菇）　lomi（老米）　pinggu（蘋果）　jin（斤）
sin（升）　to（斗）　yan（兩）　cuse（紬子）　mocin（毛青布）
lingse（綾子）　suse（繻子）　kilin（麒麟）　loose（騾子）
gūwanggu（光棍）　hūwansa（和尚）

從以上這些借用的字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所假借的多半是些特殊名詞和一些原先滿洲沒有觀念的事物；當然這也可以反映出早年滿洲部族中的文化程度。到了新滿文創製以後，這些從漢文中借取去的字彙也有了變化，這變化雖然說明了滿文的進步，但也表示出滿洲人民族意識的加强。現在把這變化分下面幾點來看：

⑴廢汰掉若干不必要的漢文字彙。像「hanlinyuwan」（翰林院）、「janyenguwan」（掌印官）、「suban」（書辦）等等。

⑵不用音譯的漢名而用同義的滿洲字。像老滿文中有「fuma」（駙馬）、「jiyose」（餃子）、「liohūwang」（琉璜）一類的字，新滿文中則常改用「efu」、「efen」和「hurku」了。

(3)改變部份字彙的語尾，使之不像漢字。像「ing tao」改成「ing tori」（櫻桃。滿語 tori 是「桃」的意思）；「pinggu」改成「ping guri」（蘋果）。另外像「sangnaha」（賞了）和「ginggulembi」（致敬）等字，第一音節是漢音中「賞」和「敬」，但是 naha 和 gulembi 却又是滿洲的語法了。

(4)創造新詞代替漢意。老滿文檔案裏的官職稱號都襲用明朝的制度，如「都堂」、「總兵」、「副將」、「千總」、「百總」等等。滿洲實錄中則改用「固山額眞」（gūsai ejen）、「梅勒額眞」（meiren ejen）、「甲喇額眞」（jalan ejen）等等滿洲職稱了。

綜上所述，可知舊滿洲檔中確有不少資料，可以幫助我們追溯新舊滿文之間的若干關係，鈎考新舊滿文嬗變過程裏的很多眞象。

第二、舊滿洲檔可以發明和補足清初的史事。

清朝的官書當中雖然對他們的先世在關外的活動記載了不少；但是那些記載多半是割取來的零片，常常隱諱若干舊事，抹殺很多實狀。明人和朝鮮史書中談到建州女眞的，也只是部份的觀察，不夠周全。舊滿洲檔中所載清人先世的史事，不但豐多，而且細緻，是任何有關書檔所不及的。舉凡早年滿洲部族裏的八旗組織、戰績紀錄、行政事務、法律規章、官員任命、經濟生活、社會習俗、對外交涉、族內紛爭，甚至殘殺亂倫等等的大事小事，眞是應有盡有。由於篇幅的限制，這裏且舉幾段記事，來談談舊滿洲檔對研究清初史事的史料價值：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一六一三年）舊滿洲檔裏有這樣的一段記事，眞是一般清官書中「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

「abka kesi de sure kundulen han amba gurun be isabubi, aisin
天的 恩 於 淑勒 崑都侖 汗 大 國 把 聚集了 金

doro be jafabi banjirede sure kundulen han gūnime, juse akūci,
政務 把 執 生活時 淑勒 崑都侖 汗 想 子等 如沒有

mini beye ai gisun, mini beye, te juse be doro jafabuki seme
我 自己 什麽 話 我 自己 現在子等 把 政務 給執 如此

gūnibi, ahūngga jui be doro jafabuci, ahūngga jui ajigan i
想了 長 子 把 政務 如給執 長 子 自幼

mujilen buya, gurun be ujire amba sain onco mujilen akū. deo
心 小 國人 把 養 大 好 究 心 沒有 弟

be doro jafabuci, ahūn be sindabi, dabali deo be adarame
把 政務 如給執 兄 把 放還了 越 弟 把 何如

jafabure. ahūngga jui be ama bi tukiyebi amba gurun be
執呢 長 子 把 父 我 登用了 大 國 把

ejelebubi, amba doro be jafabuci ini buya mujilen be waliyabi
拿握了 大 政 把 如給執 他的 小 心 把 棄了

amba doronggo mujilen be jafambidere seme ahūngga jui argatu
大 公正 心 把 執有 如此 長 子 阿爾哈圖

tumen be doro jafabuha. tuttu doro jafabuha ahūngga jui, ama
土門 把 政務 執了 所以 政務 執了的 長 子 父

han i afabuha amba gurun be necin neigen i dasame, doronggo
汗 的 委的 大 國 把 公 平 的 治理 公正

mujilen be jafabi banjirakū, ama han i beyei gese tukiyebi
心 把 執了 未生活 父 汗 的 自己的 同是 登用

ujire sunja amban be ishunde ehe acabume jobobure, sure
養的 五 大臣 把 互相 惡 交往 受苦 淑勒

kundulen han i niyaman fahūn i gese gosira duin juse be
崑都倫 汗 的 心 肝 的 同樣 愛的 四 子等 把

jobobume,……duin deo sunja amban hebdeme, musei uttu joboro
受苦 四 弟 五 大臣 相議 我們的 如此 苦

be han sarkū, han de alaci, doro jafaha argatu tumen de gelere,
把 汗 不知 汗 處 如報告 政務 執 阿爾哈圖 土門 放 怕要

doroi ejen seme geleci, musei banjire dube aibide bi, han akū
政務 主 如此 如怕了 我們的 生命 盡 何處 在 汗 死

oho manggi, muse be ujirakū kai, musei banjici ojorakū joborobe
了 以後 我們 把 不能養 啊！我們的 如生 不可 受苦

han de alabi buceki seme, duin deo, sunja amban hebdebi han
汗 處 告了 死去 如此 四 弟 五 大臣 商議了 汗

de alaha, han hendume, suweni ere gisun be anggai alaci bi ya
處 告了 汗 說 你們的 這 話 把 口 如告 我 何

be ejere, bithe arabi gaji seme henduhe manggi, duin deo,
把 記着 書 寫了 拿來 如此 說了 以後 四 弟

sunja amban ceni joboho be emte bithe arabi han de alibuha,
五 大臣 他們的 苦 把 各一 書 寫了 汗 處 呈了

han tere bithe be gaibi, amba jui de, sini duin deo, sunja amban
汗 那 書 把 取了 大 兒子 處 你的 四 弟 五 大臣

simbe ehe seme araha bithe ere inu, ere be si tuwa, amba jui
把你 壞 如此 寫了 書 這 就是這 把你 看 大 兒子

sinde aika urn gisun bici, si geli karu bithe arabi jiyangna seme
於爾 什麽 是 話 如有 你 再 答 書 寫了 辯論 如此

henduhe manggi, amba jui minde umai jiyangnara gisun akū
說了 以後 大 兒子 於我 全 辯論的 話 沒有

seme jabuha tede sure kundulen han hendume sinde jiyangnara
如此 答了 至此 淑勒 崑都侖 汗 說 於你 辯論的

gisun akū oci, si waka kai, ama bi dain cooha de yabume
話 沒有 因 你 非 啊 父 我 戰爭 軍 於 行

bahanarakū ofi, guruni uile beideme doro jafame muterakū
不得 因 國家的 事 斷 政 執 不能

sakdabi, ere doro be sinde guribuhekū kai,……doro jafaha guruni
老了 這 政 把 於你 未移 啊 政 執了 國家的

ejen han beile mujilembe amban onco obubi, gurun be necin
主 汗 貝勒 把心 大 寬 爲 國人 把 公

neigen ujime banjimbi dere, ama de banjiha duin deo, ama i
平 養 生活 想是 父 處 生活 四 弟 父 的

tukiyehe sunja amban be uttu ehe acabume jobobuci, simbe
登用 五 大臣 把 如此 惡 交往 如使苦 把你

adarame doro jafabure,……ulade bolori cooha genere de, amba
如何 政 執呢 於烏喇 秋 軍隊 去 時 大

jui mujileni buyabe serebi inde akdarakū, ini emu emede
兒子 心的 小 知了 於他 不信賴 他的 同 於母

oanjiha deo guyeng baturu beile be hecen tuwakiya seme werihe
生的 弟 古英 巴圖魯 貝勒 把 城 看守 如此 留下」
(註五十三)

意思是：「上天的恩惠，淑勒（聰睿）崑都侖（謙恭）汗已經聚集成大國了。他在執掌金國政務的時候，他想到：『假如我沒有兒子的話，當然也就沒有話可說了。現在我自己應該想想讓兒子執政的事。如果叫長子執政，這個長子自幼就心胸褊小，沒有治國的那種寬厚仁慈的心懷。但是，假如我置長子於不顧，那麽又怎麽能越級的讓弟弟來執政呢？然而我若舉用了長子來掌理父汗的大國，把大政讓他執掌，也許他會棄絕褊狹，而秉諸公正的心胸。』於是就讓長子阿爾哈圖土門執政了。不過執政的長子並沒有能公平的治理他父汗委諸給他的大國，也沒有能棄絕他褊狹的氣度而用公正的心胸待人。因此，就和父汗

自己任用的五大臣惡交了，並且使他們受苦。同時淑勒貝都命汗所同樣心愛的四個兒子也受到他的虐待。……四個弟弟和五個大臣就相商說了：『我們這樣的苦境，汗父是不知道的，假如在汗處報告的話，執政的阿爾哈圖土門會畏懼的；他如果畏懼，我們也就有生命的危險了。但是到了汗死去以後，又有誰恩養我們啊！我們既受苦而又不能安生，何不告訴了汗再死去呢？』於是四弟五大臣商議以後便告訴汗了。汗說：『你們以口頭告訴我這件事，我怎麽記得住，寫個書面東西拿來。』後來，四弟和五大臣都各人寫了一份報告，自述他們的苦狀，呈奏給大汗。汗拿了報告書對長子說：『這些是你的四個弟弟和五個大臣列舉你惡政的報告，你拿去看看，如果你有理的話，再寫東西來答辯。』長子說：『我一點答辯的也沒有。』因此汗說了：『你假如沒有答辯的話，那麽錯就在你了。我的年紀雖然大了，但是還沒有大到不能作戰、不能斷事，不能執政的地步，這個國家的大政也還沒有全部交給你呢！……掌理國家政務的汗主貝勒，對他的國人應該寬大公正的恩養他們，你現在對父親所生的四弟和你父親任用的五大臣惡交，虐待他們，你怎麽可以掌理政務呢？』……秋天當征討烏喇的時候，汗知道他長子的心胸褊狹，就不信賴他了。把和他同母生的弟弟古英巴圖魯也留下來，在城裏看着他。……」

天命五年（一六二〇年）三月，舊滿洲檔裏又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記載：

「tainca, geli han de alame, tere anggala, geli amba gisun bi
塔因察 又 汗 屬 告 那 除了 更 重大 話 有

sehe manggi, ai gisun seci, amba fujin amba beile de juwe jergi
已說 以後 何 話 如說 大 福金 大 貝勒 於 二 次

buda dagilabi benehe, amba beile alime gaibi jeke, hong taiji
飯 備了 送去 大 貝勒 受 取了 吃了 皇 太極

de emu jergi buda benehe bihe, hong taiji benehe buda be alime
於 一 次 飯 送 曾 皇 太極 送的 飯 把 受

gaibi jekekū, tere anggala, amba fujin, amba beile i boode, emu
取了 沒吃 那 除了 大 福金 大 貝勒 的 家中 一

inenggi juwe ilan jergi niyalma takūrambi, emu hebe ofi, tuttu
日 二 三 次 人 派了 一同 議 因 所以

yabumbi dere, fujin i beye, juwe ilan dobori hūwa ci tucike
去了 想是 福金 的 自身 二 三 夜 屋 從 出去

bihe seme alaha manggi, tere gisun be han donjibi, amba beile,
會 如此 告了 以後 那 話 把 汗 聽了 大 貝勒

hong taiji de, darhan hiya, erdeni baksi, yasun, munggatu, duin
皇 太極 於 達爾漢 轄 額爾德尼 巴克什 牙遜 蒙噶圖 四

amban be takūrame fonjiha, fonjici, hong taiji de benehe buda
大臣 把 派 查問 因問 皇 太極 於 送 飯

be jetekū mujangga, amba beile de juwe jerge benehe buda be
把 沒吃 眞的 大 貝勒 於 二 次 送 飯 把

alime gaibi jeke mujangga, jai alaha ai ai gisun gemu mujangga
受 取了 吃了 眞的 又 告的 種種 話 都 眞的

oho manggi, han tede hendume, mini beye akū oho manggi,
以 後 汗 因而 說 我的 自己 無 以 後

mini buga juse be, amba fujin be, amba age gosime ujikini
我的 幼 子們 把 大 福金 把 大 阿哥 愛 養

seme henduhe bihe, tere gisun de, amba fujin i mujilen, amba
如此 說過 曾 那 話 於 大 福 的 心 大

beile i baru gūnime ofi,……baibi emu inenggi juwe ilan
貝勒 的 方面 想到 因 只 一 日 二 三

jergi takūrame tuttu yabuhabi kai……
次 派了 所以 去了 啊」 (註五十四)

意思是：「塔因察又告訴汗說：『還有重大的事呢！』汗說：『什麽事？』（塔因察）說：『大福金（滿語夫人）曾經兩次備飯送給大貝勒，大貝勒都接受並給吃了。又曾送飯給皇太極，皇太極受了但沒有吃。同時大福金又每天必二三次派人去大貝勒家，一同商議事情。大福金自己深夜離家，也已二三次了。』汗聽了這些話，就派達爾漢轄，額爾德尼巴克什、牙遜和蒙噶圖四個大臣去查詢大貝勒和皇太極。查詢以後，知道大福金確實送飯給皇太極，皇太極接受了但沒有吃。也眞的兩次送飯給大貝勒，大貝勒接受並給吃了。還有所報告的種種其他事情也都是眞的。汗於是說了：『我曾經說過，當我死後要把諸幼子和大福金一齊交託給大阿哥（皇子）爲生。大福金想是因爲這些話而傾心於大貝勒，因而一天兩三次的派人去了啊！』……」

文中所說的大福金是清太祖的繼妃富察氏，名叫衮代，她是莽古爾泰和德格類等人的生母。大貝勒和大阿哥指清太祖元妃佟甲氏所生的第二子代善，是褚英（上面提到的阿爾哈圖土門）的同父同母弟，也就是上引文中留在城裏看着他哥哥的古

英巴圖魯。皇太極當然是清太宗了。

天命六年舊滿洲檔中又有：

「omsion biyai ice inenggi dutan darhan hiya be liodun de geren
十一 月的 朔 日 都堂 達爾漢 轄 把 遼東 於 衆

beisede ulin baime gaime jai geli suje ulin hūlhaha seme ini
貝勒們處 財 求 取了 更 又 假 財 盜取了 如此 他的

deo dartai gercilebi simiyanci ebsi hergen i bodome sangnaha
弟 達爾泰 出首了 從瀋陽 以來 職位 的 計算 賞了的

aika jakabe hūlhaha ulin be gemu gaibi emu ububе gercide
一切 把物件 盜取的 財 把 都 取了 一 把分 於出首

buhe, juwe ububе dutan sumingguwan fujan sanjan iogici
與了 二 把分 都堂 總兵官 副將 參將 遊擊

uwesihun sangname buhe, dutan i hergen be efulebi ilaci jergi
以上 賞 與 都堂 的 職位 把 革了 第三 級

sumingguwan obuha, gisunci nakabuha, ulin buhe jirgalang age,
總兵官 任爲 從話 停止了 財 與的 濟爾哈朗 阿哥

jaisanggū age yoto age, sioto age, ere duin beile be suwe embici
宰桑古 阿哥 岳託 阿哥 碩託 阿哥 這 四 貝勒 把 你們 或者

dergi ahūta i sargen de korabi angga sime buhe, embiei suweni
上 兄長 的 妻子 於 通姦了 口 塞 與了 或者 你們的

derge eshete ahūta be ume han tebure, membe han tebu seme
上 叔叔們 兄長們 把 不要 汗 使坐 把我們 汗 坐 如此

tuttu gūnime ulin buhe dere, tuttu akūci suwe hehe i mujilen
所以 想了 財 與 想是 故 若不是 你們 女人 的 心

i gese kai, seme uile arabi……
的 相同 啊 因而 罪 定了」(註五十五)

意思是：「十一月初一日，因爲都堂達爾漢在遼東索求衆貝勒的財物，又盜取綢緞財寶，他的弟弟達爾泰出首告發他了。因此就把達爾漢轄自得瀋陽以來，以職位計得的一切賞物，以及他盜取的財寶，全部都追收回來。一份給與出首的，兩份賞給[illegible]都堂、總兵官、副將、參將、遊擊以上的官員。把他都堂的職革了，任命爲第三級的總兵官，並且停止他的發言。『給與達爾漢轄財物的濟爾哈朗阿哥、宰桑古阿哥、岳託阿哥、碩託阿哥這四個貝勒，或是爲了你們和兄長們的妻子通姦以塞人之口，或是爲了不要讓在你們之上的兄長們坐汗位而使自己坐汗位，所以給人以財物。如果不是那樣，你們的心不就跟女子的

相同了啊！』因此定了他們的罪。……」

另外天命八年（一六二三年）六月還有一段話可看：

「……jai hong taiji beile i baru hendume, si mergen sain oci, ai
又 皇 太極貝勒的 方面 說 你 賢 良 如什麼

jaka be sidende sindabı once be gamame, ahūta deote de gemu
東西 把 公平 置諸 寬大 把 持有 兄等 弟等 於 都

neigen ishun kunduleme banjicina, sini beyede emhun unenggi
公平 互相 恭敬 爲生 你的 自己 單獨 誠實

arabi, gūwa be enggelceme banjibi, ahūta be sindabi, si han teki
做了 其他 把 越分 行爲了 兄等 把 置了 你 汗 想坐

sembio, yamun de isabi fakcara de si ahūta be beneci, ahūta i
嗎 衙門 於 集了 離 於 你 兄等 把 如送 兄等 的

juse deote simbe karu sini boode beneci, doro acambi kai, ahūta
子等 弟等 對你 回報 你的 家中 如送 禮 合 啊 兄等

be si benerakū bime, ahūta i juse deote simbe benere be, si
把 你 不送 會 兄等 的 子等 弟等 把你 送 把 你

ainu ekisaka alime gaimbi, si, mergen genggiyen serengge tereo.
何 默默 受 取 你 賢 明 就如此 那麼嗎

degelei, jirgalang, yoto suwe meni meni ahūn ama be sindabi
德格類 濟爾哈朗 岳託 你們 各 各 兄 父 把 置了

dabali ainu yabumbi, suwe tuttu dabeli yaburengge, gemu
越份 何 行了 你們 所以 越份 行 都

acuhiyan ehe dabala, sain ai bi, hong taiji simbe ama mini haji
讒 惡 罷了 好 何 有 皇 太極 於你 父 我的 愛

sargen de banjiha damu enen seme alimbaharakū gosimbi kai sini
妻 於 生的 唯一 後代 如此 不能耐忍 愛 啊 你的

mergen sure serengge tereo, si ainu tuttu mentuhun banjimbi
賢 聰 就如此 那麼嗎 你 何 如此 愚 行爲

seme gasabi …… (註五十六)
如此 怨恨了」

意思是：「……（太祖）又向皇太極說：『你如果是賢良的，對一切事物都應該處之以公，持以寬大心懷，對兄長都要尊敬相處才是。你對自己做得誠實而對其他人表現越分的行爲，把兄長們撇開在一邊，想自己來坐汗位嗎？集會衙門以後離開的時候，你如果送送你的兄長們，你兄長們的子弟也如果回報的送你回家，這是合乎禮儀的啊！可是你沒有送你的兄長，你兄長的子弟們送

了你，你爲什麽默默地接受了呢？你的賢明就是這樣嗎？德格類、濟爾哈朗、岳託你們爲什麽撇開你們各人的父兄而越份行事呢？你們的越份都是讒言不和罷了！皇太極：你是父親我心愛妻子所生的唯一的後代，我是忍不住的要愛你的。你的賢明就是這樣！何以做出這樣愚蠢的事情呢！』這樣恨怨的說了。……」

清實錄裡說：「太祖初未嘗有必成帝業之心，亦未嘗定建儲繼立之議」。(註五十七) 可是根據以上幾段記事，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一些事實：(一)萬曆四十一年清太祖已委政給阿爾哈圖土門了。阿爾哈圖土門貝勒就是褚英，是太祖元妃佟甲氏所生，在太祖諸子當中，他是嫡而居長。後來因爲褚英心胸褊狹，所以被廢黜掉了。褚英以後，清太祖又有意把大貝勒代善立爲繼承人，準備在他百年之後，「把諸幼子和大福金交託給大阿哥(代善)爲生」，但是又因爲代善和太祖繼妃之間的一段曖昧關係，所以代善的繼承地位也動搖了。代善也是元妃佟甲氏所生，褚英死後，他在太祖諸子中是嫡而居長的。(二)天命六年十一月處罰達爾漢轄的一節，不僅表示出滿洲部族中的諸王貝勒在當時已經暗中爲繼承事作了安排，拉攏元老重臣；同時也反映了太祖的子侄當中覬覦汗位的似乎大有人在。(三)皇太極在太祖晚年已經就專橫霸道了，難怪朝鮮人說他「英勇超人，內多猜忌」呢！(註五十八) 從太祖訓諭皇太極的一番話裡，我們很容易看出皇太極在太祖生前對汗位的興趣和野心。總之，以上這些紀事對研究清太宗奪立的問題是有很大幫助的，比起單用清代官書中漢文資料和明末及朝鮮的書檔來必然的要周全細緻多了。(註五十九)

上面這幾段瑣碎記載，是從舊滿洲檔裏隨便檢出的，用來說明這批檔案對補正清史的功用。舊滿洲檔共有四十大本，前後記事歷時三十年，其中珍貴史料，何止萬千！價值之高，當然是可以想見了。

第三、舊滿洲檔可以解釋若干滿洲專門名詞

清朝有很多特別名詞和官爵稱號都是從滿文直譯來的，這些名目很多又一直沿用到清末。其音雖有的確，其意則不能瞭解了。過去幾十年中，中外學者對這方面雖然做了不少努力，甚至有人利用滿文老檔、滿洲實錄諸書來探求這些滿文名詞的源流與眞意的，像「滿洲」、「愛新覺羅」、「貝勒」、「尼堪」……等等，有些確已作成了結論，有些還似是而非，也有不少至今仍無法解釋的。舊滿洲檔是最原

始的滿文文獻，對這些特殊滿洲名詞是應該有解釋的。現在且舉一個例子，看看這批舊檔在這方面的價值如何：

清太祖武皇帝努兒哈奇實錄裡記清景顯二祖死難的事說：

「初、蘇蘇河部內禿隆城，有尼康外郎者，於癸未歲萬曆十一年，唆搆寧遠伯李成梁，攻古勒城主阿太、夏吉城主阿亥。成梁於二月，率遼陽、廣寧兵，與尼康外郎約以號帶爲記，二路進攻。……阿太妻係太祖大父李敦之女，祖覺常剛聞古勒被圍，恐孫女被陷，同子塔石往救之，即至，見大兵攻城甚急，遂令塔石候於城外，獨身進城，欲携孫女以歸，阿太不從。塔石候良久，亦進城探視，及城陷，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併殺覺常剛父子。……」(註六十)

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則記爲：

「先是蘇克蘇滸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明寧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勒城主阿太章京及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蘭兵符，率遼陽、廣寧兵，二路進。……古勒城阿太章京妻，乃上伯父禮敦巴圖魯之女，景祖聞古勒城兵警，恐女孫被陷，偕顯祖往救，既至古勒城，見成梁兵方接戰，遂令顯祖俟於城外，獨入城，欲携女孫歸。阿太章京不從。顯祖俟良久，亦入城探之。成梁誘城內人出，男婦老弱盡屠之。尼堪外蘭復搆明兵，併害景祖、顯祖。……」(註六十一)

根據以上兩種記載，我們可以了解清景顯二祖的遇難完全是尼康外郎或尼堪外蘭這人的陰謀。武皇帝實錄裏用「外郎」，多少還有一點職稱的意味，高皇帝實錄中給人的感覺則宗全是一個人的名字了。孟森先生認爲：「外郎爲指揮使等官之子，應襲職而未奉准襲職者之稱。尼康外郎即建州衞一首領之子，可以承襲衞職者。原作外郎，後改作外蘭，故示其與漢名無關，以掩建州世受明官之跡。」(註六十二)心史先生的這一結論相當肯定，但不知何據？

按滿洲實錄記述這段史事時，確說唆使明兵的是「nikan wailan」。我們知道：漢文本清太祖實錄是由滿洲實錄轉譯而來，「尼康外郎」或「尼堪外蘭」當然是滿語 nikan wailan 的音譯應無問題。滿文 nikan 是「漢」或「漢人」的意思；wailan 則指掌文書的人，就像今天我們所稱的「秘書」、「書記」一類的職稱。所以照滿文的意思，「尼康外郎」或「尼堪外蘭」實在就是「漢書記」或「漢人[illegible]

記」。

本文前面已經說過：朝鮮人河世國在萬曆二十三年就說清太祖手下有個「文學外郎」，這位「外郎」是「投屬虜地幾至三十年」的「唐（漢）人」。申忠一則親眼見到清太祖老寨子裡有一個由「上國（明朝）」去建州幫助清太祖掌文書的「歪乃」。「外郎」、「歪乃」相信都是滿文 wailan 的譯音，這和他們的職務也是相稱的。

舊滿洲檔裏也有關於「外郎」的材料，並且這些材料足以證明「外郎」是個職稱，是掌文書的人，但不是「指揮使等官之子」。寒字檔是四十本舊檔中唯一附有漢文翻譯的珍貴檔子，而幸巧這本檔子裡就有很多關於「外郎」的記錄：

「趙三外郎」（頁十一上）

「卜三外郎」、「風苦外郎」（頁十六下）

「哈空外郎」、「哈失土狗皮外郎」、「凹失那外郎」（頁二十上）

「太必扇外郎」（頁二十四上）

「古兒馬虎外郎」、「慢他失外郎」、「牙海外郎」（頁二十六上）（註六十三）

如果我們校對一下老滿文的記錄，很容易的看出：趙三、卜三、風苦……等等當然都是人名，而「外郎」則都是 baksi 的譯名。 baksi 一詞的翻譯很多，清官書中有譯作「榜式」的，也有譯爲「榜識」、「巴克式」和「巴克什」的。這個名詞是清初賜給讀書通文墨人的美號，就像武勇的人美稱爲「巴圖魯」一樣。這個字是從蒙古文中借取來的，清文鑑和清文彙書裏把它解釋爲：「讀書人」、「儒者」等義。近代學者有說 baksi 是「博士」的轉音，然而指爲知書的人則一致。

從清初史料中，我們不難看出：創造文字的是巴克什，記載檔冊的是巴克什，翻譯經書的是巴克什，辦理外交的是巴克什；巴克什的特質總是和文墨有關的。滿洲部族强大以後，爲了「打點皇帝之規模」，從蒙古襲用了不少稱號。部族的首長由「貝勒」改稱「汗」了；「外郎」美其名爲「巴克什」又有什麽不可呢？

總之，舊滿洲檔又提供給我們一些資料，證明「外郎」是個職稱，是指與文墨有關係的人，並不是「指揮使等官之子，應襲職而未奉准襲職者之稱。」

第四、舊滿洲檔可以給重鈔的滿文老檔證誤

前面已經說過，滿文老檔是乾隆時重鈔成書的，由於重鈔的當時臣工們對於舊

檔的若干部份已經「不易辨識」，同時又「必須迅速趕辦」，所以重鈔本中鈔錯的地方是在所難免的。現在我們有緣重睹舊檔，這些筆誤當然也就容易更正了。以下是幾個實例，可以看看重鈔本的錯誤所在，也可以說明舊滿洲檔價值的一斑：

(一)

清太祖天命八年五月，重鈔本滿文老檔裏記了一段關於額爾德尼巴克什夫妻因匿藏東珠、黃金而被處死的事。這件事原是額爾德尼家裏的婢女首先告發的，當太祖派龍什去調查的時候，讓龍什向額爾德尼說：

「gidaha tana nicuhe aika jaka bici tucibufi bu, buhede weile
匿藏的 東珠 珍珠 一切 東西 如有 使拿出了 給 與了時 罪

akū obure seme takūrara jakade, erdeni baksi jabume, tana
沒有 使 如此 派了 因爲 額爾德尼 巴克什 答道 東珠

nicuhe aisin deleo, mini beye fejileo han i gosime weile guwekini
珍珠 黃金 貴重嗎 我的 身子 賤嗎 汗 的 愛 罪 要免

seme tucibufi bu serede bumbi dere (註六十四)
因 拿出了 給 說時 給 罷了」

意思是：「如果有匿藏的東珠、珍珠等等東西，給拿出來，拿出來了就可使無罪了。因爲這樣派了人去。額爾德尼巴克什回答道：『東珠、珍珠、黃金珍貴嗎？我的身子輕賤嗎？汗的愛心叫我拿出來後可免我罪，我就拿出來好了！』……」

舊滿洲檔裏有關這件事的記載見於列字檔和冬字檔兩處。列字檔裡的敍述和滿文老檔的差不多。(註六十五) 冬字檔中雖也大同小異，但在龍什被派傳話的時候，寫着：

「gidaha tana necuhe aisin aika jaka bici tucibubi buu, buhede
藏匿的 東珠 珍珠 黃金 一切 東西 如有 拿出了 給 給了時

uile akū obure……」 (註六十六)
罪 沒有 使

比較上面兩段滿文，可見重鈔老檔是把 aisin 一字省掉了，只鈔成 aika jaka。整個這篇記事中幾次談到「東珠、珍珠、黃金」等等的事，所以我們認爲 aisin (黃金) 是不能少掉的，單記 aika (若是) 或是 aika jaka (一切物件) 似乎都不太好。

(二)

清太宗天聰二年十二月初一日，乾隆朝重鈔的滿文老檔裡有這樣一段記載：

「tere inenggi, šun dekdere ergi bayara gurun i duka amban ilbio,
那　天　日　升　方向 巴牙拉 部 的門 大臣 依而畢

turga, butao, ituka, jai nadan niyalma, han de seke dobihi
屠爾噶 布陶 依土卡 又 七　人　汗 處 貂皮 狐皮

benjime hengkileme jihe (註六十七)
送來　叩頭　來了」

意思是：「那天，東方巴牙拉部的門（？）大臣依而畢、屠爾噶、布陶、依土卡，還有七個人，來汗處叩頭並送來貂皮和狐皮。」

文中的「門」（duka）字顯然是有問題的。我們細查舊滿洲檔以後，發現在閏字號裡有這段記事，內容一樣，只是「門大臣」和「四個大臣」（duin amban）不同，當然重鈔的滿文老檔是寫錯了，「四個大臣」才是合理的。(註六十八)

（三）

天聰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滿文老檔裡記着：

「beging hecen i juleri han i abalara gurgu ujihe fu de tataha,
北京　城　的南的　汗　的　狩獵　獸　養　府　於　宿了

haha hehe burulahangge be gemu dalifi g'aoši bithe jafabufi
男　女　敗走了的　把　都　驅散了　告示　書　使持了

siidafi unggihe. (註六十九)
（？）　遣走」

文中最後第二字「siidafi」字義不明，但是查看舊滿洲檔以後，知道這個「siidafi」是「sindafi」（放了）的筆誤，因此全文的意思也就清楚了：「宿在北京城南方皇帝飼養用來打獵的野獸的府院裡。把敗走的男女都驅集起來，叫他們拿着告示，釋放了他們。」(註七十)

（四）

天聰四年六月，清太宗列數阿敏棄城等罪時，滿文老檔裏有一段說：

「soto taiji be ainu tafulame etehekū, amin beile marame jici,
碩託 台吉 把 爲何　勸諫　不勝　阿敏　貝勒　推拒　如來

holho de amin beile be yoto taiji tafulaha adali, si geneci gene,
（？）於 阿敏 貝勒 把 岳託 台吉 勸了　同樣 你 如去　去吧

bi mini juwe fulgiyan i gūsa be gaifi tembi seme maracı ainaha
我 我的　二　紅　的旗 把 率了 留住 因 如推拒 怎麼了

……」(註七十一)

在上引文中， holho 這個字無解。如果是 holhoci 則爲「鎗頭菜」的意思。如果是 holhon 則作「小腿」講。不過這兩個字在這裏都不適合，因爲按上下文義顯然是一個地方的名稱。在舊滿洲檔裏我們發現了這又是一處筆誤，這字應該是 solho ，意思是「朝鮮」。(註七十二) 所以上面所記的史事也就很清楚了：

「……對碩託台吉說：你爲什麽不能勸阻他。如果阿敏貝勒不聽從跑回來，你可以同樣的用岳託在朝鮮諫阻的話對他說；『你要走就走，我要率領我的兩個紅旗留在這裏。』這樣的拒絕他呀！……」

以上的這些錯誤，只是舊滿洲檔裏顯而易見的部份；不過用它們來說明舊檔的價值，我想應該是夠了。

第五、舊滿洲檔可以幫助看出重鈔本滿文老檔殘缺的眞象

舊滿洲檔是最古的滿洲文獻，製作有年，加上後來又幾經搬遷，糟壞殘缺是難免的。乾隆朝重鈔的時候就發現了這些現象，所以在重鈔的本子裏常註上「原檔殘缺」的字樣，但殘缺的程度並沒有說明。我們現在閱讀滿文老檔，遇到「原檔殘缺」時常有美中不足之感。舊滿洲檔是滿文老檔重鈔時的底本，當然這裏面可以看出所謂「殘缺」的眞象來。根據我自己初步的研究，滿文老檔裏所註的「殘缺」似乎可以分作以下幾點來說明：

㈠舊檔確實殘缺：四十本中，糟壞破損的地方實在不少。尤其厲害的是本影印本第五冊的最後部份（故宮舊編號第三十五冊），全冊三十二頁，幾乎沒有一頁是完整的。其他如滿文老檔天命三年四月有一段記事：

「…… (原檔殘缺) šusai gebungge niyalma, ini emu nirui niyalma be gemu gaifi dain de baha olji jaka de bifi, (原檔殘缺) ……」(註七十三)

如果我們校對一下尺字檔，我們會發現這些「殘缺」是確實殘破了，無法知道原先是些什麽字。(註七十四)

又如天命五年四月中有：

「……nikan i hūng u han durifi tehe sere, mini donjiha julgei gisun tere inu, ere liyoodung ni ba be anggai icihiyame gisunrefi waliya seci (原檔殘缺) aikabade maraci,……」(註七十五)

關於這段記事昃字檔裏也是殘缺的，不過殘缺的程度並不嚴重，只是少了一兩個字。(註七十六)

諸如此類糟爛殘損的地方舊滿洲檔裏確有很多，以上只是隨便撿出的例子。

(二)臣工有意敬避：滿文老檔裏有不少空白，雖然沒有寫「原檔殘缺」的字樣，但是粘貼黃箋，沒有寫字。然而在舊滿洲檔中則清楚的可以看出是太祖太宗的御名。如：滿文老檔天命十一年六月六日有：

「aisin gurun i han 〔　　〕gashūrengge ……」(金國的汗〔　　〕盟誓說：……」(註七十七)

宙字檔裏記爲：

「aisin gurun i han nurhaci gashūrengge……」(金國的汗努爾哈齊盟誓說：……」(註七十八)

還有滿文老檔太宗崇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記載也有很多空白處，經查對舊滿洲檔發現都是清太宗的名字「皇太極」(hong taiji)。(註七十九)

這些都是敬避的例子，也是漢化影響的結果。

(三)重鈔草率疏忽：「原檔殘缺」固然有不少是因爲檔案本身的缺陷，但重鈔人員的草率疏忽也是值得注意的。現在舉例說明如下：

天命十年二月初一日，滿文老檔裏寫着：

「……si han i jalin de fašsambi dere, han ajigan, ambasa (原檔殘缺) simbe solho i jakūn goloi ulin han i wasimbuha ciliyan alin i gese muhaliyahabi seme, sini banji be we buyembi……」
你 汗 的 爲 於 舊勉 想 汗 幼小 大臣們 把你 朝鮮 的 八 道 財寶 汗 的 使下 錢糧 山 的 一樣 堆積 如此 你的 生 把 誰 願 (註八十)

意思是：「……你想是會爲皇帝出力的。你的皇帝年幼，大臣……即使皇帝下令給你把朝鮮八道的財寶給你，讓你堆積如山，但誰又願意你生存呢……」

舊滿洲檔裡有關這事的記載可以在宙字檔和收字檔中看到。宙字檔第三十二頁中確是殘缺了一塊，正是滿文老檔裏不載的。但是收字檔中却可以補足這塊殘缺，我們發現所缺的只是「ulin de dosi」(納進財寶)這幾個字。(註八十一)舊滿洲檔裏有不少重複的記事，乾隆朝重鈔時只看一種不看其他的就會發生像上述的現象了

這可以說是承辦人員不夠仔細的原因。

太宗天聰五年十月，乾隆重鈔本有一處記着：

「·····orin ninggun de, fujiyang ši ting ju, dahai baksi, kūrcan
二十 六 於 副將 石廷柱 達海 巴克什 庫爾纏

baksi, lungsi (原檔殘缺) ts'anjiyang ning wan o hoton i julergi
巴克什 龍什 參將 寧 完 我 城 的 南

tai de genefi,·····」(註八十二)
臺 於 去了·····」

意思是：「二十六日，副將石廷柱、達海巴克什、庫爾纏巴克什、龍什·····參將寧完我向城南方的臺去了。·····」

實際上這一部份根本沒有殘缺，在舊滿洲檔裏我們可以看到在 lungsi 之下還有個 bithe ，也就是說「龍什」這個人是當時的「筆帖式」。(註八十三)這個字是個職稱，對記載全文的關係可以說並不太重要；可是不看舊檔而只看重鈔的滿文老檔的時候，見到「原檔殘缺」字樣，眞不知道這其中缺了一些什麽重要的東西呢！

這是重鈔人員疏忽草率的地方。

(四)官員素質不齊：乾隆朝重鈔滿文老檔的時候，主持人雖然是些大學士，但實際參與重鈔工作的還是國史館的官員和內閣的中書們。這些工作人員應該都是一時之選，他們的滿文程度照說是不容置疑的。不過乾隆朝中期以後，一切情況都不同於清初了，宗室和駐防總兵「不能清語」的常有。(註八十四)考試滿洲繙譯的生員也都「清字訛錯、繙譯平常」了。(註八十五)甚至到高宗禪位以後，內務府裏官員在恭書孝聖憲皇后尊號的時候竟繕寫錯誤。(註八十六)凡此種種，都可以反映當時官員的滿文程度不高。滿文老檔裏有些殘缺的部份，可能與這問題有關：

如天命八年七月條：

「orin ninggun de, bahūn (原檔殘缺) emu morin gajime han de
二十 六 於 巴渾 一 馬 帶來 汗 於

hengkileme jihe, temen morin be gaihakū amasi bederebuhe
叩頭 來了 駱駝 馬 把 不收 回 還」(註八十七)

意思是：「二十六日，巴渾·····帶了一匹馬，來給汗叩頭，駱駝和馬匹沒有收，返回去了。」

舊滿洲檔裏這頁記事確有一點破缺，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原有字跡：

「orin ninggunde bahūn (taiji emu temen) emu morin gajime han de hengkileme jihe, temen morin be gaihakū amasi bederebuhe」(註八十八)

意思是：「二十六日，巴渾台吉帶了一隻駱駝，一匹馬來給汗叩頭。駱駝和馬匹沒有收，返回去了。」

可見這裏所謂的「原檔殘缺」也只是「台吉、一隻、駱駝」三個字。這三個字不但舊檔上隱約可見，同時從上下文義中至少也可以知道「一隻駱駝」是所缺的。可是重鈔的時候官員們似乎連上下文義都沒有看一看，不然這樣簡單的地方是不應該再寫上「原檔殘缺」字樣的。

清實錄裏有一段這樣的記載：

「……內務府人員於滿文本不熟習，至如繕寫滿文，則多有依樣描畫，不但不解文義，且不識字面者有之。」(註八十九)

這是高宗剛內禪不久的事。內務府是皇室裏最重要的滿洲人的部門，向例連長官都只有滿洲人才能擔任的，官員們的滿文程度如此之差，其他各部院的情形也可以推知了。(註九十)

總之，舊滿洲檔對於乾隆重鈔本裏「原檔殘缺」的研究，不但有所發明，而且是僅有的一種依據。

第六、舊滿洲檔可以反映部份明末遼東地方的實況

由於舊滿洲檔中有不少冊是用明末遼東地方衙門的公文紙寫製的，而這批公文紙上又留有很多當時遼東各地大小事務的記載，所以舊滿洲檔對於研究明末遼東的問題也有若干的價值，現在就簡單的分幾點寫在下面：

㈠有關地方政府本身情形的：由於用明代公文紙所寫成的舊滿洲檔多半取自遼東的東寧衛、廣寧衛、清河衛、復州衛、蓋州衛及海州衛等地，所以這幾個地方政府的行政區分、官員學養、公文形式、職官遷調等情形都可以從舊檔裏看出一些大概，還有部份官員的姓名職銜，像「廣寧衛經歷黃全」、「海州衛經歷顧萬銓」、「主簿薛居方」、「清河守備陳九圍」等等的，也是不可多得的資料，對明末遼東地方政府的研究多少是有參考價值的。

㈡有關遼東地方刑名兵馬的：舊滿洲檔中保存的明代資料，從內容上看眞是豐多富美，有虜情的報告，有軍士的名單，有鬪毆的案件，有債務的糾紛，有驗屍圖，有判決書，有陣亡的撫恤，有冬令的救濟……。總之，在來、張、盈、宿、寒、列等舊滿洲檔中，我們可以發現很多關於明末遼東地方上刑名兵馬的記錄。

㈢有關遼東地方物價經濟的：舊檔中所保存的資料可能還是以經濟方面的最爲重要，如果我們細心看看這批明末文公紙，我們會了解嘉靖至萬曆年間遼東各地物價的概況。例如列字檔裏就有：

「鴨壹隻値鈔四貫」

「鷄壹隻値鈔貳貫」

「小麥壹斗値鈔叁貫」

「鮮魚五十斤，應納課稅錢壹拾文」

「大缸三箇，光盆壹箇，値銀三錢」

盈字檔裏有：

「黃米八斗，照實價抵銀陸錢四分」

宿字檔裏也有：

「細酒壹瓶銀壹分」

「茶果花胡椒銀柒厘」

「猪肉兩斤銀貳分」

「鷄壹隻銀壹分」

「鷄子拾箇銀伍厘」

「水筆拾支銀伍分」

「本紙叁拾張銀壹錢貳分」

「炭拾包銀伍分」

「蹄肚壹副銀叁分」

「麵叁斤銀壹分伍厘」

「燭拾對銀伍分」

「墨壹錠銀壹分」

「呈文紙壹百張銀貳錢」

「絹雨傘壹柄銀伍錢」

以上只是部份的記載，相信對晚明經濟的研究是非常珍貴的。

總而言之，舊滿洲檔保存了不少明末遼東的資料，這雖是舊檔的意外價值，但仍是極爲重要的。

舊滿洲檔實在是一批珍貴的資料，是研究早年滿洲的寶藏，它的價值不是以上幾點略說所能盡舉的。好在這批檔案現在影印成書了，但願大家及時發掘，努力研究，給清初的史事寫出「共信的故事」來。

民國五十八年三月於臺北市

本文寫作期間，承故宮博物院文獻處同仁昌彼得教授、應强、劉家駒、王世華諸先生幫助很多，謹此致謝。

（附　註）

（一）文中滿文羅馬拼音採用的是 G. P. Von Möllendorff 拼音法。

（二）清太祖武皇帝弩兒哈奇實錄卷二頁一上、大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三頁二上。滿洲實錄卷三己亥年正月條。

（三）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卷十一頁十九上說達海給滿文加圈點是在天聰六年三月初一日。不過舊滿洲檔中第五冊第2175頁記老滿文加圈點事在天聰六年春正月，然而這一頁舊檔是洪字號中唯一的一張木刻版，製作年代顯然是較後的。另外舊滿洲檔故宮舊編號滿字附二頁四十九反面則記滿文增飾圈點事係在「天聰六年三月初七日」。今從滿字附二號舊檔及太宗實錄。

（四）朝鮮李朝實錄宣祖二十八年十一月戊子平安道兵使邊應奎奏文。

（五）建國大學刋本「興京二道子河舊老城」頁九十三。

（六）朝鮮紫巖集中李民寏：「建州聞見錄」。

（七）舊滿洲檔第一冊第129頁。

（八）滿洲實錄卷三己亥年三月「太祖養蒙格布祿」條及國朝耆獻類徵卷一一五額爾德尼傳。

（九）舊滿洲檔第二冊第680頁至681頁。

（十）舊滿洲檔的張字號和列字號中，在很多記事之前，先寫上記檔人姓名和記檔時間的，其中經常署名的有庫爾纏、尼堪、達海、希福、布爾善、艾衣巴里等人，他們所記的史事和發生的時間相隔不久。

（十一）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卷五頁十一下。

(十二) 史料叢刊初編卷上頁二十七上。

(十三) 同上同卷頁四十五上。

(十四) 同上同卷頁四十三上。

(十五)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另藏有清太祖及太宗朝老滿文檔案八十多頁，雖是零星不全的，但內容也很重要，計有初設六部檔，戰功紀錄檔等等。

(十六) 乾隆重鈔本滿文老檔太祖卷三十頁十八。

(十七) 舊滿洲檔第三冊第1336至1337頁。

(十八) 舊滿洲檔第四冊第1873至1877頁。

(十九) 這份奏摺原是用滿文寫的，附於「無圈點字書」的卷首。民國二十三年由張玉全先生把它譯成漢文，刊載於故宮文獻論叢中。

(二十) 文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三本第四份徐中舒先生的「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所引「大學士舒赫德趕辦老檔」摺。

(二十一)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九七六頁二七至二八。

(二十二) 同上卷九九六頁十六下。

(二十三) 方甦生著「庫貯舊檔輯刊」頁四十七至四十八。

(二十四) 文見日本今西春秋著「滿文老檔的重鈔年次」（東方學紀要Ⅰ頁九十二、一九五九年七月刊）。

(二十五) 今西春秋著有「滿文老檔乾隆附注譯解」可參看，出版刊物及時間同上。

(二十六) 日本「藝文」雜誌第三年第十一號及第十二號（大正元年、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

(二十七) 見金梁著「滿洲秘檔」卷首高友唐等人序文。

(二十八) 孟森著：「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眞本研究」（臺北世界書局版「明清史論著集刊」頁二〇三）。

(二十九) 同上頁三三八：孟森「滿洲老檔譯件論證之一」。

(三十)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文獻論叢」論述第十二頁李德啓「滿文老檔之文字及史料」。

(三十一) 臺北正中書局「二十世紀之科學」第九輯史學頁二一三李學智「中日兩國對於兩種滿文老檔的研究」。

(三十二) 金梁「滿洲秘檔」頁一。

(三十三) 金梁「滿洲秘檔」頁二。

(三十四) 謝國楨「清開國史料考」清考二頁九上。

(三十五) 湯壽潛「戊戌上書記後」（見金梁輯「瓜圃叢刊敍錄」、民國十二年鉛印本）。

(三十六) 臺北國風出版社影印故宮「文獻叢編」上冊圖像部份第二十頁。

(三十七) 見方甦生內閣舊檔輯刊敍錄。

(三十八) 故宮博物院「文獻特刊」頁二十九：「整理內閣大庫滿文老檔之緣起與計劃」。

(三十九) 除「滿洲文字的來源及其演變」一文發表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六號外，其餘張、李二先生的專文都刊印在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文獻論叢」中。

(四十) 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年報第四期，民國五十四年六月臺北版。

(四十一) 日本神田信夫「訳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東洋學報四十九卷一號、一九六六年六月）。

(四十二) 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年報第四期頁十三。

(四十三) 同上同頁。

(四十四) 同上同頁。

(四十五) 同上同頁。

(四十六) 同上頁十四。

(四十七) 同上頁十五。

(四十六) 同上同頁。

(四十九) 同上頁十六。

(五十) 同上同頁。

(五十一) 同上頁十四。

(五十二) 詳見偉烈亞力 (Alexander Wylie) 的「中國研究」 (Chinese Researches)，一八九七年上海出版。

(五十三) 舊滿洲檔第一冊第58至68頁。

(五十四) 同上第一冊第518至520頁。

(五十五) 同上第二冊第794至795頁。

(五十六) 同上第五冊第2053頁。

(五十七) 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卷一頁六上。

(五十八) 朝鮮李朝實錄光海君日記（鼎白山本）卷一六九頁九上鄭忠信報告。

(五十九) 請參看拙作「清初雅嗣探微」（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滿洲叢考」頁七十九至九十三）。

(六十) 清太祖武皇帝弩兒哈奇實錄卷一頁四上。

(六十一) 大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一頁九上至十下。

（六十二）孟森：「清太祖由明封龍虎將軍考」（臺北世界書局版「明清史論著集刊」頁一八五）。

（六十三）寒字號檔是故宮舊編號的第十六冊，記天命九年一月、六月事，全冊共一四二頁，其中第一頁至二十八頁是滿漢對照的。這次影印收入本「舊滿洲檔」第四冊。

（六十四）乾隆重鈔本滿文老檔太祖卷五十頁四十二。

（六十五）舊滿洲檔第三冊第1479頁起。

（六十六）同上第三冊第1562頁。

（六十七）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宗卷十四頁三十三。

（六十八）舊滿洲檔第六冊第2860頁。

（六十九）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宗卷十九頁三十八。

（七十）舊滿洲檔第六冊第2930頁。

（七十一）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宗卷三十頁五十一。

（七十二）舊滿洲檔第七冊第3348頁。

（七十三）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卷六頁四十九。

（七十四）舊滿洲檔第一冊第367頁。

（七十五）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卷十五頁三十一。

（七十六）舊滿洲檔第一冊第541頁。

（七十七）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卷七十一頁二十五。

（七十八）舊滿洲檔第五冊第2080頁。

（七十九）同上第十冊第5328頁。

（八十）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卷六十四頁三十至三十一。

（八十一）舊滿洲檔第四冊第1866頁。

（八十二）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宗卷四十二頁二十三。

（八十三）舊滿洲檔第七冊頁3577頁。

（八十四）昭槤「嘯亭雜錄」卷二頁十七下。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三八八頁二十八上。

（八十五）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三六二頁二上。

（八十六）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四十九頁三十四下。

（八十七）乾隆重鈔滿文老檔太祖卷五十八頁三十二。

（八十八）舊滿洲檔第四冊第1694頁。

（八十九）同註八十六。

（九十）請參看拙作「滿文傳習史」（民國五十七年國家科學會研究報告）。